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四・經部・群經總義類

詩書古訓六卷 〔清〕阮 元輯……一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七) 〔清〕王引之撰……二四九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以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述義乎詩曰某某即此也書曰某某即此也否則尚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

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尚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　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郛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

五六年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韞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阮福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

詩

尚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　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樂記詩言其志也　經解温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畧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曰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㜪傳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㜪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曰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曰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

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
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
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是刈是濩

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
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
覃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
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
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
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眞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
下雖欲翺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
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
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
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
敎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敎之不信也乃買
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

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
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
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
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
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墨子尚賢上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

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
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
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

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
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
亂則反之
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
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
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兎罝之所刺故小
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忠經武備章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
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
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
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
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

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
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
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
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
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
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

詩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卷九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註鵲巢詩名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蘩爲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昭元年傳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名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

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茇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 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其人

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毁其廟乎

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
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
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亾爲臣而君

過而不悛亾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
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摽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
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
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
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
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新書禮篇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
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
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
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
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
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
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

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抑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旣已尊之言旣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卷九孔

毋應之曰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衛
宗二順傳傅姜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
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
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
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問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
也
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
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

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
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産誅鄧
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
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
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

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
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以羣小窺見間
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
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　註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

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註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
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
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
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
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
而爲之厚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
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
畜寡人註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
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
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

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
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涕
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
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衛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
構伋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
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
此之謂也
謔浪笑敖

爾雅釋詁謔浪笑敖戲謔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
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
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
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
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卷一詹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卷一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註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國語魯語下晉叔譽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註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

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　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

韓詩外傳卷一仕之善者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春秋繁露竹林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九母曰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

息君夫人傳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楚昭越姬傳越姬曰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燕爾新昏不我屑以

列女晉趙衰妻傳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

白虎通嫁娶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列女王陵母傳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母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君子謂

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閲
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中論法象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
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及之難夫以
之困白及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
濟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禮記檀弓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

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
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
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閒居孔子曰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韓詩外傳卷一宣子曰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
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
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
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說苑至公申包胥辭曰於亡非爲名也成功受
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漢書元帝紀詔曰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
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谷永傳古者歲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
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黎莊夫人傳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
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
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

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
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
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
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式微胡不歸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
微乃歸 註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呂氏春秋重言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

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
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
邪
韓詩外傳卷一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
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
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故中心存善而
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卷九是故君
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
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有力如虎
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魯之母師傳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
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
喪父母則降服一等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
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
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
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
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
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
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畧也至姊妹雖欲有
畧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卷一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
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
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
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
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申徒狄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
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
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則吾未之見
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曰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疏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其虛其邪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楚處莊姪傳姪曰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外傳卷一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貽我彤管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栢舟共姜自誓也

孔叢子記義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它

列女漢孝平王后傳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副笄六珈

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委委佗佗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齊桓衛姬傳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有賦鶉之奔奔註鶉之奔奔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韓詩外傳卷九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註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國語周語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註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陳寡孝婦傳孝婦曰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死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

列女陳女夏姬傳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娉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

漢書王尊傳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註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闇甚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五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義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六子夏曰

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列女衞二亂女傳蒯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列女趙悼倡后傳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定十年傳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蹴然改容曰凡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　外篇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卷九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白虎通諫諍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列女鄒孟軻母傳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韓詩外傳卷二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子懼旦習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中論虛道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

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春秋左氏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註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列女許穆夫人傳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

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韓詩外傳卷二嬰曰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蹍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註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卷二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陶荅子妻傳婦曰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魯公乘姒傳似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

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
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又曰百爾所思不
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
文子賦淇澳註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孔叢子記義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中論虛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
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
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詩外傳卷二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
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
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
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
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
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
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
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 卷九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
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說苑建本學者所以友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
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列女班女婕妤傳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

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記義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碩人閔莊姜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列女齊女傅母傳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

衣錦褧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詩覃公維私覃子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楚莊樊姬傳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註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魯宣繆姜傳美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列女魯季敬姜傳康子嘗至敬姜闞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醼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木瓜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宣子賦木瓜註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孔叢子記義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新書禮故禮者所以恤下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王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

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新序節士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列女魯漆室女傳漆室女曰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列女魯莊哀姜傳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

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後漢書張奐傳論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葛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註詩人旼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晏子春秋諫下公曰側人之居殘人之墓淩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

白虎通崩薨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漢書哀帝紀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外戚傳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

周興焉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息君夫人傳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　梁寡高行傳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趍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无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鄭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漢書地理志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

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緇衣國人宜之

孔叢子記義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註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註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呂氏春秋先已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韓詩外傳卷二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中論賞罰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賦鄭之羔裘註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

晏子春秋雜上其僕將驅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列女楚成鄭瞀傳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且王

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君子曰
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梁節姑姊傳婦人曰彼不義之名何面目以
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
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
不汙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
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二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
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
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
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
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
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卷九晏子
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
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
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
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
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
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
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殁可謂勇矣
詩曰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卷二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
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
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
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卷九對曰

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
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
子邦之彥兮

洵美且都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旗賦有女同車註有在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列女楚白貞姬傳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
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

也　張湯毋傳君子謂張湯毋能克已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

倡予和女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柳賦蘀兮 註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列女魯公乘姒傳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太叔賦褰裳 註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游賦風雨 註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昭十六年傳子齹賦野有蔓草 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

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漢書地理志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

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雞鳴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孔叢子記義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荀子大畧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孔叢子論書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

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說苑復恩舟之僑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鹽鐵論地廣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猗嗟名兮美目淸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

中論務本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淸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魏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列女魯秋潔婦傳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

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粮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

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
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
卑處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
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其之子
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
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
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少也
嗛乎其廉不可劌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

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魯寡陶嬰傳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
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君子謂陶
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
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卷九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
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
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列女魯臧孫母傳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
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
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
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君子謂臧孫母識
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河水淸且漣猗

爾雅釋水河水淸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
波爲徑

伐檀刺貪也

孔叢子記義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漢書王吉傳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
所爲作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盡心上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
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

春秋繁露仁義法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

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韓詩外傳卷二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李離對曰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潛夫論三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剌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說苑修文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食兮此之謂也

列女齊田稷母傳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碩鼠刺重斂也
鹽鐵論取下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
說苑善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

光琦謹據後漢書馬融傳註引本與呂氏春秋舉難擊牛角疾歌高註歌碩鼠也相合今本說苑作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顧見卬碩鼠字之譌耳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卷二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

彼樂土爰得我所

白虎通諫諍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士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卷二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新序節士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唐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漢書地理志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儉不中禮

孔叢子記義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鹽鐵論力耕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印段賦蟋蟀（註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列女密康公母傳其母曰夫粲姜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君子爲密母爲能識微詩云无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列女楚子發母傳使人數之曰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卷二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屢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我聞有命

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註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彼其之子實大且篤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狥名無顧利害而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鹽鐵論執務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秦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列女齊孤逐女傳王曰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漢馮昭儀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

詩書古訓　卷一　國風

皆驚走而馮婕好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好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鬭心

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楚於陵妻傳妻曰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卷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而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中論爵祿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

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
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
之賦黃鳥
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
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孔叢子記義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由

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
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
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詩云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
不以爲多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
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

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
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
之賦無衣註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同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秦穆公姬傳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
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
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
乘黃

陳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
能久乎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
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
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
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
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後漢書王符傳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

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
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卷二子夏對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

列女楚老萊妻傳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卷九北郭先生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婦人曰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列女陳辯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列女陳辯女傳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檜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自檜以下無譏焉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齊杞梁妻傳旣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內无

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

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於是楚王發使一騶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三百赤芾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注鵜鶘胡汙澤也汙澤善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

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
夫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國語晉語第十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
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鄭
又甚焉效鄭非義也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
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
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

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
其儀一也
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
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
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
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
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詮言訓貿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
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身有

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
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
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韓詩外傳卷二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
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
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說苑反質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
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
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

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
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列女魏芒慈母傳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
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
罪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
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
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

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
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孝經聖治章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
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
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禮記經解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

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
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
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
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大學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荀子君子篇故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
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尙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
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

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
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
惇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
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
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
謂也　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
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
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議

兵篇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
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
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
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先已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
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
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
身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楚昭貞姜傳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卷九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

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豳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歛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國祭蜡則歛豳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陳王業也

孔叢子記義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

後漢書王符傳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已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七月流火

漢書律麻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已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畧篇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

春秋左氏昭四年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註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

孔叢子記義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韓詩外傳卷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春秋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謂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狼跋美周公也

孔叢子記義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

德音不瑕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孔叢子廣訓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

從弟阮先校字

詩書古訓卷二上

小雅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記樂記師乙曰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孔叢子記義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孔子世家鹿鳴爲小雅始

後漢書鍾離意傳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註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十年傳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中論藝紀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韓詩外傳卷八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

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卷七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潛夫論愛日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韓詩外傳卷七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忠經觀風章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

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
陟則有成以之而黜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
職萬邦以寗詩云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墨子尙同中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淮南子修務訓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官御

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人之有所務也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鄂不韡韡

孔叢子廣訓鄂不韡韡言韡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註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列女聶政姊傳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國語周語上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註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列女齊傷槐女傳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中論貴驗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

韓詩外傳卷九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於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漢書宣帝紀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

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政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卷六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漢書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采薇之四章註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鹽鐵論備胡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

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白虎通三軍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荀子大略篇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春秋左氏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卷七閭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閭生束帛安車迎

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列女齊威虞姬傳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儀禮鄉飲酒禮乃閒歌魚麗笙由庚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荀子大畧篇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註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荀子不苟篇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有嘉魚笙崇邱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公賦南山有臺註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昭十三年傳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遐不黃耇

孔叢子廣訓遐不黃耇言壽考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註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趙佛肸母傳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

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中論天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

宜兄宜弟

禮記大學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新書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襄八年傳賓將出武子賦彤弓註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孔叢子記義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旣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　昭十七年傳穆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菽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列女齊宿瘤女傳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

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陳辯女傳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中論藝紀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敎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敎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

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囗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淸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齊鍾離春傳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鹽鐵論繇役大夫曰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賦六月（註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註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六月（註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賦六月（註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　昭十
三年傳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鹽鐵論繇役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
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
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
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漢書衛青傳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
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

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
云乎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韋元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
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　匈奴傳至懿
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
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張仲孝友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潛夫論志氏姓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振旅闐闐

爾雅釋天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
旅反尊卑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
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
者也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
是以抗敵諸夏也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漢書陳湯傳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
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

其醜言美詠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今延壽湯所誅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孟子滕文公下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
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

大其美而小其惡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美宣王田也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
賦吉日註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旣享子產
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傳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
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
行是巳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後漢書劉陶傳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
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
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
鴻雁註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
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
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註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雁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
鳩乎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子賦河水註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國語晉語第十公子賦河水註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潛夫論愛日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後漢書王符傳曰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

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荀子儒效篇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祈父予王之爪牙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見中行獻子賦祈父（註祈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祈父詩人責祈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

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有母之尸饔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
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後漢書徐穉傳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
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
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不思舊姻
白虎通嫁娶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
舊因謂夫也

成不以富亦秖以異
論語顏淵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
富亦秖以異
斯干宣王考室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
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
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
之衆多也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潛夫論夢列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
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
家溱溱此謂象之夢也
漢書藝文志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
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
占以考吉凶
後漢書楊賜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
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
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卑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
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
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
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
而無境外之志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
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叢子記義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勑有司以漸禁之　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潛夫論賢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妒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愛日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

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

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荀子富國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痺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漢書律厤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目定法式輔弼執玉目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說苑反質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

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春秋左氏成七年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襄十三年傳君子以吳爲

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新序雜事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潛夫論三式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中論爵祿故良農不患疆埸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

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節之卒章 注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喻晉德可以畜萬

新語術事夫進取者不可不圖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昭子語諸大夫曰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六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卷七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臣既自賢矣而

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

説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漢紀卷二十五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列女楚野辯女傳婦人曰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无以應遂釋之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後漢書左雄傳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註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

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列女周幽褒姒傳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㠯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中論貴驗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鹽鐵論誅秦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遠諸侯之不睦　襄二十九年傳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

矣其誰云之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

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
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
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丁
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
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
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
醜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元帝紀詔曰今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
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
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
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
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虖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卷五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而亡詩
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
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永念厥咎內疚於心　左雄傳及幽厲昏亂不
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
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漢紀卷六已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
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
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
矣詩云日月告凶不月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
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
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
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
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
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
非也
白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

胡憯莫懲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荀子君子篇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李尋傳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卷七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潛夫論賢難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大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卷七桓公問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宏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

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曰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曰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新序雜事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

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

列女傳不疑母傳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荀子修身篇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註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

韓詩外傳卷六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鹽鐵論復古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

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列女晉羊叔姬傳伯碩生時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狠之聲也狠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

詩云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明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註小明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公子圍

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安死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

淮南子本經訓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邱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列女柳下惠妻傳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淮南子道應訓尹佚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

說苑敬慎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註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鳩飛 註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列女更始夫人傳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註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

新序雜事孔子曰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

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列女楚子發母傳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傳王孫母謂賈曰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孝經士章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韓詩外傳卷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中論貴驗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兎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刑德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韓詩外傳卷七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

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

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新序雜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漢書王莽傳白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公之謂矣

小弁刺幽王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漢書杜欽傳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惟將軍常以為憂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

疢如疾首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勝對曰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卷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

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渒渒言大者無不容也

說苑雜言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渒渒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行有死人尙或墐之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由慇懃

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列女魏節乳母傳母吁而言曰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此之謂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巧言大夫傷於讒

後漢書馬援傳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

也

昊天已威予愼無罪

列女王章妻女傳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詩云昊天已威予愼无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无罪而遘咎也

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韓詩外傳卷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

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及朝桀囚
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幠
予愼無辜　卷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
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
君詩曰予愼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
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詩曰昊天
大幠予愼無辜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
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宣十七年傳范武
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
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昭
三年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
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潛夫論衰制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
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
以正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
尊明盟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厤數既從靈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
同心自新　孝順帝紀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
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冦盜肆暴庶獄彌
繁憂悴永歎疢如疢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春秋左氏桓十二年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
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襄二十九

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

荀子大畧篇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
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潛夫論交際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
而不比微言[redacted]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列女殷紂妲己傳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
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詩云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之謂也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註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列女楚考李后傳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之謂也

匪其止共維王之卬
禮記緇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
註卬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韓詩外傳卷四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卬　孔子曰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卬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說苑政理孔子曰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詩不云乎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孟子梁惠王上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
春秋繁露玉杯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

也

韓詩外傳卷四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註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公使歌之遂誦之

既微且尰

爾雅釋訓既微且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列女衛靈夫人傳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表記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荀子儒効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正名篇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巷伯寺人傷於讒
漢書司馬遷傳贊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
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說苑立節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遂伏劍
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
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卷二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
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
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
言矣謂爾不信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註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說苑建本如此八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
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曰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此之謂也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
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後漢書馬援傳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漢紀卷二十三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

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

從弟阮先校字

詩書古訓卷二下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後漢書陰皇后紀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于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卷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友曰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昔者齊有狡兎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兎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中論修本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叢子記義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子大叔對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

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記用兵子曰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

嚴居正言以先尊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後漢書梁竦傳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

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吕篤親親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荀子宥坐篇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

鹽鐵論刑德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

韓詩外傳卷三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說苑至公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吕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卷七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是君之二過也綾

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鈆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而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鞙鞙佩璲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㠯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

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于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㠯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

東有啟明

大戴禮記四代公曰大節無廢小恥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卷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節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四月（註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

孔叢子記義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中論譴交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說苑政理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宜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

列女霍夫人顯傳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汰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孟子萬章上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春秋愼人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

新書匈奴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

賢君恥之

漢書王莽傳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曰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孔叢子廣訓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鹽鐵論地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伯瑕對曰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荀子大略篇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卷七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自詒伊戚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卷四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中論法象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

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

曰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

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

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

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公族穆子辭曰請立起也與

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

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荀子勸學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

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

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

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

道福莫長於無禍

春秋繁露祭義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

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

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

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

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

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

韓詩外傳卷四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

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卷七昔者衛大夫史魚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卷八景

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

之妻往見景公曰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

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

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

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

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名左右肢解之敢諫者

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

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

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忠經百工章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

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列女盖將之妻傳其妻曰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

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君子謂盖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荀子修身篇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禮論篇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詩曰威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絶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儀禮少牢饋食禮北面于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

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呂氏春秋務本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

韓詩外傳卷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

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
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
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弇淒淒興雲
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鹽鐵論授時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
雨時故循行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德於天周
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
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漢書食貨志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
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 蕭望之傳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
後漢書左雄傳上疏陳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
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
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卷四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
氷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
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
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
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鹽鐵論錯幣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
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
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言不盡物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卷三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
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韎韐有奭
白虎通爵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
專也故詩曰韎韐有施世子始行也
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
孔叢子記義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
祿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不苟篇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

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已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屈信變應故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說苑修文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

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註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新書禮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

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
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
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
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斯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春秋左氏成十四年傳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
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
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
之道也

有頍者弁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
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卷四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
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
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車舝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
子賦車舝註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楊夫人傳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
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
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君
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
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對曰陳氏雖無大
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
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
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
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
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
之詩云雖亡德與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
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

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淮南子說山訓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
韓詩外傳卷七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齊相御妻傳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傳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勖爲其善也
中論治學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註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史記東方朔列傳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昌邑哀王髆傳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已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已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新語輔政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

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漢書東方朔傳是目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目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目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目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孔光傳曰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目罔上崇黨目蔽朝傷善目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說苑修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

漢書吾邱壽王傳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註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晏子春秋襍上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

采菽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叢子記義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註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采叔註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子餘使公子降拜秦

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白虎通考黜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兗及黼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曰增歎息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對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使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

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荀子儒效篇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正義此小雅采菽之篇按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韓詩外傳卷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武子賦角弓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昭二年傳韓子賦角弓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註民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遞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荀子儒效篇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管仲曰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卽安輔之卽強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

民無之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

毋教猱升木

列女齊女傅母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肎事貴不肖而不肎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肎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卷七孔子曰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

瀌瀌見晛曰消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卷四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

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卷四孫子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

瘵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註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列女齊孝孟姬傳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君子謂孟姬好禮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後漢書劉瑜傳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

作歌仲尼所錄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范宣子爲政賦黍苗註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國語晉語第十子餘使公子賦黍苗註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史記晉世家趙衰歌黍苗詩集解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富國篇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

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註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說苑建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產賦隰桑註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卷四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列女周宣姜后傳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

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孝經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卷四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人同材鈞而

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新序雜事子張曰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卷四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顏淵蹙然變色曰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

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見外也

卷七子曰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史記東方朔列傳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卷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處祉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

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
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
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
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
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瓠葉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
葉（詁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
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
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
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漢書天文志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

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言多雨也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潛夫論交際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
固探懷扼腕附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
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
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
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
誓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
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
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
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貢入見孔
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
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
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貶焉顏回入見孔子曰回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
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

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
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
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從弟阮先校字

詩書古訓卷三上

大雅

禮記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
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
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韓獻
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

國語魯語下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
也

史記孔子世家文王爲大雅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
謂也

禮記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

吕氏春秋古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淮南子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卷五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傳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陳錫哉周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昭十年傳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春秋左氏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漢書王子侯表於是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列女梁夫人嫕傳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

開悟時主榮父之䰟遺母萬里爲家門開三族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書王襃傳襃對曰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後漢書徐穉傳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

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荀子君道篇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新書君道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

鹽鐵論相刺且夫帝王之道多隳壞而不修詩

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韓詩外傳卷八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卷十桓公曰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

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新序雜事善相人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

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修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列女魯季敬姜傳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忠經廣爲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漢書賈山傳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

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梅福傳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孟子離婁上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
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且天之生
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
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
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
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　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
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
厤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獨斷冕冠殷曰冔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詩曰
常服黼冔

白虎通三正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
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
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

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
城無邑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
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
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漢書匡衡傳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
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

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春秋左氏桓六年傳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
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昭二
十八年傳仲尼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
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
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
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漢書翼奉傳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
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
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
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
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禮記中庸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韓詩外傳卷五輪扁曰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
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
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
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
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漢紀卷六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
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
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

之而悟勑身正已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
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
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
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
萬國作孚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
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

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如是何辟之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詁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
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詩曰明明在下故先
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　解蔽篇君人者宣則
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

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韓詩外傳卷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
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
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
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
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
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
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
斯不易惟王

漢書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
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
女毋貳爾心
後漢書胡廣傳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
縣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卷五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
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
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禮記表記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彗

呂氏春秋行論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

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

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忠經聖君章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似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似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似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似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白虎通嫁娶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

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三軍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春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國語晉語第十姜氏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韓詩外傳卷三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漢書王莽傳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公之謂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春秋左氏哀二年傳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講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漢書郊祀志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

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兹多口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註詩云昆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緜之卒章註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尙書大傳殷傳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交養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新書禮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春秋繁露郊祀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　四祭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

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春秋繁露四祭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

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命受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說苑修文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

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中論修本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白虎通三綱六紀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綱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註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白虎通三正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春秋左氏僖十二年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淮南子泰族訓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

說苑修文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洪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列女楚平伯嬴傳伯嬴持刃曰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无以臨國

妾有淫端則死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後漢書蘇竟傳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周室三母傳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大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春秋左氏僖十九年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

後漢書鍾離意傳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出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

漢紀卷五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說苑建本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

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潛夫論班祿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益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

漢書叙傳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淮南子氾論訓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又曰廼眷西顧

此維予宅言天邑文王之都爲居也　谷永傳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廼眷西顧此惟予宅

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卷十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
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
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
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
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成鱄對曰昔武王克商
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
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
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
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
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
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

哉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
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
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
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春秋繁露楚莊王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
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

歌之也

白虎通禮樂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
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
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
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
德不大聲以色

墨子天志中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留已　天志下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

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襄三十一年傳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荀子修身篇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詮言訓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新書君道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説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

韓詩外傳卷五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忠經廣至理章無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

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偽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為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吕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吕重
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是類是禡

禮記王制禡于所征之地

爾雅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

靈臺民始附也

孔叢子嘉言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旣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

鹽鐵論未通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春秋左氏昭九年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伍舉對曰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

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新書君道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裏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

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禮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

白虎通辟雍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

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孟子萬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韓詩外傳卷五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荀子仲尼篇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後漢書張純傳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凝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卷五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春秋繁露楚莊王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濩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

多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禮記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註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孟子公孫丑上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

禮記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

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篇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議兵篇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鹽鐵論繇役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卷四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說苑修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註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表記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卷四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列女陳嬰母傳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

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遺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厥初生民

史記三代世表補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履帝武敏歆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即有邰家室

白虎通京師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邰公劉

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

孔叢子執節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行葦用家忠厚仁及草木
列女晉弓工妻傳平公怒將殺弓人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潛夫論德化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

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巳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巳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巳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
後漢書孝章帝紀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巳引避引避之騑馬可巳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漢書梁懷王揖傳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弓既堅
列女晉弓工妻傳妻曰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

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孟子告子上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註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註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 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說苑修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註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禮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註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春秋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荀子子道篇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忠經保孝行章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國語周語下叔向告之曰單若不與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列女啟母塗山傳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公賦嘉樂註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襄二十六年傳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註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董仲舒傳仲舒對曰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王莽傳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孟子離婁上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

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郊語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卷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漢書郊祀志杜鄴說商曰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已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春秋繁露楚莊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

列女周宣姜后傳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

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昭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鹽鐵論和親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孝經廣至德章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禮記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

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

荀子禮論篇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呂氏春秋不屈白圭告人曰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

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新書君道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　卷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說苑政理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

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忠經守宰章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宏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史記孝文本紀乃下詔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

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韓詩外傳卷六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邱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邱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列女趙津女娟傳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

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旣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造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卷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列女齊義繼母傳其母對曰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禺禺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荀子正名篇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禺禺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中論修本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

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禺禺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大子訢名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爾雅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

說苑辨物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啟首曰皇天

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春秋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

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

鹽鐵論論勇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寗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漢書元帝紀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㠯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㠯綏四方

後漢書班超傳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㠯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

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㠯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㠯明者愼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㠯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新序雜事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禮記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禦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註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韓詩外傳卷五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

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癉

後漢書李固傳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列女楚江乙母傳母曰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孟子離婁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韓詩外傳卷十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公子曰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

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新序雜事五一說定彊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說苑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列女齊女徐吾傳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此之謂也　齊太倉女傳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潛夫論明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聊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我言維服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鱒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維服此之謂也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言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註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註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鹽鐵論刺議丞相史曰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况公卿之史乎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　卷五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

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蒭蕘取謀之博也　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列女齊管妾婧傳其妾笑曰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寧戚之欲得仕國家也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潛夫論明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

韓詩外傳卷十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列女趙將括母傳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无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卷三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腸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

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　卷十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亂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列女晉伯宗妻傳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孔子曰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牖民孔易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

詩書古訓　卷五上大雅　卒　

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春秋左氏宣九年傳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昭二十八年傳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甯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荀子彊國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

詩書古訓　卷五上大雅　壱　

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後漢書郎顗傳今陛下多積宮人已違天意故皇允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丁鴻傳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誡宜畏懼自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楊秉傳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

不敢驅馳　蔡邕傳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詩書古訓卷三下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說苑至公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惟羣臣賴之　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晏子春秋諫上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

者爲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

戰國策卷六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革之彊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卷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卷十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漢書賈山傳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左周黃傳論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場宜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列女趙靈吳女傳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五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卷八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卷十故曰有諤諤

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
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
矣
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
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
舒緩故其咎舒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
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
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
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況其邇者虖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
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
荀子非十二子篇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
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
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
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
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
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
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
之謂也

鹽鐵論遵道文學曰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
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
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說苑臣術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
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
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
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
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

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列女楚武鄧曼傳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漢書外戚傳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卷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已出也
列女齊東郭姜傳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孟子離婁上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國語周語太子晉諫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于夏而周可以鑒于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卷十丈夫曰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

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漢書劉向傳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　杜欽傳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　谷永傳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

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淮南子人間訓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經孝治章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

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昭五年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繁露郊祭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

嚮應風化善於彼矣

韓詩外傳卷五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卷六桓公曰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

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魯義姑姊傳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韓詩外傳卷六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列女秦穆姬傳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中論法象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怳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漢書匡衡傳盖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卷十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詩曰荒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夙興夜寐洒埽庭內

韓詩外傳卷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

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潛夫論勸將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春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

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鹽鐵論世務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說苑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詩曰慎

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姿焉不亡必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
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
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
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說苑說叢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
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
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
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
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
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
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卷六夫不疏其指而
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
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
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
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
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荀子富國篇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
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
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
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
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
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
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致
士篇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
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

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有四術而博
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
師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十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
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
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
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春秋繁露郊祀對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
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

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
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
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
列女周主忠妾傳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
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君子謂忠妾爲
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忠經報國章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
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
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

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况忠臣
之於國乎
漢書宣帝紀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
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
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
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
乎無德不報各㠯恩深淺報之　王莽傳非特
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報當
如之不如非報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

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亡德不報亡言不酬
孫程傳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
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
王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
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㠯定王室詩不
云乎亡言不讐亡德不報　陳球傳竇太后崩
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
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
宜㠯貴人終乎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卷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禮記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曰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善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禮記中庸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子泰族訓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諐于儀

列女宋恭伯姬傳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昭元年傳文子曰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

荀子臣道篇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列女代趙夫人傳夫人曰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郃陽友娣傳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繈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墨子兼愛下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

鹽鐵論和親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絶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燧舉丁壯弧弦而出鬭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温温恭人維德之基

禮記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荀子不苟篇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愼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　并十二子篇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

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
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君道篇
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
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
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
之謂也
說苑修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
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
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

以親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
禮遠恥辱也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
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君子謂趙
姬恭而有讓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
謂也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君子曰禮無所逆婦養姑者
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不哲矣

新序雜事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
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
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漢書霍光傳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
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
孝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中論虛道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既仁矣智矣

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
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口愈
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
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
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
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
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齊靈仲子傳仲子曰夫光之立也列於諸
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

祥也君必悔之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
用我謀庶无大悔仲子之謂也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周郊婦人傳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
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君子
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
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
之謂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

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
飾之無乃不可乎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
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離婁上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
救熱何患之有
墨子尙賢中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
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
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
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
告女憂恤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

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
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孟子離婁上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
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
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　卷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
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

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卷十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

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卷十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卷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

列女明德馬后傳太后詔曰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晏子春秋問下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韓詩外傳卷六石他曰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卷十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

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五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淸三光淸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卷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

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中論虛道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漢書賈山傳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禮記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

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

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韓詩外傳卷五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蟲垢闇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春秋左氏文元年傳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

韓詩外傳卷五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　卷六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潛夫論班祿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絕滅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春秋繁露郊祀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爲

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

自郊徂宮

後漢書楊秉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說苑君道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且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

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義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崧高維嶽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潛夫論三式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志氏姓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卷八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翕然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卷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潛夫論德化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列女宋鮑女宗傳女宗曰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

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卷六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

爾者耶何如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後漢書郎顗傳臣聞剋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禮記中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晏子春秋問下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荀子堯問篇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列女曹僖氏妻傳負羈之妻言於夫曰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

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
圖禍至不久矣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漢書葢寛饒傳太子庶子王生予書曰夫君子
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孝經卿大夫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
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
思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襄二十五
年傳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今甯子事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
韓詩外傳卷八荆蒯芮曰吾聞之食其食死其
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
車而入死其事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
生之謂也 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

其休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自非大亡道之世者
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
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
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王
莽傳闢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
親見牧守已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
匪解已事一人公之謂矣
漢紀卷二十八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
置左右丞相故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重
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是亦非辟彊也
韓詩外傳卷六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
旌右執鸞力以進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
七里既晉之救鄭者至乃遂還師以逆晉冦莊
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莊王曰噫吾兩君不
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冦詩云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　卷八遂而直上也切次之謗
讀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
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
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曰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定四年傳
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唯仁者能之

韓詩外傳卷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
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毁疵也詘柔順從
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子夏曰所貴
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
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
長君子之所致貴也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
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卜先生也

漢書王莽傳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
造作二統公手劾之匡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
不宜在乘輿幄坐匡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之謂矣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
莫助之

禮記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
如毛　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

荀子彊國篇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王者
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
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玉英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
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韓詩外傳卷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
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
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
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淸而福

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潛夫論三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
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嫁娶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
無再娶之義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
之賦韓奕之五章 註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魴鱮甫甫麀鹿噳噳
孔叢子廣訓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

其衆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
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白虎通王者不臣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
遣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
王子也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後漢書周舉傳故光祿大夫周舉侔夷魚忠

踰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
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
方欲式序百官克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
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
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
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
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

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孔子閒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恊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春秋繁露竹林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

白虎通爵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潛夫論志氏姓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外傳卷八子貢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荀子君道篇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

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議兵篇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

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

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俫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荀子非相篇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晏子春秋諫上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禄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讐之道也詩曰哲

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列女夏桀末喜傳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大夫心佩劒帶冠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已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列女晉獻驪姬傳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列女魯桓文姜傳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

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列女齊靈聲姬傳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國佐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列女魯季敬姜傳敬姜歎曰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

何奪之　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寗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也
漢書王莽傳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顇公之謂矣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心之憂矣寗自今矣
列女嚴延年母傳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寗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卷六大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卒荒
韓詩外傳卷八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卷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浡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躍鳥覩不出閤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

莫不潰茂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列女趙飛燕姊娣傳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從弟阮先校字

詩書古訓卷四

周頌

禮記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清廟祀文王也

史記孔子世家清廟爲頌始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禮記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禮記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註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

維清奏象舞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朝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白虎通誅伐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哀二十六年

傳子贛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列女有虞二妃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於乎前王不忘

禮記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語晉語第十叔詹諫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荀子王制篇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

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論篇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韓詩外傳卷三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後漢書西南夷傳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曰爲符驗

昊天有成命

國語周語下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

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

夙夜基命宥密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註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

鹽鐵論未通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

夙夜基命宥密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十六年傳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註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五年傳季文子曰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詞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卷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韓詩外傳卷八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

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後漢書李固傳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

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

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李克曰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千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卷

八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鹽鐵論論菑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荀子富國篇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
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
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
反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
正以齊政然後節奏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
信愛利刑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
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

降福簡簡威威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卷
五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
分賢長明貴賤故得道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
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
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
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與也詩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潛夫論正列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
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
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

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
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鹽鐵論論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
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漢書禮樂志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降
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劉向
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
周頌曰降福穰穰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申叔時對曰民生厚而德
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
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
列女棄母姜嫄傳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
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

號曰后稷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
此之謂也

詒我來牟

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
報於上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卷三莊王曰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
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
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詩曰嗟嗟保介莊王
之謂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
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
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韓詩外傳卷五大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
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說苑貴德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
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
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
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
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
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
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
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瓏跛眇尫

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
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
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
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
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
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
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
行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韋元成傳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八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

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鹽鐵論申韓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所福亦不小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

也

無競維烈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卷三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釁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嬛嬛在疚

漢書匡衡傳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漢書匡衡傳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敞五百戶光啟土宇以酬厥德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新書禮容語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齊國武子亦將有禍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

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　成四年傳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列女魏曲沃負傳負曰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横秦而魏

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无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漢書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曰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曰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論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

命不易哉

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衡譚奏議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淮南子脩務訓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　卷八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冉有對曰夫子路子貢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桃賈百里奚太公望管仲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聲名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中論治學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

文迹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
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
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
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
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

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
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　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
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
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
顯德行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鹽鐵論力耕文學曰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
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也是以古者
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
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
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夫中國一端之縵得
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馲駞
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
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爲國之寶
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
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
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
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
史記孝武本紀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
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
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
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
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

於鑠王師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故用不廉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

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綏萬邦屢豐年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傳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左氏宣十一年傳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二年傳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中論爵祿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

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白虎通封禪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思無邪

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韓詩外傳卷三公儀休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

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君子有穀詒孫子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

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白虎通辟雍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　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列女鄒孟軻母傳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教匪怒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

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汸而清
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
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
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
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卷八狐卷子對曰望人者不至恃人
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
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
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
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别尊卑也
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
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
攸服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棄母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
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君子謂姜嫄靜而
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白虎通封公侯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
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
一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攷黜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
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　王者不臣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
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駁論指曰禮爲諸侯制相
朝聘之義蓋已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

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王莽傳是
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
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已附庸殷民六
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
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
亡原者矣

後漢書光武帝紀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
復高密侯禹太帝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
已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

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東平憲王蒼傳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　黃瓊傳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已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賫賞已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已親迎

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已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孟子滕文公上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滕文公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太史公曰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　淮南衡山列傳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漢書賈捐之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壽胥與試

新序雜事楚邱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

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中論夭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

不信哉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白虎通禮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

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國語魯語下閔馬父對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列女楚莊樊姬傳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禮記中庸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註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春和左氏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

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禀正教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韓詩外傳卷三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為非者吾以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漢書宣帝紀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三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

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
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
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
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
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
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
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
至于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國語晉語第十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
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
它始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德性寬裕者守之以恭
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
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
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
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誡之曰夫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
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孔子曰故君
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
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
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　卷八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
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
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

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
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
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
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
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
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
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

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荀子臣道篇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

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伯夷聖人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卷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

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後漢書陳寵傳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

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忠經政理章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

荀子榮辱篇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荀子議兵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肎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　刑法志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後漢書西羌傳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傳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從弟阮先校字

詩書古訓卷五

尚書今文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叢子論書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堯典

孔叢子論書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故帝典可以觀美

曰放勳欽明文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

中候曰天子臣放勛

中論智行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商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

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平當傳皆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平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

協和萬邦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中論厤數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

厤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書曰厤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

變動參人民繇俗吕制法度者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吕待之故社稷亡憂

敬授人時

尙書大傳唐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

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漢書李尋傳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吕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宅嵎夷曰暘谷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尙書大傳唐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秩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尙書大傳唐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白虎通四時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尙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書律厤志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吕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驩兜曰都共工

後漢書楊賜傳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吕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中論考僞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

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
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漢書王尊傳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
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朕在位七十載

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
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
曰朕言惠可底行

有鰥在下曰虞舜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

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
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
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
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
謂之鰥也

克諧以孝烝烝乂

後漢書孝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
鄧皇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曰敷
宣景燿勒勲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目崇陛
下烝烝之孝　張禹傳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
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
不安　謝弼傳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
思凱風慰母之念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孟子萬章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萬章下堯之於舜也使
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後漢書荀爽傳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

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漢紀卷十七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
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
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

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故
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叢子論書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尚書大傳唐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漢書王莽傳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舜讓于德弗嗣

漢書王莽傳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尚書大傳唐傳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旋璣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

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厤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卽從斯之謂也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叢子論書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

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
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矣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
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
方諸侯合符信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禮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
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
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
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
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
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
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
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
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麻
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
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
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
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

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
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
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
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
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
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

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
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
漢書律厤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𠂎齊遠
近立民信也
後漢書律厤志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
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恊時月正日祖堯岱宗
同律度量考在璣衡𠂎正厤象庶乎有益　張
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
隆必有封禪𠂎告成功焉書曰歲二月東巡狩
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禮記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白虎通三軍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
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
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格于藝祖出
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
留尊者之命也　巡狩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
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
五載一巡守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尚書大傳唐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
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
悉關于律
白虎通巡狩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
年爲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
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
巡狩
史記封禪書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
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
山下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大傳唐傳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
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
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
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𠂎功車服𠂎庸言昔
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
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

物各得安其性命無[redacted]昏暴虐之災

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復下詔曰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殛鯀于羽山

禮記祭法鯀障鴻水而殛死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子產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周語大子晉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萬章上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白虎通四時二帝為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潛夫論明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是以天干輻輳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弗
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
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故十二人尚書
曰咨十有二牧
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
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㠯爲州牧書曰咨十有
二牧所㠯廣聰明燭幽隱也
蠻夷率服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
列女棄母姜嫄傳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
飢汝居稷播時百穀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
汝作士

獨斷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
爲理尚書曰臯陶作士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禮記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
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之及無竆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
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
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
咨爾伯不言名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㠯下皆選有
道德之人朝夕習業㠯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
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
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
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
後漢書律厤志曰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
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古生焉於

𠂆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
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
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
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詠
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
辨鬬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

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
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
漢書賈捐之傳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
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𠂆上語相
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
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
而誅請論如法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唐傳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
其訓曰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

大考者絀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
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
降故黜之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
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
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
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
陟幽明盖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白虎通考黜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
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
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
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
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
漢書谷永傳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
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𠂆程能考功實𠂆定德
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功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李尋傳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楊賜傳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愼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漢紀卷八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孔叢子論書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勲焉　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曰若稽古皋陶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愼厥身修思永

漢書元帝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惇叙九族

漢書平帝紀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昝堯睦九族舜惇叙之

惟帝其難之

孔叢子儒服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志弗能過也書曰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

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後漢書虞延傳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五行志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　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悊能官人

王莽傳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縣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㠯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悊公之謂也

後漢書楊秉傳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今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

左雄傳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㠯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能悊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淮南子泰族訓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㠯昌故書曰能悊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刺復夫綱維不長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中論譴交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㠯敦孝

敎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敎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中論爵祿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潛夫論忠貴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之而下不重也在前而

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輙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漢書律厤志八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孔光傳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莽傳舜等卽其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馬嚴傳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浸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

漢紀卷四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

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天秩有禮

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尚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

琛火山龍大夫琛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
漢書王嘉傳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
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
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
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
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
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
五庸哉　應劭傳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穎川
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
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
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
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
漢書李尋傳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

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
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
為輔故次帝廷宮女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
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
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懋遷有無化居
漢書食貨志贊書云楙遷有無故民賴其利萬
國作乂　敘傳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予欲觀古人之象
詩鄘風象服是宜箋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尚書大傳虞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
宗彝白也琛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
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白虎通禮樂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
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欽四鄰
孔叢子論書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
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

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
人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左氏僖二十七年傳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春秋繁露制度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
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
之也書曰轝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
謂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
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redacted]
[redacted]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
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
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
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
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
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成帝紀詔曰
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
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
業咸以康寧
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
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
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
啟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
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也

外薄四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方施象刑惟明
新序節士伯成子高曰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
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
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
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
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
漢書刑法志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
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四代之樂器也
尙書大傳虞傳古者帝王升歌淸廟之樂大琴
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
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
人聲淸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
其淸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淸廟於者歎之也
穆者敬之也淸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
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
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假此之謂也
白虎通禮樂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
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
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淸虛貴淨賤鏗鏘也
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飮酎高廟禘祭光武
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
祀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
天下之三統也尙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下管鼗鼓
白虎通禮樂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
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
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
鏞以間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漢書宣帝紀詔曰廼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
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
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
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

來儀庶尹允諧　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臣聞
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叢子論書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
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
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

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漢書禮樂志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尚書大傳虞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忠經冢臣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中論審大臣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曰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司馬相如傳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　魏相丙吉傳贊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黃霸傳

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漢紀卷二十九上覽悟召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杈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隳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

禹貢

奠高山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周禮職方氏其浸盧維註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陽城

海物惟錯

孔叢子廣訓海物維錯錯雜也

杶榦栝柏

考工記荆之幹註荆荆州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禹貢荆州貢櫄幹栝柏及箘簵楛

滎波既豬

周禮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註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

厥田惟上上

後漢書杜篤傳夫雝州本皇帝所㠯育業霸王所㠯行功戰士角難之埸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

西戎即叙

漢書西域傳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陽杜欽楊雄之論皆㠯爲此天地所㠯界別區域絶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國語周語下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㠯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

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甘誓

大戰于甘

墨子明鬼下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

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呂氏春秋先已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

白虎通壽命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白虎通三軍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此所以言敵自出伐有扈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汝

漢書王莽傳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

之人因緣為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

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湯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孟子梁惠王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中論賞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春秋左氏隱六年傳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莊十四年傳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殷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孔叢子論書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

汝無侮老成人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旦闕焉書曰無遺耇老

用德彰厥善

漢書楚孝王囂傳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已廣戚縣戸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　王嘉傳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已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已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

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

後漢書濟北惠王壽傳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已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櫛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戸廣其土宇已慰孝子惻隱之勞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亾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愼也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高宗肜曰

尚書大傳殷傳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成帝紀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　孔光傳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後漢書律厤志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

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微子

方與沈酗于酒

漢書敘傳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妲己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埜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為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　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厤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吕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吕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

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　五行志周既克殷吕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隲下民

吕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　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
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
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
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
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
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尚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
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為

人用

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
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
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
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
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
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
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
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
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
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傳曰棄
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
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
境則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
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李尋傳臣聞五行以水

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
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
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
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
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
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
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
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

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
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
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
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
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曰恭
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
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
青祥唯金沴水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
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
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
悊厥咎舒厥罰恒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
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
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
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
黑祥惟水沴火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
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
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王
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已賑贍
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
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如

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書
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虖羣公可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
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
曰睿作聖

一日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已食爲首斯誠
家給刑錯之本也　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
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

衣及金刀龜貝所㠯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㠯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脩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㠯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葢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煢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荀子脩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氣血不惰柬理也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篇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

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

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
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
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
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
法焉
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
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
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
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王莽傳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
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㠯骨肉
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注反側猶背違灋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大傳周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
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
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
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
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
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白虎通爵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
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
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
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氏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
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
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
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後漢書荀爽傳夫寒熱晦明所㠯爲歲尊卑奢

儉所目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史記廣陵王策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漢書劉向傳向遂上封事極諫曰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

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白虎通蓍龜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忩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蓍龜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曰僭恒暘若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勑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

漢紀卷六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漢紀卷六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凉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

天位也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漢紀卷六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一曰壽

中論天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六極

潛夫論讚學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金縢

乃卜三龜

白虎通蓍龜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武王既喪

白虎通崩薨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尚書大傳周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

王與大夫盡弁

獨斷冕冠周曰爵弁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白虎通喪服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大誥

民獻有十夫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天棐忱辭

漢書孔光傳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肆朕誕以爾東征

白虎通誅伐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　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康誥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漢書王莽傳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臣莽敢不承用

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孔叢子論書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曰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並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子夏曰昔古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後漢書孝質帝紀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不敢侮鰥寡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孔叢子論書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殪戎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荀子富國篇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

奪猶將奪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周書

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作新民

禮記大學康誥曰作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敬明乃罰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孔叢子刑論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尙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眚乃惟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殺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眚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曰明者愼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左氏傳二十三年傳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荀子富國篇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叢子刑論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叢子刑論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

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宥坐篇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凡民自得罪
荀子君子篇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

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萬章下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昭二十年傳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辠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 謝弼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元按左傳兩引皆言不相及明明非經文所有且意相左孔疏曰直引康誥之意非康誥全文非也春秋時說書者必已有傳如尚書大傳之類此傳必有補經所未足之言經言弟不共兄亦不友兄弟并罪也若兄友而弟不共弟共而兄不友不并罪不相及也兄弟一人各犯罪亦不相及也此必春秋時有此傳去聲說而漢人又傳之于左傳不但漢也南史柳世隆傳梁武帝引此周書北史張袞傳崔挺傳亦引此周書皆左氏說周書之外傳耳尚書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完具無此文當亦古尚書外傳與此類矣光琦謹按古尚書外傳至漢猶存故漢書郊祀志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五行志引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谷永傳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不稱書而稱經明有傳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誘注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不稱書而稱傳明非經也後人采傳以補經之亡篇而傳文乃莫能辨耳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漢書宣帝紀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惟文王之敬忌

說苑君道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命不于常

禮記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　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戰國策卷二十四須賈為魏謂穰侯曰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酒誥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尚書大傳周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

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

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

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中論譴交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中論貴驗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梓材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中論治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漢書律厤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尚書大傳周傳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八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

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漢興呂后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愼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正列營觀上祀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

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厤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誥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搨弁者爲文襃蹠者有容梂代者有數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

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口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所以先拜手何名順其文質也尙

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伻來以圖
漢書劉向傳復上奏其辭曰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爰延傳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梅福傳白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挑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

旁廬舍邱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亂爲四輔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記千乘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公無困哉
漢書杜欽傳欽復說之曰書稱公毋困我唯將

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㠯固至忠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復
尚書大傳周傳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于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漢書律厤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㠯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無逸
漢書梅福傳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

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

在昔殷王中宗
中論夭壽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孔叢子論書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後漢書荀爽傳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

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憍今子

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敵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白虎通壽命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漢書谷永傳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故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絶郤不享之義愼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于遊由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君奭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

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時二人弗戡

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

多方

罔不明德愼罰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光琦謹按此康誥文楊注引多方篇故錄在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

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梁懷王揖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卽訊至移書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曰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曰諠曉王敢復懷詐罪過誼深傅相曰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尙書大傳周傳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書律厤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逆子釗

白虎通爵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尙書言逆子釗不言逆王

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爵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

乃受同瑁

白虎通爵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

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曰再拜稽首也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漢書谷永傳昔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柩後寢
吕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
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
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
常存於省闥
後漢書張酺傳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
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吕報效也好醜必上不
在遠近今賜莊三十萬其亟之官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綠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

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
統事也
吕刑
孔叢子論書甫刑可以觀誡
鹽鐵論詔聖故姦萌而甫刑作
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
作甫刑之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
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
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
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尚同中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
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
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
以先王之書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
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
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
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
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
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

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尚賢中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禮記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叢子刑論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

以繫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漢書刑法志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以教祗德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尚書曰以教祗德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廸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廸 註播猶施也不衍字耳廸道也言施刑之道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

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雖休勿休

漢書宣帝紀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焉　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孔叢子刑論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頼之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

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

大戴禮記保傅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此時務也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頼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此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頼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文公見咎季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

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尚賢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士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

潛夫論本政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正于五刑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

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漢書蕭望之傳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獨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大辟疑赦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五刑之屬三千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漢書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

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

後漢書陳寵傳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孔叢子刑論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僣亂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正論篇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

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非從惟從

孔叢子刑論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

哀矜折獄

孔叢子刑論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

弱不肖而無告者跡得其情必哀矜之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

漢書成帝紀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㠯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虖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

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

費誓

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秦誓

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公曰嗟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新序雜事楚邱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

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而有愧色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受之

春秋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漢書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
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
可不慎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
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
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
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尚書曰邦
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從弟阮先校字

詩書古訓卷六

[library seals]

尚書逸文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諭大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反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註逸書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卷十九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地平天成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註夏書逸書也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春秋左氏莊八年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註夏書逸書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

灌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註逸書也）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註逸書也）順事恕施也　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又曰允出茲在茲（註又逸書）由己率常可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註逸書也）懼失善也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亾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㓰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註虞書）

洚水儆予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成允成功

春秋左氏襄五年傳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註亦逸書也）

天之厤數在汝躬

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史記厤書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忠經天地神明章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亾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註夏書逸書也

光琦謹按內史過引夏書與左氏僖二十三年傳臼季引康誥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文義相似爲古尚書外傳文故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高氏及見外傳原文故不稱書後人采傳以補亾書而傳之原文遂亾耳

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春秋左氏哀十八年傳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註逸書也其是之謂乎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用其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萬章上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九共逸文

尚書大傳虞傳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白虎通號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諮四岳曰

裕汝衆或有一人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註夏訓夏書

民可近不可下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註逸書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註逸書也 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註逸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名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 註夏書逸書也

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允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謩勲明徵定保（註逸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

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對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註逸書）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昏墨賊殺

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註逸書）皋陶之刑也請從之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墨子非命上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乃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盡心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徯予后后來其蘇

孟子梁惠王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滕文公下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取亂侮亡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已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湯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尚賢中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中單子對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允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

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古有夏先后方憖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寗卽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下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寗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寗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萬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荀子臣道篇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註青伊訓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尙賢中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

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亾者徒從飾樂也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忠經證應章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註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絶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孔叢子執節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

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註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說苑敬慎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忠經兆人章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註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亾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論大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

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謀生註逸書
說命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宗高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

冡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
焉
春秋繁露竹林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
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白虎通爵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
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
也
知之曰明哲
墨子天志中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
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則此語天
之貴且知於天子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
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
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人主之言不可不愼高宗天子

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
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
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說築傳巖之野
孟子告子下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
厥足用傷
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

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
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潛夫論五德志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
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
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
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勑曰若金
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
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

中興稱號高宗

惟木從繩則丁后從諫則聖

忠經忠諫章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夫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爵罔及惡德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斆學半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學記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施章乃服明上下帝告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般庚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惟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子論書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泰誓

孔叢子論書泰誓可以觀義

大會于孟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白虎通爵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墨子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　非命上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厥罪惟鈞

墨子尚同下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

猶淫辟者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昭元年傳子羽謂子皮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夫戰盡敵為上守餘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職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讎桃也有三姦以求賢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墨子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史朝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註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國語周語下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泰伯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註大誓周書 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對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註今大誓無此語 此周所以興也君

其務德無患無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說苑君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列女楚江乙母傳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

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

白虎通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

首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曰爲不宜無法之議難曰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平當傳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曰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自絕於天

漢紀卷十六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於天言自取之也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列女殷紂妲己傳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獨夫受

孟子梁惠王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若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

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白虎通誅伐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

尚書曰武王伐紂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埜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

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禮記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書律厤志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註逸書言畏而愛之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昔武王數紂之辠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

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墨子非攻下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血流漂杵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禮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

商容而復其位

大賚于四海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流[illegible]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論語子罕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蔡仲之命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逸書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新書春秋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

列女孫叔敖母傳其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

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罙矣必與於楚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註

中論法象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絶友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以不困

周官

居寵思危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逸書註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宫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竹林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

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周語中富辰對曰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

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漢書律厤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旌別淑慝

忠經辨忠章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史記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君牙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

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咸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酒誥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厥兆天子爵

厥兆天子爵　無佚逸文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聖作則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　註逸書　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

懷與安實疚大事

晉語曰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註西方謂周也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新書君道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蓋將之妻傳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

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白虎通諫諍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黼黻衣黄朱紼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别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書曰黼黻衣黄朱紼亦謂諸侯也

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

潛夫論實邊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鬭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註周書周公所作

允哉允哉

呂氏春秋貴信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註周書逸書也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嘐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子氾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從弟阮先校字

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序

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由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

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書而慕之既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

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閒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古書之本義庶不致爲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嘉慶二十二年春阮元序於荆州舟中

引之受性樸昧少從師讀經裁能絕句而不得其解既乃習舉子業旦夕不輟雖有經訓未及探討也年廿一應順天鄉試不中式而歸亟求爾雅說文音學五書讀之乃知有所謂聲音文字詁訓者越四年而復入都以已所見質疑於大人前大人則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廿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大人曰詁訓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詰鞫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婁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大人又曰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於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孰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者也引之過庭之日謹錄所聞於大人者以爲圭臬日積月累遂成卷帙既又由大人之說

觸類推之而見古人之詁訓有後人所未能發明者亦有必當補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當改讀者不揆愚陋輒取一隅之見附於卷中命曰經義述聞以志義方之訓凡所說易書詩周官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公羊穀梁傳爾雅皆依類編次附以通說其所未竟歸之續編亦欲當世大才通人糾而正之以袪煩惑云爾嘉慶二年三月二日高郵王引之敘（合春秋名字解詁大歲攷凡三十二卷道光七年十二月重刊於京師西江米巷壽藤書屋）

經義述聞第一

高郵王引之

周易上五十四條

乾師頤坎既濟言勿用　夕惕若厲　巛　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女子貞不字　童蒙求我苞蒙　允　郎命　師出以律　師或輿尸　田有禽利執言　復自道　輿說輹　履虎尾　幽人　包荒得尚于中行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大人否　遲有悔　朋盍簪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至于八月有凶　剝牀以辨　七日來復　无祇悔　大過樽酒簋貳用缶　祇既平　壯于大輿之輹　喪羊于易　康侯　用錫馬蕃庶　王假有家　匪躬之故十朋之龜　有孚惠心　亦未繘井　舊井无禽　井谷射鮒　並受其福　小人革面　覆公餗　匕鬯鴻漸于磐　遲歸有時　豚魚吉　鳴鶴在陰　繻有衣袽　爻辰　虞氏釋貞以之正

乾師頤坎既濟言勿用

乾初九潛龍勿用。惠氏定宇周易述曰。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也。引荀爽注大衍之數五十云。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正義引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家大人曰。荀意謂乾之初爻言勿用。故不在所

用之列案坎之六三亦入純卦之一爻其辭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與乾之初爻言勿用同何以不在不用之列荀說殆不可通引之謹案荀以用九用六備四十九之數亦不可通用九用六統乾坤六爻言之昭二十九年左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曰乾六爻皆變是也何得以用九用六與每卦之六爻並數乎惠氏不能釐正而承用之非也引之謹案用者施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勿用者無所施行也文言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正謂君子不施行也孔穎達正義曰聖人雖有龍德於此唯宜潛藏勿可施用引張氏曰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其說是也竊嘗由是而推之師上六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上六之位惟當自守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亂邦也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干寶注故象傳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九三之位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喪亂也大有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文義與此正相近也象傳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正義曰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頤六三十年勿用无攸利言拂養正之義則不能有所施行至於十年之久而猶然也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言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唯當靜以待之不可有所施行

猶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耳解者或謂小人勿用為勿用小人師正義十年勿用為見棄王注入于坎窞勿用為不出行正義皆與乾初九之勿用義例參差蓋未嘗比物醜類以求之也

夕惕若厲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周易述於惕若下增夤字其說曰說文夕部引易曰夕惕若夤案許慎敘曰其偁易孟氏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以乾有夤敬之義故其注易以乾為敬俗本脫夤今從古增入也家大人曰經文本無夤字請

列五證以明之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言惕而不言夤則經文本無夤字其證一也李鼎祚集解所列鄭荀諸家之說皆不為夤字作解則是諸家本皆無夤字其證二也荀爽注文言脩辭立其誠曰立誠謂夕惕若厲則無夤字明矣若謂虞翻以乾有夤敬之義故注易以乾為敬案說文曰惕敬也乾有夕惕若厲之文故虞翻以乾為敬敬謂惕非謂夤也且翻注文言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注繫辭傳其辭危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則是翻本亦無夤字其證三也惠氏所據者說文也案說文夤敬惕也從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此夤字本作厲今作

貧者因正文貧字而誤也說文引易夕惕若厲者以證貧字從夕之義非以其有貧字而引之也如祝字解曰或曰從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是證祝從兌省之義而所引無祝字增字解曰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此證增從士之義而所引無增字庸字解曰易曰先庚三日此證庸從庚之義而所引無庸字相字解曰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此證相從木之義而所引無相字皆其例也又案陸元朗釋文每列說文引經異字此處出若厲二字而不言說文厲作貧則唐初說文本猶作夕惕若厲說文惕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足證貧字之誤則是許氏所見本亦無貧字其證四也淮南人閒篇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竝引易曰夕惕若厲乾元序制記曰三聖首乾德夕惕若厲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曰夕惕若厲以省諐兮則是兩漢相傳之本皆無貧字其證五也

巛

坤釋文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巛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巛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鄭樵六書略曰坤卦之☷必縱寫而後成巛字引之謹案說文坤地也易之卦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其作巛者乃是借用川字考漢孔龢碑堯廟碑史晨奏銘魏孔羨碑之乾坤衡方碑之剝坤郙閣頌之坤兌字或作巛或作巛或作川皆隸書川字是其借川爲坤顯然明白川爲坤之假借而非坤之本字故說文坤字下無重文作巛者玉篇坤下亦無巛字而於川部巛字下注曰注瀆曰川也古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爲坤耳家語執轡篇此乾巛之美也王肅注曰巛古坤字亦謂古字假借如小雅鹿鳴鄭箋曰視古示字謂古借爲示字也樂記鄭注曰古以能爲三台字謂古借爲三台字也豈謂告示之示必當作視三台之台必當作能邪廣韵二十二䰟坤下列巛注曰古文古文四聲韵二十四䰟坤下列巛曰古文又列巛曰王存乂切韵始誤以假借之字爲本字而集韵類篇竝沿其誤矣坤得借用川字者古坤川之聲竝與順相近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乾與健聲近坤與順聲近乾象傳天行健健卽是乾坤象傳地勢坤坤卽是順王弼曰地形不順其勢順是坤與順聲相近也大雅雲漢篇滌滌山川與焚熏聞遯爲韵說文順訓馴紃䡅巡等字皆從川聲是川與順聲亦相近也坤順川聲竝相近故借川爲坤川字篆文作巛故隸亦作巛淺學不知乃謂其象坤卦之畫且謂當六段書之夫坤以外尚有七正卦卦皆有畫豈嘗象之以爲震巽離坎等字乎甚矣其鑿也盧氏紹弓周易音義考證謂巛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殆爲曲說所惑

後得主　主人有言　遇主于巷　遇其配主

遇其夷主

坤彖辭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周易述曰震爲主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是震爲主也剝窮上反下爲復復初體震故後得主引之謹案長子主器但可謂之器主耳豈得便謂之主坤之六爻皆可變而爲陽何獨取初爻之變言之乎惠說非也細繹經文上言有攸往下言得主蓋謂往之他國得其所主之家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昭三年左傳豐氏故主韓氏杜注曰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定六年傳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孟子萬章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又曰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注曰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蓋既有所往則有所主之家明夷初九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是也君子之有攸往也必有所主得其所主則安坤之變而之他也亦必以陽爲主得其所主則順故坤之彖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也先迷者始猶未得所主也後得主者其後乃得之也先後猶言始終凡經言先號咷而後笑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皆是也正義謂先爲在物之先後爲在物之後失之既得所主則朝夕依之故文言又曰後得主而有常也又案睽九二遇主于巷亦謂所主之人也所主之人謂六五也二將往歸於五五已來交於二故不期而相遇於里巷若晏子至中牟覩越石父於塗側載而與之俱歸以爲上客也見晏子春秋雜篇豐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亦謂四爲初所主初爲四所主配也夷也匹敵之稱也以陽適陽故稱配主夷主也主之取象專謂遠適異國所棲止之家故坤與明夷皆承有攸往言之而其他可以類推不然則相識之人多矣經何不言得友遇友而曰得主遇主乎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利西南不利東北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說有二一曰以否泰之內卦言得喪也荀爽曰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謂否泰之內卦也引之謹案易十二月卦無以方位言之者惟八純卦有之說卦傳曰坤西南之卦也是坤位本在西南何待內坤外乾之否而後西南得朋乎由否之三陰而爲四陰之觀於酉方五陰之剝於戌方六陰之坤於亥方陰之得朋更盛何以不言西北得朋乎由泰之三陽而爲四陽之大壯於卯方五陽之夬

於辰方。六陽之乾於巳方。陰之喪朋更甚。何以不言東南喪朋乎。卦之六爻皆陰。何得但以三陰之消長言之乎。則荀說非也。一曰。以坤兌巽離爲得朋。艮震乾坎爲喪朋也。崔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見集解。案巽在東南。不得但謂之南乾在西北。不得但謂之北。經言西南得朋。何得雜以東南之巽。言東北喪朋。何得雜以西北之乾乎。則崔說亦非也。今案蹇彖辭。利西南。不利東北。傳曰。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荀爽曰。西南謂坤。升二往居坤五。故得中。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見集解。是西南謂坤。東北謂艮。此亦當與之同。易通卦驗曰。艮東北也。主立春。艮氣不至。應在其衝。坤。西南也。主立秋。坤氣不至。應在其衝。艮之衝卽坤。坤之衝卽艮也。坤處西南而主立秋。立秋陽消陰長。又卦之六爻皆陰。故曰得朋。艮處東北而主立春。立春陽長陰消。又卦之三上兩爻陰變爲陽。故曰喪朋。不取正東之震正北之坎者。正東正北。不與坤維相對也。西南東北坤艮所居。蹇卦已有義例。說經者不此之據而奚據哉。唐史徵周易口訣義曰。西南得朋者。西南坤位。是陰也。東北喪

朋者東北艮位。爲陽也。則得經意矣。一曰。西南未方。東北丑方也。漢書律厤志曰。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荅應之道也。魏博士秦靜議曰。坤爲土。土爲西南盛德。在未。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終而復始。乃終有慶通典禮四引案丑方亦艮位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閒。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也。又案虞翻曰。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參同契所謂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見集解。案如虞說二陽爲朋則一陽猶不得爲朋。月之出丁成兌。已得二陽。可謂朋矣。若出庚成震。甫得一陽。未可謂之朋也。經文但云南得朋可矣。何得云西乎。消乙入坤。可謂喪朋矣。若納氣於癸。則與日同躔。爲陽精復生之本。不得仍謂之喪經文但云東喪朋可矣。何得云北乎。十六日之旦明初退於辛方。參同契所謂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二十三日之旦。半消於丙方。參同契所謂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皆喪朋之象。西

南亦有喪朋之時何以獨云得朋乎望夕夜半月盈於甲方納其氣於壬方參同契所謂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壬癸納甲乙乾坤括始終三陽並著乃得朋之最盛者東北亦有得朋之時何以獨云喪朋乎坎爲月而坤則否卦爲坤卦何爲取象於月乎出庚方則爲震出丁方則爲兌於坤何涉乎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謂衆陰爲朋也今乃云二陽爲朋不與彖傳相戾乎虞說殆不可通虞氏又說蹇利西南不利東北曰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案

上弦與下弦相對望與晦相對論上弦生魄始於庚方丁方下弦死魄始於辛方丙方則西南有利有不利論望夕光盈於甲方納氣於壬方晦夕光淪於乙方納氣於癸方則東北亦有利有不利何得於生魄但言其始於死魄但言其終而云利西南不利東北乎且坤西南卦謂坤之方位也而云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則又以月所在之庚方丁方言之而非卦位矣艮東北之卦謂艮之方位也而云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則又以月所在之乙方癸方言之而非卦位矣意義混淆莫此爲甚且月消於艮乃下弦於丙方之時其位南而非北月消於丙方則是南亦不利與所謂不利東北者相抵牾矣月體納甲見於魏伯陽參同契乃丹家傅會之說原非易之本義而虞氏乃用之以注經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女子貞不字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虞翻訓字爲妊娠後人多不用其說引之謹案說文曰字乳也廣雅曰字乳生也墨子節用篇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太元事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范望注曰男而女事猶爲不字況於字育故不代也中山經苦山有木名曰黃棘其實如蘭食之不字郭璞注曰字生也易曰女子

貞不字然則不生謂之不字必不孕而後不生故不字亦兼不孕言之女子貞不字者女子貞爲一句六二居中得正故曰女子貞家人彖辭曰利女貞是也不字爲一句猶言婦三歲不孕也不字者屯邅之象非以不字爲貞也當以虞郭二家之訓爲是而京房易傳女子貞不字陸績注曰字愛也易正義亦曰女子守正不受初九之愛揆之文義頗爲不安宋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乃解之以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曰貞不字者未許嫁也案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則字爲名字之字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是也許嫁

而後字字非許嫁明矣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男子之冠有字笄則女子亦當然未許嫁者年二十而亦笄而字之則不得以不字爲未許嫁也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縱使十五之年尚未笄而字之再五年而當二十之年亦無不笄而字者矣豈得遲至十年之久乎偏考經傳及唐以前書無以字爲許嫁者而自南宋至今相承謂許嫁爲許字甚矣其謬也然其說之所以多誤者蓋有二焉一曰女子未嫁之稱可言受爱可言許嫁不可言孕妊也案內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

本命篇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是婦人亦稱女子也一曰上言昏媾故以爲受爱又以爲許嫁也案一爻數象類相近而事則殊賁六四曰匪寇昏媾而其上曰白馬翰如睽上九曰匪寇昏媾而其下曰往遇雨則吉不必皆爲一事也自解者承上昏媾言之而其義始不可通矣又案虞翻曰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離爲女子爲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爲坤離象不見故女子貞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離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案二至四互坤坤爲母爲腹故有妊娠之象二乘剛則難故不字應五則順故反常乃字九家易曰陰出于坤今還爲坤故曰反常也李鼎祚解之曰謂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是也何必三變成離而後稱字乎

童蒙求我

蒙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惠氏周易古義引呂氏春秋勸學篇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以證經文本有來字家大人曰王弼注曰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又蔡邕處士圂叔則碑童蒙來求彪之用文是漢魏時經文皆有來字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下引易亦作童蒙來求我與釋文所載一本同

苞蒙

九二苞蒙鄭注曰苞當作彪彪文也家大人曰呂祖謙周易音訓引晁說之曰京房鄭陸績一行皆作彪文也鄭說蓋本於京房藝文類聚引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彪童蒙作世師蔡邕處士圂叔則碑曰童蒙來求彪之用文張華勵志詩彪之以文又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曰俾我小子蒙昧以彪皆用蒙卦之辭

光

引之謹案易言光者有二義有訓爲光燿者觀六四觀國之光未濟六五君子之光顧象傳光明也大畜彖傳

煇光曰新是也。有當訓爲廣大者，光之爲言猶廣也。大雅皇矣毛傳、及左傳昭二十八年杜注、周語韋注並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及周語注並曰：光，廣也。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廣作光。需彖辭有孚光亨，光亨猶大亨也。坤彖傳含宏光大，象傳知光大也，泰象傳以光大也，咸彖傳未光大也，渙彖傳光大也，光大猶廣大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高明廣大，漢書董仲舒傳作高明光大。謙彖傳謙尊而光，言謙德撙節而廣大也。說見後謙尊而光下。夬彖傳其危乃光也，言唯其危厲是以廣大也。坤象傳地道光也，言地道廣大也。頤象傳上施光也，言上之所施廣大也。坤文言含萬物而化光，言其化廣大也。屯象傳施未光也，義與未光大同。噬嗑、震、兌象傳未光也，晉象傳道未光也，夬象傳中未光也，夬象傳中未大也。萃象傳志未光也，皆言未廣大也。諸家易說唯干寶微得其指，故注其危乃光曰德大即以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注知光大曰位彌高德彌廣也。注含萬物而化光曰光大也。由干氏之說，可以類推矣。若荀爽注其危乃光曰危去上六，陽乃光明。注道未光曰動入冥逸，故道未光，已失詁訓之本意。至虞翻注光亨謂離日爲光，注上施光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注兌未光謂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爲離，故未光也。注渙光大謂三已變成離，故曰光大

也。其失也鑿矣。孔穎達正義說有孚光亨、含宏光大、謙尊而光、其危乃光也、上施光也，亦誤以光爲顯明之義，故具論之。

即命

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虞注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爲命令，故復即命渝。王注曰：反從本理，變前之命。正義曰：反從本理者，釋復即之義，復，反也；即，從也；本理謂原本不與初訟之理。變前之命者，解命渝也，渝，變也；前命謂往前共初相訟之命。引之謹案：王讀復即爲句，文義未安；虞以復即命渝爲句，而謂變乾成巽以復其位，九四變則上體成巽。亦以迂回失之。三五

互而成巽，何待變乾而後成巽乎？九四巽之中畫，巽者順也，施命者也。復猶歸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即，就也。歸而順以及物，就初六而命之，故曰復即命。以剛就柔，以順化險，則在下者亦變而不訟矣，故曰渝。渝者，初爻受命而變其志也。否九四：有命无咎。王注曰：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也。有命於小人，則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處乎窮下，故可以有命。正義曰：初六志在於君，守正不進，處於窮下，今九四有命命之，故无咎。亦謂九四命初六也。與此即命正同義。凡易言王三錫命、大君有命、自邑告命、有孚改命，皆謂命令也。或謂命爲正理，失之。王注反從本理，是釋復即二字，非釋命字也。金縢

曰今我卽命于元龜謂就元龜而命之也洪範所謂乃命卜筮也某氏傳謂就受三王之命失之雒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謂就雒邑而命之也可爲四爻卽命於初爻之證

師出以律

周易述曰律者同律也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壹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是師出以律之事也引之謹案此史記索隱正義之說也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見律書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見自序蓋唐人說易有以律爲六律者案爾雅曰律常也法也九家易曰坎爲法律見集解王注曰律以齊衆蓋律者軍之常法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是也象傳曰失律凶也正謂不循常法以致敗亾豈失六律之謂乎宣十二年左傳引易師出以律否臧凶而釋之曰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亦未嘗以爲六律索隱正義之說殆不可通惠氏襲用之非也

師或輿尸

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虞注曰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故輿尸凶矣集解誤作盧氏說張氏皋聞訂爲虞翻說引之謹案此謂師與同人旁通也案同人上乾下離師則上坤下坎剛柔相反不得取象於同人也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則乾之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取象於乾而曰潛龍矣而可乎夫聖人設卦觀象象本卽卦而具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今乃舍本卦而取於旁通剛爻而從柔義消卦而以息解不適以滋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旁通說易動輒支離所謂大道以多歧亾羊者也虞說不可枚舉略舉一爻以例其餘有識者必能推類以盡之

田有禽利執言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虞翻曰田爲二陽稱禽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案此說非是五若變而五艮則爲少男何以弟子輿尸不謂五而謂三故利執言无咎並見集解王弼曰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正義曰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又曰己不直則有咎今得直故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引之謹案荀解田字是也解禽字非也禽者獸也非擒之謂虞解禽字是也解田字非也田者獵也與見龍在田之田異王注則愈失其義矣田有禽

者田獵而獲獸也。蓋師衆也。大田之禮所以簡衆。故師之六五取象於田焉。經凡言田无禽。正義曰田獵而无所獲　田獲三狐。王注曰田而獲三狐。正義曰田獵而獲窟中之狐　田獲三品。據王注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則謂田獵也。皆以田獵言之。此田有禽不應獨異。田无禽爲獵而无所獲。則田有禽爲獵而有所獲矣。六五所以田有禽者。案與本爻相對之爻爲陰爻則占失禽无禽爲陽爻則占有禽。比之九五下當六二。而曰失前禽。恆之九四下當初六。井之初六上當六四。而曰无禽皆遇陰爻也。師之六五下當九二。而曰有禽則遇陽爻也。陰體虛。故遇之者无所得。陽體實。故有所得也。凡卦

一爻之中兼取數象者不必同爲一事。田有禽自謂田獵。利執言自謂秉命。從荀說。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自謂行軍。三者各爲一事。而王以爲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則以田有禽與執言誤合爲一。荀以爲二帥師禽五。則又與帥師誤合爲一矣。

復自道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王注曰處乾之始以升巽初以陽升陰。復自其道。正義曰反復於上。自用己道。引之謹案。外卦爲巽。巽爲入。見說卦序卦　爲伏。見雜卦　初九應巽之初。入而伏藏。畜之象也。入伏則前無所往。惟有來後而已。故稱復道。如履道坦坦之道。道者路也。初九震爻陳風宛丘篇正義引鄭注離九三曰艮爻也。文選吳都賦注引鄭注井九二曰九二坎爻也。由是推之則初九爲震爻。震爲大塗。見說卦　故稱道道者所以行也。九三輿說輹。九二牽復皆有不行之象。則初九亦出無所往。自塗而復故曰復自道也。易凡言出自穴告自邑納約自牖有隕自天下一字皆實指其地。復自道亦然也。王注失之。

輿說輹　大車以載

九三大畜九二並曰輿說輹。虞翻輿作車。輹作腹。注小畜九三曰豫坤爲車爲腹。小畜與豫旁通　至三成乾坤象不見

故車說腹。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注大畜九二曰萃坤爲車爲腹大畜與萃旁通　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腹或作輹也。引之謹案。坤消乾成至三乃成。何以大畜九二便云輿說輹。且坤已消矣。則不應更有輿象。何以尚云輿說輹。況腹爲輹之借字。輹車下縛也。何得以坤爲腹解之。車上之物多矣。今不言其物而但云車說腹則不知以何物爲腹。虞說非也。今案大有離上乾下。其九二曰大車以載。蓋陽爻稱大車。動象乾。乾之爲車明甚。馬君及俗儒之言是也。乃虞氏解大有之大車以載又謂比坤爲大車大有與比旁通　如其說則大車之象經當於比之六

二言之者合坤為大車之義何乃不繫於比之坤而繫於大有之乾乎。卦為火天而義則水地無是理也。王弼注小畜九三輿說輹曰，上為畜盛不可牽征以斯而進故必說輹也。注大畜九二輿說輹曰五處畜盛不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案輹以縛軸而輿乃行說輹則不行矣。僖十五年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杜注曰輹車下縛也震為車上六爻在震則無應謂歸妹上六故車脫輹正義曰三亦陰爻謂歸妹六三。是無應也由是推之小畜九三陽爻上九亦陽爻是無應也無應則行將安往故惟說其輿之輹而不行非為其畜盛不可牽征也。大畜九二可與六五相應矣而外卦為艮。六五艮之中爻艮以止之故亦說輹而不行。象傳所謂止健也非為其畜盛不可犯也

履虎尾　虎視眈眈　大人虎變　風從虎

引之謹案虞翻注易謂坤為虎。一注於履之象辭二注於頤之六四。三注於革之九五或取於旁通或取於互體或取於旁通之互體固自以為長於舊說矣虞注履象辭曰俗儒皆以兌為虎非也及以經文考之則不當如仲翔所說履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謂兌履乾三履四也故彖傳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而虞曰謙坤為虎履與謙旁通。艮為尾震足蹈艮。謙三至五互震故履虎尾如其說則是止而應乎坤非說而應乎乾矣其可通乎。頤六四虎視眈眈蓋六四居艮之初。艮為虎故云虎視。九家易曰艮為虎是也。艮為山故又為虎說卦艮為黔喙之屬正義曰取其山居之獸鄭注曰謂虎豹之屬乾鑿度觀表出準虎。鄭注曰艮為黔喙之屬而當兌之上。兌為口。虎脣又象焉謂觀三五互艮艮為虎也惠氏周易述謂艮無虎象九家易艮為虎虎當為膚字之誤失之。而虞以二四互坤乃曰坤為虎案外卦之艮本有虎象何待取象於互體乎。革九五大人虎變蓋九五處兌之中。兌為虎故曰虎變宋衷曰兌為白虎見集解是也。而虞曰蒙坤為虎革與蒙旁通蒙三五互坤案外卦之兌本有虎象何待取於旁通之互體乎然猶可曰卦象則然也至乾之文言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特以物之各從其類喻萬物之歸聖人耳正義曰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非論卦象也而虞曰乾為龍雲生天故從龍也坤為虎風生地故從虎也以泛論物情之文而求其卦以實之已失古人立言之指且文言所論者乾之九五也何得取象於坤乎以龍虎為乾坤則上文之燥濕又將取象於何卦乎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為坎坤純陰故曰濕也陰動之乾而成離乾純陽故曰燥也案傳下文曰物各從其類坤陰而陽動之坤乾陽而陰動之乾則非其類矣荀說非仲翔既誤解文言又用之

以說彖辭爻繇。斯所謂重紕貤繆者矣。又案申未爲虎見於魏志管輅傳。蓋當時術士有此說。故仲翔竊取之而云坤爲虎。以申未之閒。坤所位也。然非易之本義。輅傳注引輅別傳曰。蛇者協辰巳之位。而易無巽爲蛇之文。又曰雉者兌之畜。而易不言兌爲雉。又曰坎爲棺槨。兌爲喪車。而易皆無之。術士所言。與易殊指。未可以說經也。

幽人

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虞翻注曰。訟時二在坎獄中。虞謂履自訟來。又注噬嗑卦曰坎爲獄 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幽人喜笑。故貞吉也。周易述曰。幽人幽繫之人。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引 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王霸篇 俗謂高士爲幽人。非也。家大人曰。惠從虞說是也。彖傳言中不自亂。則幽人非謂隱士明矣。歸妹彖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義亦與此同。易林剝卦曰。執田束縛。拘制於吏。幽人有喜。是漢時說易者以幽人爲幽囚之人也。引之謹案。虞謂訟時二在坎獄中。非也。訟彖已不見。何得仍以訟言之。今案中孚上巽下兌。其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則兌有議獄之象。兌爲口舌。故議獄謂拘囚之而議其罪也。隨卦下震上兌。其上六。兌

述一　圭

之三爻也。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則兌之三爻有拘係之象。九二居兌之中。而爲六三所拘係。有幽於獄中待議之象。故曰幽人。歸妹之卦亦下兌。故九二曰。利幽人之貞。幽人者兌象。非坎象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說睽曰。火明上照。幽暗分矣。陸績注曰。兌處下爲積陰。暗之象也。

包荒

泰九二包荒。釋文。荒本亦作巟。鄭注禮曰。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康。曰虛也。集解載虞翻注與說文同。翟子元注與鄭同。引之謹案。大元大次五。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望注曰。五君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是無常數也。子雲大元倣易而作。竊意泰九二包荒。前漢經師。必有訓爲包四荒者。故大元用之。蓋泰內卦爲乾。乾九二有君德。文言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居內卦之中以外包六五。六五居外卦之中。以內應九二。則中國有聖人。而荒服來享之象矣。故曰包荒。正大元所謂包荒以中。下文所謂得尚于中行也。揆其文義。較許鄭諸家之說爲允。

得尚于中行　行有尚　往有尚

引之謹案。爾雅。右。助。勴也。亮。介。尚。右也。郭注曰。紹介勸

述十　圭

尚皆相右助（廣韻尚佐也佐亦助也）大雅抑篇肆皇天弗尚謂皇天不右助之也（說見大雅）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尚者右也助也中行謂六五二應于五五來助二是得其助于六五故曰得尚于中行也坎彖辭行有尚謂二往應五五往應二以陽適陽（二五皆九）同類相助是往而有助故曰行有尚也往而有助乃克有成故傳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豐初九節九五皆言往有尚謂豐初應四節五應二以陽適陽（豐初四皆九節二五皆九）同類相助是往而有助也故皆曰往有尚而王弼解泰之得尚則以尚爲配尚之爲配古訓無徵（顏師古注漢書張耳傳尚魯元公主以尚爲配引此經王注爲證案史記張耳傳索隱引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此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詞王吉傳云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爲配故索隱以顏注爲非）孔穎達解坎之行有尚則以爲事可尊尚解豐與節之往有尚則以爲往有嘉尚同一尚字而前後異訓殆失之矣又案虞翻解得尚以尚爲上謂二得上居五如虞說則是變爲既濟矣經文無此意也其解節之往有尚謂二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尚也案九五往應九二以陽助陽則謂之往有尚豐之初九應九四而云往有尚是也何必變而後有尚乎其說亦失之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何楷周易訂詁曰泰之九三六四坎象半見坎爲加憂以其半見故勿恤也坎中實爲孚泰九三即坎中畫故稱孚陽實者食人陰虛者食於人二三四互兌爲口食象其孚于食者言三往孚四也引之謹案易言勿恤者皆以勿恤爲句此亦當然易又言孚于嘉孚于剝有孚于小人有孚于飲酒文義並與其孚于食同何氏句讀洵長於舊讀矣但以勿恤爲坎象半見孚于食爲三往孚四則非也坎象已半見則憂將至矣何以云勿恤今案二四五兌兌爲說三五互震震爲笑皆無憂象九三處兌之中爲震之主故勿恤也三與上爲正應乾鑿度曰上爲宗廟京氏易傳說泰卦曰三公立九三爲世上六宗廟爲應九三應上六有享于宗廟之象三五互震震爲稼又爲長子主祭有奉黍稷以祭之象上六兌爻（檀弓正義引鄭注賁卦曰六四巽爻也考工記旊人疏引鄭注損卦曰六五離爻也由是推之則上六爲兌爻）兌爲口有鬼神來食之象故以食言之春官大宗伯曰以饋食享先王中庸曰脩其祖廟薦其時食鄭注曰時食四時祭也鬼神來饗亦謂之食特牲少牢皆有佐食佐神食也九三以乾元體信（文言君子體仁釋文云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故稱孚昭十年左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雅楚茨篇曰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故曰其孚于食

有福萃六二升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義亦同也

大人否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荀爽注曰小人二也大人謂五坤乾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象傳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虞翻注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弑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引之謹案虞解亂羣非也其訓否為不則得經意蓋六二包承於五小人之道也九五之大人若與二相包承則以君子而入小人之羣是亂羣也故必不與包承而其道乃亨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謂小人不能好遯也然則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亦謂大人不與包承也解者以卦名是否遂以否隔解之夫大人既否隔矣尚安得亨乎九五休否大人吉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是否必休而後吉必傾而後喜若但言否則閉塞不通何亨之有荀謂二五相應否義得通則不得其解而為之辭也王弼注曰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正義曰大人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亦失之

遲有悔　曰動悔有悔

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引之謹案此與他卦言有悔者不同他卦有悔對无悔言之也此有字則當讀為又古字有與又通言盱豫既悔遲又悔也正義曰居豫之時若遲停不求於豫亦有悔也則是讀為有無之有失之矣象傳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此釋盱豫悔三字而加有字以足之猶蒙之上九利禦寇而象傳曰利用禦寇也非釋遲有悔之義正義謂不言遲者略其文亦失之

又案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王注曰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以通至困乎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正義曰為之謀曰必須發動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而獲吉案曰之言聿語助也見釋詞有亦當讀又上六處困之極動輒得咎故已悔又悔當以曰動二字連讀悔有悔三字連讀王說非

朋盍簪

九四朋盍簪王注曰盍合也簪疾也釋文簪徐側林反鄭云速也王肅又祖感反京作撍蜀才本依京義從鄭引之謹案作撍者正字作簪者借字也玉篇撍側林切急疾也廣韻撍使也集韻撍疾也通作簪是也撍之言寁也爾雅曰寁速也釋文寁子感反子感與祖感同是

揩卽疌也。又通作㨢。墨子明鬼篇。鬼神之誅。若是之㨢遬也。㨢與揩通。遬卽速字。揩亦速也。震爲躁卦。又爲決躁（決躁謂急疾也。說見本條。）故有急疾之象。而侯果乃云朋從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見集解。篸下盍脫冠字。）如其說。則經當云朋盍若簪冠。其義始明。豈得徑省其文而云朋盍簪乎。蓋侯氏不知簪爲揩之假借。故臆說橫生。而卒不可通矣。王應麟曰。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蠱

蠱正義引梁褚仲都講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當須有事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集解引伏曼容注亦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曼容亦梁人。）引之謹案。訓詁之體。一字兼有數義。蠱爲疑惑。爾雅曰。蠱。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此一義也。蠱又爲事。釋文曰。蠱。一音故。蠱之言故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曰。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杜預何休注竝曰。故。事也。蠱訓爲事。故大元有事首以象蠱卦。此又一義也。二義各不相因。褚氏伏氏不解訓蠱爲事之意。乃謂事生於惑。且曰非謂訓蠱爲事。是不達訓詁之體也。且如其說。則幹父之蠱。幹母之蠱。亦將以爲幹親之惑亂。其可乎。正義集解及史徵口訣義皆沿其誤。蓋古訓之湮久矣。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猶故事也。說者不得其解。乃曰。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失之遠矣。（見周易集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鄭注曰。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見正義）王注曰。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洽而後乃誅也。又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王注曰。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無怨咎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引之謹案。甲庚乃十日之名。非命令之名。徧考書傳。無以甲庚爲命令者。經若果言命令。則當言先令三日。後令三日。文義始明。何爲不言命令而但稱甲與庚乎。王說誠未安矣。鄭以甲爲造作新令之日。差爲近之。然創作新令。不聞當擇日。且甲日始造新令。前此三日。天下猶未知有令也。何由化之而改過自新乎。

今案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也。蠱爲有事之卦。巽爲申命行事之卦。而事必諏日以行。故蠱用先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也。古人行事之日。多有用辛與丁癸者。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少牢饋食禮曰。日用丁巳。春秋隱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古者葬必十日是辛也。丁也癸也皆行事之吉日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正謂用丁癸則吉耳。先甲後甲必繫之蠱。先庚後庚必繫之巽者。蠱之互體有震。二至五互成震震主甲乙。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於甲者言之。巽之互體有兌。三至四互成兌兌主庚辛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於庚者言之也。蠱之互體亦有兌。二至四互成兌而不言先庚後庚者。蠱之義終則有始。甲者日之始也。癸者日之終也。若用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由庚下推而至癸。上推至丁。而不至甲。非終則有始之義矣。故不言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巽之互體又有離三至五互成離離主丙丁。而不言先丙後丙者。巽之九五无初

有終。甲者日之初也。癸者日之終也。若用先丙三日後丙三日。則上推由乙而甲而癸。乙癸之間已有甲。非无初之義矣。下推至巳而不至癸。非有終之義矣。故不言先丙三日後丙三日也。巽之二三四爻互成兌。兌主庚辛。而先庚後庚不言於二三四。而言於九五者。蠱之六五變爲九五則成巽。不變則用先甲後甲。變則用先庚後庚。故於九五言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故卦之行事者取焉。漢書武帝紀詔曰。望見泰一。脩天文禪。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顏注曰。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此辛與丁爲吉日。而擇以行事之明證。西漢時古義猶未亾矣。

虞翻注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又注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曰。庚。震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乾成于甲。震成于庚。並見集解案天有十日。甲

與庚各居其一若以乾爲甲震爲庚而分在前者爲先甲先庚在後者爲後甲後庚則是在先之日惟甲與庚在後之日亦惟甲與庚經當云先甲一日後甲一日先庚一日後庚一日矣安得有三日乎其謬一也三日之日謂歲時月日之日離爲日之日謂日月星辰之日二者絕不相同而據離爲日以釋經之三日其謬二也蠱初變成乾猶未爲離也不可便謂之日至二成離已非復乾矣何以仍謂之甲巽變初至二成離猶未爲震也不可便謂之庚至三成震已非復離矣何以仍謂之日其云動四至五成離終止成震故後甲三日謬與此同其謬三也蠱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夫四爻居後三爻之始而二爻三爻則居前三爻之太半去二爻三爻言之則離象不成不可謂之日連二爻三爻言之則又雜以前三爻之兩爻不可謂之後甲三日矣其謬四也初變成乾則前三爻皆陽爻矣而又云變三至四體離則前三爻之弟三爻又變爲陰爻而不得爲乾因之不得爲甲矣欲附會後甲之三日而不能並所謂先甲者而亦失之其謬五也虞說殆不可從

至于八月有凶

引之謹案八月之說有三以爲建未之月卦爲遯者鄭康成虞翻之說也以爲建申之月卦爲否者蜀才之說也以爲建酉之月卦或爲兌或爲觀者荀爽褚仲都之說也諸說見正義及集解案傳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爲建丑之月至于建未之月相距不過半年而初二之陽全消故曰消不久也若建申建酉之月則久矣非傳意也且傳曰長曰消皆指陽剛而言若謂臨之六四六五變而爲兌則是陰消而非陽消不失其指乎否與觀雖陽消之卦然否所消者泰之初二三爻觀所消者大壯之初二三四爻皆不與臨卦相當不得執彼以說此也況易爲周易當爲周之八月其義甚明玉藻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曰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彼文至于八月與此同而亦謂周之八月可以爲證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荀公以兌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失之甚矣今因虞說而申明之如是

剝牀以辨

鄭注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詘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虞曰指閒稱辨剝剝二成艮艮爲指二在指閒故剝牀以辨竝見集解王曰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辨者足之上也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引之謹案以猶與也及也說見釋詞

牀與辨不同物故曰剝牀以辨若如王說剝牀以辨猶云剝牀之辨則下文剝牀以膚亦可云剝牀之膚乎集解引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其說尤謬膚爲人身之皮肉不可云牀之膚則足與辨亦當爲人之形體豈得云牀之足牀之辨乎鄭以近膝之下爲辨虞謂指閒稱辨以形體言之雖義勝於王而亦皆無依據今案辨當讀爲蹁玉篇音蒲田切釋名釋形體曰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圜而名之也或曰蹁蹁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蹁蓋髕之轉聲說文髕厀耑也髕之爲蹁猶嬪瀕之爲獱獺也膝頭在足之上故初爻言足二爻言蹁二居下卦之中猶膝頭居

下體之中故取象於蹁焉古聲辨與蹁通猶周徧之徧通作辨也徧與辨通詳見日知錄卷五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七日來復

引之謹案七日來復有二說謂建戌之月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者鄭氏康成之說也見正義序謂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也見正義及集解今案建亥之月凡三十日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已在三十日之後矣經何以不云三十日來復乎若謂坤主六日七分則卦爻直日每月皆有五卦易緯稽覽圖曰艮既濟噬嗑大過坤亥未濟蹇頤中孚復子亥者十月子者十一月也由坤而未濟而蹇而頤而中孚每卦六日七分五卦則有三十日又八十分日之三十五每日分爲八十分見正義舉成數言之則當云三十一日來復何得但稱七日乎李覯易圖論曰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剝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於復非止七日也鄭氏之說非也至以七日爲七月則尤不可通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月可謂之日則歲亦可謂之月乎乾言終日乾乾矣未聞以爲終月乾乾也明夷言

三日不食矣未聞以爲三月不食也況陰生午月陽生子月皆有一定之候無所謂遲速也而云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則是陽生本未嘗速而作易者速之有是理乎侯氏引豳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爲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周之二月是古人呼月爲日之證王氏詩說亦通其說辨見詩一之日下不知一之日謂一月之日二之日謂二月之日見詩正義承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非謂月爲日也徧考諸書皆無謂月爲日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誠臆說也曰然則七日何所取義乎曰仍求之於本經而已震之六二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

七日得既濟之六二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而復得皆以七日爲期蓋日之數十五日而得其半不及半則稱三日過半則稱七日欲明失而復得多不至十日則云七日得此卦之七日來復亦猶是也復爲剛反有去而復來之象占者得此則凡已去者可以來復至多不過七日故云七日來復七日者人事之遲速非卦氣之遲速也何須承坤計之而云六日七分又何須承姤計之而云七月乎必欲連坤與姤計之則夫震與既濟之七日又將連何卦以成數乎彖傳天行也乃統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故言占者所以如是者剝盡而復天之道也（說見前乾行也下）豈謂積累卦氣以成七日乃合於天道乎蠱之彖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文義與此相似又將連何卦以計日乎解經者不考全經之例宜乎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

无祗悔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釋文祗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禔時支反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㩼字音支引之謹案九家作㩼是也廣雅㩼多也（西京賦曰炙炰夥清酤㩼）无祗悔者无多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雖有悔而不至於多也益知有不善則必悔知而復行則又多一悔矣今不遠復者知而不行則但有不善之悔而無復行之悔是其悔無多也㩼字以多爲意以支爲聲古音支歌二部相通故支聲與多相近說文芰字從艸支聲或從多聲作茤是其例也故多謂之㩼祗從氏聲古音氏在支部亦與多聲相近說文姼字（尺氏切）從女多聲或從氏聲作𡛷是其例也故多亦謂之祗襄二十九年左傳祗見疏也正義祗作多云晉宋杜本皆作多祇祗同音祗與多通猶祇與多通也多則大少則小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多大也是也故韓注又訓爲大義與九家相表裏也若馬鄭王陸四家之說皆於文義未安殆非達詁或又讀祇爲扺案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扺從氏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未可以扺易祇也

大過　過涉　小過　過其祖　弗過防之　弗過遇之　弗過過之　過以相與也　臣不可過也

引之謹案過者差也失也兩爻相失也陽爻相失則謂之大過陰爻相失則謂之小過故大元有差首以象小過有失首以象大過也凡卦爻相應則相遇不相應則相失故不過謂之過大過二五皆陽不相應而相失故

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稱大陰稱小大者過也者陽爻與陽爻兩相失也傳又曰剛過而中言二五皆剛兩爻不相應而相失虞翻注曰剛過而中謂二失位无應案五失二之應亦爲過也但所處之位尚得中也不曰剛中而應而曰剛過而中則過者不相應之謂也小過二五皆陰亦不相應而相失故彖傳曰小過小者過也小者過者陰爻與陰爻兩相失也荀爽注曰陰稱小謂初應四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二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案三四皆陽爻而云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則是大者過而非小者過矣再以大過例之大過傳曰剛過而中專謂二五兩爻若謂九四過二而應初六九三過五而應上六則失其中矣何云剛過而中乎荀說非大過爲剛過而中則小過爲柔過而中皆二五得中而不相應之

謂也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過不遇也不及亦不遇也皆彼此相失之謂也二與五相應五爻若爲陽爻則爲祖爲君今六五是陰爻則爲妣爲臣六二失九五之應而應六五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不遇其祖而遇其妣不遇其君而遇其臣也虞注曰祖謂祖母初也母妣稱妣案祖謂大父非謂大母也不得以爲祖母上言祖下言妣則妣爲祖母矣又不得以妣爲母也王弼注曰祖始也祖謂初爻曰過而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案初六陰柔居下不得謂之祖盡於臣位亦不得謂之過二家之說皆失之象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謂已不遇其君不可又不遇其臣也臣不可過乃釋經文遇其臣三字猶九四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傳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終不可長即釋勿用永貞也正義謂臣不可自過其位失之不及也過也皆不遇之謂也九三弗過逗防之防當也秦風黃鳥篇禦也黃鳥篇箋防猶當也百夫之防百夫之禦防猶禦也謂當上六也虞以防爲防四非言不與相失而與相當故曰弗過防之王謂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之蓋以過防連讀失之剛柔異類而失中相當則或相害故又曰從或戕之也猶言又從而戕之也虞以從或連讀王讀從字爲句皆失之九四弗過逗遇之謂遇初六也虞謂過五失之九家易曰四體震動上居五故曰弗過遇之案此說亦失之經云弗過遇之未嘗云弗過居之也不與相失而與相逢故曰弗過遇之也王曰失位在下不能過故得合於无咎之宜案遇之謂此爻遇彼爻非合宜之謂也或謂過遇爲加意待之案過遇二字不連讀九三弗過防之上六弗遇過之過防遇過皆不連讀剛柔異類而失正相逢者未

必相得故又曰往厲必戒也上六弗遇逗過之處過之極一無所遇雖以可與相應者亦必相失故上六與九三若可剛柔相應而驕亢之勢已成終於不相遇而相失也虞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過之虞意蓋謂四已變陰爻上不遇九四故得過之而適三以此爲弗遇過之之義案上與四原不相應何待四變陰爻而後弗遇乎且象傳曰山上有雷小過若四爻變而之坤則是地中有山而爲謙不得謂之小過矣虞說殊謬王謂過而不知限亦誤以過爲過越之過或謂過過當作過過義同九四案經文過離爲韵非誤例也且上爻處過之極當爲過之不當爲遇之故傳曰弗遇過之已亢也過與遇相反而[illegible]弗過遇之弗遇過之者猶明與晦相反而明夷之上六云不明晦損與益相反而損之九二上九云弗損逗益之也大過上六處

過之極，與小過上六同，故其辭曰過涉滅頂凶。過者，失也，誤也。鄭注樂記、高注秦策竝云：過，誤也。過涉者，誤涉也。王謂涉難過甚，失之。後漢書趙典傳：滅趙溫書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強分過涉爲二，亦失之。涉水必自淺處。誤涉則以深爲淺，勢必陷於淵而滅頂矣。其九二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謂九二不與九五相應而應初六，此老彼少，年不相當而相與爲夫婦，故曰過以相與也。虞曰：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案九二九五皆陽爻，九二不可謂之婦，九五不可謂之妻，不得以爲二五相與也。王曰：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也。案老不可以分少，少不可以分老，王說殆不可通。過者，差也，誤也，不相當之謂也。以，猶而也。秦六四不戒以孚，謂不戒而孚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謂富而苟，貧而譽，生而辱，死而榮也。昭十一年左傳：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謂桀克有緡而喪其國也。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衆以無義。謂衆而無義也。餘見釋詞。大過、小過，本取兩爻相失不相應之義，而解者或以爲過甚之過，或以爲過越之過。過甚之過，已與彖辭爻辭諸過字無當。惟小過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作過甚解。至謂本爻過越某爻而應某爻，則尤非經意。夫初之過三，應四；二之過四，應五；三之過五，應上；以及過初爲二，過二爲三，過三爲四，過四爲五，過五爲上，六十四卦無不皆然，何獨於大過小過言之乎？斯不察之甚矣。

樽酒簋貳用缶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鄭、虞二家皆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鄭注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見禮器正義。虞注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木，震爲足，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王以樽酒爲句，簋貳爲句，用缶爲句。注曰：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引之謹案：簋非盛酒之器，何得云尊於簋？正尊與副尊同一尊也，何以此用簋而彼用缶？凡禮言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元酒在西。士冠禮。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元酒在西。鄉飲酒禮。皆不聞元酒之尊異器。鄭說非也。虞以樽酒與簋竝列，而貳用缶則但承樽言之，而不及簋。若然，則經當云樽酒貳用缶，文義乃通，何爲隔以簋字，使上下不相屬乎？副尊用缶，而正尊所用之器又何以略而不言乎？虞說亦非也。晁說之訓貳爲益，而引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周旋而貳爲證。然貳無用缶之文，其說亦未確。今案象傳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則貳字當上屬爲句。簋貳，猶士喪禮下篇言豆二觶二也。王注以爲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其說得之，惟於用缶之義尚未實指其事。案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是缶可爲尊也。又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正義曰：盛食於盆，謂黍盛也。盆謂缶也。爾雅：盎謂之缶。郭注曰：盆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簠簋也。然則用缶云者，以缶爲尊，又以缶爲簋也。故曰樽酒簋貳，用缶。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飯於土塯，啜於土形。與鉶同。漢書司馬遷傳塯作簋，顏注曰：簋所以盛飯也。土簋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土簋蓋即缶矣。

祇既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釋文：祇，音支，又祁支反。祇，京作禔，音支，又上支反。說文同。安也。鄭云當爲坻，小邱也。並見釋文。王云祇辭也。爲坎之主，盡平乃无咎。引之謹案：經凡言旣平，原隰既平，上二字皆實指其事，此云祇既平，祇字亦當實有所指。王注以爲語辭，非也。京作禔而訓安，與平意相近，如其說則當云禔且平，文義方安，不得云禔既平也。鄭云小邱，則以爲水中坻之坻，然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京本作禔，古音亦在支部。坻從氐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不得以祇爲坻也。或讀祇爲抵，謂與鄭同。祇從氏聲，抵從氐聲，古音各爲一部也。且抵既平，文義亦未安。今案：祇讀當爲疧，爾雅：疧，病也。釋文：疧，祁支反，又音支。孫炎曰：滯之病也。說文：疧，病不翅也。字或作疷，爾雅釋文：疧，本作疷，字書曰：疷，病也。聲類猶以爲疧字。又通作祇。小雅

何人斯篇：俾我祇也。毛傳曰：祇，病也。釋文：祇，祁支反。是也。疧既平者，病已平復也。說苑辨物篇：苗父之爲醫也，諸扶而來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漢書王莽傳：疾平復迺歸。是病愈爲平也。說卦傳曰：坎爲心病，爲耳痛，故稱疧，作祇作禔，皆借字耳。三至五成艮，坎爲疾病，艮以止之，故其病平復也。坎不盈，一事也；疧既平，又一事也。分而釋之，其義乃明。

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虞翻輿作車，輹作腹，注曰：坤爲大車，爲腹。並說卦文。今本車作輿。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腹。見集解。引之謹案：晉語曰：震，車也。韋注曰：易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案大車亦動聲，亦象雷。不必小車而後爲震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僖十五年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亦離之震，車說其輹，火焚其旗。服虔注曰：震爲車。見正義。是震有爲車之象。大壯外卦震，震爲車，九四陽爻，陽稱大，故取象於大輿也。輹，車下縛也。見僖十五年傳注。九四震之下畫，故取象於輹也。易之取象，多有在說卦之外者，不得以坤爲大車及爲腹之文而曲爲穿鑿。

喪羊于易　喪牛于易

六五喪羊于易釋文易陸作埸謂疆埸也朱子語類曰喪羊于易不若解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後有喪牛于易旅上九亦同此義家大人曰凡易言同人于野同人于門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同人于郊拂經于丘遇主于巷末一字皆實指其地喪羊于易喪牛于易文義亦同荀子富國篇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周頌載芟傳曰畛易也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漢沛相楊統碑疆易不爭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愼守疆易是古疆埸字多作易故說文無埸字

述一　四十四

康侯　離王公也

晉康侯荀爽注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虞翻注曰坤為康康安也初動體也震為侯故曰康侯引之謹案荀說是也卦自觀來彖傳曰柔進而上行謂六四進五也則所謂侯者當指此爻蓋六五離之中畫也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侯納王事曰筮之遇大有䷍(杜注乾下離上)之睽䷥(杜注兌下離上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是以離曰為公侯也晉上體離故謂之侯何必初爻動而後為侯乎杜預解左傳曰日之在天至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夫傳以日為公杜乃以日為天子失之矣成十六年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注曰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是離為諸侯舊有此說又離象傳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正義曰五為王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也案離有諸侯之象六五以陰居尊猶晉之六五為侯也故曰公非以會韻而言公也

用錫馬蕃庶

述一　四十五

虞注曰初動體也震為馬(謂初動成震)引之謹案彖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則本卦自有錫馬之象何須變坤為震乎今案馬謂坤也坤卦辭曰利牝馬之貞京氏易傳說坤象曰於類為馬引易云行地无疆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為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為坤震為車坤為馬是其明證也

王假有家　王假之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陸績注曰假大也(假古雅切)王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為家故曰王假有家(見集解)王注曰假至也(假更白切)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

也引之謹案此假與王假有廟之假不同彼當訓至此當訓大陸以假爲大是也而謂以天下爲家則與家人之義不合家謂門以內非謂天下也王假有家者王者寬假其家人也鄉飲酒義曰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是假有寬大之義鄉飲酒義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外卦爲巽位在東南九五體之而有溫厚之德是以愛其家人而相寬假也故象傳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有辭之助也偕以足句而無意義萃彖辭王假有廟亦與此同

而王以有家爲有其家又以王假爲王至斯道則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又案豐彖辭王假之馬融注曰假大也（見釋文）虞王二家皆曰至也亦當以訓大爲長王假之者王者有以廣大之也假訓爲大故象傳曰王假之尚大也

匪躬之故　隨无故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注曰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正義曰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引之謹案如王注則遠害之故在於私身經當云匪以私躬之故而遠害文義始明今乃省遠害之文而但曰匪躬之故則所謂躬之故者指何事言之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今案故事也（廣雅曰故事也繫辭傳又明於憂患與故韓注曰故事故也正義曰使人明曉於憂患并與萬事也又是故知幽明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正義竝曰故謂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盡心竭力者皆國家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言事而言故者以韵初爻之譽也

雜卦傳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韓注曰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以整治其事也案隨彖傳天下隨時乃天下隨之之譌隨時之義乃

隨之時義之譌（據王肅本）未可據之以詁經也今案故事也隨之爲道動靜由人而已無事故曰隨无故也蠱則有事矣有事則當整治故曰蠱則飭也玩則字文義與上句正相呼應明隨無事而蠱則有事也蠱之爲言猶故也

十朋之龜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正義曰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集解引崔憬曰元龜價直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

者雙貝曰朋也引之謹案爾雅龜名有十然無稱朋之文爾雅又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與周官六龜相應何以不在此數也馬鄭之說殆不可從崔氏之說本於漢書食貨志王莽所定志曰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莽作事多依經說蓋當時施孟梁邱諸家有訓朋為兩貝者故莽用之蘇林注食貨志亦曰兩貝為朋此與詩七月傳兩樽曰朋同義尋繹文義此說為長小雅菁菁者莪篇錫我百朋箋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淮南道應篇大貝百朋高注曰五貝為一朋廣韻朋字注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也疑出尚書大傳五貝曰朋則鄭注也古敔敦銘曰貝五十朋是稱朋者唯貝而已韓子飾邪篇越王句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大朋之龜蓋卽元龜直二十大貝者十朋之龜猶言百金之魚耳不當如馬鄭所說虞仲翔亦沿其誤

有孚惠心　有孚惠我德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王注曰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正義曰我既以信惠被於物物亦以信惠歸於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引之謹案惠卽德也而云惠我德則文不成義王說非也今案爾雅曰惠順也有孚惠心者言我信於民順民之心也有孚惠我德者言民信於我順我之德也蓋卦體上巽巽順也互體下坤坤亦順也五處巽中二居坤首二五相應有上下交相順之象故既曰惠心又曰惠我德也彖傳曰損上益下君順民心之謂也又曰民說無疆民順君德之謂也

亦未繘井

井汔至亦未繘井王注曰已來至而未出井也正義曰汔幾也繘綆也雖汲水以至井上以與已同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家大人曰正義所云非注意也注內出字正釋繘字廣雅曰矞出也矞與繘通矞訓為出故出井謂之矞井作繘者字之假借耳汔至者所汲之水幾至井上也亦未矞井者所汲之水尚未出井口也彖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蓋水已出井人得其用而後汲者有功今未出井故未有功也揆之文義王注為長蓋漢代經師說易有訓繘為出者而輔嗣用之也諸家以繘為綆者失之引之謹案震為出巽為

入井，上坎下巽，巽以木入水而無出象，故云未矞井也。

舊井无禽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王弼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干寶曰：舊井亦皆清潔，无水禽之穢。崔憬曰：久廢之井不獲，以其時禽，故曰舊井无禽。禽，古擒字，擒猶獲也。二說見集解。引之謹案：易爻凡言田有禽、田无禽、失前禽，皆指獸言之，此禽字不當有異。井當讀為阱。阱字以井為聲，說文：阱，大陷也。从𨸏井，井亦聲。故阱通作井，與井泥不食之井不同。井泥不食，一義也；舊阱无禽，又一義也。阱與井相似，故因井而類言之耳。𥎛誓：杜乃擭，斂乃穽。穽與阱同。鄭注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或投擭其中以遮獸。見正義。秋官雍氏：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注曰：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又冥氏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注曰：敺之使驚趨阱擭。魯語：鳥獸成，於是乎設穽鄂以實廟庖。韋注曰：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廣雅說略曰：不入陷穽，不羅罘罔，則他獸因入陷穽矣。是阱所以陷獸也。舊阱，湮廢之阱也，阱久則淤淺，不足以陷獸，故无禽也。所以无禽，由於阱不可用，故曰舊阱无禽，時舍也。卦體上坎下巽，坎為陷，巽為入，故有禽獸陷入於阱之象。初六陰爻，體坤，坤土塞阱，故湮廢而不用也。不然，則久井不見渫治，為禽所不嚮，仍是井泥不食之義。既云井泥不食，其義已足，何須又言舊井无禽乎？井水至深，非綆與瓶不能汲，禽則何能取而飲之乎？若干氏之解為水禽，崔氏之讀禽為擒，無論易之言禽者從無此例，且井中安得有水禽？又有何物可擒獲乎？直不足辯矣。

又案：集解虞翻說井泥不食云：初下稱泥，巽為不果，无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今本集解不誤為木。而惠氏周易述遂據之以解舊井无禽，以為古者井樹木果，故孟子井上有李，禽來食之。井壞不治，故无木果樹於側，亦无禽鳥來也。案說卦傳云巽為不果，不云巽為木果，乾已為木果矣，豈有巽又為木果者乎？惠說甚誤。

井谷射鮒

九二，井谷射鮒。王弼注曰：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為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釋文：射，食亦反，徐食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引之謹案：說文谿字从谷，谷猶谿也。莊子秋水篇說埳井之鼃曰：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壑即谷也，井中容水之處也。秋水篇又曰：井魚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俗本改魚為鼃辨見讀書雜志呂氏春秋諭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井中無大魚故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見劉逵吳都賦注射謂以弓矢射之也易凡言射隼射雉皆然射鮒不應獨異呂氏春秋知度篇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淮南時則篇曰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法也射而取之有所得矣然得於下而無應於上故象傳謂之无與也左思吳都賦曰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射鮒與釣鯉並言其為射而取之明矣蓋晉以前治易者本有是說故太沖用之也鄭王諸家或訓為注射或訓為厭皆不得其解而為之辭又案子夏傳曰井中蝦蟇呼為鮒魚也見正義井中蝦蟇莊子所謂埳井之鼃也不聞名為鮒魚子夏傳非也

並受其福

九三王明並受其福荀爽注曰王道明而天下並受其福引之謹案並之言普也徧也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古聲並普相近故說文普字以並為聲說文普日無色也從日並聲徐鍇傳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故從並有聲字傳寫誤多之也鍇不知古音故以為誤鉉本遂刪聲字矣史記漢碑之譜說文新附曰譜從言普聲史記從並據此則史記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自敘諸譜字皆作並今本作譜後人改之也孫叔敖碑陰原氏宗族並紀隸釋曰並即譜字杜預春秋左氏傳釋地名譜第釋文曰譜本又作並言旁作並亦以並為聲也並普聲相近故普通作並大戴禮記公冠篇並道大道郊或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並作普嵩山大室神道石闕銘並天四海即普天字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謂主人與衆賓普受其福也詳見本條下立政曰以並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小人革面

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正義曰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李鼎祚曰兌為口乾為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廣雅曰面鄉也鄉與向同革面者改其所鄉而鄉君也上六下應九三則九三者其所鄉也然九三剛而不中非所宜鄉不若鄉九五之為得正是以改其所鄉而鄉九五也象傳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則鄉九五之謂矣夏官撢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鄭注曰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正所謂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不然而小人但改其顏面容色則心猶未改豈得遂謂之順從乎至口在首上而

爲面則形體出於天性又不可得而變改者也魏志武帝紀載漢獻帝策命曰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文選革面作回面李善注引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覩後蟬蛻悟主革面顧悅之訟殷浩疏曰仰憑皇威羣醜革面見晉書殷浩傳梁書武帝紀齊帝璽書曰革面回首謳吟德澤皆謂革鄉爲革面

覆公餗

鼎九四覆公餗有二說說文曰鬻鼎實惟葦及蒲卽維筍及蒲之異文或作餗周官醢人疏引鄭注曰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蓋據大雅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之爻此一說也說文曰陳留謂鍵爲鬻鍵與饘同釋文引馬融注曰餗鍵也僖二十四年穀梁傳疏引馬融曰餗謂糜也繫辭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馬本餗作鬻此又一說也引之謹案馬注爲長昭七年左傳正考父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杜注於是鼎中爲饘鬻是鍵爲鼎實古有明交故博古圖有宋公䜌餗鼎餗鼎者鬻鼎也若筍與蒲乃醢人加豆之實不聞以之實鼎大雅之蔌始非此所謂餗也辨見大雅

匕鬯

震彖辭不喪匕鬯匕有二說鄭注曰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見集解王注曰匕所以載鼎實此以匕爲出牲體之器也許氏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條暢各本誤作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引易曰不喪匕鬯此以匕爲取鬯酒之器也引之謹案許說爲長匕謂柶也說文曰柶匕也又曰匕一名柶祭祀之禮尸祭鬯酒則以柶扱之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曰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曰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是尸受鬯酒有祭之之禮祭之則必以柶扱酒矣士冠禮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疏曰三祭者一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是其例也匕所以扱鬯酒故以匕鬯並言不然則祭器多矣何獨取於匕乎鬯亦器也謂圭瓚也圭瓚以盛鬯酒因謂圭瓚爲鬯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玉齍謂玉敦也玉鬯謂圭瓚也鄭注分玉鬯爲二以玉爲禮神之玉失之辨見周官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說文作瑒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是圭瓚得謂之鬯也匕有淺斗鄭注士冠禮曰柶狀如匕又注少牢饋食禮曰疏匕挑匕皆有淺斗狀如飯橾挑讀

大五升。見春官典瑞注。皆器之仰受者也。震上二畫中虛，下一畫承之，正象仰受之器。上下皆震象，匕從瓚上扱取酒也。言匕鬯而不及他器者，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故以祼器言之。

鴻漸于磐

漸六二：鴻漸于磐。馬融曰：山中石磐紆，故稱磐。虞翻曰：艮爲山石，坎爲聚，聚石稱磐。王弼曰：磐，山石之安者也。引之謹案：漸之爲義，循次而進。三爻止漸于陸，而二爻遽在山石之上，非其次也。且徧考西漢以前之書，言磐石者，皆連石字爲文，無單稱磐者。今案史記孝武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竝載武帝詔曰：鴻漸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其義爲長。初爻漸于干，干，水涯也；二爻漸于般，般爲水涯堆，則高於水涯矣；三爻漸于陸，爾雅：高平曰陸。則又高於水涯堆矣。此其次也。許氏說文偁易孟氏古文也，而其書有般無磐，則古文周易作般不作磐可知。屯初九磐桓亦然。祇以後漢注家解爲磐石，故其字亦遂作磐。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也。漢詔作般，始本古文經；孟康之注，始前漢經師之說與。般之言泮也，陂也。衛風氓篇：隰則有泮。毛傳曰：泮，陂也。其狀陂陀然高出涯上，因謂之般。易鴻漸于般，猶曰鳧鷖在潨。潨，水外之高者也。見鳧鷖鄭箋。六二居艮之中，爲坎之首，二至四互坎。具山之體而又在水之湄，則水涯堆之象矣。馬氏既誤以爲山石磐紆，遂竝以三爻之陸爲山上高平。爾雅：高平曰陸，在釋地，則非山上可知。鴻漸于陸，尤非山上之陸。上九之漸于陸，則又阿字之譌也。虞氏又以初爻之干爲小水從山流下，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遲歸有時　大畜時也

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虞翻曰：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王弼曰：愆期遲歸，以待時也。家大人曰：時，當讀爲待。經言歸妹愆期，遲歸有待，故傳申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是傳之有待，亦或借時爲之。愈以知經之有時爲待之假借也。待、時俱以寺爲聲，故二字通用。蹇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方言：萃、離，時也。廣雅時作待。月令：毋發令而待。呂氏春秋季夏紀作無發令而干時。是其例矣。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與期爲韻，猶離騷：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待與期亦爲韻也。隱七年穀梁傳注引此正作遲歸有待。

雜卦傳：大畜，時也；无妄，災也。韓注曰：因時而畜，故能大也。引之謹案：彖多言時義，何獨於大畜而曰因時。此

非經意也時當讀爲待古字時與待通見上。大畜待也者天災將至大畜積以待之也易緯坤靈圖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役之故言乃統天也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其曰震下乾上无妄帝必有洪水之災正所謂无妄災也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正所謂大畜待也乾元序制記曰賢子繼世而立有災方來豫畜而待之此所謂轉禍爲福天災雖至萬民無饑寒之色亦與坤靈圖之說相表裏蓋漢世經師有此說而緯用之也其義爲長。

豚魚吉

中孚豚魚吉彖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王注曰魚者蟲之隱者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賤之物信皆及之引之謹案物之微者多矣何獨取豚魚爲象豚魚無知可以愛物之仁及之不可以化邦之信及之也竊疑豚魚者士庶人之禮也士昏禮特豚合升去蹄魚十有四士喪禮豚合升魚鱒鮒九朔月奠用特豚魚腊楚語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王制庶人夏薦麥秋薦黍麥以魚黍以豚豚魚乃禮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則人感其誠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魚吉言雖豚魚之薦亦吉也信及豚魚者及至也至於豚魚之薦而信亦章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其義通於此矣虞仲翔求其說而不得乃讀豚爲遯而以爲遁魚李鼎祚謂失化邦之指近世說經者又以爲魚之似豚者江豚也江豚欲風則踊以此爲豚魚之信夫江豚有信何益於人而以爲吉乎蓋說之愈鑿而失之愈遠矣。

鳴鶴在陰

虞翻注中孚曰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二在訟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鶴鳴在陰之義也又注九二鳴鶴在陰曰震爲鳴訟離爲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引之謹案此謂本卦九二至六四互體成震震爲鳴訟九二至九四互體成離離爲鶴也其實震亦爲鶴荀爽九家易曰震爲鵠鵠卽鶴之假俗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庚桑楚篇越雞不得伏鵠卵釋文並曰鵠本亦作鶴史記滑稽傳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藝文類聚引作獻鶴李善注北山移文引古今系隸文體曰鶴頭書鬚鬍鵠頭故有其稱嵇康琴賦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卽南史褚彥回傳別鵠之曲。震爲善鳴故又

為鶴鶴善鳴之鳥也（藝文類聚引韻集曰鶴善鳴鳥）小雅曰鶴鳴九皋聲聞于野是其善鳴也魏志管輅傳注載輅別傳曰冢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鵠亦鶴之假借謂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也藝文類聚鳥部上引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是也正與鳴鶴在陰之義相合

繻有衣袽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虞本繻作襦（釋文繻子夏作襦王廙同）注曰乾為衣故稱襦（今本集解作繻誤）袽敗衣也（袽與絮同說文絮敝衣也）乾二之五（謂泰二之五五成既濟）衣象裂壞故襦有衣袽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勞衣服皆敗王注曰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有衣袽也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為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為衣或為袽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如王說則經當作舟漏而濡有衣袽以塞之文義始明今但云濡有衣袽則所濡者何物所謂衣袽者又將何用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如盧說則經當作繻有為衣袽之道文義始明今但云繻有衣袽則為之意不見且為衣袽者布帛也不直言布帛而但舉端末之識區區端末之識豈遂可以為衣乎二說殆非達詁惟虞氏義為近之然必承伐鬼方言之則非爻各為義不必相承也又謂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襦有衣袽如其說則經何不於二五兩爻言之而言之於四爻乎且襦即衣名不得又以衣袽之衣為衣服也今案說文襦㬪衣也㬪溫也㬪衣所以禦寒也有之言或也（古有或同聲故或通作有九五有隕自天言或隕自天也盤庚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乃有乃或也多士曰朕不敢有後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敢有敢或也鄘風載馳篇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言無我或尤也又春秋凡言日有食之者皆謂日或食之也）衣讀衣敝緼袍之衣（於氣切）謂箸之也易通卦驗曰坎主冬至四在兩坎之閒（二四互坎）固陰冱寒不可無襦衣以禦之六四體坤為布（說卦傳坤為布）故稱襦處互體離之中畫（三五互離）離火見克於坎水有敗壞之象故稱袽四在外卦之內有箸於外而近於內之象故稱衣（於氣切）衣袽謂箸敗壞之襦也禦寒者固當衣襦矣乃或不衣完好之襦而衣其敗壞者則不足以禦寒譬之人事患至而無其備則可危也故曰襦有衣袽終日戒故象傳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爻辰

易之取象見於說卦者較然可據矣漢儒推求卦象皆與說卦相表裏而康成則又以爻辰說之陽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子寅辰午申戌陰爻之初二三四五

上值辰之未酉亥丑卯巳而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象配之（詳見惠氏易漢學）合卦而論爻巳與說卦之言乾為坤為者異矣而其取義又多迂曲如九二爻鄭以為辰當值寅者也而於困九二困于酒食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厨酒食象（見士冠禮疏）則舍本爻之寅而言初爻之未未值天厨何不繫於值未之初六而繫於值寅之九二乎九三爻當值辰者也而於離九三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宛邱正義）則舍辰宮之星而言丑宮之星丑者六四所值之辰豈九三所值乎艮主立春所值者寅也何不取象於寅而取於所近之丑乎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注云爻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形又如缶（宛邱正義）爻辰既值斗何不遂取斗象而取於斗所酌之尊又不直取建星弁星而取建星弁星所似之簋與缶不亦迂回而難通乎上六繫用徽纆注云爻辰在巳巳為蛇蛇蟠屈似徽纆也（宣二年公羊傳疏）爻辰既在巳而為蛇何不遂取蛇象而取蛇所似之徽纆乎初九辰在子子為鼠九二辰在寅寅為虎九三辰在辰辰為龍九四辰在午午為馬九五辰在申申為猴上九辰在戌戌為犬初六辰在未未為羊六二辰在酉酉為

雞六三辰在亥亥為豕六四辰在丑丑為牛六五辰在卯卯為兔豈亦將象其禽之所似以為爻乎展轉牽合徒見糾紛耳且未宮之天厨丑宮之天弁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不載（天官書張素為厨主觴客在鶉火之次非未宮鄭所謂未值天厨蓋輿鬼之屬外厨六星也輿鬼未宮鶉首之宿）則西漢時尚未有此星名（開元占經石氏星占有天弁甘氏星占有外厨案甘石天文各八卷見於天官書正義所引七錄而漢書藝文志無之則其書後出可知）況易作於殷周之際安得所謂天厨天弁者而比象之乎李鼎祚集解序曰言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所采鄭注不及爻辰一語可謂知所去取矣又案乾卦正義曰先儒以為九二當大蔟之月陽氣見地則九三為建辰之月九四為建午之月九五為建申之月為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為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於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先儒此說於理稍乖（以上正義）則爻辰相閒而主月沖遠固已非之矣況十二消息卦分主一月易之例也故臨有至于八月之文若每一爻分主一月則經無此例令爻辰乃以乾之六爻分主奇數之月坤之六爻分主偶數之月而諸卦之陽爻陰爻亦如之乾初九值子在一陽始生之月坤初六值未乃在二陰浸長之月已乖建始之義而卦爻之陰陽相閒者如屯則初九值子

六二遂值酉蒙則初六值未九二遂值寅推之他卦莫不皆然亂爻奪倫莫此爲甚豈經義之所有乎錢氏荅問不知糾正而又引申其說頗矣又案十二辟卦每卦各主一月爻辰則每爻各主一月而其說每相抵牾如乾主建巳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初九值子九二值寅九三值辰九四值午九五值申上九值戌皆非建巳之月坤主建亥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六三值亥而初六則值未六二則值酉六四則值丑六五則值卯上六則值巳皆非建亥之月臨二陽在下建丑之月也而爻辰則九二值寅六四始值丑遯一陰在下建午之月也而爻辰

則初六值未九四始值午爻與卦不相背而馳乎夫十二卦之主月理之不可易者也卦之不合而猶謂其爻之主是辰乎又案漢書律厤志曰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黃鐘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鐘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二（今本二誤作三）故大族爲人統而周官大師鄭注周語韋注皆祖述之此爻辰之所自出也案律呂以陰陽相閒而乾坤之爻則初二三四五上六位相連斷無相閒主月之理京氏易傳曰建子起潛龍建巳至極主亢位建午起坤宮初六爻易云履霜堅冰至建亥龍戰于野是乾六爻主前六辰坤六爻主後六辰以類相從豈如六律之相閒乎黃鐘下生林鐘三分損一也林鐘上生大族三分益一也而乾之初九不能下生坤之初六坤之初六不能上生乾之九二然則陰陽十二律與乾坤十二爻次序絕不相同以爻配律斯不通之論矣易緯乾鑿度又曰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歲終則徙其次卦（徙疑當作從。）三十二歲朞而周六十四卦其說與鄭氏爻辰相似而不同蓋西漢之末好事者務爲穿鑿言人人殊總之非易之本義也

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

虞仲翔發明卦爻多以之正爲義陰居陽位爲失正則之正而爲陽陽居陰位爲失正則之正而爲陰蓋本彖象傳之言位不當者而增廣之變諸卦失正之爻以歸於既濟可謂同條共貫矣然經云位不當者惟論爻之失正未嘗言其變而之正也夫爻因卦異卦以爻分各有部居不相雜廁若爻言初六六二六三六五而易六以九言九二九四上九而易九以六則爻非此爻卦非此卦矣不且紊亂而無別乎遍考彖象傳文絕無以之正爲義者既已無所根據矣乃輒依附於經之言貞者而以之正解之如注坤利牝馬之貞云坤爲牝震爲馬初動

得正故利牝馬之貞注安貞吉云復初得正故貞吉案彖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又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皆以純陰之卦言之未嘗以爲初爻之正也注蒙利貞云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案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九二剛中上包六五言之未嘗以爲二五之位當之正也注師彖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云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案下文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則所謂能以衆正者仍以下坎上坤之卦言之非謂變而爲比然後能以衆正也注臨元亨利貞云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又

注彖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云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爲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案彖曰說而順剛中而應乃大亨以正之由若謂三動成乾則是健而順非說而順矣彖又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謂建未之月也（周八月夏六月）則臨爲丑月之卦甚明若謂三動成泰則是寅月而非丑月不得與未月爲消息矣注无妄元亨利貞云三四失位故利貞也又注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云變四承五乾爲天巽爲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案彖曰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四句一意相承若謂變四之正則是動而巽非動而健失其所

以爲无妄矣注大畜利貞云二五失位故利貞又注彖大正也云二五易位故大正案彖曰其德剛上而上賢能止健大正也謂上艮下乾也若二五易位則上巽下離不得謂之止健矣注頤貞吉云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案卦體上止下動象人之頤故名曰頤若謂三之正五上易位則上不止而下不動不得謂之頤矣頤象已不見尚何養正則吉之有乎注離彖柔麗乎中正故亨云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亨案二五皆柔而得中彖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即所謂柔麗乎中正也若謂五伏陽

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亨則是剛麗乎中正矣豈柔麗之謂乎注恆亨无咎利貞云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正案彖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久者不變之謂也若謂初變之四二變之五則是無恆矣豈久於其道之謂乎注大壯利貞云四失位爲陰所乘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又注彖大者正也云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案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皆以下乾上震言之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大者失其大壯者失其壯矣尚何利之有乎注明夷利艱貞云五失位變出成坎爲

艱故利艱貞矣又注彖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云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案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仍取明在地中之象若謂六五之正而爲坎爲重離則明在地中之象不見尚何得言晦其明乎注萃利見大人亨利貞云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案彖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以下坤上兌言之也若謂三四之正則下艮上坎當爲見險而止不得謂之順以說矣順說之象既失尚何聚之有乎注革元亨利貞云四動體離五在坎中以成既濟案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以下離上兌言之也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說矣注漸利貞云初上失位故利貞又注彖進以正云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上來反三故進以正案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則所謂利貞者正以中四爻得位而言非謂初上失位當動而之正也若謂初六變爲初九上九變爲上六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止而巽矣注兌亨利貞云二失正動應五故亨利貞又注彖說以利貞云二三四利之正故

述一　卒

說以利貞也案彖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惟其剛柔相濟是以說以利貞也若謂二三四之正則剛中柔外之象不見不得謂之說以利貞矣注渙利涉大川利貞云二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案彖曰剛來而不窮謂否四之二也卦以剛來爲義不謂剛化爲柔也且内卦爲坎故云利涉大川若九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坎象不見尚何利涉之有乎注中孚利貞云二利之正而應五也又注彖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云訟乾爲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案彖曰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若九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内卦剛不得中能巽而不能說矣尚何利之有乎注小過亨利貞云五失正故利貞案經下文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彖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若六五已之正而爲九五則是剛得位而中矣下文何以云不可大事乎五之正則爲咸彖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未嘗言咸以利貞也仲翔注革卦又曰動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與乾同義也則乾之利貞仲翔亦必以之正解之乾卦利貞集解未載虞注蓋乾九二九四上九皆陽居陰位動則成既濟故也案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

述一　卆

萬國咸寧則各正性命者謂庶物之性命各得其正非謂乾之六爻各正而成既濟也且文言曰貞者事之榦也君子貞固足以榦事則固守之謂貞豈變而之他之謂乎仲翔於乾之利貞先已誤解豈乎諸卦之言貞者皆相因而致誤矣至於爻不當位而言貞者虞氏皆以之正為解尋文究理實不當如虞氏所說坤六三含章可貞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謂內含章美待時而發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矣訟九四安貞吉象曰安貞不失也謂安靜不犯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位故安貞吉矣

履九二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謂居內履中在幽而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位故貞吉矣隨六三利居貞謂居處貞正而不妄動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下得位矣无妄九四可貞无咎謂比近九五可以任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正故可貞矣咸九四貞吉悔亡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謂始感以正不逢患害非謂動而之正也動而之正則為蹇不復感應以相與矣而虞則云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大壯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變得位故貞吉

矣九四貞吉悔亡謂行不違謙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位故貞吉矣解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中故貞吉矣損九二利貞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謂志在履中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失位當之正故利貞矣上九无咎貞吉謂用正而吉不制於柔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上失正之三得位故无咎貞吉

矣遯初六貞吉謂柔而守正乃以獲吉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初四失正易位乃吉矣遯為一陰始生方且漸進而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斷無初爻變而之正之理升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謂體柔而應居順履中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二之五故貞吉矣鼎六五利貞謂居中以柔應乎剛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正故利貞矣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謂處止之初至靜而定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正故未失正矣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謂在內履中能守其常非謂動而

之正也。而虞則云變得正，故利幽人之貞矣。巽初六利武人之貞，謂濟以威武，乃能幹事，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乾為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為乾，故利武人之貞矣。未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謂救難以正而不違中，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矣。九四貞吉悔亡，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謂以剛承柔，志在乎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六五貞吉无悔，謂御剛以柔，合乎中道，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矣。未濟六爻皆不當位，如以之正為義，則六爻皆當言貞，何以九二九四六五言貞，而其餘則否乎。可見言貞者本爻自有守正之義，非謂變而之正也。於經所本無之義而強為之說，其能若合符節乎。更有援引他爻以為義者，取類尤為尨雜。如益六二永貞吉，謂六二長守其正，乃以得吉也。而虞云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則取三上之之正以為永貞矣。如其說，則永貞之文何不繫於三上兩爻而繫於六二乎。萃九五元永貞悔亡，謂九五久行其正，其悔乃消也。而虞云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則取四爻之之正以為永貞矣。如其說，則元永貞之文何不繫於四爻而繫於九五乎。理由牽合，文則齟齬，未見其為不易之論

也。虞氏言之正者不可枚舉，而其釋貞以之正，最足以亂真，故明辨之。

經義述聞第一

經義述聞弟二　　　　高郵王引之

周易下五十二條

雲行雨施　至哉坤元　其義不困窮矣　比吉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乾行也　謙尊而光　輝光
日新　甲坼　利見大人亨　困剛揜也　與而耳目
聰明　後有則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果行育德
衍在中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財成天地之
道　不可榮以祿　類族辨物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終
不可用也　積小以高大　終莫之聞也　正平凶也

虞氏以旁通說象象　鼓之以雷霆　乾知大始
彌綸天地之道　旁行而不流　樞機　六爻之義易
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　莫大乎蓍龜　隤然　作結
繩　不封不樹　力小　復小而辨於物　恒雜而不
厭　噫亦　六爻發揮　嫌於无陽　莫盛乎艮　爲
駮馬　爲決躁　爲寡髮　爲羔　故受之以大壯
咸速也

雲行雨施

乾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注曰已成既濟上坎爲
雲下坎爲雨五體故雲行雨施引之謹案此謂九二九四
上九變而之正也案經典之文言必有序下文方言六
位時成而此先言卦變非其序也下文又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六龍即六陽爻也若有三爻變而爲陰不得謂
之六龍矣且既濟之卦上坎下離若經謂變成既濟則
當兼言坎離其象始備未有舍離而獨言坎者也舍離
而言上坎下坎則是習坎矣安在其爲既濟乎此義之
必不可通者也虞氏之正之說施之乾卦已乖剌如此
則他卦可知矣又荀爽注文言曰乾升于坤曰雲行乾
降于坤今本作坤降于乾誤日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見集解案
乾升于坤謂乾九二之坤五也乾降于坤謂乾上九之

坤三九四之坤初也乾九二之坤五成坎謂之上坎爲
雲可也乾上九之坤三成互體坎謂之下坎爲雨亦可
也若乾九四之坤初則成離離爲日而不爲雨不得謂
之雨施矣荀說更疏於虞氏豈足據乎

至哉坤元

坤彖傳至哉坤元正義曰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
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
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引之謹案至亦大也爾雅曰
晊大也郭璞作至釋文曰晊本又作至鄭注哀公問曰
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並曰

至大也至哉猶大哉也老子道德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坤與乾有竝大之義故下文言含宏光大六二言直方大六三象傳言知光大用六象傳言以大終也自正義強爲分別而宋世說易者遂謂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或謂坤效乾法至乾之大而後已近世惠氏周易述又謂說文至從一一亦地也胥失之鑿矣。

其義不困窮矣　其義吉也　義弗克也　其義凶也　義弗乘也　義无咎也　義不食也　義不及賓也　失其義也　其義喪也　其義焚也

引之謹案義者理也道也言此一爻也理固然也解象傳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王注曰義猶理也正義曰剛柔既散理必无咎或訓義爲宜云剛柔得宜失之理亦道也廣雅曰理道也復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漸象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象傳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言其道固无咎也同人象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言其道固弗克也賁象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言其道固弗乘也明夷象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其道固不食也或曰惟義之當然失之姤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其道固不及賓也或曰其義其義者其理也其道也言此一卦也此一爻也其道固如是也需象傳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言其道不困窮也比象傳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是也小畜象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言其道固當吉也正義曰以陽升陰以剛應柔其義於理吉也案當作其於理吉也理字正釋義字隨象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言其道固當凶也京極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也旅象傳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言其道固當喪也正義曰言以旅與下理是喪亡也又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其道固當焚也鼎象傳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言失其道也漸象傳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是也而解者於復之義无咎則曰去復未甚大遠於義於漸之義无咎則曰求傷君子之義並正義於同人之義弗克則曰違義傷禮衆所不與於賁之義弗乘則曰棄於不義於姤之義不及賓則曰義所不爲並王注於隨之其義凶則曰失於臣義正義皆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也。

比吉也

比象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朱子語類曰比吉也也字衍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家大人曰比吉也也字涉下文比輔也而衍其比吉二字則當在

述二　三

述二　四

下文原筮之上不當在比輔也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若比吉二字在比輔也之上則是先列卦辭而後釋卦名六十四卦皆無此例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於其上若蒙彖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需彖傳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厥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此亦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若無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以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正釋比吉之義原筮元永貞之上必當有比吉二字三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比與從同義荀子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是比與順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是釋比字之義（謂比輔也之比）非釋吉字之義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故也四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釋文引馬注曰毒治也集解引虞注曰毒茶苦也王注曰毒猶役也引之謹案廣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梁惠王篇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義廣雅訓毒為安蓋周易舊注也視

諸說為長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之也。

乾行也　天行也　天行健

乾彖傳天行健正義曰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曰天行健引之謹案爾雅行道也天行謂天道也晉語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韋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是古人謂天道為天行也天行健地勢坤相對為文言天之為道也健地之為勢也順耳（王弼注地形不順其勢順）傳言純卦之象文皆相對水洊至習坎與明兩作離相對洊雷震與兼山艮相對隨風巽與麗澤兌相對是其例也若解為運行之行則與地勢之勢文不相當矣蠱彖傳終則有始天行也剝彖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彖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皆謂天道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此同義同人彖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亦謂乾道乾象傳乾道變化與此同義困象傳動悔有悔吉行也豐象傳遇其夷主吉行也皆謂吉道也同人象傳同人于宗吝道也文義正相侶也王弼說乾行曰乾之所行虞翻說蠱之天行豐之吉行曰震為行孔穎達說剝復之天行曰天之所行說困之吉行曰知悔而征行必獲吉胥失之矣。

謙尊而光

謙彖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引之謹案尊讀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韓詩外傳謙者抑事而損者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說見前光字條下)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上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猶此言尊而光也地道卑而上行猶此言卑而不可踰也夫撙節退讓君子之所以爲謙故謙之德曰尊繫辭傳曰謙尊而光謙以制禮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其義一而已矣解彖傳者多誤以尊卑爲對文夫尊卑若是對文則二句不可缺一繫辭傳之謙尊而光反似偏而不具矣甚

矣其不可通也孔穎達解彖傳謂尊者有謙而更光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解繫辭傳則曰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同一謙尊而光而前後異訓蓋不得其解則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虞翻注彖傳曰天道遠故尊三位賤故卑馬融注論語顏淵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亦誤以尊卑爲對文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尊謂尊人卑謂自卑也曰若然則經當云謙尊人而光自卑而不可踰文義乃明今經省其文而但曰尊曰卑則所尊者何人所卑者又何人乎曲禮曰自卑而尊人表記曰卑已而尊人若徑省其文曰卑而尊其可通乎或說非)劉晝新論誡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謙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也正與經旨相合尊與退讓同義故

書傳多言尊讓者儒行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正義謂尊敬於物先之)鄉飲酒義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曰君子尊讓則不爭聘義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淮南泰族篇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尊與撙同尊讓即撙節退讓也說文無撙字古多假尊爲之(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或通作繜荀子不苟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楊倞注曰繜與撙同絀與

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又通作僔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僔謹慎而嗛(嗛與謙同)注曰僔與撙同卑退也

煇光日新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王弼注以煇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家大人曰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煇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則亂其例矣煇光

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韵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韵矣虞翻注曰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煇光日新也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而句讀相同葢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者故漢荆州刺史度尚碑令問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曰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煇光日新爲句錢氏曉徵荅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煇光日新爲證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並記之

述二　九

甲坼

解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曰坼馬陸作宅云根也李善注蜀都賦引鄭注曰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引之謹案宅乃乇字之假借說文曰乇艸葉也從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乇宅坼古竝同聲故又通作坼周易述以坼爲古文宅字之譌非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周易舉正作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以爲王韓眞本引之謹案王注曰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通聚以正即釋亨聚以正也五字亨下無利貞二字明矣而九家易及虞翻本則有此二字集解引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然則聚以正也乃釋利貞之義又引虞翻釋彖辭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虞氏釋彖辭多并舉傳文如釋蒙彖辭童蒙求我曰故童蒙求我志應也釋大畜彖辭利涉大川曰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釋坎彖辭行有尚曰故行有尚往有功也此類匪一然則釋此卦

述二　十

彖辭而云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即是彖傳之文葢所見本聚以正也上有利貞二字也貞訓爲正故曰利貞聚以正也猶大壯彖傳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既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九家及虞本爲長郭氏不能詳考而謂王韓本有此二字非也集解利貞在聚以正也之下亦失其次豈有先釋其義後舉其辭者乎葢寫者錯亂耳

困剛揜也

困彖傳困剛揜也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王弼曰剛見揜於柔也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

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家大人曰揜卽困迫之名剛揜者陽氣在下困迫而不能升也表記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鄭注曰揜猶困迫也是其義襄二十五年左傳行及弇中杜注曰弇中狹道狹道曰弇亦是逼迫不容之稱與剛揜之揜聲同而義近故虞翻本揜作弇

巽而耳目聰明

鼎彖傳巽而耳目聰明虞注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引之謹案如虞說則是坎而耳目聰明矣豈巽之謂乎三動則成未濟未濟之象火在水上亦與以木巽火之象不合其誤甚矣仲翔必欲爲此說者蓋以外卦離爲目爲明而無耳聰之象故云三動成坎以遷就之不知古人之文多有連類而及者離固爲目爲明而但云巽而目明則文單而義不顯故必以耳聰並稱而明目達聰之義始著非謂卦中有耳聰象也樂記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樂以聽爲主當云耳聰而記並稱目明亦是連類而及也遍考彖傳之文若是者多矣謙之爲象地中有山而彖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非謂卦有天象也遘之爲象天下有風而彖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非謂卦有地象也離之爲象日也而彖則曰日月麗乎天非謂卦有月象也坎之爲象川也而彖則曰地險山川丘陵也非謂卦有山與丘陵象也家人之象男女正位但言夫婦可矣而彖則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非謂卦有父子兄弟象也睽之爲象二女不同行也而彖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非謂卦有男象也艮之爲象止也而彖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謂卦有行象也比物連類

多有因此及彼者讀者心知其意斯爲得之必欲事事合於卦象則穿鑿而失其本指矣

後有則也　則困而反則也　不違則也　順以則也　失則也　乃見天則

引之謹案爾雅曰則常也故管子七法篇曰物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震來虩虩恐懼失常後乃笑言復其常度故震彖傳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猶言有常坤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也同人九四知難而退始雖困苦終復其常故同人象傳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反則猶言反常屯象傳曰十年乃字反常也是也

謙之卦德以謙爲常六四撝謙不改其舊故謙象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違則猶言變常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應天合衆處順安常故明夷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以則猶言順而有常坤象傳曰後順得常是也明照四方乃日之常入于地中則失常道故明夷象傳又曰後入於地失則也失則猶言失常需象傳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是也天之常道旣健且剛乾元用九乃得其常故乾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猶言天常文十八年左傳以亂天常哀六年左傳帥彼天常皆謂天之常道也解者多以則爲法則夫笑言啞啞何法則之可傳弗克攻吉何法則之可反明入地中又何失法則之有乎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家大人曰小過彖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過下當有亨字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乾元下亦當有亨字傳先舉經文亨字而後解之如遯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旣濟彖傳曰旣濟亨小者亨也（正義曰當更有小字）是其例矣小過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幷明小過有亨德之義則唐初小過下已脫亨字王弼乾文言注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則魏時乾元下已脫亨字（因上乾元用九而誤脫）

果行育德

蒙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虞注曰艮爲果震爲行王注曰果行者初筮之義也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引之謹案艮爲果蓏非果行之果也初筮告者決疑也不得謂之果行今案果育皆成也卦下坎上艮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是坎爲德行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艮爲成也許愼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見文選謝宣遠詩注又周官大卜五曰果鄭司農注曰果謂事成與不也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疏引繆協曰果成也行必期諸成）高誘呂氏春秋察賢篇注曰育成也（晉語韋注曰育遂也遂亦成呂氏春秋去私篇注曰遂成也）坎有德行艮以成之故曰果行育德

衍在中也

需象傳需于沙衍在中也荀爽注曰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虞翻注曰衍流也孔穎達正義曰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家大人曰諸家說衍字之義均有未安或讀需于沙衍爲句引穆天子傳南絕沙衍爲證與爻辭不合尤非今案衍

當作行。今作衍者，因與沙字相連而誤加氵耳。淮南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譌作衍。行在中也，即承上文不犯難行也而言。初九不犯難行，是以无咎。九二行而在中，是以終吉。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行在中。震象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言行，下言在中，正與此行在中同義。師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泰象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臨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未濟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義與此竝相近。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家大人曰：

吉下當有也字。象傳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且入韵之字，其下皆有也字。此傳吉字與失爲韵，不得獨無。傳之以吉失爲韵者，如訟象傳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比象傳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小畜象傳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隨象傳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吉下皆有也字，此一證也。象傳稱述經文，即以爲韵者，其韵下皆有也字，如比象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象傳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不可枚舉。其有上二句稱述經文，下二句統釋其義者，亦如之，如訟象傳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歸妹象傳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與此傳正同，而第二句末皆有也字，此又一證也。唐石經已脫也字。

財成天地之道　化而裁之

泰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引之謹案：才載之音與載相近，裁之言載也，成也。白虎通義曰：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之道也。小爾雅曰：載，成也。皋陶謨乃賡載歌，傳與小爾雅同。周語引大雅陳錫載周，唐固注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老子或強或羸，或載或隳，謂或成或隳

也。載成天地之道，載即是成，猶下文輔相天地之宜，輔即是相也。載成輔相，皆平列字，不當上下異訓，而鄭注以裁爲節，虞翻以爲坤富稱財，胥失之矣。又案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釋文曰：裁本又作財。崔憬注曰：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裁亦載也，化而載之，猶言化而成之。賁象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象傳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恆象傳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其義也。韓伯注以裁爲制，亦失之。

不可榮以祿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引之謹案營字是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先王以后以皆無作戒辭者孔沖遠謂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失之矣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都氏金薤琳瑯及顧氏隸辨所載婁碑本正作營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埶弗營費鳳碑曰遐已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惑之營其作榮者假借字也商子農戰篇曰上作壹故民不榮謂民不營惑也韓子內儲說曰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謂營惑其意也借榮爲營並與此同

類族辨物　以類萬物之情

同人象傳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注曰師坤爲類乾爲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引之謹案類族辨物乃對文虞氏孔氏之說非也類比類也族類也此與類族之類異義善惡各有其類君子法天火之高明以比類之學記知類通達鄭注曰知類知事義之比也緇衣義不壹行無類注曰類謂比式因而比方事物亦謂之類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史記樂書律作類類亦比也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謂比類其才能而使之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方同義故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也祭法非此族也淮南俶真篇萬物百族鄭高注並曰族類也與類族之類異義爲善爲惡各如其類以比類之則謂之類族各如其品以辨別之則謂之辨物物品物也故象傳曰品物流形又曰品物咸亨類族猶言辨物耳周易述以族爲姓解爲男女辨姓且謂二陰五陽有昏媾之道其失也鑿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注曰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

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引之謹案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但言先者省文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象傳則省其文曰執用黃牛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象傳則省其文曰渙其血是其例也直者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曲禮直而勿有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中直也者以中正也訟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豫象傳曰不

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艮象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是也同人九五位居中正故曰中直變正言直以與克爲韵耳其實一也九五中正故天下應之始爲三四所隔失應於二則悲然物莫敢閒得其所與則樂故象傳曰中正而應王氏不得其解乃云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申之曰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則豈有位居中正而用其強直者乎又豈有用中正之道而物不從者乎先號後笑爻義乃全豈得但言號咷而不及笑乎困象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中直亦中正也變正言直以與得福爲韵耳或謂直比正意差緩失之困九五居中得正天下喜說而應之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同人九五亦中正而應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以中正故也豈強直而致號咷之謂乎或謂中誠理直不勝其忿亦未解直字之義又案未濟象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王注謂不知紀極是也或云是敬字於義未安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正與極不得爲韵極疑正當爲直猶同人與困之象傳變正言直以與上下爲韵耳傳寫者誤書作正而韵遂不諧矣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

曰祀天地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見集解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配也引之謹案此與孝經之文絕不相同孝經謂祖考配天與帝故云以配天以配上帝此謂先王之德配於祖考故云以配祖考不得據彼以說此也大雅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箋曰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此正所謂配祖考也爾雅曰妃對也釋文妃音配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箋曰對配也正義曰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以配祖考亦謂先王之德與祖考相配也上以字用也下以字而也見釋詞先王用是作樂崇德殷薦其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上帝言薦祖考言配互文耳上帝亦以德配君奭曰殷禮陟配天大雅文王曰克配上帝是也祖考亦以樂薦周官大司樂曰以享先妣以享先祖又曰於宗廟之中奏之是也言薦之上帝則祖考之薦可知言以配祖考則上帝之配可知猶渙之象傳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言享于帝則祖考之享可知言立廟則泰壇明堂之立可知亦互文以見義也古人之文多有即此見彼者非若後世之文繁詞複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宜退入宴寢而休息也見集解孔氏正義引鄭元說與此略同彝翟字誤引之謹案秋冬非嚮晦之象嚮晦謂外卦兌也入宴息謂內卦震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以兌爲幽暗困卦下坎上兌鄭注曰兌爲暗昧日所入也見集解即堯典宅西曰昧谷寅餞內日之義日入者嚮晦之象也震在內卦則有居處之象屯卦上坎下震其初九曰盤桓利居貞魏志管甯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是屯卦之震有居處象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足居之昭七年傳衞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曰弱足者居皆謂屯內卦震初九利居貞也居則入此室處而安息矣故有入宴息之象宴之言安非謂宴寢也

終不可用也

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顧氏甯人易音曰廬韵用余頌反詩小閔以用韵邛老子以用韵動則此音古今無異而夫子傳易兩用此字剝與載韵豐與事韵蓋不可曉楊氏賓實劄記曰兩用字皆害字之譌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剝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盧氏紹弓鍾山札記曰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韵皆得相通古害字作㝬故易與用字相混家大人曰楊盧之說皆非也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觀初六小人无咎君

子吝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言在君子則爲民所載在小人則終不可用終不可用卽指剝廬言之非謂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爲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故王弼注曰雖有左在不足用也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案用讀爲以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爲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爲就小雅小閔篇是用不集與猶咎道爲韻韓詩作是用不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爲汝也大雅常武篇以脩我戎與祖父爲韻大元比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象

述二

傳語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枕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枕用桑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並作用蓋用可讀爲以故與以通用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爲韻豐象傳以災志事用爲韻災從𢦏聲尤從又聲尤古讀若頤又古讀若異說見唐韵正載從𢦏聲𢦏從才聲志從㞢聲事從㞢省聲於古音並屬之部用讀爲以於古音亦屬之部故與災尤載志事爲韻若害字則從丯聲說文丯讀若介於古音屬祭部坤象傳愼不害也與發大爲韻大有象傳无交害也小人害也與敗哲爲韻害敗哲三字並屬祭部下文志備祢三字別爲一韻屬之部咸象傳順不害也與外爲韻未感害也與大末說爲韻邶風泉水篇不瑕有害與邁衛爲韻二子乘舟篇不瑕有害與逝爲韻小雅蓼莪篇我獨何害與烈發爲韻大雅生民篇無菑無害與月達爲韻蕩篇枝葉未有害與揭撥世爲韻召閔篇溥斯害矣與竭爲韻魯頌閟宮篇

述二

眉壽無有害與大艾歲爲韻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楹銘毋曰胡害與大爲韻楚辭離騷莫好脩之害也與艾爲韻天問終然爲害與敗爲韻凡害發撥大達敗哲逝外未說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徧考羣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謂害與載事爲韻其說似是而非易滋學者之惑故具論之

積小以高大

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集解及史徵口訣義與或本同惠氏周易述增入成字證以中庸鄭注所引易曰君子以愼德積小以成高大引之謹案岳本中庸注作積小以高大無成字七經考文所引宋本同中庸正義述鄭注亦無成字監本有成字乃淺學人所增不足爲據升卦正義述經文作積小以高大且釋之曰始於細微以至高大口訣義引何妥曰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是孔氏何氏所見本竝無成字唐石經同陸雖列或本作以成高大而正文仍作以高大是不以或本爲主也集解載升卦鄭注曰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大雅下武箋引易曰積小以高大魏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晉書王羲之傳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尤足見經文之無成字也似未可據俗本中庸注以改經文

終莫之聞也

旅象傳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虞翻注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雖有智者莫之告也孔穎達正義曰終無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家大人曰聞猶問也古字問與聞通論語公冶長篇問一以知十問本或作聞檀弓問喪于夫子乎問本亦作聞莊子庚桑楚篇因失吾

問元嘉本問作聞並見經典釋文文荀子堯問篇不聞卽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爲問謂相恤問也上九居高無應故無恤問之者王風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不相恤問也解者多失之詳見亦莫我聞下

正乎凶也

巽上九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義曰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引之謹案正理當斷而喪之是因失正以致凶非正乎凶也揆之文義尚有未安虞注應于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其云上說尤誤經謂上九貞凶非謂九三也今案貞當也貞凶者當凶也正亦當也正乎凶者當乎凶也雒誥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謂當孟陬之月也廣韻正正當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殷也正也皆當也史記天官書衡殷南斗索隱引宋均曰殷當也謂當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也論語陽貨篇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當牆向之而立也曲禮立必正方謂當一方也桓三年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謂日食當月之朔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襄瓦求之謂當昭公朝楚之日也象傳凡言位正中也皆謂當

中也貞訓爲正又訓爲當正訓爲正直之正又訓爲正當之正者古義相因觸類而長故元亨之元或訓爲善爲長文言又或訓爲大象傳屯卦之屯或訓爲難象傳或訓爲盈序卦傳又或訓爲固閔元年左傳无妄之妄或訓爲虛妄釋文正義或訓爲望釋文引馬鄭王肅注又或訓爲亾虞注象傳物與无妄隨文見義固各有所當也。

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顯與經違

引之謹案易之彖及大象惟取義於本卦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之德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無不各如其本卦義至明也虞仲翔以卦之旁通釋之雖極意彌縫究與經相抵梧如履彖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謂下兌上乾也若取義於下艮上坤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矣豈說而應乎乾之謂乎豫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虞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又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變初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

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離爲夏坎爲冬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又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曰動初至四兌爲刑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乾乘坤故民服此謂豫與小畜通小畜下體有乾互體有離兌也然經云順以動豫謂下坤上震也若取義於下乾上巽之小畜則是健而巽矣豈順以動之謂乎離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此謂離與坎通坎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謂上下皆離也若取義於上下皆坎之習坎則是重險而剛中矣豈明與柔之謂乎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虞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此謂革與蒙通蒙坤爲地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文明以說謂下離上兌也若取義於下坎上艮之蒙則是險而止矣豈文明以說之謂乎此旁通之不合於彖者也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

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
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
爲文乾離照坤故懿文德此謂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
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履象曰上
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虞曰謙坤爲民坎爲
志謙二至四成坎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辨上下定民志
此謂履與謙通也然經云上天下澤不云地中有山何
得以謙釋之乎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
物虞曰師坤爲類乾陽物坤陰物以乾照坤故以類族
辨物此謂同人與師通也然經云天與火不云地中有

水何得以師釋之乎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虞曰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比卦內坤
以乾滅坤故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謂大有與比通
也然經云火在天上不云地上有水何得以比釋之乎
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虞曰
乾爲物爲施坎爲平履乾盈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此謂謙與履通也然經云地中有山不云上天下
澤何得以履釋之乎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
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虞曰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
倍遘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遘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

隱復下故后不省方此謂復與遘通也然經云雷在地
中不云天下有風何得以遘釋之乎離象曰明兩作離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曰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
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陽氣稱大人則乾五
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此謂離與坎通也然經
云明兩作不云水洊至何得以坎釋之乎夬象曰澤上
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虞曰下謂剝坤坤
爲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謂剝艮故
居德則忌此謂夬與剝通也然經云澤上於天不云山
附於地何得以剝釋之乎遘象曰天下有風遘后以施

命誥四方虞曰復震二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西
方復十一月北方故以誥四方此謂遘與復通也然經
云天下有風不云雷在地中何得以復釋之乎革象曰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虞曰蒙艮爲星此謂革
與蒙通也然經云澤中有火不云山下出泉何得以蒙
釋之乎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虞曰伏艮爲
友坎爲習震爲講艮互體坎震此謂兌與艮通也然經云麗
澤不云兼山何得以艮釋之乎此旁通之不合於象者
也夫象彖釋易者也不合於象彖倘望其合於易乎今
世言易者多宗虞氏而不察其違失非求是之道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注曰雷震霆艮風巽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引之謹案虞云霆艮雨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盪非此則八卦不全也然偏考書傳無以霆爲艮雨爲兌者疾雷爲霆不得分以爲二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雨皆謂坎非謂兌也傳意但以雷霆爲震風爲巽雨與月爲坎日爲離而艮兌則從其略孔穎達

本霆作電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也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此說是也孔子閒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爲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霆艮雨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爲寒之文遂謂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乾坤也下傳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乃縱言造化之往來以推廣咸卦憧憧往來之理不取象於卦也而虞氏謂日月爲離坎寒暑爲乾坤亦非傳意夫咸之爲象山上有澤如以卦象言之則山澤之象何反不之及而泛言日月寒暑乎

乾知大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義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家大人曰知猶爲也爲亦作也乾爲大始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萬物資生也周語知晉國之政韋昭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

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誘注曰知猶爲也

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彌徧也綸知也引之謹案綸讀曰論大戴禮保傅篇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論久遠知久遠也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淮南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並曰論知也古字多借綸爲

論也象傳君子以經論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釋文並曰論本亦作綸樂記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樂書論作綸　說文曰愉欲知之貌聲義亦與論同下文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正所謂過知天地之道也荀爽注曰綸迹也亦謂蹤跡而知之也召南羔羊傳曰行可從迹也謂蹤跡之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漢書劉向傳迹察兩觀之誅顏注曰尋其餘迹而察之平當傳曰宜瀆迹其道注曰迹謂求其蹤迹也若王肅訓綸為裏廣雅訓綸為絡孔穎達訓彌綸為彌縫補合經綸牽引望文生義胥失之矣

旁行而不流　旁通情也

旁行而不流旁古通作方淮南主術篇曰方行而不流引之謹案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廣雅旁廣也大也義與溥亦相近故爾雅曰溥大也大雅公劉箋曰溥廣也旁行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也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失之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虞亦溥也廣雅曰揮動也言六爻發動溥通乎萬物之情也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以成六十四卦亦失之旁溥偏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偏招於四方也杜子春注招四方之所望祭者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亦謂偏磔於四方也鄭注旁磔於四方之門聘義曰孚尹旁達謂玉之彩色偏達於外也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偏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夢象旁求四方之賢謂偏求四方之賢也旁通作方逸周書皇門篇曰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逸周書大匡篇曰旁匡於眾無敢有違謂偏匡於眾也秦之罘刻石文曰威燀旁達莫不賓服謂威燀偏達也史記五帝紀曰旁羅日月星辰謂偏羅日月星辰也正義曰旁羅猶偏布也旁古通作方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為敵讎立政曰方行天下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皆溥偏之義也以上四條並說見本條下

樞機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上句以樞機喻言行此句即謂言行為樞機樞機之發謂言行之發也言出乎身行發乎邇而千里之應違繫焉應則榮違則辱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非謂樞機二物一動而榮辱隨之也物之有樞機不能使人榮辱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戶樞不可以言發戶動而樞不動也機為門梱亦不動樞機之發指言行言之謂君子之樞機發動也鄭乃云戶樞之發弩牙之發則是樞機之發指物言之矣蓋未達此句文義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見曲禮正義引之謹案鄭解樞字則是解機字則非書傳機字與括並言者弩牙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莊子齊物論篇曰其發若機栝是也與樞並言者門梱也淮南人間篇曉然自以為智存亡之樞機智與知同樞機者門戶之要故與門戶並言禍福之門戶莊

二十四年公羊傳注說妻事夫曰樞機之內機之內謂閫以內也蔡邕司徒夫人霰表曰不出其機言不出於閫也寢席之上朋友之道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靈帝曰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廣雅機朱也朱與閫同說文閫門橛也說苑政理篇政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是機爲門橛與閫同也樞爲戶樞所以利轉機爲門閫所以止扉故以樞機並言樞機爲門戶之要猶言行爲君子之要若弩牙則不與戶樞爲類不得與樞並言矣釋名曰弩鉤弦者曰牙牙外曰郭下曰縣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然則樞機之機與弩牙之機同名而異物矣

述二　三十五

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引之謹案爾雅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修身功材謂成材也尹注曰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失之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謂無爲而成也郭注分功與成爲二曰功自彼成失之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邵氏二雲曰功成也楊注謂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失之皆謂成爲功也六爻之義剛柔相易乃得成爻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故曰六爻之義易以功作工作貢皆借字耳韓以貢爲告偏考書傳無訓貢爲告者殆失之矣惠氏周易述從作工之本解以功業見乎變亦失之功業者事業也六爻之義變以事則文不成義矣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韓伯注曰洗濯萬物之心釋文洗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集解載虞注以先心爲知來引之謹案作先之義爲長蓋先猶導也大司馬以先愷樂獻于社鄭注曰先猶道也釋文道音導此謂蓍卦六爻也聖人以此先心者心所欲至而卜筮先知若爲之前導然猶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洪範曰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鄭注謂聖人耆欲將至神有以開之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聖人也耆欲將至者心也有開必先者神明先之也正所謂神以知來也班固幽通賦曰神先心以定命義本繫辭傳也顏籀李善注皆失考先或作洗乃字之假借猶先馬之通作洗矣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如淳注曰先或作洗引越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韓子喻老篇作洗馬解者不知讀洗爲先而謂洗濯萬物之心夫傳言洗心不言洗萬物之心增義以解經於文有所不合若謂自洗其心則是聰明睿智之聖人而亦如愚人之心待於洗濯也義更有所不

述二　三十六

安且上文劉坤方智尤與洊濯之說不相貫通也。

莫大乎蓍龜

九經古義曰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大案何休注公羊定八年、漢書藝文志皆引作善儀禮疏同士冠禮。釋文是也家大人曰本亦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誤自唐石經始定從大字而各本皆從之白虎通義蓍龜篇家語禮運篇注引此皆作善魏徵羣書治要後漢書方術傳注文選廣絕交論注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明陳禹謨本又改善為大白帖三十一。引此亦作善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三引舊注云唯蓍龜最為妙善。陳本刪。宋本周易正義亦作善見校勘記。今本作大者後人依唐石經改之。曲禮正義引易作大亦後人所改。

隤然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並曰隤柔貌也虞翻曰隤安也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引之謹案退亦柔貌也檀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是也妥亦安也爾雅曰妥安止也又曰妥安坐也又曰綏安也綏與妥聲近而義同也安又為柔爾雅曰柔安也是隤退妥三字同義爾雅釋文妥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他回他罪之聲正與隤退相近故檀弓注亦曰退或為妥惠氏周易述定從退字以為陰動而退故曰退然失之矣又案隤字兼有順義檀弓積乎其順也鄭注曰積順也積與隤同曲禮注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說卦曰坤順也故於坤曰隤然後漢書黃憲傳論隤然其處順李賢注曰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是也孟本作退退亦訓順小爾雅曰順退也

作結繩

作結繩而為罔罟家大人曰作字涉上文作八卦而衍結繩而為罔罟文義已明加一作字則贅矣下文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若云作斲木作揉木其可乎結繩而治亦不云作結繩也正義述經文有作字及他書引此或有作字者皆後人依已衍之經文加之也案正義論重卦之人云伏犧結繩而為罔罟是孔所見本無作字又虞注云結繩為罟何注桓四年公羊傳云易曰結繩網以田以漁說文云网庖犧所結繩以田以漁也潛夫論五德志篇云伏羲作八卦結繩為網以漁風俗通義皇霸篇云易稱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是王許何應虞諸人所見本皆無作字又乾鑿度引孔子曰伏羲氏始作八卦結

縋而爲網罟以收以漁亦無作字又劉逵吳都賦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十三三十四所引御覽乃影宋鈔本非刻本也後皆放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此亦皆無作字自唐石經始衍作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不封不樹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虞翻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引之謹案鄭司農注地官遂人曰窆謂下棺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塴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塴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是窆爲葬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竁鄭注曰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謂葬穿壙也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竁說文曰竁穿地也引周禮曰大喪甫竁是穿土名爲竁不名爲窆也春官冢人職曰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曰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穿土爲竁下棺爲窆判然兩事之明證虞氏以爲穿土稱窆顯與古經不合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鄭注曰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爲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

則聚土爲墳也若如虞氏易注不封解爲不窆則與上文縣窆相複既曰縣窆而又曰不窆不自相抵牾耶縣棺而窆則土之穿也久矣又不得解爲不穿土也其曰聚土爲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謂卽檀弓之斂樹今案檀弓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鄭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是樹爲種樹非爲聚土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說

耳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不封不樹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白虎通義曰大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茭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椁封樹表識體以象生又曰封樹者所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封謂爲墳樹謂植木蓋漢世經師說易者如此故白虎通義本之以爲說也

勝虞氏遠矣。惠氏用虞說以解易，又以釋周禮冡人之邱封與樹，皆失之。互見冡人下。

力小

錢氏養新錄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似覺重疊，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為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引之案：明汪文盛本亦作少。家大人曰：錢說是也。少與小形聲皆相似，又涉上句知小而誤耳。集解本作力少，今本作力小，乃後人依俗本改之，而虞注尚未改。引虞注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又潛夫論貴忠篇及羣書治要、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引易並作力少而任重。荀子儒效篇：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淮南主術篇：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鹽鐵論毀學篇：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明涂禎本如是，張之象本復改少為小。即本繫辭傳文。晉書山濤傳亦曰：德薄位高，力少任重。

復小而辨於物

虞注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注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引之謹案：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於復言別物？虞說非也。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於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今案：小，謂一身也。對天下國家言之，則身為小矣。辨，讀曰徧，古字辨與徧通。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曰：辨猶周徧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論衡明雩篇徧作辨，亦通作辯。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徧作辯。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鄭注曰：今文辯皆作徧。復初九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所脩惟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徧及，故曰復小而徧於物。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情邇而暢乎遠，今本譌誤，辨見大戴禮。察一而關於多，關與貫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是其義也。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雜居，不厭之道也。見集解。孔穎達曰：言恆卦雖與物雜碎並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厭薄也。引之謹案：自乾坤而外，皆剛柔雜居之卦，不當獨於恆言雜也。雜當讀為帀。帀，周也。一終之謂也。恆之為道，終始相巡而無已時，故曰帀而不厭。恆彖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有與又同。終則帀矣。終而又始，是帀而不厭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復而不厭。杜注曰：常日新。復猶帀也。古字雜與帀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雜，無所稽留。高注曰：雜猶帀也。淮南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帀也。从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帀。說苑脩

爻篇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雜爲帀

噫亦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曰噫乎發歎釋文曰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引之謹案馬王注是也噫與抑通字或作意又作億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韓詩曰意也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

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字並與抑同噫亦即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並與抑亦同此噫與噫嘻之噫異義正義以爲噫乎發歎及釋文於其反之音皆失之噫亦二字連讀俗讀噫字爲句尤誤

六爻發揮

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注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見集解引之謹案陸說非也六爻發揮謂剛健中正之卦發動而成六爻非謂已成六爻又發動而成他卦也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凡爻之生皆發揮於剛柔而出發揮於剛則乾之六爻矣故曰六爻發揮六爻發揮猶言六位時成耳旁者溥也說見旁行而不流下六爻發揮於剛以溥通萬物之情非謂變而通坤以成六十四卦也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亦承六爻發揮言之六爻純陽故謂之六龍若變而通坤坤

來入乾則必雜以陰爻不得謂之六龍矣自六爻發揮誤解爲變動而成諸卦於是旁通之義亦誤以爲旁通於坤而虞仲翔乃於諸卦之爻皆以旁通取義遂令本卦之爻不取象於本卦而取於所通之卦而陰陽相反之卦爻皆雜糅而無辨矣

嫌於无陽

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引之謹案此有二本一作嫌於无陽王注曰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正義曰爲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是也一作嫌於陽無无字集解引荀爽嫌作兼曰消息之位坤

在于亥下有伏乾爲其兼於陽故稱龍也在經龍戰于野下是也案荀本爲長說文嫌疑也嫌於陽卽上文之疑於陽也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自下上至之辭也燕義注陰盛上擬於陽正義謂陰盛爲陽所疑失之故曰嫌於陽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佀陽故稱龍上六正義盛雖佀龍而猶未離於陰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文義上下相生鄭爲顯著若云嫌於非陽則陰盛佀陽之義不見而與下文之未離其類反不相應矣詩采薇正義引鄭本嫌作慊注曰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卽文十三年公羊傳羣公廩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佀龍鄭訓慊於陽爲雜於乾則不得有无字矣乾者陽也豈無陽之謂乎又案慊卽嫌字說文慊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偷得避慊之便師古曰慊亦嫌字坊記貴不慊於上鄭注慊或爲嫌鄭以慊爲恨不滿之貌失之辨見本條是也人臣貴而嫌於上則陰盛而嫌於陽之謂矣慊於陽之慊當讀嫌而訓爲疑不當讀溓而訓爲雜鄭謂上六爻辰值巳巳爲蛇與四月消息用事之乾相雜故佀龍此牽合四月之乾而反與十月之坤大相剌謬案臨爲十二月之卦而其彖云至于八月有凶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則六月爲遯

推而至於十月爲坤可知初六一陰生主五月至上六六陰全始主十月耳若依爻辰之次則六三已值亥而主十月上六反值巳而主四月不且違失經義乎

莫盛乎艮

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是政反鄭音成云裹也引之謹案盛當讀成就之成莫盛乎艮言無如艮之成就者上文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義一也成言乎艮卽莫成乎艮猶說言乎兌卽莫說乎澤也古字多借盛爲成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注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令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曰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臣道篇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謂享其成也楊注盛謂大業失之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謂其守備已成也高注盛彊也失之淮南道應篇作其備必先成

為駁馬

乾為駁馬。正義引王廙注曰：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集解本作駮，引宋衷注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駮馬也。引之謹案：駮、駁古字通。駁，赤色也。豳風東山篇：皇駁其馬。釋畜曰：騵白駁，黃白騜。孫炎注曰：騵，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釋鳥曰：皇，黃鳥。是古人謂黃為皇也。釋木曰：駁，赤李。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赤瑕駁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霞駁雲蔚。（薛綜注東京賦曰：霞，日邊赤氣。）大元數篇曰：二七為火，為駁。范望注曰：如火行也。是古人謂赤為駁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駁馬。注曰：駁馬者，黃赤色馬也，蓋象火色赤也。乾為大赤，故又為駁馬耳。魯頌駉篇正義曰：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騵白駁下引易乾為駁馬，其證也。宋、王二說皆失之。

為決躁

正義曰：為決躁，取其剛動也。引之謹案：決躁皆疾也。象雷之迅，故為決躁。說文：趮，疾也。趮與躁同。莊子逍遙遊篇：我決起而飛。李頤注曰：決，疾貌。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注曰：疾走不顧為決。字或作趹。廣雅曰：躁、趹，疾也。今俗語疾謂之快，又謂之燥，與決躁之音相近。

為寡髮

其於人也為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集解作宣髮，引虞翻曰：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為寡髮，非也。（今本以宣下脫髮字，據呂氏音訓引補。）家大人曰：虞說是也。隸書寡字或作寘，與宣字相似而誤。鄭注考工記車人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為宣髮，是漢時本多有作宣髮者。易林節之井曰：宣髮龍叔，（今本作宣勞就力，乃後人所改，茲據宋校本及芥隱筆記所引訂正。）為王主國。宣髮二字即本於說卦也。

兌為羔

兌為妾為羊。釋文：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為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舊讀以震駹為龍、艮拘為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引之謹案：羔為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羔當為恙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蓋借恙為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曰：養，主給亨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並與恙同。廝役扈養之養通作恙，猶

爾雅恙憂也之恙通作養邶風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恙從羊聲故舊讀作羊亦如虠龍同聲而舊讀虠爲龍拘狗同聲而舊讀拘爲狗隸書心作忄火作灬二體相似故恙字譌而爲羔方言餌謂之餻太平御覽引作餻又引郭璞音恙廣雅餻餌也曹憲音高玉篇廣韻竝作饎音餘障切餌也是其例矣

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則止

序卦傳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韓伯注故受之以大壯曰陽盛陰消君子道勝注故受之以晉曰晉以柔而

進也崔憬注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引之謹案物壯盛則進二者相因今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是壯與晉義不相因韓氏崔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柔進解之然傳文但曰晉者進也殊無尚柔之意且傳凡言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云云皆泛論萬物之理不問卦之陰陽剛柔也今案壯者止也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者物無終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猶下文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亦謂止之使不離散也雜卦曰渙離也節止也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進也者物無終止之理故進之也此文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下文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語意大略相同知壯爲止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其訓壯爲止可知虞翻注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韓伯注曰大正則小人止皆未達傳意

咸速也

雜卦傳咸速也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韓伯曰物之相應莫速乎咸引之謹案下文恆久也訓恆爲

久也此云咸速也訓咸爲速也蓋卦名爲咸卽有急速之義咸者感忽之謂也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引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雜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謂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亦謂倏忽之頃也咸與感聲義正同虞韓二家訓咸爲感應之速而不知咸字本有速義故未得古人之指

經義述聞弟二

經義述聞弟三

高郵王引之

尚書上五十五條

光被四表　平章百姓　宅南交　湯湯洪水方割
以孝烝烝　百揆時敘　嗣　正月上日　如五器
卒乃復　惟刑之卹哉　柔遠能邇　教冑子　咨女
二十有二人　彊而義　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　女
爲　在治忽　萬邦黎獻　股肱喜哉　九河既道
嵎夷既略　厥篚元纖璣組　蔡蒙旅平　威侮五行
誓字古文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茲猶不常甯
由乃在位　相時憸民　自作弗靖　無弱孤有幼
明聽朕言　各設中于乃心　暫遇姦宄　無遺育
用宏茲賁　沈酗于酒　今爾無指告　亢才　昏棄
聽作謀　凡厥正人　于其無好德　乃命卜筮曰
雨曰霽　子孫其逢　予仁若考　敷佑　啟籥見書
天大雷電以風　三監　茲不忘大功　予不敢不
極卒甯王圖事　厥考翼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熲。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

桄充也孫愐唐韵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桄同古曠反橫充也郭爾雅桄充也漢書王襃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桄

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光桄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爲光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鈔本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頒讀光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旣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桄充也孫炎本桄作光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

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孔傳曰光充也是光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光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癸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

神曰與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緜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爲光燿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宇尚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

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𠂇與丂相似丂部曰古文平作𠂇孔氏襲古文誤以𠂇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尚書平章字作𠂇引之案汗簡曰古文尚書平作𠂇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釆古文釆不以爲尚書毛詩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𠂇引之謹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辯治可也必謂古文𠂇字之誤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苹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抨使也與苹同洛誥平來以圖案經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經作伻衛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伻則又陳鄂所改也集韻拼使也或作伻古作平苹傳訓爲遣使則苹與平同馬本作

苹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苹車之苹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𠂇字不得加艸作苹矣自古豈有從艸𠂇聲之字乎說文古文𠂇字注不言尚書有此字豈部䪺字則引虞書曰平䪺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本苹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眞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旣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

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曰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所注尚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字據尚書而但言案書傳若鄭注尚書作辨秩賈氏何得言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且舍鄭氏尚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並引尚書曰辯章百姓鄭注曰辯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𠂇然則古本無作𠂇者矣如古本作𠂇則鄭當曰𠂇古辯字或曰𠂇辯別也如合詁經之體不應翦滅古字而徑改爲辯也又馬鄭之本往

往不同。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俎，俎虎也。禹貢沿于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云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敘子譬敘，釋文，徐曰譬，鄭音疇，馬本作㒟，云數也。金縢丕子之責，釋文丕，普悲反，馬同，鄭音丕。作辯章者為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為馬融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平，和也。平章字本於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李賢同。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為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真部。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堅辯為韻，博澤為韻。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堅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真部也。陳琳車渠椀賦，為用便兮，亦與珍民為韻。真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彖彖傳屢以為韻。見顧氏甯人易音。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為韻，尤其明證也。又平與釆通，辯與徧通。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徧。說文釆字注曰，讀若辨。或曰偏。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即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王氏尚書後案謂亦釆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

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酒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訓辯為使。辯即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蓺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為使，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為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為明察，失之。即均平字。地官賈師職曰，辯其物而均平之。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乎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並曰，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也。且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為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亦是聲音相近而非乎字之誤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為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乎也。至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宋微子世家載洪範文則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

引詩曰詹道有蕩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韵考之說文𤔲字讀若𦳝。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為韵。𤔲偏皆以韵屬為聲。困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為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說羽獵曰涉漭漭馳𦳝𦳝。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濟以𦳝為草貌失之。𦳝𦳝與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𦳝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而王氏鳳喈尚書後案謂當作釆釆。殆踵惠氏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並見正義。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

交。當以宅南為句。交上當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前編作穀之誤。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文注北稱幽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如引書曰禋于六宗與大傳作湮異。在治曶與大傳七始異。皆古文尚書也。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交尚書脫去曰大二字耳。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尚書。幽都山名。見爾雅。大交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阯之地。堯命羲叔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為當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降當為際。說見墨子。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阯而不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

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强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爲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曰：方皆讀爲旁。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爲徧也。（正義謂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爲敵讎也。史記宋世家方作竝。竝亦徧也。（說見前竝受其福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于天也。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說見前旁行而不流下。）傳說皆失之。

以孝烝烝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乂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乂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蒸與烝通。陶潛天子孝傳：瞽叟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閒，以孝烝烝。）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乂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烝烝於父母，光燿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烝烝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

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大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大蒸蒸至孝德本也宋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雝雝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通於神明埶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

成其名曹植鼙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壠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曰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爲是敘爲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是時與承同義時詩聲相近故詩亦訓爲承特牲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內則詩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爲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

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敘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伻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使殷氏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也奔走承敘四字平列韋注曰承受事業次序亦失之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

作不怡怿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甯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為嗣是司為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冢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為不怡為不台嗣音之為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䶡

字書以為古齝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為辭猶怡之為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興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為是蔡沈集傳引葉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日為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秦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尨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郝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佹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

寅王各大室各並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為朔日而漢以前無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旁戾謂歲首受賀也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器上五玉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

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玉帛生死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為授與五器為授贄之器則經傳無徵殆不可從馬以五器為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皆蒙脩字為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文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為如如亦可訓為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十宗廟之事與會同也詳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贄與所用之五器皆因五禮而並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客之簠豆鉶壺筥罋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為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而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皆朝聘所用也

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遷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再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為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惟刑之卹哉　上下勤卹　罔不明德卹祀

知卹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今本卹作恤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卹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案古文作卹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謐我毛傳曰謐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

恤我恤與卹通說文引作誐以謐我卹謐溢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謐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溢愼也愼謐静静也謐與諡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謐是靜與愼同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愼密而不出儒行曰愼靜而上寬惟刑之卹與兩欽哉連文即康誥所謂愼罰也召誥曰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愼也愼即上文所謂敬德也此勤卹與哀元年左傳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隱不同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愼也愼祀即召誥雒誥所謂毖祀也爾雅毖愼也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愼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爲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爲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義尤不可通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鄭箋曰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渘遠而邇屯象傳宜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伽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二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敎胄子

敎胄子說文引作敎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敎育子

（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冑子）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竝作教冑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鬻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昔育恐育鞫鄭箋曰昔育曰育稚也（稚與穉同）正義以為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見釋文）豳風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鬻由六反徐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穉子為育子或曰鞠子堯典之育子即豳風之鬻子亦即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即育子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為穉子者故史公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冑古聲相近（大司樂釋文育音冑邶風谷風篇既生既育與慉讎售鞫覆毒為韻）作冑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大子晉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為冑子也馬注曰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訓冑為長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冑二字連讀而訓為教長非以冑子二字連讀而訓為長子也史記教穉子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子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冑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冑子二字連讀然訓為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也姚傳曰冑長（句）子（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傳冑長也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孔云冑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鼎尚書考文曰謂元子以下古本冑上有子字）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案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育長也教長猶言教育）此是訓教冑為教長訓子為國子非以冑子二字連讀而訓為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長為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冑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冑為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冑子為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穉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

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篇正義)引之謹案馬不數稷契皋陶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爲九人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鄭以殳斨爲一人朱虎熊羆爲二人失之矣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殳斨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皋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稱之如讓于夔龍也)合計之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爲朝臣舉之非是蔡傳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爲四岳可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無咨四岳之文故异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巽位之命亦咨四岳而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何以有僉曰之文經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蔡傳以爲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羣牧十二人故逐日遞見之若以四岳爲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爲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爲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矣既以丹朱嚚訟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

彊而義(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誼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遵王之誼蓋唐初本如此今本並皆作義則衛包所改也)

皋陶謨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癉惡(皇侃疏義善也)字通作儀說文奉已

之威儀也。文矦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洽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烝民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烝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引之謹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小司徒。韋昭注周語。竝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搖竿而欲定其末。搖與搖同。今本誤作檐。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卽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畎澮。平水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於時衆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胥也昏墊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也。烝民乃立。非專指艱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同。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今本作雲土夢。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土始乂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於文義少疏矣。

女爲

子欲左右有民。女翼。子欲宣力四方。女爲。引之謹案。爲讀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

賢篇福祿來為鄭箋曰為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為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辭為篇曰為讀相為之為女為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為之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為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竝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據尚書加之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讀書雜志漢書下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女劼毖殷獻臣傳訓獻為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為賢又同訓為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為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又曰議從言義聲讞議皁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為儀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軌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漣黎儀即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為施倪之倪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皋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劇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廞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濰淄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為九道灉沮其道沱潛既道傳竝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為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蘊塞故通利之

嵎夷既略

嵎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嵎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圜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為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元纁組之閒殊為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檿絲厥篚元纖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纖纊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纖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為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元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竝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為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云荀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名而組則為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珠暨魚則以泉為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泉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為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王元繚碧綦十二孔注云元繚謂以黑組紐之綦玉名為讀文曰馬注組文也當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耳綦組之所用不獨紐璧而已不當專取紐璧為義且不言紐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綦在之部璣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綦為璣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璣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璣字也）

蔡蒙旅平　荊岐既旅　九山栞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荊岐既旅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栞旅（今本栞作刊乃衞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辨之）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家大人曰傳以旅為祭名則旅平二字栞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荊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

望郊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即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荊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栞旅者栞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栞通言九州名山皆已栞除成道也九山栞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奧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曰岷嶓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荊岐既旅或紀其種藝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爲暴虐侮爲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烕烕者蔑之假借也小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烕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烕爲蔑烕之爲蔑猶滅之爲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之曰蔑荀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即侮蔑也蔑輕也見大雅桑柔鄭箋文選典引蔡注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烕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烕故烕字譌而爲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滅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斷集韻同汗簡作𣂺古文四聲韻作𣂺又曰𣂺同上又重𠛹斨𣂺𣂺四形云之籀韻玉篇廣韻作斷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斯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𣂚𣂚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斯斷也從斤斷艸籀文作𣂚從艸在仌中仌寒故折艸在仌中則其字亦可作𣂚上中似止下似缶故譌爲斷又譌爲斷爲斷爲斯爲斷也其七經孟子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斯則𣂚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祭法瘞埋於泰折釋文並云折之舌反是也誓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爲哲是也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揆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

我商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則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茲猶不常甯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盤庚先生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斆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共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曰相隱括其爲善政隱括與檃栝同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楊倞注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即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憸民

憸說文引作𢜩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相時息人陳禹謨本刪去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𢜩之譌也蓋唐初馬鄭古本尚有作𢜩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𢜩民四字𢜩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自作弗靖猶言自作不典不善即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竫又通作静小雅小明篇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静漢帝堯碑竫恭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静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竫公左氏穀梁竝作靖逸周書謚法篇柔德考衆曰静寡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静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静家室静善也廣雅曰竫善也堯典静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侮成二字相連足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

之。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各本或作侮老之或作侮老人皆後人所改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喈尚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是偽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爲不詞當以弱孤愚讀言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寡禍楚國弱寡王室寡猶弱孤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爲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保予沖子　爾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豳風譜正義引鄭注書傳略說曰孟迎也北堂書鈔引春秋攷異郵曰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言公當勉保予沖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勉焉盡力致死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子在公明明下明字古讀若芒與洛誥女乃是不蘉之蘉同音故蘉亦訓爲勉蘉明孟古並同聲後人咸知蘉孟之爲勉而不知明之爲勉故解經多失其義

述三

各設中于乃心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天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翕見隸釋翕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其說尤謬暫遇宄自遇此姦宄者言之則上與乃有不吉不迪下與我乃劓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經

月言寇賊姦宄（堯典）草竊姦宄（微子）傳曰草野竊盜謂有草野之性為竊盜之行。寇攘姦宄（康誥）鴟義姦宄（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立政篇三宅無義民下）及盤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暴虐姦宄亦平列字）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李頤注謂漸漬之毒失之）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楊倞注訓漸為進失之）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訓漸為進又訓為浸皆失之）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為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為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隅隅暱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曰偶暱智故曲巧偽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差邪也。全帷為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暱聲義皆相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即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緇延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無遺育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長也）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為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為胄堯典教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並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胤也無遺育即無遺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為截鼻之名又為斬割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為斬割之通稱傳訓劓為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為截鼻而讀我乃劓為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為一句夫既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為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殺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為截鼻而不知其又為斬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兹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兹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即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湎猶淫湎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

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湎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易林賁之乾帝辛沈湎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湎于酒湛與沈同沔與湎同成二年左傳曰淫湎毀常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爲禹有淫湎之意楊雄光祿勳箴曰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淫湎即沈湎史記樂書流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即淫佚故淮南要略康梁沈湎高注曰沈湎淫酒也漢石經毋劮篇毋淫于酒是也沈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大戴禮記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溢湛溢即淫溢謂酒得東風而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是其證也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爲一句予顛隮爲一句說文隮字注曰商書曰予顛隮是以予顛隮三字爲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隮亦以告字絕句予顛隮自爲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毛傳曰無念念也古多以無爲語辭詳見釋辭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衆其爲致告是也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是乎致武指字或作底襄九年

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底致也周頌武篇書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耆作指予顛隮者予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隮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隮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飾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爲允允字或書作允形與允相似故允譌爲亢才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即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尚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

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韵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麻志載大衍麻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作才淮南要略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才卽哉字漢崔瑗張平子碑維帝念功往才女諧逸周書酆保篇曰王曰允哉允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允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昏棄卽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對周頌清廟曰對越在天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大雅桑柔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以昏爲亂失之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乂明與哲睿與聖義竝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竝見唐韵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聰與敏義相近廣韵敏聰也達也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聽樂大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小雅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恭肅曰治理三字與下字義竝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屬矣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卽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謀皆以謀爲敏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卽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越厥小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惟正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述三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正長也正人為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為以下皆謂卿大夫者傳解為正直之人失之康誥曰惟厥正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案之正長也為長之人周官大宰所謂建其長建其正也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是也詳見一曰正下又曰越厥小臣外正傳曰外正官之吏案正長也在外為長之官也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傳曰庶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案正長也庶士有正大雅雲漢所謂庶正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傳曰小大眾正官之人案正長也或小或大眾為長之人也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傳曰惟以正是之道治眾獄眾慎案正長也惟為長之人是治此眾獄眾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此說得之文矦之命曰亦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正義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兩政國語以為大政下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案政人即正人謂為長之人大而司寇小而士師皆執法議罪者立政曰政與正同正長也立正謂建立長官也篇內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惟正是乂之也傳釋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釋篇名曰言用臣當共立政則是誤以政為政治之政失之矣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言國家建立長官毋或用憸人也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憸人也傳曰立政之臣正義曰立其善政皆失之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義曰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失之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十一年左傳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案六事六職也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即六卿所掌康誥曰外事傳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案事職也外事外土之奉職者謂康叔為司寇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事職也爾事言爾國之官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與上文女劼毖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相承傳謂況汝身事失之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之牧夫準即下文之準人事猶任也鄭注大司馬曰任猶事也高注呂氏春秋誠廉篇曰任職也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常任言建立此常任之官及司牧之官所謂立事也正義謂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失之是也為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

述三

文多並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名。襄二十二年左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也。少猶小也。多方曰：小大多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正義曰：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周官萍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爲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卽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爲長官，或任羣職，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宜序民事。政事卽正事也。說詳魯語。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正長，謂建諸侯；釋立政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承爲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墨子尚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三職也，爲任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爲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事大夫。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蔡以三事爲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夫，始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羣職也；準人牧夫，卽所立之政與事也。傳不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始以迂回失之。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文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爲正之假借，而以爲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

以爲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子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爲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卽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予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后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韵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韵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圛曰雺今本作曰蒙曰驛非是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曰克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圛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入也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雺蒙闇也圛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兆之體氣如之引之謹案命卜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卽承乃命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圛與雺之義雖不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不與否同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横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吉是曰雨曰霽爲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爲命以其職則已誤解命卜筮之義而曰雨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韵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王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韵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予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耶？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曰：敷，徧也。般篇曰「敷天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記魯世家集解。訓敷為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為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為布，亦失之。

啟籥見書

「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並同。引之謹案：書者，古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尚左手」，策，蓍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幷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笘。廣雅曰：籥，笘䈇也。是籥為簡屬也。段氏說文閞字注以此籥為閞下牡。案說文：閞，關下牡也。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關閞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關閞乎？且何不直云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閞乎？段說非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為開藏之管，其說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衆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又曰「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為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筴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為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縢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豳風伐柯箋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

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尚書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
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
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
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
傳注引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
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
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
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
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
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
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
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
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
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
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
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
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
復風止雨復風即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而今本無
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
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
惟鄭元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
人其說有二或以爲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
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小雅常棣序閔管蔡之失道豳風鴟鴞傳
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破斧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呂氏春秋
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開春論周之刑也戮管蔡而
相周公淮南氾論篇周公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曰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一
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泰族篇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
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要略篇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
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高注曰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史記周本
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竝云管叔蔡叔傅相武庚是也或以爲
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建管叔于東建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
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霍叔于郭淩俾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孔晁
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注俾康叔宇于殷曰康叔代霍叔則孔氏所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
俗本霍叔于殷上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爲三叔囚霍叔爲囚蔡叔則爲東晉古文尚書所惑也周
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謂殷大震潰祿父北

述三　卒

述三　丰

弃管叔經而卒因霍叔于郭淩也。商子刑賞篇省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部多放蔡叔三字蓋後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見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爲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爲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爲三監則自康成始爲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外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爲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詩邶鄘衛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爲之辭也。豈有同罪異罰者乎。僞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爲蔡叔遂與左傳蔡蔡叔之文不合蔡者放也非囚之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爲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胥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雖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

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爲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爲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爲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詩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並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尚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鄘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　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亾同。亾忘古字通說見後易維其亾下。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也。傳皆以忘爲遺忘之忘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訓盡

訓極爲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爲終也。極當讀爲亟。爾雅曰。亟。疾也。亟。速也。亟卒甯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卽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曰。極。讀爲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諭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爲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相屬。竊疑翼字因上文越予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菑。此言厥考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闌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

經義述聞弟三

經義述聞弟四

尚書下五十條　　高郵王引之

惟時怙冒　紹聞衣德言　別求　應保殷民　劓刵人　泯亂　告女德之說于法之行　遠乃猷裕　女典聽朕毖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厥亂爲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惟其陳脩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越若來三月　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　用乂民若有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咸秩無文　子惟率肆矜爾　小人之依　惟正之共　違怨　我道惟甯王德延　巫咸乂王家　則商實百姓王人　滅威　咸劉厥敵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罔不率俾　義民　惟羞刑暴德之人　以竝受此丕丕基　在我後之人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臏宮劓割頭庶剠　農殖嘉穀　惟訖于富　擇言　庶有格命　雖休勿休　輸而孚　哲人惟刑　五極未就予忌　我尚有之　冒疾以惡之　亦尚一人之慶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惟時怙冒　丕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勖。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勖。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

土本㠯作勖。皋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勖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康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為句，以脩我西土為句，惟時怙冒為句。脩我西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祜，厚也。賈子容經篇曰，祜，大福也。逸周書謚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並相近。冒，懋也。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丕冒同意。君奭曰，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丕，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為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牧誓不迪，周本紀作不用。）見，猶顯也。冒，馬本作勖，云，勉也。（說文，勖，从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注作勖，勖，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勖。勖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為覆，殊失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為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為不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並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此用君奭篇語。冒字作勖，與馬本同。）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為衣。漢書外戚傳倢伃娙娥傛華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辯嘗羞之辯。（玉藻作辯。士相見禮作徧。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曰，今文辯皆作徧。舜典徧于群神，史記五帝紀作辯。）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辯。士師荒辯之灋，鄭司農讀辯為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為辯，鄭司農讀辯為別。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辯並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佑四方下。）傳訓由為用，別求為又當別求，皆失之。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為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保殷民

應保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

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然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魯頌曰戎狄是膺音義膺丁本作應應保即膺保也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猶受保也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或謂之保受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容保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爾雅釋樂曰應承也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劓刵人　刵劓劅黥

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傳曰劓截鼻刵截耳正義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刵劓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此鄭尚書注也故下云孔意然否未明或以爲周易注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或說誤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刵劓劅黥正義引鄭注曰刵斷耳劓截鼻劅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斷馘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剕宮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剕作刖掌戮墨劓宮刖之外有髡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刖者五莊十六年刖強鉏十九年遂自刖也僖二十八年刖鍼莊子文十八年乃掘而刖之成十七年刖鮑牽言劓者一昭十三年後者劓初學記政理部引愼子說刑有黥劓刖宮無言刵者說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亦非斷耳之刑噬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爲刵字

之證刵當作刖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刖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康誥劓刵同義揚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即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刖蓋僖二十八年左傳刖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刵劓亦刖劓之譌說文斀字注引書曰刖劓斀黥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刖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臏宮劓案臏爲去膝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古文作刖猶剕辟之剕今文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刵字而訓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刖剕辟也劓劓辟也劅宮辟也黥

辠辥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刵則遺荆辥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刵者刵蓋譌字也𠛱刖譌作刵而說經者遂有斷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刵字而字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以刵斷也截也然試問尚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刵者乎其誤可想也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棼棼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繇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倣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寧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毖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毖雖訓慎然解爲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毖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康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誥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毖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毖告也之訓蓋尚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湎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爲使今本作伻賈昌朝羣經音辯曰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蓋舊本如是爾雅平作拼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之平通作辯也詳見前平章百姓條下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

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廣雅同，蓋馬鄭尚書注訓辯為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為治，而以勿辯乃司為句，或訓為說，而以勿辯為句，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

厥亂為民　亂為四輔　亂為四方新辟　厥亂明我新造邦　厥亂勸寧王德　亂謀面用丕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釋詞。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為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為者化之借字，為與化古皆讀若訛。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尚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尚書率作鍰，見秋官職金疏。是其例也。考工記函人欲其惌也，鄭司農云：惌讀為菀彼北林之菀。釋文惌於阮反，或云司農音鬱。說文元從兀聲，兀讀若夐；瓊從夐聲，或作璚，從矞聲，又作琁，從旋省聲，或作瓗，從巂聲；[illegible]從夐聲，讀若繘，皆元術二部之相通也。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引古文尚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德。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雒誥曰亂為四輔，率為四輔也。又曰亂為四方新辟，率為四方新辟也。今文尚書立政曰亂謀面用丕訓德，見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率謀面用丕訓德也。面讀為勔，說見召誥面稽天若下。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為治，失之矣。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教命果何用也。傳云效實者，考實也。楚辭九章弗參驗以考實兮。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曰：校，考也。見文選楊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為厥疆畎。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稻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毛詩甸作敶，云：敶，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畋、敶、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為列，失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惑之民，則當以肆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用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

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釋言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朏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爲句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二譌作三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尚書文義

天迪從子保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爲慈古字子與慈通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

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爲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爲勔爾雅曰勔勉也說文作偭曰勉也勔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順之也謀勔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也蔡仲默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爲謀人之面貌疏矣或沿蔡氏之誤解作以貌取人而

又讀丕爲不謂謀面用不訓德爲任用小人案謀面用丕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於此遂言之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乃語詞亦非謂其謀之昏亂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若有功

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也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解者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爲句而訓若有功爲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爲句民若有功爲句而訓民若有功爲順導民則可有功蔡沈集傳皆失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傳訓麗爲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刑爲久常之常又爲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咸秩無文

雒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敢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畤廟祧咸秩亾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畤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康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咸秩亾文統上天地郊宗五畤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予惟率肆矜爾

多士予惟率肆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正義曰此故解經中肆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肆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肆大眚杜注曰赦有

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文注襄公九年傳肆眚圍鄭曰：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畀矜爾，畀矜二字亦連讀。不復迪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古音微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韋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即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

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其為小人之隱衷，故身為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為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為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鞫，稚也。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書郅惲傳注所引改正。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見釋詞。正，當讀為政。共，奉也。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共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言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

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惟政之共。政字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人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為正道，為正身，殆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為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

恨也。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寧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尚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寧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為蹈，或訓為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為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顯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乂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己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為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為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尚書也。今本作咸，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為語詞，實亦可為語詞。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子突救衛。杜注曰，王人，王之微官也。）罔不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為句（某氏傳），或以則商實為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邶風谷風篇我躬不閱，襄二十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其義一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為威。有殷嗣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亡也。桓二

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成劉厥敵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伐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垂。杜注曰虔劉皆殺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竝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說見後克滅侯宣多下。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敕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大人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爲不。不訓爲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爲與。言女尚其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亡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范甯注大元積初一曰。否。不善也。監于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亡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爲循。俾爲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誤。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竝同也。俾之言比也。比彖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

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尚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即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即其證。傳曰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云改之如水流下。而不云使如水流下。則猶爲近之。但未訓俾爲從耳。

義民　鴟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頃與傾同。說文又曰義从我。我頃頓也。我義俄古竝同聲。小雅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俄。衺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面用丕訓德。或讀丕爲不。不。非也。辨見召誥面稽天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義與俄同。衺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而讀爲勔勔勉也說見召誥。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衺之民也呂刑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衺之意馬融注曰鴟輕也鴟者冒沒輕儳義者傾衺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媒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盜義媒賊閒諜讒貸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即鴟義姦宄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即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即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爲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鴟義姦宄解爲爲鴟梟之義夫鴟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爲良善而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爲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對

以竝受此丕丕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引之謹案古聲竝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下竝之言普也偏也武王偏有天下故曰普受此丕丕基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謂衆賓與主人普受其福也詳見竝受其福下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邪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即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為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為緌緌繼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緌與綏古通用亦通作蕤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為緌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爾雅曰緌繼也漢書律歷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臏宮劓割頭庶剠

呂刑刵劓剢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即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盧氏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為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

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釋宮字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秋官司刑注引亦即依甫刑臏宮割劓之文為先後之次是臏字當

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王氏尚書後案曰：臏宮劓割頭庶剠者，臏即刖，割頭即大辟，庶剠即墨。庶，煑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煑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煑之煑。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煑，故云庶剠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尤為穿鑿。今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笮人顙也，黥者，馬𩣡笮人面也。今本御覽笮誤為竿。酉陽雜俎黥篇引此作笮。今據以改正。魯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注曰：笮，黥刑也。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墨之民脫刀字，之誤為土，竝據酉陽雜俎所引改正。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昔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獨鹿即涿鹿。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為獨。左傳齊顏涿聚，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頭庶剠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涿字古讀若獨。釋名：頭，獨也，於體高而獨也。頭獨涿古竝同聲。庶則鹿之訛耳。草書鹿字作庶，字作庶，二形相似。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勤即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為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竟也，終也。富讀曰福。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大雅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威福相對為文，洪範亦曰作福作威。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為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謹案：擇讀為斁。洪範：彝倫攸斁。鄭注訓斁為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殬，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殬。殬斁擇古音竝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

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尚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始以迂回失之太元元挩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然則邪哆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竝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則休下）休爲喜樂之喜亦爲喜慶之喜（爾雅曰休慶也）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爲恤是也傳皆訓休爲美疏矣

輸而孚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爲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亦折之借字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五極

屬于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為五刑之辭五罰為五刑之罰五過為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為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予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為一句文義未安今案說文引此忌作惎惎字引周書曰來就惎惎卽未就予惎之譌廣雅惎意志也今本志字譌在意上辨見廣雅疏證廣韻惎志也見去聲七志惎與惎同

未就予惎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惜其未就己意故云則曰未就予惎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予惎者也當時謂親信之故云姑將以為親云未就予惎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為親則喜其就予惎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尚有之　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是也傳皆以為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為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為𧩙說文𧩙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𧩙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𧩙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𧩙毀之也是𧩙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義說見釋詞言嫉妬人之有技而𧩙毀之下文云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爲愓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閒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郤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亦尚一人之慶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尚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尚爲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尚亦有利哉尚亦當爲亦尚說見後尚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尚正同義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閒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尚書正義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閒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閒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卽位之七年是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爲鵰鵰摯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又曰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鄭注曰鵰當爲鴉鴉烏也書說曰烏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鵰則作鵰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皆作烏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曰鵰當爲鴉鴉烏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若伏生書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曰此說非也復茂二字古音同在幽部又皆脣音何不可通之有尚書傳作茂此作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傳述大誓乃鼓鐘

誤而後漢書作皃藻耳。不得謂之不符若以仲舒所引為出尚書中候及逸周書則尤非事實。緯候之書作於成哀之後當仲舒時不得有尚書中候仲舒無由引其文。先秦兩漢之書引逸周書之文或稱逸周書或稱周書無單稱書者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為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書明甚。且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必趨時皆但稱書稱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且潛夫論引凡彼聖人必趨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中論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與左傳文同杜注左傳以為逸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論出於左傳又別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其書有大子晉篇晉為周靈王大子。靈王二十二年晉嘗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篇有告晉从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末又有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其書多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為戰國時人所為大叔儀引書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其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引書者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注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皆當時尚書所有。故皆稱書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當表之曰周書以別於上文所引不當同稱書也試再以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證之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竹林篇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正貫篇引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制篇引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暖燠孰多篇引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嘗引逸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曰。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為卷因而每卷為之章句也。（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魯說及齊孫氏傳亦二十八卷）又曰。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蓋經文二十九篇每篇為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二十九卷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俱與經同為二十九耶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為序作注故毛詩詁訓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篇其為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解故二十九篇亦有一篇釋序耶斯不然矣。）平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亾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尚書固有大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案三十二卷當為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為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篇各為卷而為二十九卷歐陽氏分盤庚為三篇大誓亦為三篇篇各為卷故三十三卷也因而每卷為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寫者脫畫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為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為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為三而盤庚乃合為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為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為三十三卷）班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而敘傳班伯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又并三篇爲一篇。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爲後人所增。徧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矦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矦所同，歐陽經則分爲三十三卷，故藝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矦二家，後言歐陽經三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爲三卷，兩夏矦後增大誓而又合爲一篇一卷，則夏矦篇卷定於歐陽之後，志當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矦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何以先言夏矦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斯不然矣。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爲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分九共爲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爲五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者，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尚書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共九篇同爲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一篇。合則二十四篇減其八，仍爲十六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三篇。盤庚三篇合爲一，大誓三篇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爲一。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爲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爲四十五篇，篇各爲卷，則爲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閒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邦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爲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宋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序，何邪。甚矣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書無大誓，可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邪。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為武帝即位之十三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有司已稱引大誓之文則為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為據玉海所引鄭康成大傳序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舟中流白

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凡十七字虞書正義曰劉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鼓譟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說文招字引周書曰師乃招白虎通義禮樂篇引尚書曰前歌後舞皆出大誓不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經文或稱書曰或不稱蓋以其書見在人所知也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辯在朔易日短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又出堯典又引大傳曰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又出召誥又遐注

引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出皋陶謨儀禮經傳通解引大傳曰德將無醉又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典下一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逸篇之文則無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已失不稱則無由知為尚書也如困學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傳述大誓之文而不稱書曰則其為伏書見在之篇明矣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鄭康成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序云歐陽高乃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大傳序云歐陽生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為歐陽高也以已意彌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玉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

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妹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此謂伏生書中有音聲之譌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也張生歐陽生以已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已意彌縫其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而已言之也大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耳太平御覽引大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引辯在朔易日短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傳曰旋者還也云云通解續引乃女其悉自學功傳曰當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可以類推故蓺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矣於經二十九卷之後而在夏矦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為伏生所說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已引尚書傳則傳為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為明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傳為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至章句則出於

夏侯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爲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其證七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大誓召誥雒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御覽古文訓困學紀聞竝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粊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并計之而稱六誓也。今知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誥，玉海又謂大傳篇目有揜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并計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誡。曾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爲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說曰：孔子選二十九篇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則尚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閒猶未

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烏之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爲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閒所獻甚明。其證十也。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即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爲元狩。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卒後奏封禪書皆未至武帝末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皆與大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烏作鵰，云：鵰，摯烏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鵰當爲鴉，鴉，烏也。蓋馬鄭傳古文尚書作鵰者，古文大誓；作烏者，則今文大誓也。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藝文

述四　羙

(類聚引尚書中候皆作旁則皆用今文也)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
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
誓用今文說矣。(周本紀引牧誓如豺如離亦出今文)子長論述古今。至大
初而訖。(見自序。)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閒猶未獻大誓
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并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
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
致疑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
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閒。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句或連下讀。說見史記雜志)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
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弟一。臯陶謨弟二。禹貢弟
三。甘誓弟四。湯誓弟五。盤庚弟六。高宗肜日弟七。西伯
戡黎弟八。微子弟九。大誓弟十。牧誓弟十一。洪範弟十
二。金縢弟十三。大誥弟十四。康誥弟十五。酒誥弟十六。
梓材弟十七。召誥弟十八。雒誥弟十九。多士弟二十。無
逸弟二十一。君奭弟二十二。多方弟二十三。立政弟二
十四。顧命弟二十五。粊誓弟二十六。呂刑弟二十七。文
侯之命弟二十八。秦誓弟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
者。舜典弟一。汨作弟二。九共弟三。大禹謨弟四。棄稷弟

五。五子之歌弟六。允征弟七。湯誥弟八。咸有一德弟九。
典寶弟十。伊訓弟十一。肆命弟十二。原命弟十三。武成
弟十四。旅獒弟十五。冏命弟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
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
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
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尚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
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
言大誓乎。不然則尚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
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
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閒獻大誓與博士。使

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
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閒縱有獻者。亦
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司樂。漢文帝時。樂人竇公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
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閒獻之而始傳以教人
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又安得以為後得乎。
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以董仲
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
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為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
漢之通儒也。其言尚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
古文尚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而歆以為武帝末

（移讓大常博士書。）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而歆以爲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尚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並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僞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亡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也何也民間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爲今文尚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並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尚書者出孔

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尚書正義一。）則伏生本經已有大誓矣而又以爲大誓獻自民間其說自相抵梧（論衡正說篇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曰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梧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傳考之則前說是而後說非也）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十九篇之文爲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文之篇數不爲異說所殽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爲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傎乎。曰伏生本書既爲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之說乎。曰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顏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閒僞古文尚書已出以僞作之大誓爲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

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藝文志言經二十九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二皆伏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妄談可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引有序字今脫）白虎通義所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閻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曰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為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尚書百篇之存亡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為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為百篇（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不聞并序計之而云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八篇不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請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柰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昏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云亡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亡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三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為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為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

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首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九卷此蓋以序別爲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爲一卷而以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一章較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矣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爲一卷次於四十五卷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爲三十三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尚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卽二十九篇也月令正義曰鼂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卽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於大誓後得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蓋於舊說之是非未能決定耳或以爲民間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不揣檮昧竊爲援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卽在大誓一篇前與某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

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爲別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爲烏書說以爲孝烏古文大誓烏作鵰馬融以爲摯烏則大誓有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誓錄入伏生書內則其字亦當作鵰何以又有作烏之本則今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錄入可知矣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篇章不相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逸書更有十六篇爲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藝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謂十六篇爲今文所無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大誓亦伏書所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書多於伏書者又加一篇而爲十七篇志何不云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志又曰孔安邦獻古文尚書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列學官也若歐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生書內則古文大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學官者但有四十四篇班氏何以不加分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殊不可通孝廉與陳恭甫編脩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寬所受於孔安邦之古文大誓錄入尚書案孔安邦爲武帝博士時古文尚書未立於學官其所爲博士乃今文尚書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但受今文之說未嘗受古文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邦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邦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

文之說而非古文故漢書儒林傳敘古文尚書之學但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生之子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之手乎藝文志又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閒獻大誓。即指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閒獻大誓者唯獻大誓一篇與共王壞宅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在其內二者多寡相縣不得合爲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閒也劉歆傳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出矣若因別錄民閒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爲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亦將以爲孔壁乎云。博士讀說之。即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案傳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則霸以前已爲二十九篇矣分析二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豈得謂班固總爲一篇以合於二十八篇乎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六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即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

其闕是已。案闕謂聲音之譌，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牽合六誓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釁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讚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簒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也，詩豳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尚書大傳討論大義，時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逐句爲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幷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九篇，幷大誓計之者也。霸成帝時人，在大小夏侯尚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者，卽夏侯經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但有二十八篇，何以云分析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尚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通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誓，班伯安得而引之乎。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召誥皆脫簡，而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爲作注。此章句之所以二十九卷，解故之所以二十九篇也。若再有一篇一卷釋序，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唯但二十九，則但釋經之二十九篇而不及序明矣。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作二。

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疑彼，未見其然也。案別錄尚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爲民間獻大誓，與前說自相抵梧，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爲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幷序爲二十九篇，尚少大誓一篇，豈得置而不言乎。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檃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何得以序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數耳。不得以大誓不足當斗爲疑。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爲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爲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尚書中，故幷數爲廿九。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爲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爲一說，自不同也。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卽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爲二。昨聞尊指，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陽錄大誓獨分篇爲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分篇者，不敢亂今文之眞，此傳經之大要也。案書

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論大誓三篇同爲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合故藝文志言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九共九篇各合爲一篇即合大誓三篇爲一亦不背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即分般庚爲三篇亦不背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爲一於大誓則分爲三前後自相刺謬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爲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何古文家法之有乎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謨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爲六案偏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爲六大傳明稱六誓則合大誓爲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大傳記孔子之言即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敢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惴俟教不宜

經義述聞弟四

經義述聞弟五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上五十一條

維葉莫莫　我馬元黃　薄言有之　翹翹錯薪　伐其條枚　振振公姓　維鳩方之　被之僮僮　素絲五緎　三五在東　如有隱憂　曷維其亾　終風且暴　深則厲　濟盈不濡軌　伊予來塈　汎汎其景　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　衆穉且狂　士貳其行　能不我知　暵其濕矣　亦莫我聞　咸林　兩服上襄　邦之司直　遵大路兮　宜言飲酒　知子之來之　子之還兮　指我謂我儇兮　其魚魴鰥　抑若揚兮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行役夙夜無寐　爰得我直　予有廷內　素衣朱襮　予兮予兮　王事靡盬　人之爲言　奉時辰牡　有紀有堂　衡門之下　歌以訊止　猗儺其枝　一之日　七月鳴鵙　宵爾索綯　亦孔之將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覃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濩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緣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

維葉萋萋耳。毛傳萋萋茂盛貌。

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曰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箋謂黃爲歲晚草黃。元爲始春之時草牙孼者將生必元。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元黃雙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元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隤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之人。皆非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之病。郭璞駁之曰虺隤元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扱衽曰襭。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爲取也。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爲眾多之貌。言於眾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爲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眾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榦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二章三復文義。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弟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如云伐木丁丁。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析薪如之何。曾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墓門有棘。斧

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松柏丸丸是斵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遠云伐其枝榦則文不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葛與女蘿施于松上弟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姓謂子也庶姓別於上即下文之別子爲祖日知錄曰此姓爲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土揖庶姓者不同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姑言同姓耳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即曲禮所謂備百姓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墨子非儒篇曰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

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今本治要姓譌作姪姓姪草書相似故譌古無謂兄弟之子爲姪者辯見顏氏家訓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姓昆弟之狀姓今本譌作姪文選思元賦注引此已誤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侯傳曰跪起如子姓姓今本亦譌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足證史記姪字爲傳寫之譌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也公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

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偪注曰桓叔莊伯之子孫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晉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姓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螽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是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為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方當讀為放分罔切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圮族今文尚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字或作髣蒲浪切莊子齊物論篇髣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髣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蘩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素絲五紽

羔羊篇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總數也引之謹案緎訓為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孫炎爾雅注曰緎縫之界域今繹三章文義寔不當如爾雅所訓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為紽四紽為緎四緎為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䋈倍䋈為升倍升為緎緎今本譌作紱埤雅引此正作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幽風九罭釋文曰緵字又作總然則緎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緵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緵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為稯正與倍紀為緵之數

柏合紽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紽本又作佗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即西京雜記之緺矣

三五在東

小星篇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噣正義曰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宋書符瑞志不知長不五星而以五老爲金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爲上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爲言猶三也且昴畢觜觽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旐四斿以象營室今本旐譌作蛇辯見考工記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

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邶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即憂心慇慇之慇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嵇康養生論注引韓詩並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慇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慇慇彼傳曰慇慇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注殷猶大也莊子秋水篇曰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帶隱虹之逶虵王注隱大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爲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耿耿耳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耿一作炯

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忘

綠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

水篇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並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亾猶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忘並與亾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忘亾也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賈子勸學篇亾作忘曷維其亾猶言曷維其已也不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貢山傳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亾其字正作亾解者皆失之

終風且暴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爲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穨迴風爲飄以上六句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以上三句專釋此詩之文而亦不及終風然則終爲語詞明矣燕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言既遠兄弟也鄭風揚之水篇終鮮兄弟言既鮮兄弟也鄘風定之方中篇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越姬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

深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衞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衞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櫂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下濿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

不以厲為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間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為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尚當度其淺深，猶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傅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為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為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大人賦橫厲飛泉是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是也。因而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遊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是也。）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為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為文。若以厲為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砅為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砅為石橋也。衛風有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深可厲之旁。案：厲，謂水厓也。廣雅曰：隒，厓也。又曰：隒、厓、厲，方也。又曰：邊、厓、旁、隒，方也。方亦旁也。隒、厓、厲皆在旁之名

故皆訓為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為厓，又可訓為方。秦風蒹葭篇曰在水一方，又曰在水之湄，在水之涘。毛傳：湄，水隒也。涘，厓也。即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涯亦方也。）二章言淇厲，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曰：廁，劉氏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案：廁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為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為深則厲之厲，非也。（毛謂深可厲之旁則非，而以厲為水旁則是。）戴以厲為梁，厲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是橋梁之名，既非深則厲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軎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輈以上為軓。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為軌是車轍，軓是車軾前。又云車轊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中庸車

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轊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事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轊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轊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轊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

瀰鷕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轊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輈以上爲軌。輈本作軸。古輈軸同聲。（說文。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好爲韵。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軸之軸聲如輈）故軸誤爲輈。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淺減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輈以上者。輈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輈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輈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

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轊頭。故有車轊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輈。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輈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軓。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軓。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韵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輈上不得有軌。曾謂由輈以上之上當爲下。段氏若膺聞而韙之。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濡之度

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爲軓軓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軫下爲軫所蔽不若轛頭爲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轛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蔽谷氷以滅軌不同彼謂寒冬氷淩之時乘車濟洛轍中含氷其迹浸滅也若水深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深滅軌乃狀其潢池之深則當謂水過轛頭乃見其深若謂水裁滅轍則是淺池而非深池矣段氏合以爲一非也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易

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胷也故毛傳釋深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韵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輿之下兩輪之閒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輈輈之上爲輿引之案輈上爲輿則由輈以下之度卑於由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輈下爲輿下也由輈而

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輈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輈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輈爲高下之節引之案輈在前者上曲而承衡在後者下曲而承軫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爲節曰由輈以下爲軌引之案傳作以上不作以下且如段說軌謂輿之下兩輪之閒則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爲軌而云由輈以下乎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陿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徹謂車迹與輿下輪內之空處無涉毛公曰由輈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徹迹之軌以迹之左右相距言之轛頭之軌以軸之左右兩端言之無以高下言之者所謂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引之案軹謂軸之兩端非謂由輈以下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陿也引之案輿橫而覆於上輪縱而夾於

旁備言之乃見扁方之形若但云由輈以下而上不及輿旁不及兩輪則不成方矣何以知爲扁方軌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輿輈以爲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水濡之度而由輈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也傳文由軸以上爲濡軌今本誤作由輈以上爲軌輈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輈以下也今改上爲下而創爲輿下輪內爲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訓其誤二也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言濡矣

傳曰濡濆也謂轄頭入水爲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輪閒者指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爲齊策車不得方軌注一爲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爲淮南覽冥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考工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即結徹也管子小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彼此不能交錯矣史記司

述五　六

馬相如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本西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但可言還而不可言屈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爲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隨之時而爲轂與衡所隔則不相接值兩車並列之時而爲轂與軹所隔亦不相接是高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車人職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踞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輪閒曰軌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兩輪閒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閒乎輪崇六尺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閒爲輿下至地之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爲濡軌非謂車由軓以下爲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閒之徹廣非謂兩輪閒之空方則輪閒之訓亦姘至徹之爲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空方之處言之謂爲中

述五　七

空而遍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爲苟同可也

伊予來塈

谷風篇不念昔者伊予來塈毛傳曰塈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予來三字與塈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塈讀爲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言君子不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曰愾恨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疾文愾苦愛反很也說文作

鏃火既反云怒戰也火既反正與塈字同音凡字之從
氣從既者往往通用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槩或作餼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既作氣聘禮記日如其饔餼之數鄭注古文餼爲既中庸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餼曹風下泉篇愾我寤歎楚詞九歎注引作慨伊予來塈與反予來赫同意赫亦怒也
凡詩中來字如此篇之伊予來塈及四牡之將母來諗
采芑之荆蠻來威桑柔之反予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
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者皆訓爲往來之來
遂致詰鞫爲病說見釋詞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

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引之謹案景讀如憬
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
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
景古字通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篇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
楚室引之謹案于當讀曰爲謂作爲此宮室也古聲于
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是也張載
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
詩並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是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
爲正義亦曰作爲楚丘之宮作爲楚丘之室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如匪行邁
謀　匪伊垂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旻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
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
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駟引詩云云杜預注
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也
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古人或以匪彼
通用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宇

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
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
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紓今詩上匪字作彼
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曰匪彼也
其訓蓋本於三家小旻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
相同則匪即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爲彼詩中
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毛傳曰匪徒庸君箋訓匪直爲匪徒訓人爲庸君皆失之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
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

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旟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也箋曰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失之說者皆訓匪為非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眾穉且狂

載馳篇眾穉且狂毛傳曰是乃眾幼穉且狂引之謹案隱四年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上文許人已是眾辭

不須更言眾矣眾當讀為終終猶既也詳見前終風且暴條下終溫且惠既溫且惠也終風且暴既風且暴也終窶且貧既窶且貧也終和且平既和且平也終善且有既善且有也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也古字多借眾為終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韓策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眾今本眾下有終字後人據韓策加之也皆是也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尹知章注曰穉驕也集韻穉陳尼切自驕矜貌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是其證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驕且妄矣蓋自以為是驕也以是為非妄也傳不知眾之為終又以穉為幼穉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幼邪

士貳其行　其儀不忒

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引之謹案貳與二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為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即忒之借字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即易之四時不忒也爾雅爽差

也爽忒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貣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貣明矣箋解女字為汝貣字為二皆失之其釋不爽曰無差貳則無差貳之譌也差貳即差忒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無或差忒以差貣之解解士貣其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鳲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執義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言當為詁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引之謹案古無訓忒為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

貣疑也蓋毛鄭本忒作貣故訓以爲疑。周語平民無貳貳讀作忒。韋注遂以疑貳釋之正與此同。貣者貣之譌貣即忒之俗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貣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貣者貣亦貣之譌也。說文爽忒也貣亦忒之譌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富國篇呂氏春秋先已篇引此詩並作忒。高誘曰忒差也。蓋忒本字也貣俗字也貣譌字也。其儀不貣與棘國爲韻貣棘國古韻皆之部入聲貳字爲脂部去聲脂之二部古不相通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忒以訂毛鄭本之貣爲貳則古字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爲忒意則是而文則非矣。玉篇曰忒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貳爲忒故於忒下誤收疑也之訓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貳之古字並不列作貳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達正義曰無疑貳之心則所見本尙作貣而貣爲貳之譌貳爲忒之俗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貣字多譌作貳互見禮記緇衣周語成事不貳下。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曰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引之謹案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鄭風狡童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與此同意。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而字相應雖則佩觿而不我知。雖則佩韘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也。陳風宛丘篇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亦於句首用而字古字多借能爲而。易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荀子解蔽篇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超然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同管子侈靡篇不欲强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賁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

嘆其濕矣

王風中谷有蓷一章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毛傳曰蓷鵻也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嘆其脩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嘆其濕矣傳曰鵻遇水則濕箋曰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案嘆或作𤍠說文曰嘆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嘆乎火又曰𤍠乾

見則暵爲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暵其乾不可云暵其濕也而云暵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㬤字云㬤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㬤玉篇㬤邱立切欲乾也古字假借但以濕爲之耳（草乾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之𦛗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𦛗邱及切脯也）二章之脩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其狀之也皆曰暵暵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雕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詩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固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說文𤅶水濡而乾也引詩曰𤅶其乾矣誤與傳同段氏說文𤅶字注謂暵即𤅶字之假借𤅶也蓋曲徇毛傳之說徧考書傳無以暵爲𤅶者且經云暵其乾不云暵其𤅶也段說非是）

亦莫我聞　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問與聞通（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下）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有謂相親有也）此曰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下文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虞亦助也（詳見則不我虞下）意皆相近解者亦失之

咸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引之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棫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棫故棫通作或或與咸字形相似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棫林

兩服上襄

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爲衆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矣謂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車前即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即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爲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衽謂前衽也（問喪篇）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即前後也

邦之司直

羔裘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

邦之人主以爲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年左傳曰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直已而不直人謂正已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曇者夷之之過也趙注云直言攻之失之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小雅伐木箋引此而釋之曰以道德相切正也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謂正夫差之過也主正人過則謂之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曰直不曲也失之呂氏春秋自知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賞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是邦之司直主正人過之明證正義失之

遵大路兮 次章

遵大路次章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寁好也家大人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醜好爲韻道猶路也變文協韻耳若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若蒙上章遵大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弟二句弟四句變首章之韻而弟一句不變韻則弟三句亦不變韻若兔罝次章之肅肅兔罝仍與赳赳武夫爲韻小星次章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爲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弟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霾與來來思爲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爲韻其變韻皆自弟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弟一句亦當變韻否則自亂其例矣

宜言飲酒

女曰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閑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有別

也家大人曰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爲肴酒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爲肴則此句宜字亦爲肴可知爾雅宜肴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肴正義引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爲有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知子之來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引之謹案來讀爲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也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杕杜以勤歸

卽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爲往來之來疏矣。

子之還兮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嫙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箋曰佼好貌昌茂皆好則嫙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文嫙好也義本韓詩同廣雅好貌謂之嫙猶美玉謂之璿矣

漢書地理志曰臨甾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氏苕

問曰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途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營爲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營本作嫙嫙昌茂皆好也作還作營者俗字耳錢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是營卽環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注猶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異別音也若以子之營爲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通矣錢以茂與昌爲地名又以昌爲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丰兮子之昌兮矣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

揖我謂我儇兮

揖我謂我儇兮毛傳曰儇利也韓詩作婘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婘亦同也廣雅婘好也義本韓詩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是其證也作儇者聲近而假耳說文鬈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鬈鬈與婘義亦相近。

其魚魴鰥

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傳曰鰥大魚箋曰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衞人釣

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箋以鰥若大魚則强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引之謹案孔叢子僞書不足爲據傳鰥大魚當作魴鰥大魚下章傳曰魴鱮大魚此亦當云魴鰥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曰傳當作鰥魚無大字案經云其魚魴鰥則鰥之爲魚已明何須又言鰥魚乎或說非魴也鰥也魚之形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而後謂之大也下文其魚魴鱮傳曰魴鱮大魚或曰當作鱮魚非是幽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傳曰鱒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曷嘗有其大盈車者乎鰥之形狀傳注無明文以聲近之

字求之。盭卽鯇也。爾雅鱧鯇。郭注曰。今鱓魚。似鱒而大。陳藏器本草拾遺曰。鯇魚似鱓。生江湖閒。今楊州人謂之鱓子魚。聲如混。或如衮。鯀與雲為韻。當讀古魂反。鯇郭璞音胡本反。見爾雅釋文。二字聲相近。今音見匣二母。古多相通。故鯀鯇不分。盭鯇或作鯀。後人失其讀。因分以為二耳。說文。鯀。魚也。鯇。魚也。已誤分。字又作鯤。潘岳西征賦。兆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徽。盭鯇有青白二色。青者謂之青鯤。鯤與鯀古正同音。是晉世方言猶謂鯇為鯀也。鯇為魚名。故與魴鱮並列。若以為鯤鮞之鯤。則鯤為魚明。見內則鄭注。尚未成魚。不得云其魚魴鰥矣。且魚卵無入笱中之理。何為因敝笱而詠之乎。鄭說失之。

抑若揚兮

猗嗟篇。抑若揚兮。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抑。徐音噫。大雅瞻卬篇。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抑卽懿也。楚語作懿以自儆。韋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為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中也。古亂反。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古忽反。習也。正義曰。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人曰。毛說是也。史記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是也。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謂舞者之齊於樂節也。鄉射禮不貫不釋。鄭彼注曰。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是貫與中同義。卽上章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善舞者齊。善射者中。故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若以選為上選。貫為貫習。則舞亦可稱貫。習射亦可稱上選。轉覺其泛而不切矣。

行役夙夜無寐

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已。行役夙夜無寐。引之謹案。寐讀為沬。無沬猶無已也。楚辭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沬。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沬。王逸注並云。沬。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爰得我直

碩鼠篇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毛傳曰。直得其直道。引之謹案。詩言直。不言直道。此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民不得其所。非謂不得其直道也。直當

讀爲職。職，亦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景紀曰「令亾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版法解曰「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顏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職、直古字通，故脯五臟之臟又作植（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臟」，注「今文臟或作植」），羊舌職之職又作殖（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赤埴之埴又作戠（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脂膏膱敗之膱又作樴（考工記弓人注「樴，脂膏膱敗之膱」）。

子有廷內　洒埽廷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二章之車馬，二章之廷內鐘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爲義。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埽」，朝謂路寢，廷謂路寢之庭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亦有專謂室爲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外戚世家曰「女亡匿內中牀下」，列女傳節義傳曰「兄子與其巳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師古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也」），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洒埽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洒埽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埽室庭之內」，非也。毛、鄭皆未解廷內二字，故具論之。

素衣朱襮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皋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素表朱，卽素衣朱襮。襮之爲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爲襮」，高誘注曰「襮，表也」（廣雅同），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

通賦畢治裏而外獨張脩襍而內還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襍爲表與毛詩異始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皋沃即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鼬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瑣瑣樊光本皋皋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爲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也

子兮子兮

綢繆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爲此非傳意也嗟茲即嗟嗞說文嗞嗟也廣韵嗞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嗞乎司空馬曾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嗞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嗞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嗞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始失其義其注尚書大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子豈得稱之爲子哉斯不然矣

王事靡盬

鴇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杕杜同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采薇同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杕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北山同鴇羽傳曰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勞旣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箋同案毛鄭皆讀盬爲良盬之盬故曰不攻致不堅固也良盬之盬或作苦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不精致也苦楛盬並同義孔穎達不得其解乃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以證盬爲不攻牢不堅固之意失其指矣杕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積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無不堅固是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蓺稷黍云云始失之迂矣今案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蓺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啟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故我心傷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盬人共其苦盬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盬直用不湅治典婦功

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是盬與苦通。良盬之盬通作苦，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為不功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即爾雅之苦息也；於爾雅之苦息也，則誤讀為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即詩之靡盬（郭璞注爾雅苦息也曰：苦勞者宜止息。乃不得其解而為之亂）。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盡通其義者矣。

人之為言

采苓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箋曰：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釋文曰：為言，于偽反，或如字，本或作偽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偽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白帖詐偽類引此亦作偽言）。引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為言即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為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沔水、正月竝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偽也。言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正月箋曰：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晉語曰：偽言誤眾。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月令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詐偽。定十二年左傳子偽不知，釋文偽作為。則為、偽、譌三字古竝通用）。此箋謂為人為善言，殆失之迂矣。

奉時辰牡

秦風駟驖篇：奉時辰牡。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為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元謂慎讀為麎。爾雅曰：麋牝曰麎（以上周官注）。案：慎為獸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即此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真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為麎；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為慎，亦其例也）。五歲為慎，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也。豵、豝、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為豵以下，蓋三家詩說也。

有紀有堂

終南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引之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扶蘇，山有樞，山有苞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凡云山有某物者，皆

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中有麥邱中有
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園有桃園
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阪
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錢氏曉徵答問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草木之名非獸名也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亦者也其即詩之六駮乎山有苞棣隰有樹檖墓門有棘
墓門有梅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
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南山有枸北山
有楰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四章五章亦皆言草
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則既與

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爲杞堂讀
爲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案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釋詩有杕之杜白者棠正釋有杞有棠也紀堂假借字耳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羊穀梁竝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公羊作紀侯廣韻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爲之其後氏焉郎昭二十年棠君尚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㮣奔楚爲棠谿氏定四年左傳作堂谿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刜蓬兮王注曰棠谿利劍也廣雅作棠谿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巫今管子小稱篇作堂巫是杞紀棠堂古字竝通也凡毛詩之字類多假借故韓詩透迆透迆毛詩逶迆作委蛇韓詩于嗟夐兮毛詩夐作洵韓詩綠薄猗猗毛詩薄作竹若斯之類不可枚舉不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
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尚存則所引蓋韓詩也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宗元以紀堂爲終南之物產則是讀紀爲杞讀堂爲棠蓋亦本韓詩也且首章言有條有梅二章言有紀有
堂首章言錦衣狐裘二章言黻衣繡裳條梅紀堂之皆
爲木亦猶錦衣黻衣之皆爲衣也自毛公誤釋紀堂爲
山而崔靈恩本紀遂作屺此眞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
後者矣

衡門之下　墓門有棘

引之謹案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毛傳曰衡門橫木爲
門言淺陋也墓門篇墓門有棘傳曰墓門墓道之門此
皆緣詞生訓恐非其本旨也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
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前有東門

之枌後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竊疑衡門墓門亦是城
門之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之枌東門之楊
耳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鄭城
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亦
有鹿門昭十年齊有揚門襄十八年宋亦有揚門也昭二十一年楚
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
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
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
也據王注曰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
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

此說也。

歌以訊止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訊止今本止譌作之戴氏聲韻考曰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歌以誶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引之案唐石經止字已譌作之釋文有訊之二字之字蓋亦後人所改今考續列女傳載此詩之文正作歌以訊止與廣韻所引合是古本作止之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誶誶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又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誶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誶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誶訊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訊非譌字也訊古亦讀若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張衡思元賦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翩翩黃鳥銜書來訊與匱粹溢出秩器室莅日位爲韻則訊字古讀若誶故墓門之詩亦以萃訊爲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訾訊字古讀若誶聲與訾相近故通訊誶同聲故二字互通雨無正箋訊告也釋文曰訊音信徐息悴反與墓門釋文同大

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釋文曰字又作誶王制以訊馘告釋文曰本又作誶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猶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誶爾雅誶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吳語乃訊申胥韋昭注曰訊告讓也說文引作誶申胥又訊讓曰至注曰訊告也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誶之郭象注曰誶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徐無鬼篇察士無淩誶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誶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誶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索隱曰訊劉伯莊音素對反周成解詁音粹漢書賈誼傳訊作誶李奇曰告也又賈誼傳立而誶語張晏曰誶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誶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訊問也一本作誶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誶爾以吉象兮文選誶作訊李善注引爾雅曰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誶文選誶作訊舊注曰訊告也傳毅傳迪志訊曰先人有訓我訊我誥凡此者或義爲誶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誶爾雅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玉篇廣韻並曰誶言也爾雅作訊玉篇廣韻作誶則爾雅別本有作誶者誶訊同聲故也廣雅誶讓也諫也告也問也集韻誶或作訊通作誶誶訊同聲故同訓爲問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𡁳讀若贅廣韻又雖遂切與誶同音𡁳之爲問猶誶之爲問矣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可盡謂之譌字乎考正之說始疏矣釋文引韓詩曰訊諫也則韓毛二家並作訊爾雅誶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則今本

作訊非轉寫之譌訊誶俱有碎音何以見郭璞音碎之必非訊字乎古人引書不皆如其本字荀所引之書作彼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寫從所注之書離騷云朝誶故王逸引詩亦作誶張衡傳云咎誶故李賢引爾雅亦作誶非詩與爾雅之本文作誶不作訊也顏刻文傳載纂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

猗儺其枝

檜風隰有萇楚篇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毛傳曰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為柔順但下文又云猗儺其華猗儺其實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為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九歎曰結桂樹之旖旎兮王注竝曰旖旎盛貌

一之日 二之日

豳風七月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見困學紀聞卷一引之謹案此襲侯果之謬說也侯果說易七日來復以為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為呼月為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耳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蒙上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而省月字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蒙上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而省月字故一二之下皆加之字以別之明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為日也復之七日與震既濟之七日皆謂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七月為七日也辨見本條下介甫可謂不善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葽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則十月亦當為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蘀何以不稱日而稱月乎蠶月採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經又何以稱月乎反復求之無一可者也蓋介甫臆造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而礙於四月秀葽之文故彌縫其說如此而不知其終不可通也乃惠氏周易述尚取之以解七日來復毋乃惑於曲說邪

七月鳴鵙

七月鳴鵙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

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蜩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引之謹案是詩紀月之例或次弟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弟三句始得轉韻爲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蝅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韻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爲韻蓋八月之去蝅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則必轉韻以別之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鵙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

宵爾索綯

宵爾索綯毛傳曰綯絞也（爾雅釋言文）箋曰夜作絞索引之謹案索者糾繩之名綯卽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廣雅釋詁曰紉紨紉索也（此謂糾繩）楚辭離騷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淮南氾論篇緂麻索縷高誘注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綯繩索也（此謂繩索）字或作綯小爾雅曰綯索也方言曰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謂之曲綯郭璞注曰綯亦繩名引詩曰宵爾索綯是綯爲繩也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也急就篇曰纍繘繩索絞紡纑哀二年左傳絞縊以戮杜注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尚賢篇曰傅說被褐帶索辭過篇曰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茭與絞同是絞亦繩也（方言綯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繩或謂之絞絞通語也郭注曰謂履中絞也義與繩謂之絞同說文茭竹索也義與絞亦相近）箋曰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綯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

亦孔之將

破斧篇亦孔之將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經義述聞弟五

經義述聞弟六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中五十五條

每懷靡及　維其偕矣　是以有譽處兮　我心則休　選徒囂囂　會同有繹　謂我宣驕　夜未央　其下維蘀　君子攸芋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執我仇仇　甯訓爲乃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哿矣富人　崒者崔嵬　既伏其辜　昊天罔極　淪胥以鋪　云不可使　人之齊聖　不離于裏　有捄棘匕　佻佻公子　日旦出　維北有斗　盡瘁以仕　率土之濱　我從事獨賢　其德不猶　我庾維億　韎韐者茅蒐染韋也　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竝受其福　是謂伐德　至于已斯亾　無自暱焉　苕之華芸其黃矣　何人不矜　宣昭義問　自土沮漆　率西水滸　曰止曰時　予曰有奔奏　芃芃棫樸　作之屏之　其灌其栵　依其在京　臨衝閑閑　遹追來孝　以燕翼子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晉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此二句用國語）訪問於善爲

咨。咨事爲諏。（此二句用左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

損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雖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毓曰忠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諏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諏注咨事爲謀曰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亾其一益之以咨

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偕矣　飲酒孔偕

家大人曰廣雅曰偕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湯誓予及女皆亾孟子梁惠王篇作偕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姞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遊也引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是豫譽古字通）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舝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

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同）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下）楚語曰殺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並訓休爲美失之

遷徙鄉卿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曰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僎說文云僎具也又云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周官內饔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並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衆也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箋曰囂囂衆多貌此言囂囂亦是衆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囂囂然衆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囂囂然也

會同有繹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葢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舄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斁毛彼傳曰斁斁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盛皃繹斁驛並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爲盛貌

謂我宣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曰宣示也引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恒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旦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葢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解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案不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

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廣雅同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廣雅同庭燎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為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為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未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為夜屆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死篇注屆極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為夜半則非釋文旦作旦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旦為夜半則毛傳之本作旦甚明段氏若膺毛詩傳小箋云旦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旦猶言未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艾為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芟末曰艾近之而又以為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予謂艾亦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其前亦非錢氏曉徵荅問據爾雅訓艾為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煇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尚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為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為明亦失之夫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晣晣庭燎有煇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予又改為兮敝予又改造兮敝予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為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葭淒淒蒹葭采采傳云淒淒猶蒼蒼也采采猶淒淒也

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維蘀

傳曰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有蘀（尚與上同）箋曰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蘀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蘀疑當讀爲檡廣雅梬棗（梬以整切）檡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鄭注曰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檡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蘀相近故借蘀爲檡（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檡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見陸璣疏）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檡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斯干篇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幠幠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緜篇聿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大啓爾宇傳並曰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椓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職宮室曰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宇即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然則韓詩芋作宇

眾維魚矣旐維旟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眾乃螺字之省說文螺與蝝同螺實蝗類（說文蝝蝗也蝗螽也則蝗蝝一名螽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爆魚子蝡蝡而出即變爲蝗蝝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螺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螺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螺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爆即變爲蝗蝝以害苗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螺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不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且下文旐維旟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旐化爲旟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旐所統不若旟所統之眾故夢旐乃是旟則爲人眾案大司馬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郊則四郊去

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旐。以大司徒五家為比計之。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為鄰計之。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旐所統不若旗所統之衆乎。況居四郊之民。即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旐化為旗之說。求不可通。又安得有衆化為魚之說乎。衆維魚矣。旐維旟矣。者。上維字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旐維旟者。旐與旟也。大雅靈臺篇。虡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虡業與樅（毛傳。樅。崇牙也。）賁鼓與鏞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羽旄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此皆維訓為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旐與旟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下句並舉二物。故傳曰。旐旟所以聚衆也。後人不知旐維旟矣之維與與同義。乃猥以為旐化為旟。因之衆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啁。調也。衆經音義卷十二。古文嘲。今作啁。又作啁。）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為樂。禍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為樂矣。故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為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即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蕡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為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長楚篇。猗儺其枝。即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即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閟

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穫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謷謷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执执廣雅曰执执緩也集韻曰执执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

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疏矣

甯訓爲乃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說甯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家大人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與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爲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甯忍予箋云甯猶曾也案甯猶乃也語之轉下甯莫我有同雲漢首章甯莫我聽甯亦乃也篇內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胡甯忍予胡甯瘨我以旱並同（以上戴先生說）謹案邶風日月篇甯不我顧小雅

小弁篇甯莫之知。四月篇胡甯忍予。箋竝云甯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甯莫之懲。四月篇甯莫我有。大雅雲漢篇甯莫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諸甯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是也。又雲漢篇胡甯忍予。胡甯瘨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甯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甯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正義曰甯可數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甯與他處言無甯者不同。杜注。無甯。甯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甯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甯之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鼐。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銑。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麉。麕絕有力。豜。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豟。熊虎醜絕有力。犘牛絕有力。欣犌。邢氏正義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畱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即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任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

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楊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請測其意，失之。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說「又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哿矣富人　哿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惸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厭、愜、哿，可也。故箋曰「富人已可，惸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板並作富人已可，明北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崒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箋曰「崒者，崔嵬」。漸漸之石篇「維其卒矣」，箋曰「卒者，崔嵬也」，字作卒不作崒，此亦當然。山頂崔嵬者崩。釋文「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並依爾雅音徂恤反。本又作卒」。正義作卒，曰「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此經作卒，今本卒誤作崒，辨見校勘記。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今本卒誤作崒，辨見校勘記。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顏注曰「卒，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崩壞」。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冢崒崩，崒字後人所改。引之謹案：卒當讀爲猝。倉沒反。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崩壞也。卒崩與沸騰相對。若訓卒爲崔嵬，而以山冢卒連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矣。

既伏其辜

雨無正篇「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爲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皆四字爲句，不應其閒又八字爲句也。今案：伏者，藏也。見廣雅。隱也。見晉語韋注。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爲服罪，則與舍字兩

相抵梧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痡勳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九經古義曰薰閽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爲閽薰與閽通易艮

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動虞翻本作閽湖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動動猶閽也易曰爲閽寺是薰與閽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亾則此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爲病不當訓爲徧韓詩作痡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王肅訓鋪爲病義本韓詩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痡矣釋文痡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夷來鋪毛彼傳曰鋪病也是痡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痡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爲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案謂胥靡爲相隨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爲胥靡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爲閽而以爲刑名則尤爲不可周官閽人注曰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閽爲刑名也且讀薰爲閽而以閽胥爲刑名則漢書薰

胥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墨劓剕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剕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即淪胥若以淪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爲相薰蒸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大人曰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

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為可使不稱己意為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為使說見爾雅俾拼抨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為疾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楊注曰齊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並與此同毛以齊為正杜以齊為肅又以為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為理謂膚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為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倒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為理是理裏古字通屬著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著也離附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此詩正義訓離為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為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著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則是以裏為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為表裏之裏則裏即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為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為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

昊天罔極降此鞫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即莪字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責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有捄棘匕

大東篇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正義曰鼎實羊豕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飧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嬥嬥嬥嬥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嬥嬥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嬥嬥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嬥直好皃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嬥嬥好也嬥嬥猶言苕苕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苕苕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窕窕方言曰美狀為窕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嬥嬥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嬥嬥為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為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為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旦出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繒晨時也家大人曰旦當為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既入相對為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啟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為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集傳以為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舉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箕

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益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顇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聲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憔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水醮曰厬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憔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顦悴之顦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仕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之矣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後率西水滸下）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趙注同）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鍾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瘉瘉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庾維億

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㥶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㥶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愊臆氣滿也（凡怒而氣滿謂之愊）

臆漢書陳湯傳策慮愊臆顏師古注曰愊臆憤怒之貌是也哀而氣滿亦謂之愊臆史記扁鵲傳噓唏服臆悲不能自止服臆卽愊臆問喪曰悲哀志懣氣盛是也憂而心懣亦謂之愊臆馮衍顯志賦曰心愊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噫氣滿貌憑噫卽愊臆之轉故方言曰愊滿也王逸注離騷曰憑滿也。漢書賈誼傳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意意臆竝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後不可億逞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旣盈我庾維億維億猶旣盈

述六　宔

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韎者茅蒐染韋也

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毛傳曰韎者今本韎下衍韐字茅蒐染韋也今本韋誤作葦一入曰韎今本脫入字案一入曰韎絕句正義以韎韐二字連讀非是韐所以代韠也箋曰韎者今本韎下衍韐字下茅蒐韎同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今本韐上衍韎字以上辭說詳見段氏若膺儀禮漢讀考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

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異且毛旣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韎韋之跗注韋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云鄭以爲茅蒐染則毛不以爲茅蒐染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韎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竝云一染曰韎叔重

述六　耒

之學出於景伯故云韎染韋也一入曰韎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爲韎至康成始以茅蒐爲韎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韎與一入爲韎二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也鄭駁五經異義曰韎草名齊魯之閒言茅蒐聲如韎蓋異義亦從毛詩以一入爲韎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韎則義與鄭同不當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爲韎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紓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紓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

也。爻亦敖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爻之言姣也。廣雅曰：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高注訓爲佼健，失之。詳見讀書雜志。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紓者，匪交匪紓也。匪交匪紓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交匪敖萬福來求猶絲衣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作傲，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彼匪也不也爻姣也侮也杜注以爲彼之交於事失之。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詩彼交匪紓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爲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儌匪傲，又以爲儌訐；顏師古又以爲儌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儌訐儌倖之有乎。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求與逑同。逑，聚也。言萬福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遒、百祿是總，竝與此同義。說文：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僝功。爾雅曰：鳩，聚也。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逑。毛傳曰：逑，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逑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釋文：逑，本亦作求。是逑求古字通。昭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卽是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鄭異義矣。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曰：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普也，徧也，謂衆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條下。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廣雅同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翦勿伐勿翦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已斯亡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已音紀唐石經作已。各本皆作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已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已。是鄭義自作已也。已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唯唐石經不誤。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亡已不當言至于已斯亡也且至于已斯亡亦非謂已身以此而亡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亡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已而忘乎已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以上韓詩外傳不能自知。正所謂至于已斯忘也忘與亡古字通。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亡歸。亡並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作亡。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作亡。

無自暱焉

菀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虐慎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亦病也廣雅訓暱為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為近非其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苕之華篇苕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苕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是苕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

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旣以黃爲將落。遂幷以下章爲華落葉青青然始失之矣。

何人不矜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爲瘝。爾雅。鰥。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瘝在。又康誥恫瘝乃身。某氏傳曰。瘝。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瘝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爲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衞風淇奧篇赫兮咺兮。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顯亦明也。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爲令聞不已之聞。正義述毛如此。讀。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雝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烝民篇旣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爲徧。雖本爾雅。但於詩義未協

自土沮漆

緜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胡氏朏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案史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自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爲用也。但言漆水而不言漆沮。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音義曰。漆水在杜陽岐山。而不釋沮字。水經漆水注曰。周大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皆用周本紀之文。而但言渡漆。不言渡漆沮。則周本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又句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沮。禹貢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沮則不知所出。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爲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案注內兩沮漆。今本竝譌作漆沮。辯見下。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地理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逕杜陽縣故城。又東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雍水南流注於渭。杜陽故城在今麟遊縣西北。美陽故城。今在武功縣西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漆。漆水在縣西。元和郡縣志曰。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太平寰宇記曰。今新平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注于涇水。或是漢之漆水也。但古今異名耳。案漢之漆縣。爲唐之新平。郎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州。與他書言漆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書句奴傳岐梁涇漆曰。此漆水在新平。沮。當爲徂。徂。往也。自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邰適邠。自杜水往至於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東

北有故邠城。武功縣西南有故邰城。公劉自邰遷於邠。故曰自土沮漆。徂與沮相似。又因漆字而誤作水旁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率西水滸專指漆水而言。如以爲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側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爲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卽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爲洛水。非也。古時未有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詳見禹貢錐指。是漆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於涇。不得以漆水爲漆沮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篇猗與漆沮。卽禹貢之漆沮。若說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爲岐周之二水。亦非。又大王居邠。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王遷岐。則去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膴膴。指岐陽之地。非指邠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閒也。尤非。箋於上章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爲長。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爲水旁地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顚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

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瓞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閒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閒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瓞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瓞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瓞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又案

郊地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渭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辨之詳矣闞駰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爲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率西水滸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滸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偪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所取道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滸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若謂大王自東向西循水厓而行則又當云西率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且詩敘大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滸正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滸則不知爲何水之滸矣故知水滸是漆水之滸非渭水之滸也。爾雅曰率自也互見前率土之濱下西邠之西也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自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廣雅同玉篇又曰跱止不前也今本爾雅跱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塒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峙離待也方言峙作跱。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蹇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

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走之義。

芃芃棫樸

棫樸篇芃芃棫樸毛傳曰棫白桵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者彙（郭本彙作謂今從舍人及李孫本）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彙也棫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芃芃棫樸槱槱楉濟濟皆二木並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枹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斲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

其灌其栵

脩之平之其灌其栵毛傳曰栵栭也釋文栵音例又音列引之謹案下文檉椐檿柘方及木名菑翳灌栵則汎言木之形狀耳栵讀爲烈烈枿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枿餘也疏引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枿餘也陳鄭之閒曰枿晉衛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櫱（櫱與枿同）皇矣曰其灌其栵義並同也段氏詩經小學讀栵爲爾雅木相磨槸之槸非是（段注說文槸字曰釋木曰木相磨槸槸即栵也毛云栵栭也栭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迂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栵栭與椋即來檴落並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爲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衆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舝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

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毛傳士子弟也蓋據七月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弟爲士者若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爲童稺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饋饟士爲丁壯則任耕作矣不得以士爲子也有喻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爲愛云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矣。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茀茀亦皆謂車之彊盛茀茀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遹追來孝

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遹辭也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

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竝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注云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則欥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非謂孝弟之孝說見末卷孝字下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大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索隱來古卽古本徃非是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

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卽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魯語鳥翼鷇卵韋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訓翼爲成。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用韓詩也。（正義以爲引詩斷章非也）揆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經義述聞弟六

經義述聞弟七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下四十四條

瓜瓞唪唪　庶無罪悔　朋友攸攝　可以濯溉　無縱詭隨　無俾正敗　無然泄泄　曾是彊禦　肆皇天弗尚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　靡國不泯　民靡有黎　大風有隧　征以中垢　對彼雲漢　靡神不宗　則不我聞　淑旂綏章　其蔌維何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明明天子　匪紹匪遊　婦無公事　邦國殄瘁　維今之疚　對越在天　不顯不承　伊嘏文王　貽我嘉麰　將受厥明　亦右文母　靡有不孝　有秩斯祜　我受命溥將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幅隕既長　受小球大球　武王載旆　裒荊之旅　勿予禍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古詩隨處有韻　毛詩經二十九卷　劉向述韓詩

瓜瓞唪唪

生民篇。瓜瓞唪唪。毛傳曰。唪唪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唪唪。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玤讀若詩曰瓜瓞菶菶。是唪唪本作菶菶。緜緜瓜瓞。瓜瓞菶菶。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菶菶。猶言麻麥幪幪耳。（毛傳。幪幪然茂盛也。說文）菶。艸盛也。大雅卷阿篇。菶菶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廣

雅曰：萃萃茂也。是萃萃爲草木茂盛之通稱。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爲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爲政篇：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皇疏以悔爲悔恨，亦失之。邢疏同。

朋友攸攝

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可以濯溉

洞酌篇：可以濯溉。毛傳曰：溉，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絜。家大人曰：上章可以濯罍，罍爲祭器，此章之溉，義亦當然。溉當讀爲概。概、溉古通用。周官大宗伯注：溉，祭器。釋文：溉，本或作概。史記范雎傳：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集解引徐廣曰：概，一作溉。淮南詮言篇：日月廋而無溉於志。溉亦與概同。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摡不同。若訓溉爲清，則與濯罍之文不類矣。

無縱詭隨

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家大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言與心詭，西行東坐。鮌湮洪水，使賊爲禍。隨讀若譎。隨字古音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譎音土禾反，字或作詑，又作訑。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㦟，宋楚之閒謂之倢，楚或謂

之譜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沇州謂欺曰詑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案正當讀爲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爲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麻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鄭以正爲政也集傳說

無然泄泄

錢氏荅問曰問說文口部呭字引詩無然呭呭言部詍字亦引詩無然詍詍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釋之傳諜諜利口捷給索隱諜諜漢書作喋喋口多言也喋喋之爲諜諜猶呭呭之爲詍詍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恒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之閒曰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諮諮然而沸楊倞注諮諮多言也諮諮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注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曾是彊禦　彊禦多懟　不畏彊禦

蕩篇曾是彊禦毛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彊也曾是彊禦與掊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圉漢書王莽傳曰不畏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曰強圉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巳在丁曰強圉高誘注曰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逸周書謚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強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懟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

肆皇天弗尚

抑篇肆皇天弗尚引之謹案爾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右與祐通尚古讀若常與亾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史記衛綰傳劍尚盛未嘗服也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尚作常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亾猶此言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也箋曰皇天不高尚之於詩意未合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語注亦沿鄭氏之誤今案詩人覩車馬旌旗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騤騤衛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孑孑干旟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辨見下條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亦失之呂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傳曰泯泯爲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衆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少也黎與燼相對爲文雲漢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黎者衆也彼箋曰黎衆也多也孑者餘也見方言

少也。黎與子亦相對爲文。雲漢言周之衆民皆餓死。無復孑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據此則詩謂周民無復孑餘。乃極言旱災之詞。毛傳云。孑然遺失。趙注云。孑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之衆多。但孑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之也。箋訓黎爲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爲齊。亦不若訓衆之爲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衆。訓齊。至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黚首。黎。黚。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

述七　八

要以文義求之。衆民謂之黎民。猶衆賢謂之黎獻。皐陶謨萬邦黎獻傳訓爲衆賢是其例也。不聞訓黎爲黑而謂之黑賢也。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雝。黎。衆也。某氏傳若訓爲黑民於變時雝。則不辭矣。雲漢曰。周餘黎民。黎。衆也若訓爲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保曰。羣黎百姓。黎。衆也鄭箋。案既言羣而又言衆者。古人語不避複。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衆齊民。楚辭七諫云。羣衆成朋。皆其證。若訓爲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衆也若訓爲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

大風有隧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爲隧風。隧風。卽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隧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隧風。空者

述七　九

大谷之狀也。因謂之空谷。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爲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兩不相因也。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士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垢當讀

爲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詬莊子讓王篇強力忍垢司馬彪注曰垢辱也亦以垢爲詬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又引注曰宣王遭仰天也遭下脫一字陳禹謨本改爲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則是毛詩而非韓詩矣家大人曰對當爲菿菿卓到二音菿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作菿云菿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菿則對爲菿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菿字或作對菿之爲對猶荆之爲荆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菿故菿譌爲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禜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禜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禜是宗與禜通家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法云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禜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即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惸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煢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啟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啟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王風葛藟篇亦莫我聞下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助猶虞也故廣雅又曰虞助也

淑旂綏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毛傳曰綏大綏也正義曰綏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載羽旄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綏爲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即文章之貌注以爲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綏或爲葳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爲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

其蔌維何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蔌作𩱧筍作蒻云𩱧鼎實惟葦及蒲段氏注曰詩其殽維何炰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引之案賓之初筵傳殽豆實也晉語注殽俎實也無云鼎實者炰鼈用鼎書傳亦無明證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蔌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關其羹非謂芼羹之菜爲蔌也毛曰蔌菜殽也引之案毛不云芼菜殽對肉殽言之凡禮經之藿苦薇皆羹之蘋藻二南之荇引之案芼羹無用荇者此爲戴氏毛鄭詩考正所誤皆是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引之謹案蔌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深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蔌爲豆實明矣說文作𩱧乃蔌之俗字蓋古人謂鬻爲𩱧說文云陳畱謂鍵爲𩱧或作餗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馬融曰餗鍵也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是也鼎中爲𩱧故𩱧字從䰜䰜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蔌訓爲菜者殊義特以蔌𩱧同聲故大雅借𩱧爲蔌不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爲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之矣若以爲芼羹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公食大夫禮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士虞禮記鉶芼用苦若薇特牲饋食禮鉶芼設于豆南少牢饋食禮羊鉶豕鉶皆芼凡言芼者皆鉶羹無謂𩱧有芼者賈公彥誤以鉶爲陪鼎辯見周官宰夫注下段氏彌縫許說而謂菜謂之芼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以筍蒲爲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餗之餗爲筍見周官醢人疏於是易之餗與詩之蔌混淆而無別矣此不可以不辯或曰筍蒲已爲豆實下文又言籩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籩耳箋曰且多貌明其數之衆也互見周易覆公餗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衆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衆彊貌者浮與儦聲義相近浮浮猶儦儦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儦儦傳

曰儦儦衆貌猶浮浮之爲衆貌也鄭風清人篇駟介麃麃傳曰麃麃武貌猶浮浮之爲彊貌也人盛謂之儦儦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瀌瀌又謂之浮浮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又曰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洸洸亦彊貌下傳曰洸洸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浮衆彊貌正與洸洸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洸洸也而寫經者滔滔浮浮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於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尚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風俗通義窮通篇云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所引乃四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此其明證也上句爲江漢滔滔則下句當爲武夫

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說見前明聽朕言下）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於公之所明義明德矣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

匪紹匪遊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箋補）亦非敖遊也家大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余考

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夭紹兮。夭紹亦舒之姿也。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釋文。夭於驕反。與夭紹之夭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異也。彼言舒夭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為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其義自明。

婦無公事

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

職而與朝廷之事。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意也。今案公事。即功事。功公古字通。小雅六月篇。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後漢書宋宏傳公作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之佐。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公。史記孝武紀。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作公。漢中常侍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公德即功德。休其蠶織。即無功事也。蠶織即功事。故月令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為長。說見後劉向述韓詩下。

邦國殄瘁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曰。殄。盡。瘁。病也。家大人曰。殄瘁皆病也。殄瘁之同為病。猶勞瘁之同為病。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說見後殄病下。是殄亦病也。殄之言瘨也。疹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瘨我以旱。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貪病。疹殄瘨聲近而義同。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㝌。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煢煢在㝌。今本作疚。廣雅曰。㝌。貧也。召閔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也。不如茲。如茲也。詳見釋詞。釋文曰。疚字或作㝌。㝌與富對言。是㝌為貧也。

對越在天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為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荅也。顧命曰。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並與對越

第一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收反內

同義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並曰越揚也夬彖傳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

不顯不承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卽丕顯丕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上文秉文之德傳曰執文德之人也是謂多士有文德與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詩序專謂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又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卽祭統明堂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但謂丕承爲以後承前則猶未當夫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丕顯丕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丕

顯非創造之義而丕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釋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盛大而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爲武王烝哉之烝魯語收攟而烝祀經音義十三引賈逵本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尚賢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騫不崩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而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丕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纘亦失之

伊嘏文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雝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

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麰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麰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為喜字之誤也來麰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麰韓詩作喜麰猶僖公之為釐公祝禧之為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郭注誤解明字辨見爾雅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為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

亦右文母

雝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文母大姒也箋曰見右助於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謚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齊侯鐘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二者本不相因傳以文母為大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為大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

更言文德之母矣且如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列女傳母儀傳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姒之文德明矣漢書元后傳太皇大后當為新室文母大皇大后後漢書鄧隲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大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為義彼言文母並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謚文而稱之也古人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堯典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康誥令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將在敬循汝文

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傳曰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大雅江漢篇告于文人毛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思文篇思文后稷箋曰思先祖有文德者案思語詞是也此詩以烈考文母對舉烈文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篇烈文辟公傳曰烈光也晉語及哀三年左傳並曰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杜預注左傳乃曰繼業守文故曰文祖案文者贊美祖德之詞若繼業守文乃諸侯嗣位之常不足以稱揚之也杜說非是又案漢書杜

鄭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何須妄立異端乎。

靡有不孝

魯頌泮水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解靡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做之者。正義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引之謹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以考經文，孝字蓋本作𡥈。說文：𡥈，效也。玉篇：𡥈，古孝切，效也。說文又音交，則說文亦訓爲效可知。蓋𡥈效聲相近，故云𡥈，效也。說文教字以𡥈爲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𡥈之訓效同，可以爲證。宋本說文效譌作放，集韻下平聲五有引說文亦作放，而解之曰謂放效也，不知放即效之譌也。集韻去聲三十六效云：𡥈，居效切，效也。足正說文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爲效是也。從子爻聲，與孝字從老省者不同。效與做同。經文作𡥈而訓爲做，故箋云無不法做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矣。沖遠作正義時，𡥈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做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陸氏釋文不爲𡥈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𡥈字也。又案靡有不𡥈，謂僖公無事不法做其祖，非謂國人做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爲義。

有秩斯祜

商頌烈祖篇：有秩斯祜。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祜，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𢧧，云：大也。讀若詩𢧧𢧧大猷。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然其大則曰秩矣。

我受命溥將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既溥既長。卷阿曰：爾受命長矣。卽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廣雅同。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

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旆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邾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竝舉而稱之乎。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見正義。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今人謂疆域爲幅圓。蓋因此而誤。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引之謹案。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竝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圓同。釋文。圓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徧考書傳。無謂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洪拾既佽。福祿既同。降福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句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爲廣爲均爲圓也。幅讀爲福。隕讀爲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弟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爰云能來。如云不克。棄云不逮之類。皆爲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河。是也。箋曰

員古文云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案云語助也言景然而大者維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爲言失之秦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即云也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捄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捄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大共共一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詩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爾雅拱執也大雅抑篇克共明刑毛傳共執也拱捄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回而難通矣廣雅拱捄並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

武王載旆

武王載旆毛傳曰旆旗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並作武王載發王應麟詩攷引外傳如此今本外傳作載旆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說文引作武王載坺引之謹案發正字也旆坺皆假借字也發謂起師伐桀也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月令曰無發大衆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厤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即本此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之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不作旆可知

裒荊之旅

殷武篇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毛傳曰裒聚也箋曰冒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家大人曰毛訓裒爲聚聚荊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衆則是讀裒爲俘也於義爲長俘之通作裒猶捊之通作裒也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集解引虞翻注裒取也爾雅俘取也是俘與捊裒亦同義傳言聚而

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

勿予禍適

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謹案。予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讁過責也。讁與適通。勿予過讁。言不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新序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皋。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

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是則。正取則傚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效之。曰法則曰傚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

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亾。則所引韓詩也。白帖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尚存。則所引亦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毛詩。失之。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

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
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
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
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
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
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
之。引其聲也。夫古人之爲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
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
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

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
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今之音
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
已。余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
夕讀之。覺古人之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誦
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虺爲韻。嵬隤
爲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爲一韻。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喓
趯爲韻。(趯古讀若躍。爾雅趯趯作躍躍。漢書踊躍作踊趯。凡從翟從樂從卓從龠從爵從虐從嚻從勺
從隺從弱之字古皆讀平聲。詳見段氏六書音均表)草阜爲韻。(草古讀若醜)蟲螽爲韻。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舞射爲韻。(射古讀若助)選貫爲韻。角枕

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爲韻。粲爛爲韻。鴥彼晨風。鬱彼北
林。鴥鬱爲韻。風林爲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
發。二之日栗烈。流授爲韻。火衣爲韻。觱栗爲韻。發烈爲
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肅滌爲韻(滌古讀若逐)霜場爲韻。鴻
飛遵渚。公歸無所。鴻公爲韻。飛歸爲韻。渚所爲韻。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爲韻。淵闐爲韻。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蕭悠爲韻(蕭古讀若修)鳴旌爲韻。風雨攸除。鳥鼠攸去。雨
鼠爲韻。除去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爲韻。正冥
爲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爲韻(好古讀若朽)口口爲韻。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崒爲韻。騰崩爲韻。不愧於人。不

畏於天。愧畏爲韻。人天爲韻。擇其左右。嘗其旨否。擇嘗
爲韻。右否爲韻。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虞芮質厥成。
文王蹶厥生。殄隕爲韻(殄古讀若陳)愠問爲韻。質蹶爲韻(蹶協
韻讀若屈原之屈)成生爲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琢玉爲韻。(琢古
讀若斲。說文從玉豕聲。豕音丑六切。韓非子主
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章相爲
韻。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酒牡爲韻。載備爲韻。臨衝閑閑。
崇墉言言。臨崇爲韻。(臨協韻讀若隆。釋文云。韓詩作隆。雲漢二章。上帝不臨。與蟲宮宗躬
爲韻。思齊三章見下)衝墉爲韻。閑言爲韻。而臨衝崇墉又通爲一
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爲韻。
禡附爲韻。伐絕爲韻。肆忽爲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

高爲韻明朋爲韻明古讀若芒 融終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積爲韻疆倉爲韻稼穡惟寶代食維好穡食爲韻寶好爲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成傾爲韻城城爲韻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媚依爲韻婦士爲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堂羊爲韻基牛爲韻庸鼓有斁萬舞有奕鼓舞爲韻斁奕爲韻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競剛爲韻競古讀若彊 絿柔爲韻震戁爲韻戁協韻讀若紐 動竦爲韻又若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藟履爲韻纍綏爲韻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赳爲韻肅讀若修論語蕭牆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說文蕭蕭竝從肅聲古皆讀若修 兎

武爲韻罝夫爲韻丁城爲韻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爲韻楚馬爲韻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小宵爲韻星征爲韻五夜爲韻夜古讀若豫 東公爲韻參衾爲韻昴裯爲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畜報爲韻畜古讀若柷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柷楚辭大招宜擾畜只與秀需爲韻秀需古竝讀上聲報古讀若缶 卒述爲韻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瀰鷕爲韻鷕古讀若唯諾之唯 濟雉爲韻盈鳴爲韻軌牡爲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逝發閱爲韻逝古讀若折說文逝從辵折聲詩思孌季女逝兮與舝渴括

韻言不可逝矣與舌韻 笱後爲韻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泳亡喪爲韻泳古讀若羊 舟游求救爲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容崇爲韻刀朝爲韻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遠爲韻藟弟爲韻河他爲韻滸父顧爲韻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洌愾爲韻洌與愾協韻愾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與迄同 彼我爲韻彼古讀若波 下寤爲韻下古讀若戶 泉歎爲韻浸念爲韻念古讀若壬說文從心今聲 彼彼爲韻苞周爲韻苞古讀若彪 稂京爲韻而彼彼我彼又通爲

一韻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蜎敦爲韻敦協韻讀若堆 蠋宿爲韻野下爲韻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飛歸爲韻燿駁爲韻駁古讀若剝說文從馬爻聲 羽馬爲韻是以有衣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以使爲韻衣歸悲爲韻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神民爲韻弔質爲韻福食爲韻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爲韻湛古讀若耽厭古讀若愔 露夜爲韻晞歸爲韻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究畜爲韻訩邦爲韻蹙蹙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蹙鞫惄爲韻蹙古讀若戚說文從足叔聲引

詩踧踧周道爾雅作儵儵論語踧踖即此字愁古讀若蹙說文從心叔聲道草擣爲韻將恐
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寘棄爲韻予如爲
韻懷遺爲韻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糾佻爲韻糾協韻讀若驍葛屨傳云糾糾猶繚繚也月出一章舒窈糾兮與皎僚悄爲韻霜行
爲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庾爲
韻稼古讀若古庾協韻讀若與茨坻爲韻梁京爲韻滮池北流浸彼
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滮嘯爲韻嘯古讀若修籀文作歗詩條其歗矣
與修淑爲韻淑古讀若儵池歌爲韻池古讀若沱浸念爲韻田人爲韻有
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狐車爲韻幽周
爲韻草道爲韻周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

婦齊媚爲韻母婦爲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雝宮臨爲韻肅廟保爲韻鳳皇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鳴生爲韻
高朝爲韻岡陽爲韻菶雝爲韻萋喈爲韻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廣皇爲韻牡考爲韻祀子
爲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駉坰駉爲韻馬野
者爲韻又有參互爲韻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求悠悠爲韻得服側爲韻汎彼柏舟在
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汎髧爲韻汎古讀若品平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氾濫汎淫疊韻髧古讀若沈說文引詩作紞並從冘聲冘音淫彼

彼我靡爲韻靡古讀若摩舟髦爲韻河儀他爲韻爰采唐
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
二三章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
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于爲韻我嗟爲韻嗟古讀若左平聲
乎乎爲韻渠餘輿爲韻而乎乎渠餘輿又通爲一
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爲韻尰勇
爲韻何多何爲韻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
驕人矜此勞人驕勞驕爲韻好草爲韻天天人人爲韻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度貊爲韻貊古讀若莫明長爲
韻類比爲韻君順爲韻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藹藹王多吉士翽藹爲韻止士爲韻不明爾德時無背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爲韻背陪爲韻明卿
爲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爲韻牛
之爲韻佗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佗佗委古讀若倭說文從
女禾聲薈兮蔚兮婉兮孌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菑來
古讀若釐弗慮弗圖萋兮斐兮哆兮侈兮哆侈古並讀若多說文並從多聲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母古讀若每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有壬

有林載號載呶傷哉游哉經之營之肖民宜人匪疚匪棘（疚古讀若亟）不測不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韻與此同）猗與那與（猗古讀若阿）是斷是遷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按飛多與歸爲韻燕燕于飛之子于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之類是也方多與泳爲韻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之類是也彼多與我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之類是也浸多與念爲韻浸彼苞稂念彼周京浸彼稻田念彼碩人之類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矣）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翁之歌詩者莫不知之而今日遂成絕響若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詩補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如遲如譏如汎如彼如髦如念如滌如厭如蹙如愁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以得其本音夫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歎而已矣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羣經及楚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羊爲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首手爲韻斑卷爲韻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右起爲韻（右古讀若矣）大戴記保傅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韻衡璜爲韻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皤古讀若盤）目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誦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狐狐爲韻裘駘爲韻（裘古讀若其）三十一年傳引周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懷爲韻力德爲韻晉語重莫如國棟莫如德重棟爲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丑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拔爲韻類萃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貍首詩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射射射獲獲莫爲韻（射讀食亦反獲讀若穫）聲旌爲韻昭十二年左傳魯南蒯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爲韻思謀志哉爲韻（謀古讀若媒志古讀若之）身臣人爲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昭爲韻愔音金心爲韻式式力爲韻孟子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爲爲爲韻致至爲韻天命爲韻（命古讀若民）楚辭卜居甯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甯廉絜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眞人爲韻哫栗喔儒爲韻訾斯咿兒爲韻清楹爲韻突滑爲韻如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

氣清宋㝢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悽慄爲韻衰歸爲韻寥廖爲韻高潦爲韻清清人新爲韻此以真庚通用悽欷爲韻怳悢爲韻又如臬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車而徒萃之齎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鉤問喪之悲矣喪矣悵焉愴焉忽焉愾焉大戴記王言之士信民敦工樸商愨女憧婦空空保傅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武王踐阼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口生垢口戕口五帝德之其色郁郁郁古讀若僞其德嶷嶷昭

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語之威兮懷兮吳語之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越語之觥飯不及壺飧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之昧雉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古人用韻往往如此若周秦諸子書則遽數之不能終也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弟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前六十篇爲六卷後十四篇爲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前二十篇爲二卷後十一篇爲一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爲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

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爲卷矣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

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衞宣夫人作柏舟。
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傳母作式微莊姜傳
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傳母作二子乘
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
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葢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
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辯命論
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
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
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

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衞姑定姜賦燕燕之詩
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
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
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
乃韓詩也。

經義述聞弟七

經義述聞弟八

周官上五十條　　高郵王引之

府多於史　腊人無府史　解止　敘官有九嬪以下
無三夫人　幣餘之賦　嬪貢　和布　具脩　斂弛
膐豕宰受歲會　一曰正　歲終　行其秩敘　膳
用六牲　賓客食　內物　選百羞醬物珍物　饗亨
煮　兆瘍者　掌冰正　孤　巾絮　凡王之獻　凡
上之用財用　民之財　振掌事者之餘財　以作二
事　夏纁元　故書綴爲樻　下士十有六人　樂禮
與有地治者　九比　大故致餘子　地域　六鄉

之治　興舞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豐年則公旬用
三日焉　中　王舉則從　內列　主友　純帛　鞭
度　誕豫　斂市紋布　飾行　凡治野　與其施舍
者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內府
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
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
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
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

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宰夫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

腊人無府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獸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怠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賣反商子墾令篇曰高其解舍是也今俗作廨）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氐爲病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駟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曰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蓋古義之湮久矣。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

祀賓客喪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以共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晉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竝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此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爲二以妃爲夫人尤謬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蓋三夫人之有無經傳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鄭君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夕皆牽合昏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竝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

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帗也一曰敗衣從攴㡀㡀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帗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帗者幣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後鄭曰齎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齎即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敘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晉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補音作獘今本改作敝即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即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帗幣即帗敝也字或作獘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

車之獎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獎今本餘下有取字獎下有守字皆後人所加辨見讀書雜志獎亦餘也合言之則曰獎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為百工之餘差為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為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為幣帛之幣豈知幣為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嬪貢　其貢嬪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貢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為賓貢賓貢者非也句首當有作字若云嬪貢謂絲枲其為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為文其為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為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為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為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為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

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為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句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為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即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為嬪物以為嬪物婦人所為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頻物即大宰之賓貢乎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為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為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為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詳見布德和令下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亘為聲宣之為和猶桓之為和也檀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魏策魏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為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

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
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埽除糞
洒引之謹案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
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
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
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
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
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

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修爵無數俗修爲羞正
與此同修卽脩也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事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爲施元謂
弛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
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
是施惠疑惠字之譌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
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竝舉當
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
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
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
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
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
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
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
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
斂施之聯事也

贊冢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
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冢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
令羣吏致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
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
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
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
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騶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即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即師旅也。杜注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皆失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將帥也。失之。其證三也。周語稷偏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

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旅曰：師旅也。失之。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隱十一年。工正，莊二十二年。侯正，成二年。校正，成十八年、襄九年。隧正，襄七年。四鄉正，襄九年。馬正，襄二十三年。陶正，襄二十五年。令正，襄二十六年。五工正，九農正，昭十七年。賈正，昭二十五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鞫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

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互見後師不陵正下

歲終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謹案歲終與正歲相應正歲爲夏之孟春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

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眡祲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此夏之孟冬也周官所言春夏秋冬俱用夏時非用周時夏之中冬周之孟春也則日南至當言春日至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夏之中夏周之孟秋也則日北至當言秋日至而大司樂云冬日至夏日至是用夏時也他若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筮人上春相筮占夢季冬聘王夢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羅氏中春羅春鳥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皆是也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閒則爲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

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鄭注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誤與宰夫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教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

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行其秩敘　令作秩敘

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

稟也。敘。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弟。引之謹案。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衞之次弟。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鄭彼注曰。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弟。與此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弟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

膳用六牲　賜玄麥　大夫執鴈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引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膳食之宜。（食。音嗣。膳食。謂六膳六食也。釋文缺音。失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爲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

六牲明矣。鴈謂鵝也。爾雅。舒鴈鵝。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鵝。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鵝。鴈也。鴈。鵝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鵝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鶩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此鳧謂鴨也。廣雅。鳧。鶩。鴨也。鶩與鴨同。）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今本鳧譌作烏。）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鵝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甚便也。）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鵝爲鴈也

堯典。二生作二牲。案牲。本字也。生。借字也。論語鄉黨篇君賜生。鄭注讀生爲牲是也。一死贄。馬融以二生爲羔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鴈則鵝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竝作二牲。蓋羔與鵝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魚亦可畜之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已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鵝也。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鵝耳。古者謂鵝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上。堯典。二牲一死贄。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見五帝紀集解。若非常畜之鵝。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矰繳斃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閒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贄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爲鴻鴈。執贄篇曰。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而說苑白虎通因之。說苑脩文篇曰。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曰。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則其誤久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鴈爲鵝。而以爲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贄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

賓客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鄭注曰。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食三字。文不成義。食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食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旄人祭祀。則鼓

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法皆其證矣。

肉物

內饔辨體名肉物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引之謹案胾燔乃割亨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爲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殽脾臄毛傳臄函也說文曰臄口上阿也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鄭注曰膚脅革肉及心舌載于肵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

述八　六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引之謹案選撰竝讀曰僎說文曰僎具也又曰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撰車徒者具車徒也廣雅撰具也隱元年左傳繕甲兵具卒乘杜注曰步曰卒車曰乘具卒乘卽所謂撰車徒也襄二十七年傳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是也珍羞與車徒恐其不備而具之故皆謂之僎。

爨亨煮

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家大人曰煮卽亨也旣言亨則無庸更言煮案鄭注云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疏云主外內饔爨竈亨煮之事皆是以竈釋爨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卽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狐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句煮物之名句正義以煮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煮甚明故知他篇引此有煮字者後

述八　九

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皆作職外內饔之爨亨無煮字特牲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亦無煮字。

兆瘍者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兆瘍者造焉唐石經兆瘍者作有兆瘍者惠校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此亦疊有字。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鄭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引之謹案。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孤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引之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所本也。今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又曰。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典命。公之孤四命。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巾車。孤乘夏篆。司常。孤卿建旜。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孤東面。其摯。孤執皮帛。又曰。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又曰。祭祀則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孤卿特揖。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又曰。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皆但謂之孤。

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也。且六卿之外若又有孤三人。則其數九。經當總謂之九卿矣。及考全經。六官之長皆卿一人。春官敘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曰。賈馬皆云。每宮卿也。不在六卿之列。其他言六卿者凡四。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春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又曰。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絕無言九卿者。則卿之數實止六人。豈當有孤三人合而爲九者乎。地官敘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比六卿兼鄉大夫也。與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正合。賈公彥周禮廢興引賈逵云。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是也。疏謂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矣。之六鄉則三公六卿矣。若六卿之外又有孤三

人。則當有所主之鄉。何以敘官但言三公六卿。掌六鄉而不及三孤乎。尋檢前後經文。孤之為官。蓋即在六卿之內而非別有三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六卿分掌六鄉。孤已在其中矣。故不別言孤所主之鄉也再以喪人典命掌客考之。喪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齊。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聱卿之人數見上注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見上注。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兼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之命而將中軍。宣十六年左傳。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襄九年傳。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冢卿。孤卿。蓋冢。大也。見爾雅六卿之中孤為大。故曰冢卿也。穆天子傳。百辟冢卿。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為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大也。則季孫為冢卿。孟孫叔孫為介卿可知。季孫兼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保傅篇之三少。與孤何涉乎。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為孤

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為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為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蓋莽建立周禮見經典釋文敘錄。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為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為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為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為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學者詳考經文以正其失可也。

巾絮

玉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家大人曰。絮與帤通。帤。亦巾也。說文。帤。巾帤也。巾帤。即巾絮也。方言。幏。巾也。大巾謂之帉。嵩嶽之南陳潁之閒謂之帤。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自刎。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挐。風俗通義怪神篇。以挐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為纊。失之。釋文不為絮字作音

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亦然。蓋皆誤以爲絲枲之枲矣。

凡王之獻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曰。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大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引之謹案。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之好賜而衍。當爲凡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而藏之。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玉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瑴之類是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典枲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文義並與此同。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爲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

貨賄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好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始失之矣。況王賜諸侯謂之獻徧考諸書皆無確證乎。

凡上之用財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鄭注曰。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引之謹案。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曰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

司會之意。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衍。敘官疏引作凡上之用財用。蓋後人據誤本經文增下用字非賈氏原文。

民之財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引之謹案。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爲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亦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

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注曰振猶抍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家大人曰經言斂言振注言抍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抍取也又曰抍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抍檢斂四字同義故云振猶抍也檢也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

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抍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之抍此誤以抍爲抍濟之抍。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爲檢察之檢。又云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斂此誤以振爲振濟之振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以作二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鄭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引之謹案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謂之七事也見小宰。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舉喪事之正其服則祭祀賓客可知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

經亦如之蓋其服之正於三事者如此故曰以作三事正其服也亦如夏官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更以九嬪考之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即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又云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即此所謂作三事也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內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爲內人蹕內人謂女御也鄭注內宰曰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

夫之喪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皆指三事言之然則九嬪九御之屬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矣杜子春以女御歲時獻功事與典絲典枲之獻功相合故改三爲二而以爲絲枲之事不知下文之展其功緒乃指獻功事言之若所謂以作三事者則爲祭祀賓客喪紀而非婦功也

夏纁元

染人夏纁元鄭注曰故書纁作𥽵鄭司農云𥽵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引之謹案𥽵黃黑色也說文作䵍黑有文也讀若飴登字玉篇䵍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黦廣韻黦黃黑色也䵍與𥽵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登飴之登登道藏本譌作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𥽵黃者急就篇曰鬱金半見緗白䊵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𥽵聲義正同夏𥽵元者豳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故書緌爲襚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曰故書綏爲襚杜子春云當爲綏襚非是也釋文襚徐音遂集韻以襚爲襚之或體引之謹案經本謂建旞非謂建綏說見金氏禮箋段氏周禮漢讀考旞與旞同乘車建旞亦如生時之道車載旞也從衣作襚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襚而讀爲旞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爲綏也旞得借用襚字者旞襚俱音遂故也襚爲襚之或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遺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白虎通義曰襚之爲言遺也是也故襚從遂聲作襚或從遺聲作襚亦猶九旗之旞或作旞也說文衣部有襚無襚者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地官大司徒使之相賙杜子春改賙爲糾而說文遂無賙字春官籥章國祭蜡故書蜡爲籥今本籥譌作籥辨見本條下杜子春改籥爲蜡而說文遂無籥字占夢二日噩夢杜子春改噩爲咢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改軒爲軹而說文遂無軒字皆是也此襚爲杜子春所改故亦不載乃前賢之疏漏後人所當補正者也襚爲旞之假借而非譌字金氏禮箋謂旞譌爲襚非是

下士十有六人

地官敘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

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引之謹案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即每門下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當有下士二十有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

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徧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葢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六人與每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石經始誤衍。

樂禮

大司徒之職。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家大人曰。樂下不當有禮字。葢涉上祀禮陽禮陰禮而衍。疏云。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說。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

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即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周官正義引此有禮字。與詩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賈本增入。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引此皆無禮字。陳禹謨本設官部增入禮字。而帝王部尚未增入。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

與有地治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鄭注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家大人曰兩司農皆以與有地治者下屬爲句謂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殊非也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不言與治鄉也都鄙者共聽斷之也予謂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二句連讀凡言與某事者皆連上句爲義宰夫曰言其能者與其良者鄉師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媒氏曰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司虣曰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司稽曰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迹人曰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士師曰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司厲曰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夷隸曰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修閭氏曰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其證治與訟義相近有獄訟者有地治者皆指訟者言之非指聽訟者言之下文聽而斷之乃謂聽訟者耳小司徒地訟以圖正之鄭彼注云地訟爭疆界者卽此所謂有地治者也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士之會治反衛侯何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治字同義

九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引之謹案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況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何得於此遽言比乎江氏愼修周禮疑義舉要曰比者簡閱校計之意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爲九比之首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案下文始言比灋不得亂其次序六畜車輦辨其物亦在下文此則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征役之施舍但計人不計物也江說非九比疑當爲人民之譌隸書

人字或作几。漢夏承碑。含和履仁之仁作𠆢。旬或作𠃌月化行之化作𠆢左畔卽人字張休崖涘銘行几過玆隸纉云几卽人字皆與九相似。故人誤爲九。管子海王篇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今本人誤爲九。辨見管子雜志正與此同民字下半與比相似。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爲比耳。既云夫家。又云人民者。夫謂丈夫。家謂婦人。見疏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縣師疏以人民爲奴婢非也謂奴婢爲人民者惟見質人朝士之文其餘則否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亦以夫家人民並言。是其例矣。

大故致餘子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曰。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云。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引之謹案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之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並羨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卿大夫之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且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云餘子卿大夫之子者。蓋據宣二年左傳乃宦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糴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

地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鄭注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引之謹案邦者封之借字。古字邦與封通。商頌烈祖篇邦畿千里。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封畿。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是也。封界也。域也。地封猶地域耳。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曰。封。起土界也。正此所謂地封也。注當云邦讀爲封

封界域也其義自明不當從攺爲域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引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見敍官）注鄉大夫每鄉一人（見敍官）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亣亣古其字也玉篇亣巨之切辭也（下）古文基字（公孟篇）曾有昆弟五人者亣父死亣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今本亣訛作亦）亦作亓集韻其古作亓韓勑碑陰督郵魯亓煇亓其姓也廣韻其辭也亦姓陽阿侯其石是也渠之切亓與其同亣亓竝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亣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說見管子）淮南地形篇通谷六（說見淮南）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沴字解引五行傳若亣沴作今本六字竝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作亣故六誤爲其其亦誤爲六亣鄉即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賈疏及陸氏釋文不言亣古其字則所見本已誤爲六不始於唐石經矣

與舞　以弓矢舞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引之謹案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樂舞故大司樂詔之鄭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始失之）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

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爲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非是。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引之謹案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而誤也。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數當爲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鄉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衆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爲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又案役政卽政役。杜子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爲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曰。公事也。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疏曰。云旬均也者。王制旣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引之謹案旬當如字讀。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者。謂年豐則力役之事於一旬中用三日。中年。則一旬中用二日。無年。則一旬中用一日也。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旣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曰。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據詩定之方中箋。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下至日南至之日。冬至十一月中氣。凡一月而土功始息。則用民之力。已及一月。益十倍於三日之數矣。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定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城三旬而畢。爲期皆而一月。豈得以三日畢之乎。均人豐年之力政。一月之中。纔用九日。較之三旬。尚少二十一日。不得謂之過多無煩改旬爲均以强合於王制也。凡王制之文多與周官不合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之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

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而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然則國無凶荒札喪關市猶有征稅也。若斯之類。兩存而闕疑焉可矣。豈得比而同之乎。

中

九經古義曰。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索隱封禪書云

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為得。呂覽云。禹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行論篇。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脣為胗。得目為蔑。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麻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夭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鄭注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字也。舉借字也。係氏王

舉則從。亦當為與。

内列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注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師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故云師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即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列。是厲與列同。祭法。厲山氏。魯語作列山氏。蠻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爲異耳。山虞職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

夫職。師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處。皆其證也。

主友

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鄭注曰主。大夫君也。引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引之謹案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

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讐。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今案曲禮曰交遊之讐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竝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讐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

純帛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以純爲緇色釋文。純側其反。家大人曰純者黗之借字也。說文黗黃濁黑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相近古字可通。純字自有其義。無煩改讀爲緇。亦未必皆爲材字之譌也。士冠禮及士昏禮之純衣。亦當讀爲黗。詳見純衣條下。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

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楄殳。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殳。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殳度杖也。然則古人謂殳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故并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不解謂殳爲度之義。乃云二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鞘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一第ㄨ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攵反内

誑豫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鄭注曰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疏曰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引之謹案賈未解豫字之義故云豫爲誑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誑不當言誑豫也今案豫亦誑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連言之則曰誑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楊倞注豫賈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豫或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豫古聲相近說文曰豫者張也爾雅曰侜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淮南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索隱曰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誤亦與賈疏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斂市絘布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家大人曰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絘市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二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二引此文皆有之字

飾行

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價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元謂飾行價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曰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且聞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是後鄭以行爲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亾後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即下孟也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脃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槭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脃也方言揄鋪艦極帗縷葉輸毳也毳古脃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本又作脃荀子議兵篇注曰毳讀爲脃

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㪇也。各本㪇譌作蔽。今據說文㪇字注及集韻十虞㪇字注、八勿㪇字注改正。或改行爲扞失之。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眞謂之濫。濫卽方言之艦。郭注艦音藍。古艦濫同聲。艦爲行㪇。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爲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苦與盬同。唐風鴇羽毛傳曰盬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竝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脃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行盬卽行苦。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儥慝相對爲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愼修周禮疑義舉要不知後鄭注爲後人所改，因以注爲非，且爲之說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爲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凡治野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云云。家大人曰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疏不釋上文之凡治野，而於此釋之云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田。今本賈疏野下無田字，乃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與疏意不合。明是釋此文野田二字以別於上文也。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駉正義引此竝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與其施舍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引之謹案鄉大夫職曰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者正謂老幼廢疾不得分以爲二。而言與其施舍者也。與其施舍者上當有可任者三字，寫者脫去耳。鄉師職曰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族師職曰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是其例也。下文頒職作事，正謂頒之於可任者耳。若無可任者三字，則與下文不相生矣。

經義述聞弟八

經義述聞第九　　高郵王引之

周官下四十六條

涖玉鬯　薦豆籩徹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祭表貉　蜃或爲謨　繢純　柏席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牲出入　帥瞽而廞作匶謚　蠶讀爲憂戚之戚　故書蜡爲䄍　鼜　四曰會　遂御正歲年　鄭說大歲建辰誤合二法爲一　師都建旗樹渠　大夫旟　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幣馬　湛或爲淮　嶽山　物之可以封邑者　政學　若族氏句有三日坐　五隸錯簡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故書橐爲櫜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　次事上士　銂鼎　上公銂四十有二矦伯銂二十有八子男銂十有八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以象日月也　龜蛇四斿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榦附周犯矦鍾圖　面三十六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　淫當爲涅　㞕　鱗之而　九卿　則弓不發

涖玉鬯　奉玉齍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鄭注曰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疏曰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又曰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卽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引之謹案鄭以涖玉鬯三句總承祭享祀言之而祭天地無鬱鬯且器用陶匏若以玉鬯爲圭瓚秬鬯玉齍爲玉敦黍稷則但爲宗廟之祭而與大神大示無涉故以玉爲禮天地之玉與鬯齍別釋也然鬯與齍皆始涖之祭又奉之

何以鬯但言涖齍但言奉獨至於玉而已言涖又言奉乎況牲鑊爲一事而玉鬯玉齍則分玉與鬯齍爲二揆之文義殊病參差今案涖玉鬯三句專謂享大鬼也玉鬯圭瓚也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玉鬯爲圭瓚之明證典瑞所謂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也玉齍與九嬪職同其皆爲玉敦可知九嬪之贊玉齍大宗伯之奉玉齍皆所以享人鬼也上文祭享祀並列而此獨言享者上文卜日宿眡滌濯已總祭享祀言之則此涖玉鬯云云無嫌

專指享廟之事。不別言享大鬼者。上文已云享大鬼。故不待別言之也。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疏曰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肆師省閱其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疏曰謂天地宗廟之等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此總天地宗廟言之也。而其下遂云及果築鬻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總大禋祀肆享祭示言之也。至逆牲逆尸令鐘鼓右。則專謂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

薦豆籩徹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家大人曰。薦豆籩徹。當爲薦徹豆籩。謂豆籩之薦與徹。皆掌其事也。今作薦豆籩徹。則文不成義。寫者誤倒之耳。唐石經同。疏云。薦豆籩徹者。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此曲爲之說也。此疏恐經後人改竄。非賈氏原文也。蓋後人所見經文已誤作薦豆籩徹。故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說耳。後外宗疏引此正作薦徹豆籩。與此疏不合。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但言薦徹豆籩。即是先薦而後徹。何得退徹字於豆籩之下乎。據注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則正文亦作薦徹豆籩可知。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是其證。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鄭注曰。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貉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元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于四望三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讀與其之與。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鄉長曰。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掌固曰。有移甲與其役財用。與國有司帥之。與祭有司將事者。謂與掌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士昏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也。祭僕云。掌受命

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即此所謂祭有司也。不直曰有司而曰祭有司者。以大司馬之屬亦有有司。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但彼掌軍事。此掌祭事。故別之曰祭有司也。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又未考祭僕之文。遂讀與爲預。而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爲祭表貉軍社。或以有事爲合戰。胥失之矣。劉氏端臨謂祭字爲衍文。亦非。

祭表貉

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曰。貉師祭

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引之謹案貉卽師祭之名則表貉上不當更有祭字注爲師祭造軍法者師祭下當更有祭字周頌桓正義引此云爲師祭祭造軍法者因此祭字誤入正文而經注皆不可通矣正文有祭字自唐石經已然司几筵注有司祭表貉周頌桓正義引此文祭表貉祭字皆後人依誤本周官加之甸祝云表貉之祝號大司馬兩言有司表貉皆無祭字。

蜃或爲謨

邑人凡山川四方用蜃鄭注曰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鄭司農云謨器名引之謹案

謨與蜃聲不相近蜃字無由通作謨注中三謨字疑當作謓說文謓讀若振與蜃字聲近而通凡字之從辰聲者往往通借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愼鄭司農注大司馬曰五歲爲愼後鄭讀愼爲蜃是其例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荀悅漢紀略屬眞黃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淮南原道篇濵眠於勢利今本濵眠訛作莫眠學者多見謨少見謓故謓訛爲謨矣釋文不爲謨字作音則當時本已訛爲謨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古文謨字作謩與蜃篆文相似案謩與蜃篆不相似段說非也

繢純

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鄭注曰畫謂雲氣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注曰繢畫文也疏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則非畫雲案繢人職對方爲繢是對方爲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爲緣也引之謹案畫雲畫文皆畫繢之事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繢也今案文選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李善注引蒼頡篇曰繢似纂色赤急就篇承塵戶帳條繢總顏師古注曰繢亦條組之屬也似纂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也古人謂赤爲繢故爾雅赤莧謂之蕢因聲託義也上文莞筵紛純注曰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說文組綬屬則紛亦組也顧命敷重筍席元紛純鄭彼注曰以元組爲之緣是也但繢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鄭注曰繢畫文也案繢與青素相對爲文蓋亦以赤色之組爲緣與蒲筵繢純同。赤華於青青華於素此其次也又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曰繢或作繪案緌以組爲之垂其餘以爲飾則謂之緌繢亦組也故用之以飾纓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縞之冠丹繢之袧高注曰袧纓也蓋以赤色之組爲纓故曰丹繢之袧此

可與續緣互證也續緣之續或作繪者俗字耳非謂畫文也陳祥道以爲續備五采之文非是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顏師古注曰繢者會五采也以赤加繢爲其方領也案赤繢卽呂氏春秋之丹繢謂以赤色之組爲方領也赤繢與白布相對爲文則繢爲赤組而非畫文可知班氏明言赤繢而師古乃云五采斯爲謬矣

柏席

其柏席用萑家大人曰柏者椁之俗字鄭注以柏爲椁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柏字古讀若博說見唐韻正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徐無鬼篇作南伯子綦是其例也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家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鄭注曰別尊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鄭注以上惠氏周禮古義曰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人合邱者邱隧故曰王公曰邱封者葬下棺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爲高下之數非也以上惠說引之謹案虞注與周禮王制皆不合詳見易繫辭不封不樹下乃仲翔之謬解而惠氏誤信之何邪且惠氏此說其誤有六下文以度爲邱隧爲窆言之始及隧耳此文邱封之度但言邱不言隧也而惠氏以邱爲邱隧其誤一也自掌公墓之地至此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皆言墳墓之制下文大喪既有日至執斧以涖乃言葬事穿土乃下文之竁下棺乃下文之窆不當先於此節言之而惠氏引虞翻穿土之說以釋封字且曰封者葬下棺其誤二也聚土之高下可謂之度不可謂之數樹若爲聚土則當稱其高下曰樹度何以經文言

樹數邪而惠氏曰樹數高下數字與高下字義不相貫其誤三也鄭注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云云此明邱封之度非言樹數也而惠氏曰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其誤四也檀弓說葬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鄭彼注曰封築土爲壟是聚土謂之封曲禮曰爲宮室不斬於邱木僖三十二年左傳曰爾墓之木拱矣哀十一年傳曰樹吾墓檟是墳閒樹木之證賈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正與經傳相合而惠氏以賈爲失其誤五也檀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鄭彼注曰周禮曰以爵等為邱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正以經釋經與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之說相合（春秋緯見月令冢人疏）孟冬審棺槨之薄厚塋邱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禮器禮有以大為貴者棺槨之厚邱封之大此正冢人所謂以爵等為邱封之度也而惠氏以鄭為非其誤六也且說文曰堋葬下土也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周官之窆無作封者惠氏何不考於說文而輒為異說邪

牲出入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疏曰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引之謹案王出迎牲謂牲入也牲入則殺而烹之矣何出之有蓋經文本作牲入因上文兩言出入而衍出字耳下文大饗不入牲注曰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正對牲入奏昭夏而言足見經文本無出字也鍾師注牲出入出字亦後人所加封人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亦專指牲入言之而大射儀疏禮器正義襄四年

十年左傳正義引此並作牲出入則其誤久矣

帥瞽而廞作匶謚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句）作匶（句）謚鄭注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又小師大喪與廞注曰從大師又瞽矇諷誦詩注曰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謚引之謹案如先鄭所解則廞與誄同矣案大史職曰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是誄者大史之事生時行迹大史固已陳之矣（鄭注曾子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若大師又陳其行迹是再誄也誄

不應再且廞之為道若與誄同則經文直云帥瞽而誄可矣何必變其文為廞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後鄭病其與誄無別則又為之說曰諷誦其治功之詩以別於大史之誄又苦其無據而舉瞽矇諷誦詩以當之案詩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惟祭宗廟則然耳不聞用之於作謚也且瞽矇之諷誦詩所以箴王之闕鄭司農云主誦詩以刺君過而說以國語瞍賦矇誦是也非為作謚而設故但云諷誦詩而無大喪之文若以為廞作匶謚則是瞽之誦詩專用之於大喪而平時規過之職反闕焉不講矣無是理也今案周官大喪言

廞者皆謂陳器物。（司裘廞裘，司服廞衣服，巾車廞遣車，車僕廞革車，司常建廞車之旌，司兵廞五兵，圉人廞馬，樂官則大司樂、眡瞭、笙師、鎛師、籥師，並言廞樂器，典庸器廞筍虡，司干廞舞器，皆是也。）大師小師之廞，不應獨異。師瞽而廞，謂廞樂器也。樂器眡瞭所廞，（笙師、鎛師、籥師皆云廞其樂器，但陳其所掌之樂器也。眡瞭則云廞樂器而不言其，則凡大師、小師瞽矇所用之樂器，眡瞭皆代陳之也。司干疏曰：瞽矇所云柷敔塤簫管及琴瑟，皆當眡瞭廞之。）而以爲大師帥瞽而廞者，眡瞭掌大師之縣，故大師得命眡瞭廞之，又帥瞽而涖其事也。周頌有瞽篇：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彼樂器亦是眡瞭設之，而詩以爲瞽之所設，則以眡瞭相瞽故也。大師帥瞽而廞樂器，小師又與廞者，猶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樂師亦云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也。廞樂器但謂之廞者，因上大司樂、下眡瞭廞樂器之文而省，猶鄉師之致民，大司馬但謂之致也。（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注曰：致，鄉師致民司馬。）廞以陳器，謚以易名，二者絕不相涉，不得合爲一事。謚爲王及后作誄，非爲匶作也，亦不得以作匶謚連讀。作匶二字當絕句，作匶蓋謂將載時也。作，起也，動也。匶朝於廟，升自西階，及將祖，則舉匶卻下而載於車，（見既夕禮注。）故謂之作匶也。言當作匶之時，大師則進而謚焉，故曰作匶謚。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鄭注曰：其讀誄亦以大師賜謚爲節，事相成也。則大史之大喪讀誄，亦以大師之謚爲節，先誄後謚，同在一時可知矣。大史職曰：遣之日讀誄。鄭注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此誤合廞與謚爲一事，不可從，當云大師又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其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是誄謚相因，同在遣之日也。案既夕禮載匶即在遣之日，是日將載而作匶，則大史誄之，而大師謚之，故曰遣之日讀誄，又曰作匶謚。作匶者，遣之始也。如謂經文但言作謚而非以作匶爲節，則直云作謚，其義已明，何乃枝蔓其詞而云匶乎？以是明之。

鼜讀爲憂戚之戚

眡瞭鼜愷獻。杜子春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掌凡夜三鼜以號戒。杜云：鼜讀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家大人曰：造、戚二字古聲皆與蹙相近。（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奧蹙菽宿覆爲韻。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子忠孝篇作其容造焉。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逡然蹙然。）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鄭注曰：齊人有名疾爲戚者。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是戚聲近蹙而訓爲疾也。（戚速疊韻字，戚猶速也，故齊人名疾爲戚。）杜云鼜讀爲憂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戚，聲則同於憂戚，義則取諸疾數，故又云鼜讀爲造次之造。

造次亦疾意也賈疏以為取單中憂懼之意。失之。（見鼓人疏）

故書蜡為蠚

篇章國祭蜡故書蜡為蠚。杜子春云蠚當為蜡。引之謹案蠚與蜡形聲俱不相近蜡字無緣譌作蠚。蓋蜡字古或作蠚。（凡從虫之字或從䖵。故說文蝱或作䖟蠭或作𧖴強或作𧓝蚔或作蟁蜡之為蠚亦猶是也。祇因譌作蠚字。蠚字遂不見於經而字書亦無從收入矣。大馭職。若祭兩軹。故書軹為軒。杜子春改軒為軹。而字書遂無軹字。益古字多失其傳矣。）蠚字隸或作蠚二形相似故蠚譌為蠚凡隸書從昔之字。多譌從替廣雅昔往也。昔譌作替惜愛也惜譌作憯錯磨也錯譌作鐕皆其類也。

噩

占夢。二曰噩夢。鄭注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引之謹案噩即咢字也。（咢俗作愕）玉篇咢。驚咢也。噩驚也。引周官二曰噩夢。爾雅釋天。大歲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或作咢。史記楚世家熊咢。索隱咢作噩。（單行本）列子周穆王篇噩夢作蘁夢。蘁即咢字。（此俗萼萼之萼為驚咢之咢。）玉篇又曰堮坼堮也。咢同上。此皆咢噩同字之明證說文㖾。譁訟也。從吅屰聲又𥧸字注引周禮二曰㖾𥧸。隸省作咢。凡字之從吅從㗊者皆同意。（說文吅。驚嘑也從二口讀若讙。㗊眾口也。從四口。讀若戢。一曰呶讙也。）故從吅之字亦可從㗊說文囂或作貫玉篇有𤀍字。云古文喪是其例也。噩字從㗊屰聲

篆當作㽞。今作噩者其屰字曲畫隸皆變作直畫而為手（漢梁相費汎碑。蹇鄂質直鄂作郢孔廟置守廟孔龢碑丙子朔西嶽華山碑。奄有河朔朔並作朔。幽州刺史朱龜碑門衛弛柝柝作桮。此皆隸書變屰為手之證）又省而為王耳。古文四聲韻曰葬王庶子碑作噩蓋省屰作干。故無下畫亦猶㖾之省作咢也。然則噩即㖾之或作。非俗書也故杜破噩為愕而鄭不改字。

四曰會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鄭司農曰。祠當為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司農曰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後鄭曰會謂

會同盟誓之辭。引之謹案。如先鄭之說則因會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說則因會而盟誓因盟誓而有辭不得直謂辭為會也竊疑會乃譮之假借譮古話字也說文話。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譮從會盤庚曰。乃話民之弗率馬注曰話告也言也（見釋文）文六年左傳著之話言。杜注曰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譮為告戒下民之辭與誥相近故三曰誥四曰譮。

遂御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家大人曰御下當有之字案鄭仲師云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康成云御之者執

謝居前御行爲節度疏云遂御之者（各本無之字乃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删之今據本疏下文補）壺祝執纛御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則經文有之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之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後漢書蔡邕傳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此竝作遂御之（小宗伯云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鬯人云共其裸器遂貍之巾車云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文義竝與此同。）

正歲年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戴氏東原曰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仍兼用夏正周用夏

不用殷故舉歲年而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引之謹案中數朔數一周皆歷四時而成歲可謂之歲亦可謂之年月令曰躔及中星皆應朔氣而曰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則朔數亦何嘗不曰歲乎年歲之名未可以中數朔數分也戴說本於爾雅可謂有據然周禮凡言歲終正歲者皆用夏時（說見前歲終下）正歲年以序事亦夏時也年猶歲耳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年歲年與歲正同義如謂夏曰歲以建寅之月爲首周曰年以建子之月爲首則是羣臣之齒或自建子之月而已增一歲或至建寅之月而始增一歲年之多寡時之先後必參差而無定矣解者徒謂歲年不可以無別故必欲分以爲二不知古人之文自有複語如人與民同義而地官屢言人民土與地同義而屢言土地是也又何疑於歲與年之同義而並舉乎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三歲即三年也場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歲之上下即年之上下也豈有中數朔數之異夏正周正之分乎

鄭說大歲建辰誤合二法爲一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本作常應上衍與日二字辯見下）然則今厤大歲非此也（謂東漢四分術大歲不應歲星）引之謹案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此大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大歲建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者也（詳見爾雅大歲下）而鄭引樂說以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誤合爲一矣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鄭所謂樂說也史記天官書曰

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同次之月同次則歲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始失之矣晨見之法歲星去日一次有餘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因上句歲星與日同次而衍當依樂動聲儀刪正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此三統厤法也鄭君通三統厤故云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案甘氏十二歲之占

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攝提大歲也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孰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是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迥異漢書天文志曰大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法也又曰大初厤在營室東壁歲星與日同在亥宮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大歲而乃證以隔次晨見之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蓋隔次晨見之法大初以後人不承用故言大歲者但知有星日同次之法而已博通如康成猶不能詳爲剖析況他人乎

師都建旗　師都載旜

司常師都建旗鄭注曰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家大人曰師當爲帥說文引周禮作率都建旗帥率古字通則周禮本作帥都建旗玩鄭注亦當作帥蓋都爲民所聚其帥之者大夫也文十六年左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預注曰帥甸郊甸之帥義與帥都同大司馬司都載旜師字亦當爲帥也釋

文無帥字之音賈疏釋師爲衆則唐初已誤爲師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樹渠

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疏曰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渠上亦有樹也引之謹案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爲籬落古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曰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據又作椐廣雅曰據杝也杝與籬同釋名曰青徐謂籬曰椐渠據椐古今字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

類且渠即是溝呂氏春秋上農篇注曰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

大夫鴈

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各本並同案大人曰大夫下不當獨省執字當者脫之耳唐石經正作大夫執鴈大宗伯職亦然。

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引之謹案弟一數字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司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今本脫用字說見司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為義正與此同賈疏訓釋經文先舉周知邦國都家六字次舉縣鄙二字次舉之卿大夫四字次舉士庶子三字然後舉之數二字則所據經文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明矣其釋之卿大夫曰云之卿大夫者即謂朝廷及邦國都家

縣鄙之臣數總言之蓋經文之卿大夫之字是總承上文之辭故疏舉之卿大夫四字而釋之曰即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也猶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之字亦是總承上文之辭故彼疏釋之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也今本改疏之之卿大夫為卿大夫士不知下文始釋士庶子不得於此先增士字也盛氏百二不能釐正反據誤本疏之卿大夫士謂經文當作卿大夫士士庶子疏矣已云卿大夫士何得又言士耶之卿二字之閒安得有數字耶其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者邦國以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而釋於士庶子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甚唐石經始誤衍。

幣馬

校人飾幣馬先鄭司農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引之謹案幣馬謂以馬為幣非謂馬之當幣處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則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能馬以為幣是也下文凡賓客受其幣馬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義並與此同。

湛或為淮

職方氏其浸潁湛鄭注曰湛或為淮周禮漢讀考曰湛

字與淮形聲皆不相近引之謹案淮疑當爲淫字之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說見文心雕龍練字義）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湛字或作沈並與淫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大史公自序曰帝辛湛湎沈酗即淫酗湛湎即淫湎淮南覽冥篇曰東風至而酒湛溢湛溢即淫溢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

嶽山

其山鎮曰嶽山引之謹案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雅釋山釋文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自唐石經始衍山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吳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謂注省去山字非也注文會稽醫無閭下皆無山字以經文本無故也其衡華沂岱霍恆下皆有山字以經文本有故也此云嶽吳嶽也則經文本無山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逸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禮加之據孔晁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

物之可以封邑者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鄭注以物字屬下讀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宋王安石以名物連讀鄭鍔以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十七字作一句讀引之謹案山師川師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則物字當上屬爲句但如鄭鍔連上下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名物豈可以封邑乎今案之可以封邑者之字上蓋有脫文邍師掌四方之地名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大司徒以天下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曰封起土界也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皆謂辨其地之可以封邑者也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與地之可以封邑者皆邍師辨之故曰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地之可以封邑者

政學　聽國司馬

都司馬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鄭注曰政謂賦稅也學脩德學道引之謹案征稅與學道並舉殊爲不倫政當讀政事之政學當讀爲教政學即政教也（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都司馬所掌之教殆即本司馬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與集韻教或作學洛誥乃女其悉自教工尚書大傳引作學功（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

十九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正義引盧植以爲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學記論教學相長而引兌命曰學學半鄭注曰言學人乃益已學之半舊本學之二字誤倒今據正義乙正釋文學人胡孝反又音教又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釋文教一本作學是古字假學爲教也家大人曰聽國司馬本作聽於國司馬猶論語言聽於冢宰也唐石經脫於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序官疏兩引此文皆作聽於國司馬又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文義亦與此同故鄭彼注云正猶聽也

硩蔟氏

秋官敘官硩蔟氏注曰鄭司農云硩讀爲擿元謂硩古字從石折聲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從石折聲折當作析傳寫之誤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謂入聲之陌麥昔錫四部折聲在十五部謂入聲之月曷末黠鎋薛六部硩爲擿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硩他歷反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硩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勑徹反此從折作硩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曰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許以擿訓硩取其同音象文必作硩析聲今本作硩折聲亦是差繆家大人曰段說非也釋文賈疏及五經文字唐石經皆作硩不作硩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硩無硩今欲改硩爲硩不知何據且許鄭並云從石折聲則當作硩明矣硩音它歷反而其字以折爲聲故徐邈音丈列反沈重音勑徹反唯李軌本誤作硩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硩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硩陊山谷李善音勑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則從徐邈而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硩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擲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爲聲然則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鄭注覆猶毀也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當從折聲不當從析聲也說文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案說文言墮之吳都賦言硩陊山谷陊與墮同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亦謂墮其巢也然則硩從折聲兼有下墮之義故廣雅曰墮折下也若改折聲爲析聲則又與下墮之義不合矣硩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擿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擿金也猶說文言上擿山巖空青珊瑚也折即硩之假字則硩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段必欲改硩爲硩而以爲從析聲者

徒以哲爲古摘字。古音析與摘同部而折與摘不同部耳。今案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提與摘古同聲史記刺客傳引其匕首以摘秦王燕策摘作提哲之讀爲摘猶折折之讀爲提提也段注說文媞字云折者提之譌此不明於古聲之轉也提與折右畔全不相似若非聲相近則提字無緣誤爲折。折與摘聲相轉蔑與偙聲亦相轉古音折蔑二字在月部摘偙二字在錫部哲從折聲而讀爲摘猶鞹鞃淺幭之幭從蔑聲而讀爲偙也段氏不明於古聲之轉遂臆造一析聲之哲字以合摘字之音其注說文則徑改哲爲晳改折聲爲析聲殆非所謂遵循舊文而不穿鑿者矣。

旬有三日坐

秋官大司寇之職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家大人曰旬有三日坐三當爲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誤也朞役者十二月役以十二月則坐當以十二日猶下文九日坐九月役七日坐七月役五日坐五月役三日坐三月役也。

五隸錯簡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此五字當在夷隸掌役牧人養牛下其守王宮脫者字與其脫守字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應電周禮傳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閩隸職簡而誤見於此。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畜上脫掌字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此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此字衍與鳥言此三字當在閩隸而阜蕃教擾之掌下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此字衍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引之謹案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爲牽傍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爲牽傍者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傍之非也。牛助爲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夷隸貉隸皆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閩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於閩隸而補者字守字。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周禮新義謂役於掌畜是也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子則取隸焉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鄭依誤本作解云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非也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屬之

夷隸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今更訂其文如左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予則取隸焉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條狼氏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鄭注曰大史小史主禮事者引之謹案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殺有墨恒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今案二史字皆當為事古文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㞢省聲古文事徐鍇曰此則㞢字不省也古文之叓脫去上半則為史矣新序雜事篇有司請事於齊桓公今本事作吏吏亦古文叓之譌蓋脫中則為吏脫㞢則為史矣以是明之證七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布憲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為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為文天官小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春官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即大事殺小事墨之證

故書蠹為槖

翦氏掌除蠹物鄭注曰故書蠹為槖杜子春云槖當為蠹釋文槖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引之謹案作橐者是也橐蠹古同聲故蠹譌為橐說文蠹作蠧從蚰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槖讀釋文槖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槖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鄭注曰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

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謂夷發聲釋文出焉使二字引劉昌宗焉音夷引之謹案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凡鄭注所刻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稾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貈謂善緣木之貈也輈人左不楗楗或作務元謂務今僆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

次事上士

家宰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疏曰直言上士不言中士下士者總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言元士同也引之謹案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爲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爲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注內次事使上士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

鉶鼎

掌客上公五積皆眡飧牽鄭注曰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疏曰不殺則無鉶鼎者鉶鼎即陪鼎是也引之謹案下文飧五牢鉶四十有二（四當爲三說見下）鼎簋十有二是飧有鉶與鼎飧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鉶故有鉶鼎也五積視飧而不殺牲則無鉶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鉶鼎鉶鼎二器也賈氏誤以鉶鼎爲一器而云鉶鼎即陪鼎其說之不可通者有三下文鉶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鉶爲陪鼎其不可通一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鉶四十有二則三十有二之譌四八三十二其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而云鉶鼎即陪鼎其不可通二也聘

禮饔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當碑南陳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八簋繼之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六簋繼之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俱于東方亦如之是陪鼎設於西階前當內廉鉶設於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者絶殊而云鉶即陪鼎其不可通三也鄭注聘禮曰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以爲鉶也注掌客曰鉶羹器也注公食大夫禮曰鉶菜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鉶菜羹也菜下盍脫和字注特牲饋食禮曰鉶肉汁之有菜和者汁各本譌作味據魯頌閟宮正義引明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鉶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未嘗以爲陪鼎也賈氏誤解掌客注之鉶鼎爲陪鼎又以解亨人之鉶羹亨人疏曰云鉶羹者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公食大夫禮之設鉶公食大夫禮疏日鼎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人庶羞言之謂之羞鼎既誤解鉶爲陪鼎又創爲鉶鼎之名書傳言鉶皆直曰鉶無曰鉶鼎者蓋由誤解掌客注之鉶鼎爲一物故致斯謬矣皆以爲即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鉶之有辨也其失甚矣聶崇義曰禮圖亦沿賈氏之誤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鄭注曰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段氏周禮漢讀攷曰公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於言又爲無施者爲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有六亦非降殺之文故云於言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當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引之謹案書或爲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伯之鉶三八而爲二十四加八鉶則爲三十二上公之鉶之數也今本上公鉶四十有二四乃三之誤也因上下文豆四十豆四十而誤減八鉶則爲十六子男之鉶之數也今本子男鉶十有八八乃六之誤也六字脫去上半而爲八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簋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簋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簋二十有四也上公簠十五二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爲八故侯伯簠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簠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七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鉶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

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鍘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鍘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鍘三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鍘少於豆計之。上公豆四十。鍘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鍘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鍘十六。鍘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鍘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鍘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鍘十八。則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考工記輪人爲蓋。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鄭注曰。部。謂斗柄達常也。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引之謹案。倍於二尺。裁四尺耳。不得有八尺。疑當作桯長四之。二尺者四。記言部長二尺。桯長四之。故注曰。杠長八尺。治氏戈廣二寸。援四之。注曰援八寸。是其例也。部長二尺。桯長四之。則下當云二尺者四。不得云四尺者二。蓋桯長四之之四。因上文桯圍倍之而誤爲倍。二尺者四。又誤爲四尺者二耳。鄭不言其誤。則所見本正作桯長四之二尺者四可知。

以象日月也

輈人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鄭注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引之謹案。日。衍字也。大戴禮保傅篇。三十輻以象月。盧注曰。車爲月賈子容經篇亦作三十輻以象月。蓋月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凡三十日而成一月。故輪輻象之。若日。則一日行一度。三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非三十日所能限矣。鄭君所見本已衍日字。不得已而以合宿言之。如其說則經文日月下當增之會二字而其義始明。殆以迂回失之。且三十日而與日會者月也。月來會日。非日來會月。但言月可矣。何須兼言日邪。再以上下例之。象天象地象星及象大火之類。皆單指一事言之。不應此句並言日月也。續漢書輿服志作以象日月。則承鄭本之誤

龜蛇四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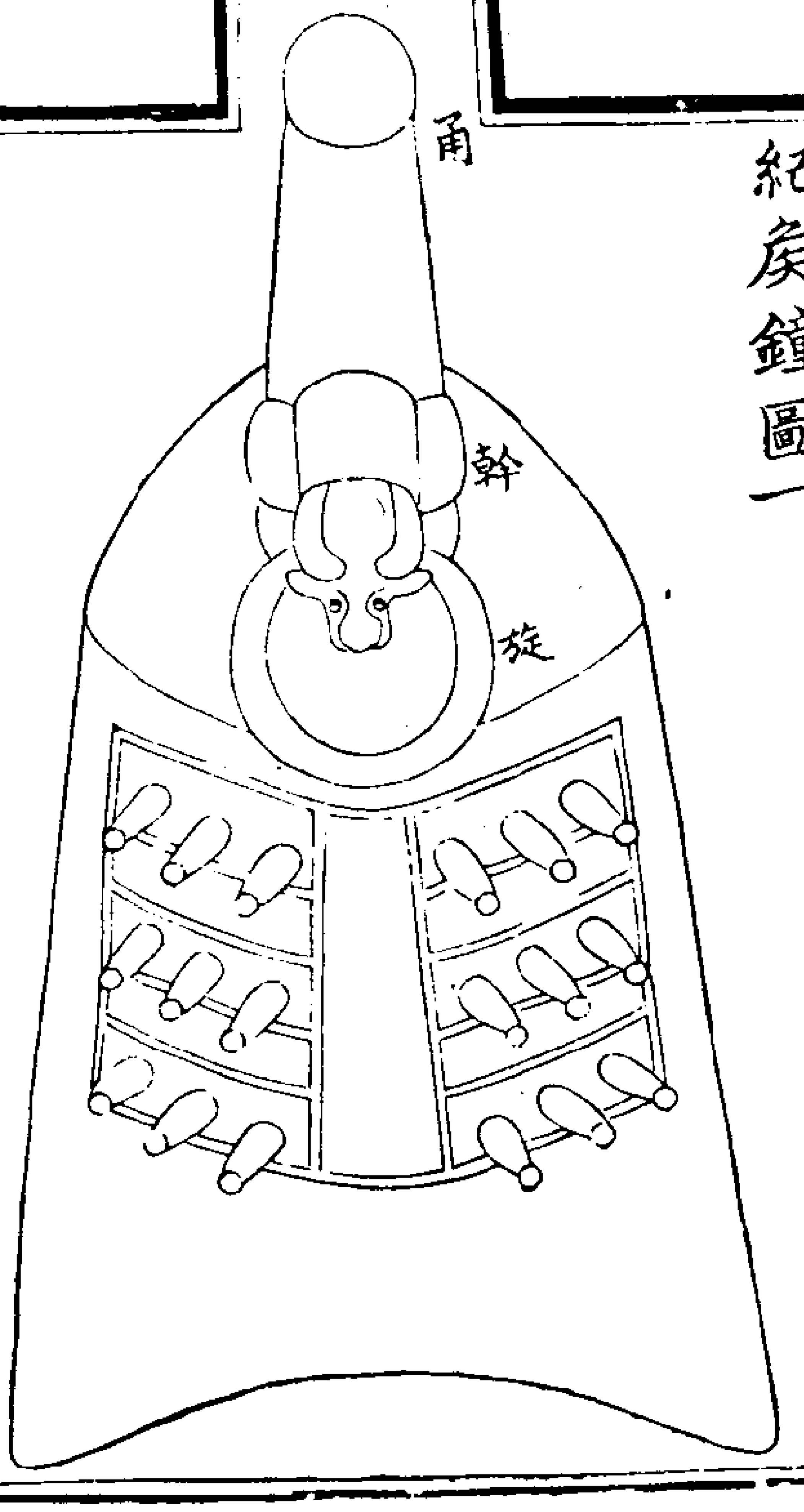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曰。龜蛇爲旐。引之謹案。經文本作龜旐四斿。今作龜蛇者。涉注文而誤也。上文龍旂

旟旗熊旗上一字皆所畫之物。十一字皆旗名此不當有異若作龜蛇。則旗名不著所謂四斿者。不知何旗矣龜蛇爲旐。而稱龜旐者。猶熊虎爲旗而稱熊旗。約舉其一耳。上注交龍爲旂。釋旂字也。鳥隼爲旟。釋旟字也。熊虎爲旗。釋旗字也。此注龜蛇爲旐。釋旐字也。以注考經其爲龜旐明甚。續漢書輿服志載此文正作龜旐四斿通典禮二十六同。今本通典作龜蛇旐四斿甚爲不詞蛇字明是後人所加。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二。引此文亦皆作龜旐。唐石經始誤爲龜蛇。說文旐字注。龜蛇四游。亦當作龜旐。後人依俗本周禮改之耳。他書引考工記作龜蛇者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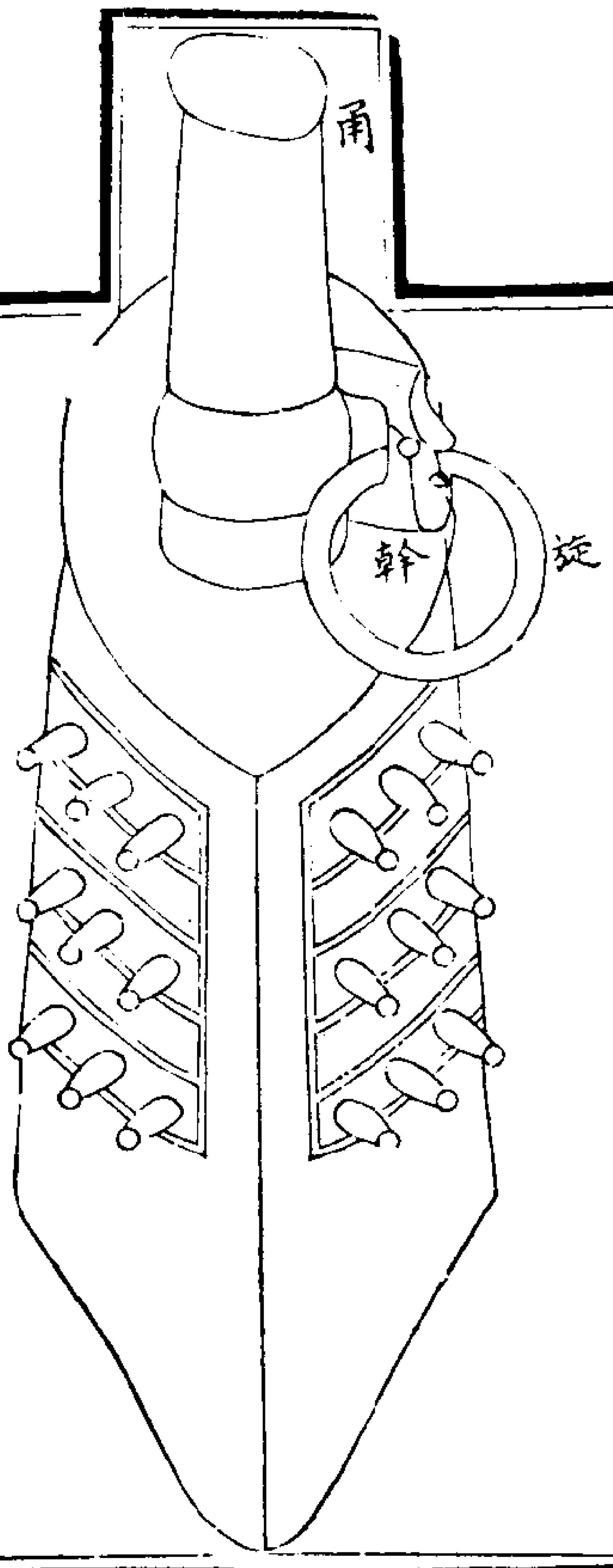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附周紀侯鐘圖

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幹即斡字隸書木字或作才故陳發作陣蘇變作斡今又譌而爲幹注曰。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以蟲爲飾。元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引之謹案。此以旋與幹爲一物也。若然。則記文但言鍾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矣。何於次句又加蟲字乎。竊謂鍾縣謂之旋者縣鍾之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爲旋。猶還之爲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爲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行。鷙蟲攫搏。鄭注。鷙蟲。猛鳥猛獸也。居甬與旋之閒而司管轄。故謂之斡。斡之爲言猶管也。楚辭天問。斡維焉繫。斡一作筦。筦與管同。後漢書賈逵傳注曰。斡。古管字。余嘗見劉尚書家所藏周紀侯鍾。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爲牛首形。而以正圜之環貫之。始悟正圜之環所以縣鍾。即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環爲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斡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斡爲銜旋而設。言設其旋則斡之所在可知矣。斡所以銜旋。而非所以縣。斡爲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爲斡也。程氏通藝錄以旋蟲爲旋螺。徧考古鍾紐。無作螺形者。孟子盡心篇以追蠡。趙注訓追爲鍾鈕。蠡爲欲絕之貌。亦未嘗以蠡爲螺。始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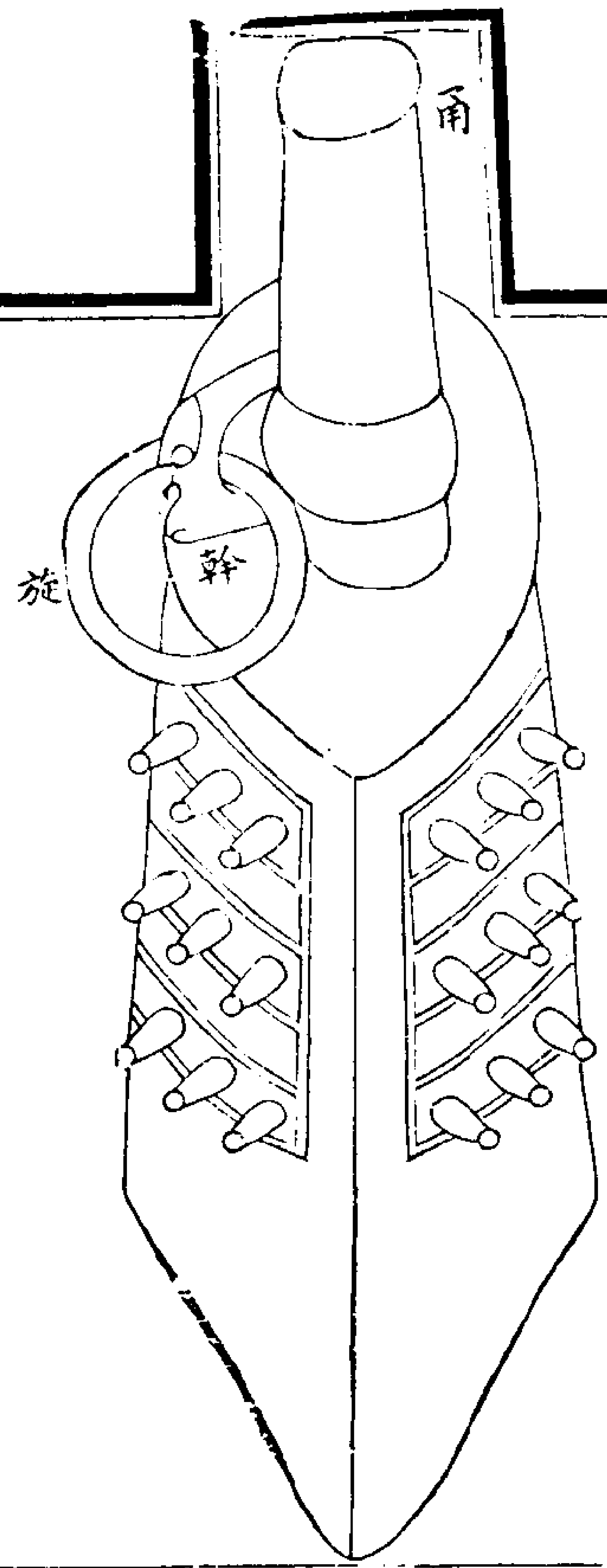
紀侯鐘圖一



紀侯鐘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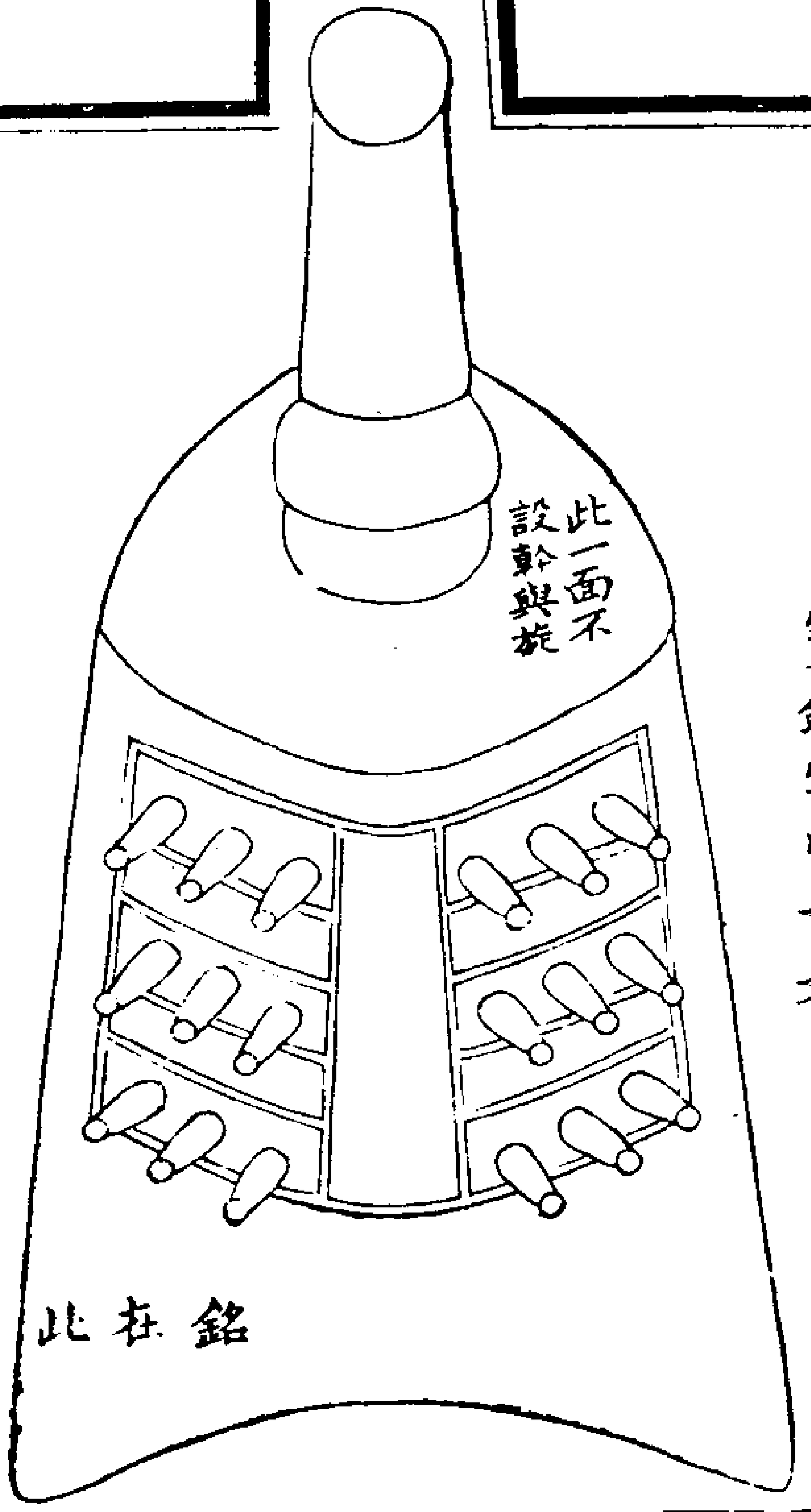


紀侯鐘圖三



紀侯鐘圖四

左銑有銘曰己侯虓乍寶鐘字皆古文


此一面不設幹與旋
銘在此

面三十六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注曰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疏曰言四處則中一通上下畔為四處也案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引之謹案面當為而字之誤也此承上文凡四言之鍾之兩面帶凡四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鍾乳四九而得三十六故云每處有九而三十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鍾凡百一十四鍾每一面篆各兩處分列左右兩面凡四處注所謂帶介

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也每篆一處鍾乳上中下三列列三鍾乳三三而九面有篆兩處而得十八兩面四處而得三十六注所謂每處有九而三十六也程氏通藝錄所圖周公望鍾及余所見紀侯鍾無不皆然與鄭注正合其為而字無疑賈氏不能釐正而云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則是七十二矣無論古鍾無此制且非一鍾所能容又謂中二通上下畔為四處亦誤四處者合鍾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處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　似博為帴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耎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也卷而搏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引之謹案此先刻其目後乃一一申言之也不應引而信之二句不見於前而見於後蓋本在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下寫者錯亂耳

則是以博為帴也鄭司農云帴讀為翦謂以廣為狹也後鄭謂帴者（今本帴誤作翦據疏改正）如俴淺之俴或者讀為羊豬戔之戔釋文引沈重云馬融音淺引之謹案馬音是也古人多以博與淺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曾子脩身篇曰君子博學而淺守之管子八觀篇曰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荀子脩身篇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非相篇曰君子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儒效篇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禮論篇曰博之淺之呂氏春秋執一篇曰駢肯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

齊國之政哉。賈子容經篇曰。人主大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淮南說山篇曰。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皆是也。帴乃淺之假借耳。

淫當爲湦

帨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爲湦。書亦或爲湛。家大人曰。湦與淫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淫爲湦之理。湦即湛字之譌也。湛音沈。湛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爲湛。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湛即淫字也。亦通作沈。大戴禮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下云書亦或爲湛。亦者承上之辭。大宗伯五祀。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肆師爲位。故書位爲涖。

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樂師趨以采齊。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趨。是凡言書亦或爲某者。皆承上之辭。湛字從水甚聲。隸書甚字或作是。故湛字或作湜。湦字從水從土日聲。隸書土字或作士。故湦字或作湜。湜與湛形相似。故湛譌爲湦耳。釋文有湛無湦。以是明之。

⿸尸食

玉人疾用瓚。鄭注曰。瓚讀爲饛⿸尸食之⿸尸食。瓚雜名也。釋文⿸尸食作旦反。內則注曰。以膏煎稻米。則似今膏⿸尸食矣。釋文⿸尸食本又作饛。又作⿸尸食。並同之然反。又音贊。錢氏曉徵答問曰。據玉篇⿸尸食即饡之古文。說文云。饡以羹澆飯也。釋名⿸尸食饡也。以米糝之如膏饡也。凡從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爲雜名。引之謹案。⿸尸食字說文缺載。以六書之例求之。⿸尸食蓋從食展省聲。饡隸省作⿸尸食。⿸尸食音作旦之然二反。並與展字聲相近也。字當作⿸尸食。俗書譌而爲⿸尸食。則諧聲之理不明。其又作⿸尸食者。⿸尸食之省耳。楚辭九思。時混混兮澆饡。注曰。饡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饡之亂也。則⿸尸食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讀瓚爲⿸尸食。而訓爲雜。聲中兼義也。

鱗之而

梓人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鄭注曰。作猶起也。之而頰頌也。引之謹案。說文。頌。禿也。禿爲無髮。則不可以言作矣。鄭說非也。今案而頰毛也。之猶與也。作其鱗之而。謂起其鱗與頰毛也。若龍有鱗。虎有鬚。皆象其形。使之上起耳。古人連及之詞。或言與。或言之。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謂有司與牧夫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謂措之于參保介與御間也。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二子皆死也。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

傳摯謂播𣏟與纂申鮮虞與傳摯也說見釋詞直言鱗而則不詞故加之以連及之說文而頰毛也引周禮曰作其鱗之而釋而不釋之然則之爲語詞非實義所在矣戴氏考工記補注乃云頰側上出曰之此未達古人語意而輕爲之說也。

九卿

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注曰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引之謹案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用漢書百官公卿表之說也見上孤字條蓋當

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爲三公之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見上孤字條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辨見上孤字條豈得以孤爲三而強合六卿而爲九乎若以保傅篇言三少皆上大夫遂欲列之九卿則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矣見文王世子正義豈亦將合六卿而爲十卿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經又云九分其國以

爲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假如三公闕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涖之而可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漢書藝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蓋即說苑所引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

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於字蓋衍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留三公司卿以放效之且合羲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爲九卿見漢書王莽傳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官遂以三少廁其閒矣總由誤解周禮以致此

誤。豈古人官制之所有哉。鄭君注天官掌次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卿。增減異同。書無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皆未可知。必欲於周禮六官之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

則弓不發

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曰。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賈疏以發爲發傷。引之謹案。訓發爲傷。於古無據。發當讀爲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於枉戾也。輪人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注曰。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與此云菑栗不迆則弓不發義正相近。匡亦枉也。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軫者。管子宙合篇曰。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爲正。高誘注曰。撥。枉也。脩務篇。琴或撥剌枉橈。注曰。撥剌。不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

矣。

經義述聞弟九

經義述聞弟十　　高郵王引之

儀禮七十四條

閾西閾外　旅占　主人戒賓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純衣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扃鼏　孝友時格　納采用鴈　禘裼　布席于奧　必殺全三族之不虞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　至下　若君賜之食　則曰寡君之老　宅者　羹定　館下　公如大夫入　服鄉服　先生君子　緇霤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三耦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　二大夫媵爵如初　爲大燭賓爲苟敬　栗階　度尺而午　梱復　及期夕幣遂以入竟　志趨　舍息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　至再拜　賓栗階升　匹馬卓上　異姓小邦右縫　公士　櫛笄　繶緇約純　用二鬲　鱄鮒扱入　竹簎蓋　若用茶　猴矢　右取肝　沐浴不櫛　降階還　普淖　始虞祝辭譌文　三虞　卒哭他用剛日　尸俎所俎皆有肩臂　孝子某　薦此常事　乃札　兩銂笔　祝命挼祭　爾黍稷　拜　西南　今文淳作激　主人拜送　迎尸　其脅體儀也　腊辯

閾西閾外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鄭注闑門橛閾閫也疏曰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閫閫門限與閾爲一也引之謹案閫閾也非闑也閾門限也非闑也爾雅柣謂之閾郭注曰門限橜謂之闑郭注曰門閫說文闑作梱曰梱門橜也橜門梱也闑門梱也閾門榍也榍限也（榍與柣同）廣雅說門閾曰限謂之柣柣凥磩砌也說門闑曰橜機闑也宋亦與闑同是閾與闑不同物不得以闑爲閾也曲禮之梱正指閾言之鄭彼注曰梱門限也亦誤以爲閾矣（王肅家語本命篇注孔鼂逸周書作雒篇注及衆經音義二引三蒼並曰閫門限也誤與鄭同又鄭風丰篇箋曰梱門梱上木近邊者李巡注爾雅釋宮曰梱謂梱上兩傍木亦誤以梱爲門限）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索隱曰梱門限也案梱門橛也橛居門中而短（玉藻正義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車入里門則軸過其上橛高故車不得不高若增高門限則輪不能過雖高其車無益也索隱之說義不可通初學記人部引蔡邕短人賦曰木門閫兮梁上柱視短人兮形如許閫爲門中之橛直立而短故短人似之若門限橫亘不與人相似矣史記馮唐傳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漢書閫作闑韋昭注曰門中

椽爲閾。此閾闑同物之明證。史記正義以閾爲門限，則與闑殊物。何以漢書作閾邪。厥通作厥，閾通作困，晏子春秋雜篇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荀子大略篇作井里之厥。井里之厥謂里門之闑，以石爲之者。故和璧出於其中。古者應門之闑或以梁石爲之。逸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閾，孔注以元爲黑石。今京師城門巷門中央豎短石，古之遺法也。據晏子作困，荀子作厥，即閾椽之借字，則閾之爲門椽而非門限甚明。當以說文廣雅及爾雅注爲正，不當如鄭說也。漢書王莽傳思不出乎閾，顏注曰閾，門椽也。則是以閾爲闑矣。九說江氏慎修儀禮釋宮增注不能辨正，反以爾雅注爲非，疏矣。

旅占

旅占鄭注曰：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引之謹案：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見士喪禮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筮者還東面，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爲始也。燕禮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注曰：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又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曰：長者尊先而卑後。公食大夫禮大夫長盥。注曰：長以長幼也。少牢饋食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注曰：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昭十三年左傳使五人齊而長入拜。杜注曰：從長幼以次拜。近與長占同義。管子八觀篇齒長輯睦，尹知章注曰：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士以次衆賓又以次序相酬。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旅占猶言旅酬旅酌耳。古文旅作臚，臚亦序也。爾雅曰：臚，敘也。臚與旅同，敘與序同。

主人戒賓

主人戒賓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疏曰：謂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又乃宿賓注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疏曰：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者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即上文戒賓之中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不更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引之謹案：鄭賈之意，戒賓時廣戒衆賓，而正賓與贊冠者亦在其中。既筮而宿賓，則惟宿正賓與贊冠者，而衆賓不與焉。以戒賓之後猶須筮賓，則方其未筮之時，尚未知誰爲正賓，故以爲廣戒衆賓也。今案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鄭注宿戒尸曰：重所用爲尸者，是少牢未

筮尸之時已有將以爲尸之人主人先戒之以明愼重
之意則冠禮未筮賓之時亦得有將以爲賓之人主人
先戒之以重冠事明矣主人所戒之賓卽所筮之賓猶
少牢所戒之尸卽所筮之尸不得以筮賓爲筮冠子者
而以戒賓爲戒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
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又兼指衆賓無是
理也下文自夙興以下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
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稱無所謂衆
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下文戒賓曰某有子某將
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教之謂若始加祝曰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再加曰敬爾威儀淑愼爾德也惟冠
子者乃有教之之語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
吾子其事謂若三加與醴與字之也惟冠子者始執其
事主人戒賓與賓對之詞皆指冠子而言而無一語及
於觀禮豈得謂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乎鄭君徒以筮賓
之前不當先知有賓而戒之而以爲廣戒僚友則何以
解於少牢筮尸之前先有尸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
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
戒之賓不宿知者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
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改

筮則所宿之賓非其所戒不改則所宿卽所戒之賓經
但言其不改者耳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
者告期于賓之家鄭注告兄弟及有司曰擯者告也注
告事畢曰宗人告也疏曰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
此卽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
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引之謹案如鄭注告兄弟及
有司告事畢告者兩易其人則經當有以別之不得隱
其告之之人而但曰告也且下始云擯者告期于賓之

家則告兄弟及有司非擯者明矣上文筮日宗人告事
畢而此不言宗人則亦非宗人告矣反復文義告兄弟
及有司告事畢蓋皆宰告之不言宰者承上宰告而省
其文士喪禮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
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
異爵者告于主婦告于異爵者皆宗人告也而不言宗
人亦承上宗人告于涖卜而省其文也

純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曰純衣絲衣也餘衣
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士昏禮純衣纁袡鄭亦

以爲絲衣。冢大人曰。純當讀黗。說文。黗。黃濁黑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義相近。古字可通。爵弁服固以絲爲之。然士冠禮之純衣。與纁裳連文。則義主於色而不主於絲。士昏禮之純衣纁袡。亦猶是也。若訓純爲絲。則於文不類矣。史記五帝紀亦曰。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周官禮記多謂黑色爲純。詳見周官純帛下。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引之謹案。鄉大夫之鄉。賈疏作卿。冠義孔疏亦作卿。陸德明禮記釋文則作鄉。音香。劉廣文端臨從賈孔非鄉。段大令茂堂張觀察古愚顧文學千里從陸作鄉。今臚列其說於左而加注以辨之。

劉曰。卿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考之。元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案宋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卿大夫。其字正作卿。則韋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大夫不作鄉。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

段曰。卿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鄉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鄉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案鄉大夫乃官名。非爵名。不得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公士也。（案此說無據。）鄉射禮注曰。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之人仕至大夫者。謂之遵者。不聞謂之鄉大夫也。）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案此鄉大夫亦當作卿大夫。士冠禮注所謂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此注卿大夫致仕者六字。正與彼同。傳寫者卿誤爲鄉耳。亦猶士冠禮注之卿大夫。鍾本陳本及通典通解楊氏圖。俱誤作鄉大夫也。）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射禮注鄉大夫乃傳寫之誤。不得據以爲解。）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案敖繼公集說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臆說不足據。段用其意而爲此說。非也。徧考書傳。無謂同鄉之人仕至大夫爲鄉大夫者。）每鄉卿一人。亦卽大夫之一也。（案此亦用敖氏主治一鄉之說。然敖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或云卽主治一鄉者。皆未定之說。前說是。則後說非。後說是。則前說非矣。今乃兩說竝用。不自相抵牾乎。且經義果如此。則注當云。鄉大夫官名。每鄉卿一人。或云鄉大夫同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文義乃明。何得無一語注釋。）鄭於禮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

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案鄉大夫若作鄉大夫。則文在鄉先生之前。鄭當先釋鄉大夫稱鄉之義。何待至鄉先生而始云同鄉云鄉中乎。至鄉先生而始釋鄉字。則上文鄉大夫之不作鄉明矣。又案鄉大夫人所共曉。故鄭不注。若作鄉大夫。則不得無注矣。何以儀禮記注皆不釋此三字乎。段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浹。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也。如賈孔作卿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與。案古者無大夫冠禮。趙文子所行。即士冠禮也。徧見六卿見於國語。不得云不可全見。晉有六卿。猶見全見其餘諸侯則大國三卿。小國二卿。人數無多。何不可全見之有。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案韋昭晉語注引禮作卿大夫與賈孔合。則賈孔是而陸

述十　九

非　又曰宋明道本晉語注。遂以贄見卿大夫。當作鄉大夫先生。案俗本作鄉大夫先生。此元以後人所改。不可從。韋引禮見卿大夫者。以文子徧見六卿也。不得從誤作鄉大夫。且所見非致仕者。不得並引先生也。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鄉大夫者鄉先生。同一鄉中嘗仕爲鄉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案儀禮鄭注未嘗云。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鄉大夫者也。賈疏亦無此說。禮記鄭注及孔疏皆無此說。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案鄉大夫在朝者。冠者皆見之。先生則惟在本鄉者見之。故先生獨稱鄉。若謂所見大夫與先生皆同鄉之人。則經但云鄉大夫先生足矣。下鄉字不可刪乎。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卿大夫。誤案賈孔不誤。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案陸據誤本作音。不可從。韋云鄉大夫先生。省下鄉字。正可見韋所據作鄉大夫也。案此爲俗本所誤。據明道本則韋注正作卿大夫。未嘗作鄉。亦無先生二字。　張曰。鄉大夫者。鄉人之在朝爲大夫者也。案此沿段氏之誤　諸侯之上大夫卿。故言大夫而闕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爲大夫者。但致仕耳。故鄭注就下句爲解。案上句鄉大夫何以不解。儀禮記注又何以皆不解。此不可通。以上經已見鄉大夫。其人自明。案上經知作鄉大夫。則必當注釋。若不注。則不知作何解矣。不得云其人自明。下經不知先生何人。故須明之也。儀禮士冠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其解貫通上下。而又補說經之大夫兼卿也。案卿字即出上經。非經文不言卿而鄭補之也。賈疏但云經不言士而不云經不言卿。則上經本作卿大夫。下經鄉先生注所謂卿大夫致仕者。即承上經卿

述十　十

大夫言之。明甚。若經不言卿而注增成其義。則疏必表而著之矣。　鄉射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以此中兼卿義。與前注。故但取鄉大夫成文也。案以前注考之。則鄉大夫即卿大夫之譌。說見上。即以相承之本言之禮記冠義釋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案此陸氏之誤。不可爲據。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正作卿大夫。與經文注意皆脗合。足正釋文之誤。初學記禮部下引儀禮正作卿大夫。則唐時固有不誤者。不獨賈孔也。學者擇善而從可矣。儀禮雖無音。決與此同。可證者一也。禮記正義複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云謂在朝之鄉大夫也。案鄉乃卿之誤。在朝之卿大夫。對鄉大夫致仕居鄉者言之。當作卿。不當作鄉。衞湜禮記集說引正義云。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上卿字雖誤作鄉。而下卿字尚不誤。可見沖遠所據禮記本正作卿大夫也。不得以誤本作鄉者爲證。可證者二也。冠禮賈疏云。經云鄉

大夫案鄉乃北宋本之誤字。疏曰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正對鄉先生注有鄉大夫而無上言之不得改卿大爲鄉。且疏不解鄉大夫稱鄉之義則所據經文作卿大夫而不作鄉可知。宋魏了翁儀禮要義引賈疏正作卿當從之。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經本儀禮禮記字甚完好皆並作鄉案此皆因釋文致誤不足據。然則自來不聞異說，唯俗本儀禮疏鄉誤卿，不過鈔胥刻工因形近舛錯而已。案毛本作鄉與經文注意略合要義亦作鄉則魏了翁所據賈疏即如是不得以爲舛錯也。僞尊據之傳會成說，始則誣賈，繼則誣鄭，不亦傎乎。案鄭賈本作鄉非誣也。顧千里校與門黃氏北宋本儀禮疏作鄉不作卿，已破其所尊據之謬矣。案作鄉者不踰北宋本作鄉則真謬矣

扃鼏

設扃鼏。鄭注曰：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說文：鼏（音扃所以舉鼎也。今本作鼏非）鼏。曰：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冂音扃。今本作冂聲非。冂莫狄反）。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段氏若膺注曰：今攷工記作大扃七个，許所據作鼏。金部鉉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據此知儀禮古文本亦作鼏，古文以鼏密連文，今文以鉉鼏連文。鄭上字從古文，下字從今文，則鼏鼏連文，轉寫恐其易混，故易上字爲扃耳。引之謹案：段說非也。說文鉉字注：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禮上當有周字。鼏字注：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正與鉉字注合，是其明證。俗本禮上脫周字，而解者遂以爲儀禮。若儀禮古文果作鼏，鄭安得輒改爲扃乎。易作鉉，周禮作鼏，皆正字。故許君引之。若儀禮古文作扃，乃鼏之借字，已言周禮謂之鼏，不須更引儀禮矣。

孝友時格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鄭注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爲嘏。凡醮者不祝。釋文：嘏，又作假。引之謹案：格，借字也。嘏，正字也。古格（格同假）。音少牢饋食禮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格亦借字）。大福曰嘏（牲饋食禮主人進聽嘏，注曰：嘏，長也，大也。尸授之以長大之福）。孝友時嘏，言唯孝友之人是福也。其福久而不失，故又曰：永乃保之。之字正指嘏而言也。下文字辭曰：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注曰：假，大也。案假亦與嘏通（藝文類聚禮部下通典禮十六並引作宜之于嘏）。嘏大福也。宜之于嘏，猶言福祿宜之也。永受保之，之字亦指嘏而言也。前後文義正同，不當異訓。始醮曰：孝友時嘏，再醮曰：承天之祜，三醮曰：承天之慶，受福無疆，皆祝其多福之辭。鄭以爲醮者不祝，非也。敖繼公儀禮集說訓格爲感格，尤誤。

納采用鴈　下大夫相見以鴈

士昏禮：納采用鴈。鄭注曰：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

陰陽往來。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注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引之謹案。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曰。摯。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鴈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曰摯不用死。則非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鴈之時。下大夫將何以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鴈矣。鴈。蓋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鴈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

之以索。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壻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鵞。鵞亦鴈之屬也。案鵞亦謂之鴈。古人奠鴈。正謂用鵞。非古用在野之鴈。而後人以鵞代之也。古者謂鵞爲鴈。詳見周官膳用六牲下。

袘裼

主人纁裳緇袘。鄭注曰。袘謂緣。釋文。袘以豉反。又音移。士喪禮記。緣綼緆。注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釋文。緆。他計反。劉羊豉反。又羊豉以豉反同緆。又深衣純袂緣純邊。注曰。緣緆也。釋文。緆。徐音以豉反。正義曰。緆謂深衣之下純也。卽裳下緣引之謹案。袘緆。一字也。故同爲裳下緣。又同音以豉反。集韻。袘。裳下緣也。或作緆。敖繼公曰。綼緆未詳。蓋未知紕與綼袘與緆之本同一字也。

布席于奥

賸布席于奥。釋文無布字。朱梁補石本有。張淳儀禮識誤。李如圭儀禮集釋。並從釋文。或曰。下文御布對席。與此文相當。則有布字爲是。家大人曰。無布字者是也。下文御布對席。若無布字。則文不成義。此言賸席于奥。則文義已明。鄭注鄉飲酒云。席。敷席也。無庸更加布字。下

文言席于者六。皆無布字。又各篇中言筵于某處者。筵上亦無布字。釋文出賸席二字。而不言本或作賸布席。周南草蟲正義引此作席于奥。是舊本皆無布字也。布字卽涉下文布對席而衍。

必殽全

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家大人曰。必字在殽字上。則文義不順。必殽全。本作殽必全。與上文行事必用昏昕。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皆文同一例。疏曰。云殽必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是其證。朱梁補石及各本皆作必殽全者。涉注文殽全而誤。注云。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此鄭氏約舉

一節大一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2 反文內

經文故無必字。引之謹案：殽，牲體也；俎，實也。士冠禮醮辭曰「肴升折俎」，肴與殽同。大雅既醉箋曰「殽，謂牲體」是也。殽必全者，謂豚之左右體全載於俎也。上文經「豚合升」，注曰：「合左右胖升於鼎也。」疏曰：「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是牲體之升於鼎已用全矣，及其升俎，亦必用全，以夫婦各一胖故也。少牢饋食禮「腊一純而鼎」，注曰：「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殽之全，猶腊之純耳。鄭注以殽全為不餒敗不剝傷，案凡為殽者皆不當餒敗剝傷，不必昏禮而始然也。茲失之矣。

三族之不虞

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注曰：「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引之謹案：若豫料將來，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矣。今案：不，無也。洪範「無偏無黨」，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不偏不黨」；呂刑「鰥寡無蓋」，墨子尚賢篇引作「鰥寡不蓋」。是不即無也。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哀五年左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虞亦憂也。無憂，謂無死喪也。三族無死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不虞」、左傳之「備其不虞」襄三年異訓。彼謂不億度，此謂無憂患也。

述十　十五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讀「勖帥以敬先妣之嗣」為一句，云：「勉帥道婦以敬其為先妣之嗣。」敖繼公儀禮集說讀「勖帥以敬」為句，「先妣之嗣」為句，云：「汝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引之謹案：敖說是矣，而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唯先妣是嗣也。大雅江漢篇「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毛傳曰：「似，嗣也。」凡詩言「先君之思」、「云誰之思」、「嬿婉之求」、「維子之好」，之字皆與是同義。經文以事、嗣為韻，若則有常句不入韻。士冠禮字辭：「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備、字為韻，嘉、宜為韻，末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本音謂相、常為韻，非是。

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

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注疏不釋數字，釋文亦無音。引之謹案：數，當音所角切。爾雅曰：「數，疾也。」數之言速也，驟也。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為速。」是也。言前此驟為婚姻，其時未久，某之子尚未濯溉於祭祀，某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

述十　十六

至下

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執贄 句 至下容彌蹙鄭注曰下君所也敖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引之謹案君所不得謂之下鄭說誠未安矣敖云至下謂當帶則是解至下為極卑也然但云極卑而不指其處則安知不更下於帶乎恐古人無此不了之文法也且上文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釋文奉芳勇反與捧同是贄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得同於提者之當帶邪今案上文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注曰受贄於庭不受贄於堂 句 下人君也疏曰聘禮賓升堂致命授玉又下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於堂下人君也據此則君受臣贄當於堂上君無下堂迎臣之禮猶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也此云至下蓋謂執贄者行至君之堂下至堂下則去升堂奠贄不遠故其敬益甚故下文遂云容彌蹙也古者謂堂下為下鄉射禮曰主人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又曰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聘禮記曰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公食大夫禮記鄉擯由下注曰不升堂也皋陶謨下管鼗鼓鄭注曰謂舜

廟堂下之樂故言下 見周官大司樂疏 禮運曰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論語子罕篇曰拜下禮也皆其證矣

若君賜之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鄭注曰此謂君與之禮食疏曰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此節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引之謹案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者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鄉黨篇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邢昺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之禮也邢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又案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故士相見言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亦言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明先飯徧嘗膳以下客禮常禮之所同也鄭注玉藻以先飯辯

嘗羞三句爲見客於君之禮以若有嘗羞者三句爲侍食之常禮求亦失之鄭注若有嘗羞者三句云不祭侍食不敢僭禮也正義曰旣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

則曰寡君之老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此下唐石經及各本俱有士字案疏曰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據此則大夫下本無士字特以本篇是士相見禮故注兼士言之耳經文士字後人所加今依戴氏所校集釋刪正則曰寡君之老鄭注曰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俗本者誤作君今從集釋本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士士上各本衍卿字與疏不合今依戴氏所校刪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引之謹案寡大夫下則曰二字因下文士大夫則曰下臣而衍也戴氏東原校儀禮集釋曰玉藻篇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稱下大夫曰寡大夫此文當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與玉藻互相爲義今案戴說是也鄭注玉藻公士擯節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然則大夫以君命使則擯者稱寡大夫寡君之老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矣鄭不悟則曰之爲衍文而讀大夫下屬且以不稱寡爲句非也敖繼公見俗本大夫下有士字乃謂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尤誤

宅者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鄭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引之謹案周禮宅田未知何指若以爲居宅則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云宅者無以見其爲致仕者也且致仕者曾爲士大夫豈得遠同疏賤而稱市井之臣草茅之臣乎反復文義當以今文託字爲長蓋羈旅之人寄託於此國者也襄二十七年左傳衞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是其證託者若仕則自稱於君與士大夫同不仕則或曰市井之臣或曰草茅之臣而已孟子萬章篇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今託於此國而不仕亦是不傳質爲臣者故其自稱於君者相若也下文他國之人曰外臣則其不託於此國者矣又案敖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若然則經文但云處士可矣何爲迂回其文而云宅者乎遍考經傳無謂處士家居爲宅者敖說非

奠定

鄉飲酒禮奠定鄭注曰定猶孰也疏曰孰云定者孰節定止故以定言之引之謹案鄭訓定爲孰而疏以爲定止非鄭義也定者成也言成孰也呂氏春秋仲冬篇以待陰陽之所定淮南天文篇秋分而禾蔈定高注並曰定成也晉語謀旣成矣吳語吳晉爭長未成韋注並曰成定也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定與成互文耳孟子告子篇苟爲不孰趙注曰孰成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高注曰成孰也是定成孰三字同義晉語曰秦歲定謂秦歲孰也韋注定安也失之呂氏春秋審時篇謂稻成孰爲定孰故曰定猶孰也

篚下　賓坐取爵適洗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鄉射禮同鄭注皆不言篚下爲何所敖繼公以爲篚南其說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引之謹案如敖所說主人在洗北因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南賓在洗南亦當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北而燕禮大射儀並云賓洗南坐奠觚于篚下鄭注曰篚下篚南賓在洗南而奠觚卽于篚南彼又何以由便乎賓敢由便而主又何以不敢由便乎敖說殆不可通今案主人奠爵于篚下謂篚北也蓋篚在洗西主人適洗南面位在洗北而下句遂云坐奠爵于篚下則亦在篚北矣此及鄉射禮並云賓進東北面辭洗鄭注鄉射禮曰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洗與篚東西相值賓東北面於洗篚之南則主人南面於洗篚之北身在篚北而奠爵于篚南此勢所不能也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與盥洗鄭注曰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然則賓適洗北面則篚下爲篚南主人適洗南面則篚下爲篚北正所謂賓自外來主由內出也篚在洗西賓北面於洗南則左手近篚奠于篚南者當以

左手主人南面於洗北則右手近篚奠于篚北者當以右手皆爲由便也又案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洗下蓋脫南字鄉飲酒禮亦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燕禮云賓洗南坐奠觚大射儀云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是賓之所適皆在洗南與於主人之適洗北若不言南則無以別於主人之適洗矣主人適洗北不言北者主人降自阼階本在洗北洗設于阼階東南故不言北也賓降自西階亦在洗北而其所適則在洗南若不言南則嫌於適洗北矣故賓之適洗不得不言南也鄭於燕禮大射儀之奠于篚下並云篚下篚南以上文洗南而知之也而鄉射

禮之眞爵于篚下。則不云篚南。蓋上文賓坐取爵適洗下已脫南字。故無以定其方位也。當據鄉飲酒禮補南字。

公如大夫入

公如大夫入。鄭注曰。如。讀若今之若。疏曰。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常。今本常譌作當。公則非常。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引之謹案。下文公升如賓禮。賓禮已見於上文。故言如此大夫入而賓主降之禮。上文所未有。不得遽言公如之也。廣雅曰。與。如也。與可訓爲如。如亦可訓爲與。論語先進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是也。史記虞卿傳。予秦地。如毋予。孰吉。今本如上衍何字。辯見讀書雜志。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如卽與也。公如大夫入者。公與大夫入也。鄭讀如爲若。若亦與也。召誥曰。旅王若公。謂陳言於王與公也。

服鄉服

賓服鄉服以拜賜。唐石經及各本同。儀禮經傳通解刪上服字。說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集說同。宛平嚴氏鐵橋唐石經校文曰。案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與經文無異。是經注必有一誤。然經文爲賓鄉服。經無說據。安知非注文轉寫衍一服字而敖氏等輒刪經就注。未免武斷。家大人曰。嚴說是也。唐石經祗載經文而不載注。唐石經作賓服鄉服。則經文有兩服字矣。經文有兩服字。則注文祗有一服字。當云今文曰賓鄉服矣。今本注文亦作賓服鄉服。上服字乃涉經文而衍。非經文涉注文而衍也。注不云今文無服。而云今文曰賓鄉服者。今文有一服字。則不得言無服。且古文有兩服字。若言無服。則於兩服字不知何指。故必全舉其文。云賓鄉服也。鄉射禮記君射則爲下射注云。今文曰君射則爲下。言今文無下一射字也。聘禮迎于外門外。注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言今文無上外字也。覲禮迎于外門外。注云。古文曰迎于門外。言古文無上外字也。例並與此注同。

先生君子

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鄭注曰。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君子。處士也。引之謹案。上文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賓介。處士賢者。處士賢者。卽國中有盛德者也。然下文云賓介不與。則處士有德者。但爲鄉飲酒之賓介。而此日不與其事。豈得復告于處士有德者乎。君子蓋卽上文之諸公大夫也。鄉飲酒之日。

諸公大夫或來或否。其不來者，則可與於此日之息司正。故必以告焉。鄉飲酒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舊讀上七字為句，失之。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說見禮記。墨子尚賢篇今天下之士君子，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謂士大夫也。賓介為士，主人為大夫，見此篇注。大夫謂之君子。喪服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注曰：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曰：禮之通例，云君子身貴人，皆據大夫已上。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此鄉飲酒之諸公大夫謂之君子之明證。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唐石經以下譌作卿，辨見劉端臨遺書。鄉大夫則此所謂君子也。士相見禮：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案：君子專謂卿大夫也。卿大夫位尊於上，故侍坐焉。若謂國中賢者，在所宜尊，則與賢者相見之士，何必非賢者乎？士亦可與賢者為友，不必皆以為師而侍坐於其側也。論語季氏篇：侍於君子有三愆。皇侃義疏曰：卑侍於尊，則君子謂卿大夫也。又曰：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注曰：異爵者，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則君子也。曲禮曰：侍坐於先生。又曰：侍坐於君子。又曰：侍坐於長者。斷無不及侍坐於貴人之理。所謂君子，即卿大夫也。蓋卿大夫之已致仕者為先生，未致仕者為君子。經言告于先生君子，謂此二者也。先言先生，後言君子者，鄉黨莫如齒。先生七十而致仕，其齒最長，故先之也。鄉射禮之鄉先生君子，義與此同。彼注曰：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亦失之。

縮霤

鄉飲酒禮記：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鄭注曰：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古文縮為蹙。引之謹案：東西可謂之橫，不可謂之從。鄭說非也。縮當從古文作蹙。蹙，近也。磬在兩階之間，其北則霤矣。說文：霤，屋水流也。故屋水所注之處亦謂之霤。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又曰：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是也。磬雖不在霤而近於霤，故曰蹙霤。考工記弓人：夫角之本，蹙於𠛱而休於氣；夫角之末，遠於𠛱而不休於氣。鄭彼注曰：蹙，近也。正與此蹙字同義。縮乃蹙之假借耳。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鄭注曰：侯道五十步。疏曰：記云：鄉侯道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故鄭云步也。此乏去侯北十丈，疏曰：五十步計之，步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三分取一為十丈。西三丈。疏曰：經云西五步，五六三十，故云三丈也。疏曰：云乏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案：此說無據。遍考書傳，無訓黨為旁者。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案：注謂去侯北十丈，非謂居侯旁十丈也。敖繼公曰：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案：西五步，乃取節於侯黨；參之一，則取數於侯道。二者各殊，不得強為牽就也。引之謹案：賈氏、敖氏之說皆非也。之

一二字。當在之參侯道下。讀之參侯道之一爲句。之參侯道之一者。之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考工記車人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隱元年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文義正與此同。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爲十丈。經言之參侯道之一。故注言此之去侯北十丈也。黨所也。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禮器曰父黨無容。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侯黨設侯之所也。之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爲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故注言去

述十　卅七

侯西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爲去侯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也。傳寫者誤倒之一二字於侯黨下。於是之參侯道遂成不了之語。而居侯黨西五步。六字之閒。雜以他句之字。頓使文義隔絶。且有參而後有一。不於參侯道言一。而於居侯黨言一。則文不成義矣。賈氏敖氏不能釐正。但據已誤之本。多方牽就。而卒不可通。豈知依注以考經。其脈絡本自分明。百世而下。猶可改而還其舊邪。

三耦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儀禮經傳通解曰此拾取矢字疑衍。戴氏東原曰下乃云司射作上耦取矢因序上射下射取矢之儀繼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此三當爲二。則此悖袒決遂未拾取矢明矣。此句拾取矢三字當是因上文遂命三耦拾取矢而衍。引之謹案。拾取矢非衍字也。上文既云命三耦拾取矢。則自皆袒決遂以下。皆言三耦拾取矢之事。故承上文以起下文曰。三耦拾取矢言三耦之拾取矢也。始而袒決遂執弓以待拾取矢。既而士耦拾取矢。既而中下二耦

述十　卅八

相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取矢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爲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皆袒決遂之時。尚未拾取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猶主人戒賓之時。尚未射也。而其事歸於射。則統謂之鄉射之禮耳。且下文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相對爲文。不得以爲衍字。

衆賓未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鄭注曰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

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疏曰云未猶不也者以其弟一番惟有三耦射無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引之謹案後有拾取矢禮故經不言不而言未未之云者此時雖不拾取矢而後此終將拾取矢也下文曰欲賓繼拾取矢是也若直言不則有以別於三耦之拾取矢而無以見夫後此之衆賓拾取矢矣上文云未旅以射後始旅酬也獲而未釋獲以三耦射中始釋獲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以三耦卒射乃由其階降也此云未拾取矢亦然欲見後此之衆賓拾取矢故於此時言未拾取矢也注尙未達經意。

二大夫媵爵如初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句 二大夫媵爵如初各本並同唐石經大夫下重出大夫二字石經考文提要曰案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云云疊媵爵二字此疊大夫二字例同下經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亦疊大夫二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此說非也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絕句則下句自當疊媵爵三字下經射人乃升大夫絕句則下句亦當疊大夫二字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以者字絕句二大夫屬下讀則不當疊大夫二字矣若以二大夫屬上讀則文不成義燕義正義引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亦以者字絕句上經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請媵爵者請致者皆以者字絕句則二大夫之不屬上讀明矣唐石經疊大夫二字非校勘記曰疏讀二大夫媵爵如初爲句則不疊大夫二字大射亦不疊又曰前經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云云此經不言公命不言小臣作俱省文也。

爲大燭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唐石經閽人句內無大字唐石經校文曰大射儀無大字明此亦當無又此節注與大射儀注正同唯作燭作大燭爲異大字當是後人校增疏云此閽人爲大燭於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兩大字亦非賈氏本文何以明之周禮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注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門外之文與此句相當而彼疏但引上句甸人爲大燭於庭不引此句爲此非大燭也以是明之家大人曰嚴說是也案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庭位廣故特用大燭則門外不用大燭矣疏云詩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鄭云夜未

央而於庭設大燭。並指此甸人執大燭之文也。以上賈疏大燭專屬甸人。則閽人所爲者非大燭矣。後人或於司烜氏注樹於門外曰大燭之文。遂於此句及注疏內各加大字。既不合大射經文。又與本注本疏相抵啎。斯爲謬矣。小雅湛露正義及初學記器物部。引燕禮皆作閽人爲燭於門外。無大字。正義又云。彼兩階與門言燭。唯庭言大燭。此尤其明證也。孫氏頤谷讀書脞錄反據後人妄加之字以證經文。其失也甚矣。

賓爲苟敬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鄭注曰。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集說曰。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淩氏次仲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曰。說文茍自急敕也。音棘。從芊省。與苟且字不同。引之謹案。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是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也。上文賓取肺坐。絕祭。嚌之。又席末坐。啐酒。此則云不嚌肺。不啐酒。則其禮殺於賓可知。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

粟階

凡公所辭皆粟階。凡粟階不過二等。鄭注曰。粟。蹙也。謂急趨君命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粟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引之謹案。粟階卽歷階也。古粟歷聲近而通。考工記粟氏爲量。古文粟或作歷。是也。古音粟在質部。歷在支部。二部之字。或相通借。若士冠禮古文鼏爲密。周官大司寇

故書躡作避，是其例也（經典作躡，避在支部）。記云：栗階不過二等，則歷階亦當然。賈氏失之。

度尺而午

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曰：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疏曰：度尺者，即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引之謹案：度尺者，其度一尺也。度尺而午者，從度一尺，橫度亦一尺也。大射爲諸侯之禮，故不與鄉射同。若仍以鄉射之物解之，則經文何不云從三尺橫尺二寸，而但云度尺邪？考工記玉人之事：璧羨度尺。鄭彼注曰：羨猶延，其袤一尺。是度尺爲度一尺之明證。再以設乏之例之：鄉射之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從長而橫短，猶物之從三尺橫尺二寸，亦從長而橫短也。大射之乏，去侯西北皆十步，十步爲六丈（六尺爲步），從與橫等，猶物之度尺而午，亦從與橫等也。大射之物與鄉射異度，猶大射之乏與鄉射異度也。鄭注鄉射記，不引度尺而午；注大射儀，不引物長如笴，距隨長武，則其不同可知。賈氏未達鄭意耳。

梱復

揚觸梱復。鄭注曰：梱復，謂矢至侯不箸而還復。引之謹案：注內至字，正釋梱字。廣雅曰：梱，至也。梱與稇同聲。稇之爲至，猶梱之爲至也。疏及釋文皆不之及，蓋未達注意。

及期夕幣

聘禮：及期，夕幣。引之謹案：凡言期者，皆行事之正日（士冠禮前期三日，疏曰：冠日爲期。士昏禮注曰：期，取妻之日。周語韋注曰：期，將事之日也）。行聘禮之正日，倘在鄭國。此則將聘而遣使，非行聘之正日。且在使者未行之前，亦非遣使之正日（下文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云云，乃遣使之正日），不得稱期也。期字蓋後人所加，當以及夕幣連讀。夕幣乃禮之節次，故言及以明之，猶此篇之記言及享，周官司儀言及將幣也。鄭注曰：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但釋及夕幣三字，而不及期字。賈疏亦然。則經文無期字明矣。唐石經誤衍此字，而後人因之，非也。敖繼公不能釐正，乃牽就其說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案夕幣非行事之正日，不可以言期，何須請期告期乎？敖說誤甚。

遂以入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旜。家大人曰：上竟字因下竟字而衍。故鄭注曰：遂以入，因道之入。下無竟字。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則無

竟字可知且賓至于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下文下大夫以賓入亦非止道之入近郊（經曰大夫帥至于館）故亦統言之曰遂以賓入也賈疏之述經文亦當作遂以入今本入下有竟字則後人據已衍之經文加之也（疏文曰君使士請乃道以入竟竟字亦後人所加）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彼疏曰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入下無竟字故知此疏亦無竟字也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入下亦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周語宋明道本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云遂以入竟告也此釋正文以告二字今本國語删去告也二字存遂以入竟四字以從聘禮不知聘禮原無竟字且聘禮之遂以入指士言之非指關人言之此誤之又誤也）

志趨

記賓將授志趨鄭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足蹜蹜如有循下文曰下階再三舉足又趨注曰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引之謹案鄭以志趨爲卷豚而行是也其訓志爲念則失之志者微也玉藻曰卷豚行不舉足不舉足則趨步微小故曰志趨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志微噍殺四字平列則志與微同義鄭彼注訓志爲意亦失之素問陰陽類論曰大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王冰注曰脈伏鼓擊而不上浮者是心氣不足故上控引於心而爲病也志心謂小心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之謂也是古人謂微小爲志也古字志與職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義亦同

舍息　舍氣

下階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又及享發氣焉盈容注曰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舍皆讀爲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此皆古人讀舍爲舒之證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鄭讀禽羞俶獻比爲句注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引之謹案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讀當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乃請觀也禽羞俶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

至再拜

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鄭注曰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曰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引之謹案一拜之時豈得遽謂之再拜賈說非也至再拜再當爲壹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至壹拜者賓至階上公則壹拜也先言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皆言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及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作至再拜矣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即至壹拜之譌何須又言公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爲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申言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中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上何不聞總括其詞曰再拜乎

賓栗階升

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唐石經無賓字戴校集釋曰考此句承上賓西階東北面荅拜不必更言賓唐石經無賓字者是今從之校勘記曰案上有公降一等云云則此賓字不宜删燕禮公有命

節疏引亦有賓字石經非也家大人曰案燕禮疏引此云公降一等辭賓升此約舉其文耳不必字字皆同云賓升者加一賓字取其易曉上文疏引此亦加一賓字非此文實有賓字也聘禮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與此文略同而下句但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也以彼證此則無賓字者是

匹馬卓上

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曰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引之謹案十馬不應異色馬色亦不應獨尚白白顛之馬謂之的顙又不得單謂之的謂之卓也鄭說殆未安今案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上前也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趠絶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趠與逴同敕角切猶超絶也匡謬正俗曰逴者謂超踰不依次第趠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趻卓而行漢書河閒獻王傳贊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敕角切說文稽竹角切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稽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古者上與前同義詳見詩兩服上襄下在前謂之上行而向前亦謂之上此與下文

中庭西上之上殊義。

異姓小邦

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家大人曰。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者。卽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字。則賈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隱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爲長。

右縫

喪服冠繩纓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唐石經校文曰。案釋文所列傳文條屬之後。卽繼以六升。至爲注作音。始云右縫。扶弄反。下左縫出縫皆同。疏釋傳文亦不及右縫。至釋鄭注始有之。則右縫二字乃鄭注。非傳也。家大人曰。嚴說是也。鄭注雜記云。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彼注兼釋右縫。此注獨釋條屬而不釋右縫。則傳文之無右縫益明矣。且雜記之右縫。對小功以下左縫言之。此無小功以下左縫之文。則無庸言右縫也。唐石經自纓以下。升以上。共闕七字。字數與今本同。則唐石經已衍此二字矣。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六引此無右縫。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公士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鄭注曰。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又傳。公卿（此二字後人所加。）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注曰。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引之謹案。此篇言公者。皆謂諸侯。無謂公孤者。公之外但言大夫士。無言卿者。（下文大夫爲舊君疏曰。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則三公亦號大夫。則大夫中總兼之矣。）偏考書傳。亦無稱公卿爲公士者。鄭說非也。今案公士二字當絕句。（鄉射禮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玉藻。公士擯。）公士與大夫之衆臣相對爲文。言公之士。爲公布帶繩屨。降於大夫之衆臣。爲大夫布帶繩屨。降於室老之絞帶菅屨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夫食粥。士疏食水飲。大夫之喪。室老食粥。衆士疏食水飲。鄭彼注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聘禮。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士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老。謂室老。士。大夫之貴臣。士。謂衆士。卽衆臣也。鄭彼注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蓋以士爲邑宰。不知聘禮之士。乃喪大記所謂衆士。非喪服之室老士也。室老士。卽室老。非謂室老與邑宰也。）

辨見下。是公之士異於大夫，猶大夫之衆臣異於室老也。公之大夫與大夫之室老爲其君食粥，則服絞帶菅屨；公之士與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疏食水飲，則服布帶繩屨。此等殺之相準者也。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其等殺亦與此同。下文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皆以公與大夫相對爲文，是其例矣。傳內公卿二字，因注而加也。賈疏頻言公卿大夫，則所據本已衍公卿二字。蓋注誤以公士爲公卿，後人遂加公卿二字於傳矣。不知喪服一篇屢言公大夫士，公則諸侯，士則一命者也。作傳者何至忘其體例，而以公士爲公卿乎。其非傳文所有明甚。大夫室老士貴臣，室老士三字當連讀，謂士之爲室老者也。喪大記：大夫之喪，室老食粥，衆士疏食水飲。非室老者謂之衆士，則室老亦士矣。室老士乃衆士中之貴者，故曰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不直曰室老而曰室老士者，欲明大夫之貴臣與衆臣皆以士爲之，故云室老士。言室老士，則衆臣亦士矣。鄭以士爲邑宰，大夫邑宰而稱士，何以別於經文之

公士乎。又何以別於衆士乎。且室老邑宰，職也；士，爵也。貴臣中若有邑宰，則當稱其職曰邑宰，以與室老相匹。今於室老則稱其職，而於邑宰則又不稱其職而稱其爵曰士，無是理也。下記曰：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此君謂大夫。喪大記曰：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無言邑宰者，不得如鄭所云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舉大夫之衆臣近臣，以該公之衆臣近臣也。公之衆臣，則士也。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鄭注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則君服斯服者，諸侯之近臣如是，大夫之近臣亦得如之耳。故言大夫之衆臣近臣，而公可知矣。君謂有地者也，此釋大夫亦得稱君之義。若公之爲君，義本衆著，故傳略而不言，非謂經文君字但謂大夫也。

櫛笄

喪服記傳：惡笄者，櫛笄也。鄭注曰：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疏引玉藻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以釋之云：彼樿櫛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笄。又釋之云：樿榛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

引之謹案榛木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言櫛笄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笄且樿木爲笄則直稱樿笄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言櫛笄乎鄭賈說皆失之今案櫛當讀爲即即柞木也柞木粗惡故以爲喪笄爾雅曰櫬采薪采薪即薪舍人曰櫬名采薪又名即薪樊光曰荊州柞木曰采木是采薪即薪皆柞木之別名也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笄是也說詳爾雅采薪即薪下

繶緇約純

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識誤曰案釋文云緇純中無約字鄭氏注周禮屨人全引此文亦無約字今有約字後人加之也從釋文家大人曰張說是也或以疏中繶約純並舉而謂經文當有約字非也疏以鄭引士冠禮緇約繶純故並釋約字乃釋注非釋經也屨人注引此文作皆繶緇純疏云緇純純用緇是鄭陸賈所見經文皆無約字唐石經有約字即涉注文緇約繶純而衍

用二鬲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家大人曰用二鬲上當有盛字釋文不爲盛字作音則陸本無盛字唐石經及諸本無盛字從陸本也疏云前商祝奠米飯米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於鬲又周官舍人疏引此文云鬻餘飯盛以二鬲以用古字通說見周易終不可用也下則賈本有盛字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從賈本也案鬲所以盛鬻若無盛字則文義不明先鄭司農注周官小祝引此文云鬻餘飯盛以二鬲是先鄭所見本有盛字

鱄鮒　絺布

引之謹案士喪禮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士虞禮記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魚鱄鮒九者或用鱄或用鮒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升魚鱄鮒九當以升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魚鼎或鱄或鮒而兼言鱄鮒猶冪尊或絺或布而兼言絺布也見下當其用鱄則不用鮒當其用鮒則不用鱄矣否則鱄鮒並用於一時而欲合其數爲九孰多孰少安所得而中分之乎鄭注賈疏皆未之及故略言之又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冪用絺布鄭注曰絺布葛屬疏曰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爲之今絺布並言則此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謹案冪用絺布者夏用絺冬用布也燕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曰冬夏異也疏曰夏宜用綌冬宜用錫大射儀冪用錫若絺

注曰錫細布也緆細葛也以此例之幂用絺布猶言幂用絺若布耳絺用於夏布用於冬不同物也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亦是或丁或巳唯其所用與此幂用絺布文義正同鄭合絺布爲一物非也

衆人

士喪禮下篇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唐石經衆人作衆主人集說云今本脫主字以記考之可見盧氏抱經儀禮詳校曰疏疊經文亦無主字下云自衆主人以下云以下則不專指衆主人作衆人者是也家大人曰盧說非也士喪禮全篇皆言衆主人即位衆主人復位無言衆人者亦無言衆主人以下者此文與上篇衆主人東即位同故鄭注云東方之位賈疏本云衆主人東即位者唯主人主婦升衆主人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今本衆主人東即位者無主字衆主人從柩作自衆主人以下從柩多自以下三字後人加此三字以牽合衆人二字而盧遂爲其所惑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刪未誤之疏賈氏無此謬也後記云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與此文略同彼疏云云衆主人東即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升衆主人乃即阼階下西面位說與此疏同今本作衆主人以下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以下二字亦後人所加顯與記文不合則此文本作衆主人明矣

通典禮四十五正作衆主人東即位當從唐石經

竹篣蓋

燕器杖笠翣鄭注曰笠竹篣蓋也疏曰篣竹之靑皮集韻音敷家大人曰篣蓋筟字之譌筟之爲篣因與笠竹等字相涉而誤考說文玉篇廣韻俱無篣字唯集韻有篣字訓爲竹靑皮則北宋本儀禮注已譌作篣郭璞爾雅注筟音敷筟之言皮膚也故賈疏以爲竹靑皮說文笢竹膚也衆經音義引埤倉曰笢析竹膚也膚與敷古同聲集韻音敷即本於釋文今本釋文篣字無音傳寫遺脫耳錢氏曉徵荅問謂篣當作筠案筠與篣字不相似若本是筠字無緣誤爲篣也或曰說文筡析竹笢也笢竹膚也筡字或作篠因譌而爲篣案字書韻書皆無篠字謂筡或作篠不知所據何書也

著用茶

記茵著用茶鄭注曰茶茅秀也釋文著字無音引之謹案著讀爲褚謂以茅秀實茵中也夏小正七月灌茶傳曰灌聚也茶萑葦之秀爲蔣褚之也廣雅曰茵薦蔣席也案以萑葦之秀褚蔣猶以茅秀褚茵故夏小正四月取茶此謂茅秀傳曰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褚與著古字通上篇說幎目之制云著組繫注曰著充之以絮也著亦與褚同

𥎦矢　志矢

𥎦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識誤曰案釋文𥎦字上更有一矢字從釋文盧氏抱經儀禮音義攷證曰本作矢𥎦矢後人刪去上一矢字耳上矢字爲下𥎦矢志矢作目非衍文也家大人曰𥎦矢一乘本作矢句𥎦一乘志矢一乘本作志一乘𥎦與志皆承上矢字言之故不更言矢今本𥎦上無矢字而下文作𥎦矢志矢者矢𥎦誤作𥎦矢後人不達又於志下加矢字以對𥎦矢耳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案釋文出矢𥎦二字而釋之云音侯又音候是陸本𥎦上有矢字而𥎦下無矢字若𥎦下有矢字則當出𥎦矢二字不當出矢𥎦二字矣又案鄭注云𥎦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則正文但言𥎦而不言𥎦矢可知注又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曰若射之有志則正文但言志而不言志矢又可知又賈疏云引尚書盤庚者證志爲準擬之事又云前重後輕者據殺矢𥎦矢枉矢絜矢矰矢茀矢而言此志是恒矢痺矢無前重後輕及周官司弓矢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正指此文志一乘軒輖中而言則志下之無矢字益明矣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鍭𥎦古字通大雅行葦曰四鍭既鈞是鍭矢但言鍭之證也爾雅曰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是志矢但言志之證也張氏盧氏但知上矢字之非衍而不知下兩矢字之衍失之矣後漢書南蠻傳注引此作矢鍭一乘鍭上有矢字而鍭下無矢字與釋文合周官司弓矢疏引此作志一乘無矢字與彼注此疏皆合今據以訂正

右取肝

士虞禮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引之謹案右字後人所加尸旣左執爵則取肝之爲右手可知故省右字鄭注曰取肝右手也則經文無右字明甚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上文尸祭鉶嘗鉶注曰右手也士昏禮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注曰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鄉飲酒禮賓坐左執爵祭脯醢注曰祭脯醢者以右手皆以經無右字故表而出之也又上文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下記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皆以右手取而省右字

沐浴不櫛

記虞沐浴不櫛鄭注曰沐浴者將祭自絜清不櫛未在於飾也今文曰沐浴敖曰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宜刪家大人曰敖說非

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沐多而浴少。既浴。則未有不沐者。而敖乃存浴而去沐。一謬也。沐與櫛事相因。既不沐矣。又何須言不櫛乎。而敖乃存不櫛而去沐。二謬也。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喪服四制云三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而敖以沐爲衍文。三謬也。疏之釋注。出沐浴至沐浴五字。則注首之有沐字甚明。下。文沐浴櫛搔翦疏云。上文虞沐浴不櫛。今祔時櫛是彌自飾也。則記文之有沐字又甚明。又唐石經及雜記喪服四制正義通典禮四十七。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所見本皆有沐字。而

述十　晃

敖以爲衍文。四謬也。敖以爲衍文者。特未解鄭注今文曰沐浴五字耳。德清許氏周生曰。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下文沐浴櫛搔翦注曰。今文曰沐浴搔翦。是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而其義自明。此解正合注意。足祛敖氏之惑。

降階還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鄭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也。引之謹案下。降階二字。蓋衍文也。當以降階又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疏引此已作降階還。則其誤久矣。敖繼公集說爲之辭曰。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今案降階若分祝與尸。則記當云祝降階又鄉尸。尸降階還。文義方明。何得上下兩言降階而不爲之區別乎。上文出戶過主人。亦是祝先尸後。何以不兩言出戶。兩言過主人乎。且上文經曰。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是出戶降階出門皆以尸爲主。何得先言祝降階乎。敖說非也。又案注內降階如升時五

述十　卒

字。當是後人所加。降階時祝在尸前。故以還鄉尸爲節。升階。則祝在尸後。不得有還鄉尸之節矣。鄭注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曰。延進也。告之以升。注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曰。在後詔侑曰延。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亦曰。自後詔侑之曰延。是升之與降。絕不相同。安得曰降階如升時皆還鄉尸乎。且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是釋還及門相連之義。又曰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是釋及門如出戶之義。中閒亦不得有降階如升時之語。此必非鄭注原文也。疏曰。經雖不言降階如升時以將出門如出戶時。明降階如

升時。故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則賈所據本已增此五字矣。

普淖　明齊　普薦

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鄭注曰。豕曰剛鬣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鄭意謂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黍不得在嘉薦之上也。今案祝號之次弟。不必盡依陳設之先後。設俎在菹醢之後而首曰絜牲剛鬣是不必如其先後也。又何嫌於香合之在薦前乎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此以為號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

齊貴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為酸。又下文明日以其班祔。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注曰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為酸。引之謹案。水不可謂之齊。郊特牲云明水涗齊。又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為二。不得謂明水為明齊也。敖繼公以明齊為醴齊。案下文之溲酒舉酒以該醴也。祔祝辭但言溲酒而不言醴。與此同。明齊非謂醴也。古無謂醴齊為明齊者溲酒之溲。今文作酸。鄭注聘禮曰。酸白酒也。下祔祝辭單言溲酒。則溲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為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寫者錯亂在下。耳絜牲剛鬣明齊香

合相對為文。據今文作明粢。則齊為粢盛之粢明甚明粢非稷也。曲禮稷曰明粢。乃後人所加。辨見程氏通蓺錄。字通作齍。春官大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此云絜牲剛鬣。所謂牲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齍號也。剛鬣香合。乃其專號。絜牲明齊。則其總號也。明猶絜也見小雅楚茨箋祭統中庸注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明齊。絜粢也。桓六年左傳絜粢豐盛是也。周官司烜氏其祭祀之明齍明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齍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曰。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箋曰以絜齊豐盛。絜字正訓明字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即明齊。倒文以

為韻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舉黍以該稷也簋實尊黍。言其尊者耳。特牲饋食禮。佐食摶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普淖為黍稷如注云。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是大和為有黍稷之由。不得遂謂黍稷為大和也。桓六年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豈得遂謂牲為普存乎。淖者。濡甚濁之稱。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曰。淖濡甚也。管子水地篇。夫水淖弱以清。呂氏春秋別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為蹇溼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淮南原道篇。甚淖而滒。高誘注曰。饘粥多瀋者謂之滒。今本作滑誤。昭七年左傳釋文引孫

炎爾雅注曰鬻湆糜也是其證是湆為濡且濁之稱也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是羹為濡且濁之物也湆又訓和和味若羹如羹商頌烈祖曰亦有和羹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是鉶羹乃和五味皆湆之名非鉶羹不足以當之也經曰設一鉶于豆南豆則嘉薦鉶則皆湆也故祝辭連言之鉶羹已謂之皆湆矣則祔祝辭之普薦非鉶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普薦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饌豆籩鉶見特牲饋食禮俎設于豆東敦設于俎南尹祭為籩實脯籩實嘉薦為豆實普湆為鉶實則普薦為俎實與特牲饋食禮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祔禮如特牲饋食見上則所謂普薦者當謂牲與魚腊之俎也虞祝言絜牲剛鬣則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則不言牲明普薦中已兼有牲矣祭義曰薦其薦俎下薦字謂豆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宣十六年左傳作享有體薦也義曰注國語者皆云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是俎亦得謂之薦

始虞祝辭譌文　祔祝辭脫文

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鄭注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今文曰合事爾女也女汝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疏曰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為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引之謹案下文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是卒哭之祭始告以明日祔於皇祖不應始虞而已言之也且凡祭之祝言薦某事者皆謂此日祭祀之事少牢饋食禮之歲事及此篇再虞三虞之虞事卒哭之成事小祥大祥之祥事無不皆然不應舍此日之虞而稱將來之祫也始虞為虞之始而不稱虞事至再虞而後稱之始虞去祔祭甚遠而預稱祫事再虞三虞卒哭去祔漸近矣而反不稱祫事而稱虞事成事先王制禮豈有如是之顛倒者乎今案哀薦

祫事祫當作虞葬日虞為虞之始故曰哀薦虞事也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之上說見下又曰哀薦虞事者明始虞再虞三虞祝無異辭猶下文朞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從古文又朞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所以明其同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祔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說見下皇祖當為皇考曲禮曰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爾皇考某甫因下文祔祝適爾皇祖某甫之文而誤也云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皇考也

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引之謹案適孫皇祖之上當云薦此祫事祫者合也合於皇祖也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饋食禮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成事小祥大祥稱祥事而祔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此祫事之當在祔祭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祫事不言哀者上文祝稱孝子子當爲孫說見上已是吉祭之詞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不得復稱哀薦當與祥祭皆稱薦此蓋薦此某事之文祔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祫或稱祥耳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考某甫相亂遂至脫於此而反見於彼於是始虞之祝與祔祭無別解者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三虞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注曰後虞改用剛日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引之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者第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舉上文之詞士喪禮下篇曰朝夕哭不奠三虞彼三虞乃總括前後虞祭之詞此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也始虞再虞三虞猶冠禮言始加再加三加始醮再醮三醮皆遞及之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不言其禮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上文禮及薦饌皆如初亦兼兩事而言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初當爲再虞三虞皆如初明甚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爲用剛日矣敖繼公讀此不審乃以三虞卒哭爲一事云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大誤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附與祔同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鄭彼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鄭亦謂卒哭成事不與虞同然則三虞當與始虞再虞同用柔日而稱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學者據雜記之注以正此注可矣

又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用剛日之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爲用剛日而虞祭所歷之日遂

少一日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見曲禮正義蓋謂始虞以下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則天子之弟九虞在弟八虞之明日而爲十六日諸侯之弟七虞在弟六虞之明日而爲十二日大夫之弟五虞在弟四虞之明日而爲八日士之弟三虞在弟二虞之明日而爲四日矣其實虞祭始終皆用柔日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也今列其說而正之如左

天子九虞十六日如丁日始虞上文再虞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檀弓曰葬日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己日七虞辛日八虞皆用柔日壬日九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九虞凡十六日今案九虞當在癸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九虞凡十七日

諸侯七虞十二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皆用柔日戊日七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二日今案七虞當在己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三日

大夫五虞八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皆用柔日甲日五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五虞凡八日今案五虞當在乙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五虞凡九日

士三虞四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皆用柔日庚日三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三虞凡四日今案三虞當在辛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三虞凡五日

卒哭他用剛日

鄭注曰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辭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引之謹案鄭謂他爲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閒其說誠不安矣敖以他爲變易之詞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於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詞而云他乎今案上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再虞下當有三虞二字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是始虞與再虞閒一日參以是例之則三虞與再虞亦當閒一日己日再虞則辛日三虞可知其三虞之明日爲壬日即是剛日似可卒哭矣然士喪禮下篇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

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士喪禮及檀弓皆言祔在卒哭之明日。而不言卒哭在三虞之明日。是卒哭之日與三虞之日不相接也。蓋三虞之明日雖爲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爲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他用剛日。明所用者他日。非明日也。如用三虞之明日。則當依明日以其班祔之例而云三虞明日卒哭。文義始明。不用三虞之明日。則當遠言之。若但云用剛日。則明日正是剛日。無以見所用者之非明日也。此經文之所以云他也。他用剛日。蓋三虞以後之第二剛日也。如辛日三虞。則甲日卒哭。以其差遠於明日之壬日。則謂之他矣。或曰。三虞以後剛日尚多。何以知其必爲第二剛日也。曰。日無常則當卜。然今卒哭不聞諏日。是有常日矣。三虞以後避去明日不用。則所用者非第二剛日而何。曰。始虞再虞三虞皆間一日。而三虞與卒哭乃間二日。何也。曰。孝子思親。朝夕悲哀。不忍卒哭之速。故間二日而後卒哭也。（曲禮喪事先遠日。注曰。孝子之心。正義曰。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從伸孝心也。義與此同。）且始虞再虞三虞皆虞也。故皆間一日。卒哭成事。則變而之吉祭矣。故間二日以別之。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見曲禮正義）天子九虞。十六日也。（當云十七日。說見上。）諸侯七虞。十二日也。（當云十三日。）大夫五虞。八日也。（當云九日。）士三虞。四日也。（當云五日。）檀弓正義曰。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是大夫以上三虞與卒哭相隔。且以月計。士卑禮殺。故相隔以二日也。喪服小記謂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蓋卒哭與虞本不相接。故報葬之後可遲至三月而卒哭也。若必當相接。則報虞之明日已行卒哭之祭。何待三月之久乎。此又三虞之明日不卽卒哭之一證矣。說此者必尋討士喪禮檀弓之文。而知卒哭之日非三虞之明日。而後經文他字之義較然明耳。

尸俎肵俎皆有肩臂

其他如饋食。鄭注曰。如特牲饋食之事。或曰。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曰。特牲饋食之禮。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臂。左胖之臂以爲虞祭。（以與已同。）主人豈得復取虞時左胖之臂而用之乎。明不然矣。引之謹案。據賈疏。則注內肵俎當爲作俎。謂主人俎也。今作肵俎者。涉

一第火〈〈冊　讀修四車全書　第　33　皈文外

上注所俎而誤脈俎心舌。安得有膚乎。肩。衍字也。特牲饋食記曰尸俎右肩臂。阼俎臂。是尸俎阼俎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阼俎無。不得云皆有。

孝子某

孝子某孝顯相引之謹案孝。當爲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皆告祖之辭。爾爾字皆稱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爲爾告之。非是。上文卒辭曰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祔祭則統於尊而告祖。不得爾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隮祔爾孫始謂祔其父於皇祖耳。猶金縢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曲禮曰祭王父曰皇祖考。今所祭之祖於祭者曾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爲皇祖。少牢饋食禮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皇考。曾祖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而稱皇祖。是謂曾祖爲皇祖矣。魯頌閟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哀二年左傳衛大子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得稱皇祖也。詔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敖繼公謂以孝子爲稱主於祔者。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薦此常事

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鄭注曰。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疏曰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引之謹案葬而虞卒哭而祔。皆禮之常者。何以不言常事而小祥獨稱之。鄭賈之說非也。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爲常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

乃杙

特牲饋食禮。乃杙。鄭注曰。右人也。左人載之。家大人曰經文當作乃杙載。注當作杙。右人也。左人載之。杙右人也。是釋經杙字。左人載之。是釋經載字也。今本經脫載字。唐石經已然。而注首又脫杙字矣。下文之卒載。即承載字言之。則此文當作乃杙載明矣。周官御僕注引此正作乃匕載。匕與杙同。士喪禮亦作乃杙載。彼注云。乃杙。以杙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說與此注同則此注亦當作杙。右人也明矣

兩鉶芼

及兩鉶芼設于豆南 識誤曰及兩鉶芼監本云及兩鉶鉶芼多一鉶字今從諸本唐石經作兩鉶鉶芼家大人曰作兩鉶鉶芼者是也上鉶是盛羹之器下鉶卽羹也鉶所以盛羹故因謂羹芼爲鉶芼後記云鉶芼用苦若薇義與此鉶芼同又下文尸祭鉶嘗之鄭注云鉶肉汁之有菜和者引曲禮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疏曰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然則兩鉶鉶芼猶言兩鉶羹芼故必重一鉶字而其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鉶中有芼而無羹於文爲不備矣召南采蘩正義引此亦作兩鉶鉶芼是唐人所見本皆重一鉶字當從唐石經

述十　卅三

祝命挼祭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鄭注曰命詔尸也引之謹案尸尊不可以命偏考士虞特牲少牢三篇無言祝命尸者鄭說非也今詳審經文祝命挼祭四字當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之上寫者錯亂耳祝命挼祭命佐食授挼祭也士虞禮曰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 擩與㨎同 祭于豆閒其下乃云祝命佐食墮祭 墮與挼同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然則此文祝命挼祭亦當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之上明矣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此文但云祝命挼祭不言命佐食者因下句佐食取黍稷肺祭而省其文也猶士虞禮祝命佐食爾敦此篇則云祝命爾敦亦是因下句佐食爾黍稷而省耳 稷字誤衍辯見下 祝命挼祭與佐食取黍稷肺祭相連則所命者爲佐食可知故省佐食之文若置之尸左執觶之前則與佐食取黍稷句相隔太遠不知所命者爲何人矣非屬辭之序也自祝命挼祭誤倒於尸取菹㨎醢之前遂有古文作擩之誤本說者因謂挼祭亦兼擩解 並見士虞禮疏 不知挼祭從無擩醢之文何得以儀禮之挼祭與周官大祝之擩祭混而爲一乎

述十　卅四

爾黍稷　反黍稷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 據下文佐食摶黍及乃食祭鉶疏則此處經文似無稷字鄭注摶黍曰獨用黍者食之主疏曰按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又乃食祭鉶疏曰前正祭之時佐食爾黍於席上是也據少牢饋食禮爾上敦黍于筵上疏則此處經文又似有稷字彼疏曰按特牲黍稷此及虞皆不言稷者文不具是也引之謹案稷衍字也 因上文佐食取黍稷而衍 特牲饋食設黍稷兩敦但

云祝命爾敦何不知所爾者爲何敦故必著之曰爾黍言所爾者乃盛黍之敦也兩敦必爾黍者黍在西爲上敦爾其居上者非黍必居上者黍爲食之主也特牲之禮雖與少牢不同而所爾者皆上敦上敦者在西之敦也少牢羊俎在豆東魚在羊東敦黍設于羊俎南敦稷設于魚俎南則黍在西矣東爲下西爲上先設在西之黍所謂上敦也設敦西上而以北西之敦爲上敦猶士虞禮之陳鼎北上而以在北之鼎爲上鼎也特牲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在西者黍也士虞禮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亦是以西爲上士虞又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而云黍其東稷則黍在西矣士虞記曰其他皆如

饋食則特牲饋食之設兩敦當與虞同是少牢特牲之敦皆以西爲上少牢爾上敦黍則特牲所爾之黍亦上敦也上敦有黍而無稷不得兼言爾稷明矣且士虞云祝命佐食爾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亦但爾黍而不爾稷稷非上敦也又士昏云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又云贊爾黍亦是爾在西之黍不應特牲又爾稷也當如下文疏所引作爾黍于席上而無稷字爲是不然則黍稷各一敦若兩敦並爾則但云佐食爾兩敦于席上其義已明何待分言黍稷乎又案下文反黍稷于其所注反黍敦于俎南亦不當有稷字佐食所爾者惟盛黍之敦則所反者亦惟盛黍之敦士虞云反黍如初設但言反黍而不言稷是其例也蓋經文爾黍下已衍稷字後人不知其誤又據以增稷字於反黍下耳以士昏士虞少牢三篇合考之則此篇之衍字顯然鄭注不釋此篇兼言爾稷之故則本無稷字可知喪大記正義引此亦作爾黍于席無稷字與特牲疏同少牢疏蓋後人所改

拜

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唐石經及各本同戴校集釋云還東面下衍拜字上文云賓北面拜下文云主人荅拜荅

賓北面之拜也主人荅拜下乃云賓奠觶于薦南則上文賓坐取觶還東面之時猶未奠觶也未奠觶則不得拜明矣且亦無賓兩拜主人止荅一拜之理

西南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識誤曰案下文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此南字亦當爲面集釋集說並同或曰唐石經亦作南張氏以意改爲面而李氏敖氏從之家大人曰張改南爲面是也戶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故主人事尸禮畢事餕者禮畢皆出立於戶外西面主人西面故祝東面告利成與主人相鄉也疏云

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此戸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箋云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以上賈疏然則戸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位雖有堂下階上戸外之不同而西面則同若戸外西南則非主人之位且與祝東面告利成不相當矣唐石經作西南字之誤耳楚茨正義引此正作立于戸外西面又云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今文淳作激

記淳沃鄭注曰今文淳作激釋文曰激一本作淳劉本作激引之謹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爲敦蓋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爲激又譌爲激也隸書敦字或作敦與敫相似加水則與激相似敦淳聲相近故今文淳作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爲敦是其證矣

主人拜送

少牢饋食禮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家大人曰主人拜送本作主人西面拜送凡主人主婦事尸皆西面故上文主人西面立于戸內拜妥尸下文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主婦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祭統正義云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是也又案士虞禮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荅拜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疏云案少牢各本少牢上衍特牲一字今據下文刪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北面相反故云變吉也特牲直有主人拜送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皆西面也彼疏兩引此文皆云西面自唐石經始脫西面二字而各本遂沿其誤

迎尸

少牢下篇主人出迎尸家大人曰尸下當有侑字上文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故主人出而並迎之下文主人拜尸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卽承此文迎尸侑言之後人以鄭注賓客尸而迎之云云但言尸而不及侑故刪去侑字不知鄭君之意自以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說見疏此迎尸則待尸同於賓客故但言尸而不及侑非謂主人迎尸而不迎侑也上文議侑于賓疏云自此盡侑荅拜論選侑并迎尸及侑之事引此文云主人出迎尸侑又侑出俟于廟門之外疏云立侑以輔尸使出便迎之則此文本作迎尸侑明矣自唐石經始刪侑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其脅體儀也

其脅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今文儀或爲議疏曰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體旣盡就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不可辨其尊體故鄭以意解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家大人曰疏謂度尊卑之儀而用之非也儀亦度也言尊體旣盡就餘骨之中儀度其可用者而用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績姚信本議並作儀儀之亦謂度之也說見後議事以制下儀與議古字通故今文儀或爲議也

腊辯

腊辯無髀鄭注曰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釋文及疏皆不解辯字引之謹案辯當讀爲胖說文曰胖半體肉也故鄭以盛半解之上篇曰腊一純而鼎注曰今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又曰腊一純而俎是腊載全體今盛俎則但取其半故別之曰腊胖上篇司馬升羊右胖注曰古文胖皆作辯是辯爲古胖字拔曰辯者明右體及其脊與脅皆盛也則是謂辯爲徧矣盛腊而曰徧何以別於上篇之純乎失之遠矣

經義述聞弟十

經義述聞弟十一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上八十五條

衽席之上還師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如灌　此之謂也　致其征　生乎今之世　盡善盡美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君子然不然　利省　大路車　承　何以謂之爲居　寒日滌　鞠則見　田䰟螺也者　有鳴倉庚　其類　田鼠化爲鴽　鴆者　初昏大火中　時何也是倉　矩關而記之　蟬　辰也謂星也　初昏南門見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目睹　固舉之禮　參夙興　閑

傳　左覛右覛　脫文二十三　習貫之爲常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功不匱　徹去膳　士傳民語　有別　天子　不辭　雖有　宴膽其學　不傳　縱上下雜采　食肉而餕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持升　出就外舍　巾車教不跂　王左右　檀臺　再爲義王　異而相應　以齊至　貴其能讓也　守此勿勿　不善者　疾其過而不補也　恭而不難　惠而不儉　道遠日益云　儉而好侄　爲惡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而能夙絕之　勿慮　致敬而不忠　可人也　加之如此　作亂　也凡事之一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白沙　肅軌　固不難　有士者　以得之　歷穴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所與作　俾佃而後生　諸侯之祭牲牛

衽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

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閒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即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誤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

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
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
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
末曰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
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
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
家大人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
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
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

惟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尚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
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
此之謂七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修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
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
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摭約補注引左
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矣。但未破灌爲濯耳。王肅作家
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曉灌爲濯之譌。而增益
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又千乘篇
修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壝也。社有灌木。因以爲
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
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
濯讀爲祧。翟兆古聲相近。故從翟從兆之字多相通。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小雅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蜃小者珧。衆家本珧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
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
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

人曰。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
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
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
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
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

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
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政其政。與誅其君弔
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
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

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政其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不作雖不能盡善美

眞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不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幷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各本而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家大人曰置讀爲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楊注置讀如字非辨見荀子是德置古字通。

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先己篇注竝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故患可訓害害亦可訓患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成十五

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一年傳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爲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爲害病。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各本脫則字今據上下文補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

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爲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宋本及明程本沈本並作省）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省作爵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引之謹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即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幭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即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說文抍作拯謂引取之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集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堂本改承爲拯）云音拯救之拯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抍抍取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眢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集本如是）云音拯救之拯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爲承（今方言作拯）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引字林抍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爲居爲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句（下文雉震呴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緹縞曰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耳（高誘注秦策曰謂猶言也）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爲居之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引之謹案日非日月之日徧考經傳無

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
爲曰說文作昳云詮詞也字通作適又作聿（說見經傳釋詞）爾
雅粵于爰曰也爰粵于於也然則曰之爲言爰也於也
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
樂見晛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曰字皆語
詞也（說見釋詞）下文越有小星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
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而不言
日氣則其字作曰不作日可知書傳日曰二字相亂故
曰誤爲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爲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
釋而爲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

舛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
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噣字
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心
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噣咮星
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
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
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昴
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
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
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
時日當在奎奎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
日在降婁則元枵晨見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
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宮元武虛危其南有衆
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旁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
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即小正之鞠與
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柳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
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
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

翼日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
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衆也
由魂魂也（由與猶同）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
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由
魂爲句魂也者爲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
此竝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蜮蜮

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蜮與蟈同。蟈鼃也。廣雅。鼃蝈。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蟈氏注曰。鄭司農云。蟈當爲蜮。蜮。蝦蟇也。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鼃。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鴂。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豳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三月。羵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頪。頪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羵羵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頪類相似。故書傳中頪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靜而寡類下。集韻類篇竝曰。羵羵。羊相還皃。

田鼠化爲鴽

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鴽。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大人曰。糜者。鬻也。鬻俗作粥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糜而衍也。孔曰。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耳。於菽糜上加食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大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盧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中之語。以與已同。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

增穈字也說見下條或改穈爲糜糜音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穈蓋穈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穄關西謂之穈似黍不黏言黍則穈在其中不當於黍菽下別出一穈字也或又改穈爲維穈維芑之穈尤非也穈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菽穈以在經中以與已同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臧先生新校本改時爲是是爲時盧本矩關作短閔云或曰當作豆實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短閔皆豆實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爲豆者非也按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傳之豆實正釋經之菽穈也孔引尚書曰矩法也以爲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豆實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其時食豆實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穈也盧未達傳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專指穈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穈字蓋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蝭蟧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也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蟪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蝭蟧即蝭蟟是蝭蟟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蜩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盧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歷志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

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合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爲之說而以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以初昏二字不冒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昏參中之屬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淆徵無辨若此者也二月綏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傳言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月遰鴻鴈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即水虞也主者掌也傳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韋注曰罛魚網也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旦睹

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旦當爲且傳本作且睹當爲暏說文暏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暏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字涉上文而衍至十二月之末則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暏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鷄始乳今本脫

固舉之禮

保傅篇大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大子方生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

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賢子保傅篇漢書賈誼傳竝同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𠫯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齋持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不知參爲齊之譌又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本作凬因譌而爲職謂三月朝也以參爲三月夙爲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之南郊未及三月也然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興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與今本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齋肅端絻宋小字本絻譌作総今本又改作綫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竝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漢書作故大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焉子迺作初餘同漢書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大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竝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正至不能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爲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習貫之爲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此說大子亦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好妃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色於義未安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

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尚賢貴德之謂矣草書遺字作遗形與匱相似因譌為匱祭義老窮不遺釋文遺。一本作匱廣雅遺。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竝作遺陳禹謨本又改遺為匱賈子漢書同。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竝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明證矣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竝作大夫進諫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即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竝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竝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
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又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則天子
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據此則盧所見本己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作天子者爲是非也辯見下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
大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大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
輔翼大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爲大子有三公三少
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大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若
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大子。是其明證矣
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爲保傅篇
所說皆教大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大史
之任也。於賈子爲傅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
之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
覆而後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
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
竝作避。

雖有　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
譯而不能相通。句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教習然也。家
大人曰雖有當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此涉上句不能
而誤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爲而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雖死而不
相爲六字連讀。賈子漢書竝作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是也。盧注非

宴瞻其學

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瞻其學
當作宴業譊其學。賈子傅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所引如是建本漳本反譌作及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左右
之習譊其師。燕與宴通。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
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即居學也。宴下
脫去業字耳。譊與反同義。宴業譊其學。謂宴居之業與
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譊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譊不祥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譊服制相反本句彼
言反此言譊。下句彼言譊此言反。其義一也。譊字右畔
之危與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爲瞻耳。鈔本
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陳禹謨依俗本改爲宴瞻其學雖

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

不傳

簡閱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傳。家大人曰：不傳不傳皆義不可通，傳與傳皆博之譌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閱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丿聲。爾雅：槐小而㩎。樊光曰：小，少也。不博則簡閱矣，不習則少誦矣。賈子傳職篇正作不博不習。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盧曰：縱字疑衍。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上謂衣，下謂裳。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見釋文。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則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者以一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陳禹謨本又依俗本改弄為上下二字。弄即美之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即縱之借字，故知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也。自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猶賴有賈子

逸十一　卅三

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原文耳。

食肉而餕

飲酒而醉，食肉而餕。家大人曰：餕當為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餕，則義不可通。飽餕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餕。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陳禹謨本又改為餕，賈子同。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是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傅職篇曰：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

逸十一　卅四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即繼以工史大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大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益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注及下文同云舊本作升形近而誤隸書斗字作升因譌而爲升孔本仍作升云鄭君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曰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枓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考工記梓人爲飲器鄭注勺尊斗也今本亦譌作升案說文斞音枸挹也從斗臾音枸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斞酒疏云案少牢云斞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盥枓所以斞水則此爲尊枓斞酒者也疏以枓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

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大子則大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即此所謂斗矣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傅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傅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爲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爲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躧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躧大節焉業大道焉即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今據以訂正書大傳王大子王子羣后

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雖入學之年與此不同。而亦以小學大學對文。

巾車教

此巾車教之道也。盧注曰。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家大人曰。巾即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爲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聽鸞和之聲。側睹四時之運。是即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胎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作此輿教之道。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道。見續漢書輿服志注。皆其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不跂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跂。一作跛。家大人曰。跛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毋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蹕。今本蹕譌作蹕。依段氏若膺校本改。蹕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所引已誤作跂。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賈子胎教篇同。跛古讀若波。故與差詈爲韻。詈古讀若羅。說見六書音均表。

王左右

猶此觀之。猶與由同。王左右不可不練也。賈子王作立。一本作主。家大人曰。立字是也。主者立之譌。王又主之譌耳。埤倉云。練。擇也。見文選月賦注。言立左右不可不擇。即上文所云選左右也。此本出賈子書。謂立左右當以周爲法而以秦爲戒。所謂不可不練者。即指漢之立左右而言。則不當云王左右也。

檀臺

桓公以齊強於天下。桓公。名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之。盧注已誤。今依盧氏抱經說改正。而簡公以弒於檀臺。盧曰。注云檀臺名也。則正文本無臺字可知。舊本正文作檀臺。誤。家大人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並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爲臺名乎。賈子亦作檀臺。足徵舊本之不誤。

再爲義王　敬再其說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盧釋再爲義王句曰。陽穀與召陵也。家大人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所謂曲說者也。再當爲爯。爯字俗書作再。因譌而爲再。爯。古稱字。王當爲主。皆字之誤也。稱爲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爲義主也。漢書董仲舒傳曰。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誼與義同。下文曰。秦

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矣又王官人篇驕厲以爲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爲勇終必恐懾而更至恭佞也家大人曰盧以恭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爲亟（集韻亟或作蓋因譌而爲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爲爯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爯與稱同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爯孝仲秋丁旬碑嘉爯卓然稱字竝作爯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敢行爯能稱字亦作爯今尚書中稱字無作爯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爯爲義主及亟爯其說兩爯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鄭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竝作處異而相應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家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家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以字耳（盧注言以已能而競於人則正文有以字甚明）盧注本作患其以已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亦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爲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慨慨矣若之何忽忽慨慨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

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盧注悒悒憂念也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盧注憚憚憂惶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家大人曰恐其及已謂恐不善之及已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即其證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以意爲之不可從引之謹案下文曰補則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爲裺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匿也掩則冀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曩以補爲古文遂字之誤非是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爲戁爾雅曰戁動也又曰戁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爾雅震戁同訓爲動又同訓爲懼商頌長發篇不戁不竦毛傳曰戁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戁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爲戁鞏方言作蛩云蛩烘戰栗也荊吳曰蛩烘蛩烘又恐也蛩郭璞音鞏鞏與蛩聲義並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戁敬而不鞏鞏與戁義正相承恭而不戁安而不舒舒與戁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爲慧儉讀爲險廣雅曰陂險衺也衛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崔靈恩注曰險詖不正也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疾險皆謂險陂也說文憸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盤庚相時憸民馬融注曰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說文譣字注引立政勿以譣人今本譣作憸馬融注曰憸利佞人也廣韻憸譣並七廉切又虛檢切與險同音說文繫傳曰譣猶險也憸譣險並同義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興險行以徼幸漢愼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與險同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爲險文子上禮篇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淮南俶眞篇險作儉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殖神言弗致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衍也字今據上下文刪道遠日益云衆言弗主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誤今據注及上下文刪盡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

隨五句。一氣相承。無容插入道遠日益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當作矣。見下引此荀子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云。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非是。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略同。

儉而好偯

好直而俓。儉而好偯者。家大人曰。偯。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好偯本作爲儉而偯。與好直而俓對文。謂爲儉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偯上無好字明矣。

爲惡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翾。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巠。形與巠相似。故從巠從巫之字往往譌溷。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巠。方言誣譆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莁荑蔱蘠。釋文云。莁亡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莁字或作莖。譌作莖。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莖。贊能篇作沈尹莖。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既爲而能改之。既爲二字亦解復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

勿慮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由與猶同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家大人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俶眞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矣盧注謬詳見通說。

致敬而不忠

曾子立孝篇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引之謹案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則云諫若不入是也致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亦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盡力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然則今本作致敬而不忠者誤也。

可入也　不可入也

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盧曰兩人字皆入字之譌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戴先生校本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盧戴改人爲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釋曰過則稱已仍作不可入也吾辭其罪釋曰諫若不從又爲之辭說使親若無罪然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已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親從諫則身不陷於不義而吾無辱親之罪矣故下文云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承上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弟可以入之義各本入字亦譌作人今改。孔說似迂。

加之如此

曾子大孝篇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家大人曰此本作如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即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又倒在如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

作亂

曾子事父母篇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家大人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既言興則不得更言作據下文云由己爲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明矣立孝篇又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也兄事之　兄事之

尊事之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家大人曰尊事

之以為已堅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為衍字兄
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
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
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為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
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文兄之行若中
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事之與養之對
文上文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文義亦與此同。則事上不當有兄字
蓋亦涉下文而衍。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

述十一　卅

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
讀故若為句解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
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
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
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略於上者檀弓
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死晉語曰彼塞我施若無天乎若云有天吾必勝之
今本云字誤在乎下辯見本條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言道之所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注曰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失之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皆是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
群書治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
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
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為其
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誤又脫不字耳馬總意
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
勸學篇曰為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為證。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即今之紗字非泥沙

述十一　卅一

之沙也泥讀為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
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
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為之周官內司服
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縳也與絹同。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
此素沙即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
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
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為紗之借字也論語陽
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真篇曰以
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
衡之言白紗入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亦音涅滓亦

吉經即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為涅之俗字也。

庸孰

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孰誰也。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釋詞庸字下。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為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為也。盧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二字亦未了。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矣不患即此所謂不難也。晉語曰受爽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者為有土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家大人曰有土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自序曰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並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上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為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

以得之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家大人曰當作舜唯以仁得之也。今本脫仁字永樂大典脫以字。上文曰君子以仁為尊。下文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並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文以仁為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

蹷穴

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孔曰曾重也。蹷窟也。家大人曰古無訓蹷為窟者。且蹷穴與曾巢對文則蹷非窟也。余謂蹷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為穴也。廣雅曰撅穿也。隱

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溝韋注闕穿也歟闕歷並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並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膩。羣書治要引曾子同。馬揔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膩戲皆膱字之譌。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胒如脂之膱也。今本膱字亦譌作膩廣雅曰苾香也。膱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芷之室膱乎如入鮑魚之次。又案次字宋本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肆而以文選辨

命論注引大戴禮作肆爲證。今案次卽肆也。周官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不必改爲肆。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鮑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肆者後人依家語六本篇改之耳。

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則有由字明矣

倮匈而後生

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家大人曰倮匈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

諸侯之祭牲牛　大夫之祭牲羊　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孔氏補注曰。大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引之謹案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尚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八年公

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曰天子之大夫亦大牢。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盧注曰天子之士亦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盧注握作捱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盧注同。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牛下有羊豕二字。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大牢。則牛下已脫羊豕二字。羊下有豕字也

曰饋食曰字蓋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讀士虞禮特豕饋食文與此同。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

無牛羊，卽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箸，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其文已箸，故不須更言曰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與諸侯互相足者，饋食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社稷山川，非饋食所能該也。盧據特牲饋食以解特豕饋食，則饋食上無曰字可知

經義述聞弟十一

經義述聞弟十二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中七十六條

枉者滅廢　屨屨　亦不可以忿　視迩所代　共禍將然　三就　顏淵　國一逢有德之君　夫子未知以文也　不勉　禮儀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業功　不佚可佚　顓孫　欲善則訊　天道　所親　賜得則願聞之也　自設於隱栝之中　直人　順君　在尤之外　聞昏忽　祇勵知民之急　殺三苗　其言不貳　陶家　數士　鮮支　高陽之孫　稱以上士　夫子　泜水　滕氏吳回氏　于越　參已　跂而望之　通中正　舫教千里　朽木不知　不積　漏　情之道　服汙　致良士　尊嚴而絕　情邇暢而及乎遠　不可教　法要　貴賤有序　脫文十六　刑法　論吏德行　法大史內史　庶虞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貸　寖灌浸　大古　毗移民在今之世　吁焉其色　可以表儀　與　天德嗣堯　楣機　變從　下不由人　卒明　曰　明制　仁者爲聖貴次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

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存夏后之世與揭害讀若曷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說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

屐屨

於屐屨爲銘焉家大人曰屐卽屨之誤今本作屐屨者一本作屨一本作屐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屨屨亦誤學記正義引北無屨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孔曰席四銘通爲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尒俗作尔不可不志尒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尒漢校官碑卑尒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尒字遂廢志讀惟予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閒尒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尒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閒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尒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尒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

覩遹所代

後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覩遹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遹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卽後盥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尒不可不志之尒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尒今本作遹者俗字

耳盧以遹爲近失之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已同聖人又何事焉泰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

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即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為成就而曲為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即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為成就可知。今以就為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為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即襲此篇之文。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曾人字子淵。即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為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朱本和之譌作知未。宋本譌作未知。曰譌作也。朱本也下有曰字。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發之詩。又曰。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文。王肅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引詩皆並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懃

好學省物而不懃。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忘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懃。與好學同意。猶言懃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為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懃。此曲為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王肅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薛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家語同。王注亦與盧注同。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為句。釋曰。不貌為君子。竟其德為句。敦

其言爲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字之誤也（隸書美字或作𦍒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並譌作業）美功與貴位對文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讀爲怢怢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李善注引廣倉曰怢忽忘也說文作𧦝云忘也怢𧦝並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語補

欲善則訊　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假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爲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即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是書多以而爲如如爲而）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即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假也得之矣乃總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借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有順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此荅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下文吾語女耳之

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正對女所親覩而言。若無覩字。則文不成義。此因親覩字形相似而寫者因脫其一耳。

賜得則願聞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則文不成義。永樂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省其文作賜願得聞之。亦以願得連文。

自設於隱栝之中

引之謹案。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設字文不成義。盧注。能以禮自礱直也。亦爲誤。難曉。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本單行引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隱栝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衆經音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作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栝之中也。今本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設於隱栝之中。設字當作誤。古虞誤同聲。故外傳借誤爲虞。文王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譌爲設耳。俗書誤字作誤。與設相似。

直人

直己而不直人。盧從劉本作不直於人。孔曰。能曲以下人。家大人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釋訓。襄七年左傳。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也。

呂氏春秋自知篇。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書本司直作司過。乃後人所改。今據高注及淮南主術篇改。漢書東方朔傳曰。以史魚爲司直。以上凡言直者。皆謂相切直也。直己而不直人。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己而曲於人也。劉本作不直於人。非是。羣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己而不直人。家語同。

順君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晏平仲上當有蓋字。引之謹案。命卽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爲二也。順君當爲順命。言君有道則順受其命。無道則不受命也。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衡與橫同。仲尼弟子傳索隱本單行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家語弟子行篇同。王肅注曰。君有道。則順從其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皆其證矣。今本順命作順君者。涉上文四君字而誤。

在尤之外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引之謹案。已言不在尤之內。則不須更言在尤之外矣。在尤之外四

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曰終日言不在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闇昬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昬忽之意家大人曰闇昬忽之意不辭昬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此篇盧注全脫唯昬字誤入正文故至今尚存闇忽不明之意卽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吳越春秋夫差內傳闇忽埳中陷於深井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祇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祇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礪而宋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祇勵本作祇屬祇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屬猶臯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祇屬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爲厲今本作勵又厲之俗書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古引大戴作祇厲而後人遂改祇厲爲砥礪謬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爲之說曰砥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王肅曰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雖砥底與祇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木爲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夷同爲韻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並同宋本急作㥶宋本改㥶爲隱孔氏補注曰㥶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㥶卽急字之

譌或改㥶爲隱或卽以㥶爲隱字皆非也急與服爲韻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匍匐之匐於古音屬職部職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熾國爲韻爾雅釋訓悆遲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息壽式食告則㥶職物爲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爲韻也又井九三可用汲與食惻福爲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爲韻檀弓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爲韻荀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而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皆職緝二部相通之證若作㥶則失其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爲韻易彖象繫辭文言及楚辭諸子多以眞庚二部通用遠微爲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聲口讀若圍則遠字亦可讀若圍上文聰以知遠與微爲韻猶幽風東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爲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鬼萎爲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也下文以用

逆爲韻。𧧑事爲韻郁嶷爲韻時士爲韻馬下爲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爲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爲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寂字之誤古文尚書曰寂三苗寂之言竄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𣏂之俗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𣏂㯻𣏂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𣏂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𣏂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𣏂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

也又說文寂讀若虞書寂三苗之寂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寂同音見唐韻正寂竄𣏂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卽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寂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眺作除與瑞云以除慝是也孔曰成平也引周官凡有鬬怨者成之此曲爲之說家大人曰貳皆貣之譌貣音他得反卽忒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忒若非貣字不得與忒通執事無貳揚倫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與貣同若非貣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慝慝與貣同聲若非貣字亦不得與慝通書傳貣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貣下

陶家

陶家事親盧從居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御覽引改御覽皇王部六家大人曰家卽稼字也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居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敷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傅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作敷土者古文尚書作傅土者今文尚書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

鮮支　長

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廋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阯大教連文矣孔曰鮮支渠廋禹貢所云析支渠搜者也此西方所撫

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爲析支之析矣豈得又讀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氏羌（戎字蓋涉下文山戎而衍）說苑脩文篇作西析支渠搜氏羌皆其證又案東長鳥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本鳥作島乃後人依今本禹貢改之說見古文尚書撰異）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爲顓頊子者五帝德及世本之說也（五帝德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卽顓頊史記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曰顓頊生鯀）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帝繫之說也漢書律厤志王逸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篇注用之（志引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王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篇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字則後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卽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馬說則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爲之說曰高陽顓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卽顓頊上古質略鯀父以前既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以上孔說）今案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蟜牛之孫皆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

稱以上士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此承上爲律爲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稱以上士釋曰稱爲上德之上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土出字或作出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譌作士）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

爲出之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

夫子

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闌入。家語正作孔子。

泜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衞氏也以下六氏字亦放此。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紀泜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卽泜水。今之湔泜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泜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氐卽氐羌之氐。蜀郡之有湔氐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氐道。別氐道也。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湔氐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氐道徼外而卽可謂之湔氐水。豈白水出甸氐道徼外而卽可謂之甸氐水。涪水出剛氐道徼外而卽可謂之剛氐水乎。且氐是氐羌之氐。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湔氐爲湔泜。以牽合大戴禮之泜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亾去爲疫鬼。一

述十二　共

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泜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泜水者。泜蓋字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泜。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氏。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泜。則所見已是誤本。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匽氏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並據史記楚世家訂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女皇女匽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家大人曰。于。當作干。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

述十二　廿七

注于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圃校本改干爲于。又改注爲
于越猶言於越。誤與孔同。說見讀書雜志漢書貨殖傳。
參己　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己焉。
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知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己
者學乎兩端以己參之。家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
釋參己則曲爲之詞。日參己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己。
參讀爲三。玉篇曰。己身也。卽曾子所謂日三省吾身也。
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
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
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
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跂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
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跂而望
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
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
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

以防辟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
作道。荀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爲遁。遁。近也。故
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
作道。非是。通爲遁之譌。漢巴郡大守張納碑。靡古不遁。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碑。兼通
顏氏春秋。字作通。並與遁相似。道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道穴聞。韓子外儲說右篇道
譌作通。是通道字相似。
始教
始教亡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始教二字義不可通。始
讀爲怠。商頌玄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鄭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讀殆爲怠也。論
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疏曰。疲勞倦殆。墨子褋守篇。多執數賞。卒乃不殆。亦以
殆爲怠。教當爲敖字之誤也。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敖
教字相似。故古今文不同。敖與傲同。亡讀爲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
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飾邪篇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
作亡。齊策老婦已亡矣。韓子難一。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亡歸。亡並與忘同。言
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敖自求
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投壺及晉語注
並云。敖慢也。
千里
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千
里。本作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躒而止。則尚

不能及十步而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駑而不息也今本十步作千里者千千字相似又涉上文千里而誤耳玉篇躁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躁不能千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尚未誤荀子作騏驥一躍不能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非也騏驥一躁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爲韻舍古讀若庶說見唐韻正若作千里則失其韻矣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並同

自沈泰本始改知爲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剡而舍之朽木不知所引即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即折衝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删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讀書雜志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知孔以宋本作知爲譌字非也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支部支祭二部之字古或相通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哲之爲知折之爲提提亦猶折之通作知也他若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禮運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爲倪說文隉讀虹蜺之蜺此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

不積　不至

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爲善而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登無細而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爲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士執仁與義而不聞得之未鮮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意正與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爲之說非荀子作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爲善積也邪與同安有不聞者乎

漏

譬之如洿邪水潦漏焉莞蒲生焉家大人曰漏當作屬屬讀曰注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士喪禮大記之屬纊荀子禮論篇作注纊謂洿邪爲水潦所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潦所注是屬即注也今作漏者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漏字唯集韻有之亦非謂水潦

情之道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家大人曰道讀爲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故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

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爲治人情之道失之

服汙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人曰盧訓服爲事事汙之語不可通余謂汙上本無服字上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汙矣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

良上　始故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句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家大人曰此文本作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諸亦於也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是故上下相承經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二字卽上文良工之誤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文不成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與上二句文義不合

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家大人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亦言其危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爲色又誤爲絕耳孔曲爲之說非家語正作危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關與貫同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本作情邇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入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見羣書治要皆本於此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者以而暢乎遠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及字耳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則民不從其教亦有民字

致愛

盛德篇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處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

作致仁要。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別尊卑四字。此因兩有字相亂，以致脫去四字。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也。遺，忘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去十六字。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為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理德法者為有能。能成德法者為有功。盧以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行能下刪理字。於德法者為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功。即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

法

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家大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為銜勒。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

于乘篇及畜穀蓺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勤蓺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案嘗祭名也嘗新則非祭名。新字疑後人所加。）方冬三月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皇考。此涉上文享字而誤也。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

祭曰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

貸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爲慝。（古讀貸如慝。說見月令宿離不貸下。讒貸即讒慝。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貪林事君。襄十三年傳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鄭語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用兵篇又云讒貸處穀。

襃灌浸

畜水行襃灌浸。家大人曰。灌浸二字義不相屬。灌浸當爲灌浸。（廣雅浸灌漬也。）字之誤也。襃讀等襃之襃。襃者差也。（見淮南說林注齊語注昭三十二年左傳注）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即襃之誤而灌字則不誤。

大古

大古會壯之會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會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即涉下文兩大古而衍。

地移民存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

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句有脫誤。在今之世四字連讀。乃起下之詞。猶言其在于今也。上文在今之民。下文在今之世皆其證。孔以地移民在爲句。似未安。

吁虖其色

四代篇。子吁虖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虛無注。引之謹案。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吁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盱與吁古字通。少閒篇。公吁虖其色曰。大

哉子之教我制也。呼亦喜貌，悅孔子之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文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脀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脀體儀也下。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是儀訓爲度之證。互見後議事以制下。

與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祖令：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籀曰：與，如也。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以與爲與之稱，位失之。

天德嗣堯

皆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少閒篇皆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

楣機

此謂楣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家大人曰：楣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竝言楣機者。楣機當爲樞機。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梱也，所以止扉。鄭注繫辭以機爲弩牙，非也。辨見周易。皆門戶之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嫗遷，周書嫗作媚，故知楣爲樞之誤。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爲之說，非也。從當作徙。節，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害於政也。隸書徙或作從，從或作從，二形相似，故徙譌作從。管子問篇：外人之來徙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愼篇：衆人或或，我獨不徙。今本徙字竝譌作從。

下不由人

誥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厤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俗本亦作下，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爲亦而刪之，非是。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厤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今本斯上衍卒字，據索隱刪。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

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史記叔孫通傳先平明謁者治禮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平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有卒字故平誤爲卒史記衛世家輕賊平罪索隱平或作卒作斯者後人以意改耳斯與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爲卒也

曰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爲日而孔從之家大人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下四句同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爲日下四句同

明制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爲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即明哲之人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淛是其例矣

仁者爲聖貴次　美次

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爲次且仁者爲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爲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聖者通明之稱非謂大聖也襄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人之後下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爲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人凡取榦之道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雜記敬爲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並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篇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鬢長大即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即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俁俁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

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兮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兮豈得但謂之美乎

經義述聞弟十二

經義述聞弟十三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下六十條

變 信憚 不傷 以故自說 志不裕 執之以物

不學而性辨 營之以物而不虞 治志 此見於

外 初氣主物 不隱 誠靜 生民 克易 靜而

寡類 貺而安人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巧名 直

愍 使是 皇於四海 何一之彊辟 何世安起

及利 何器之能作 鄉大無紀 霜雪大滿 此大

上之不論不議也 有神 海外 順民天心嗇地

制無 許魏 朝事第七十七 掌諸侯之儀 典命

諸侯之五儀至爲伯 所以明別義也 習立禮樂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計辭令 周知天下

之政 不行禮義 法 諸勝者 矢八分 御車之

旌 倨立 驛不息 故命者三句 辰故 故男以

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五十而室 及日 獨成之

道 多言去 達道德者 八月化 呾嚾 脫文八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變 歷

文王官人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引之謹案變讀爲辯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

義而受之。音義辯丁本作變漢梁相費汎碑變爭路銷亦以變爲辯辯偏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偏也字亦作辨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辨猶周徧也歷。相也。見爾雅方言晉語。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言相時而發之也楚辭離騷歷吉日乎吾將行言相吉日也言徧授民能以官而相度其才藝也盧注皆未了。

信憚

鄉黨之閒觀其信憚也盧注曰信而敬憚引之謹案憚讀爲亶亶誠也信也故與信連文若敬憚之憚則與信爲不類矣逸周書官人篇作觀其信誠誠亦亶也亶憚古同聲亶之通作憚猶亶之通作單矣見禮記祭法。

不傷

其貌直而不傷其言正而不私劉本改傷爲侮而孔從之家大人曰傷當爲傷以豉反言其貌正直而不慢易也說文侮傷也。徐鍇曰傷慢易字也。徐鉉本傷譌作傷。一切經音義卷三引蒼頡篇曰傷慢也廣雅曰傲侮慢傷也傷與傷字形極相似故知傷爲傷之譌非侮之譌今經傳中慢傷字皆作易輕傷字亦然說文傷輕也。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傷字若不譌爲傷則後人亦必改爲易矣

以故自說　故其行　故知以動人　以故取利

其貌曲媚各本曲媚譌作固嘔今依新校本改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盧注訓故爲事家大人曰故詐也下文曰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又曰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又曰偽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皆謂詐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莊子刻意篇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荀子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楚策曰昭奚恤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是古謂詐爲故也今俗語猶云故意矣

志不裕

煩亂之而志不裕家大人曰裕當作治字之誤也治與煩亂正相對上文煩亂之而志不營盧注曰營猶亂也不亂與不治亦相對下文志治者也亦與志不治相對今本治作裕則於義疏矣逸周書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治。

執之以物　度料

執之以物而遬決驚之以卒而度料家大人曰執字義不可通執本作設下文雜投以物投即設之譌則此文

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
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下句本作
驚之以卒而度應今本應作料者後人以意改也據盧
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則本作應明矣
逸周書正作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速數驚敬古字通

不學而性辨

孔曰。性辨。生而能辨也家大人曰辨智也慧也。言不學
而性自智慧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慧也。晉語曰。巧文
辯惠則賢惠與慧通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千智商子說民
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
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辨與智慧同義下文無辨
而自慎孔曰慎古通以爲順字。自順謂順非也亦謂無智慧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

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曰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
度家大人曰盧以不虞爲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
誤謂臨事而不惑也逸周書作營之以物而不誤是其
明證矣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呂氏春
秋忠廉篇曰。利不足以虞其意。

治志

曰治志者也。家大人曰治志。本作志治。上文煩亂之而
志不治。正與志治相反。志治者其志不亂也巽象傳利武人之貞志治
也。若作治志則於義疏矣逸周書正作志治者也。

此見於外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家大人曰此見於外。本作必見於
外。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竝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
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爲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
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蓋所見本與盧異。逸周書同。

初氣主物

家大人曰當作氣初生物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
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譌作
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逸周書
同。

不隱

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家大人曰。不隱。本
作不可隱。上文雖欲隱之陽喜必見云云。正謂民情之
不可隱。今本脫可字。則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
逸周書同。

誠靜

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

僻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家大人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俗字也。（說見後「靜而寡類肚而安人」下。）情，實也。故經傳通謂實爲情。

生民

生民有霒陽，（霒，今作陰。）家大人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故多隱其情飾其僞也。（見下文。）據盧注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僞，則正文之先民而後生可知。逸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

克易

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家大人曰：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陽交易。隸書交作交，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爲能，失之。

靜而寡類肚而安人

靜而寡類，肚而安人。（宋本及元明本皆如是。肚當改爲壯，壯即莊之假借字。雅雨堂本遂改爲莊，非也。）盧讀靜而寡類爲句，注云：不好狎也。家大人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貌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貌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其貌莊而安也。逸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明證矣。寬寡、貌類、壯肚，皆字形相近而誤。（漢祝長嚴訢碑貌作貇，外黃令高彪碑貌作貇。貇、類二形相似，故貌譌作類。漢書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列子楊朱篇貌譌作類。大戴禮勸學篇不飾無貌，家語致思篇作不飭無類，王肅注：類宜爲貌。）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遂譌作靜而寡類肚而安人。盧以寡類爲不好狎，則曲爲之說也。又案上文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又下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是情靜古字通。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是莊壯古字通。說文：貌或作貇，籀文作貌。漢書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顏師古曰：貌，古貌字。荀子禮論篇貌字皆作貌。今九經內不見有貌字，而情字亦無作靜者，未必非後人所改也。大戴禮之靜忠而寬，貌壯而安，若非譌作靜而寡類肚而安人，則後人必改靜爲情，改貌爲貌矣。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家大人曰：俞讀爲愉。鄭注祭義曰：愉，顏色和貌。聘禮記：私覿愉愉焉。釋文作俞俞。盧注：甚俞，言無已，非是。進退工故，（句）其與人甚巧。盧以進退工絕句，故字屬下句，注曰：工，能也。家大人曰：此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淮南俶眞篇曰：巧故萌生。（餘見上文以故曰說下。）是故與巧同義，故下句即云其與人甚巧。且

與其入人甚命對文盧失其讀幷失其義逸周書作進退多巧。

巧名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家大人曰巧名二字文義不貫。巧於取名。不得謂之巧名。巧名本作竊名據盧注云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而復不平。則是俗規諫行道以竊取名譽者也故曰竊名俗書竊字作窃。其下半與巧相似因譌而爲巧逸周書正作竊名。

直愨

取直愨而忠正者家大人曰愨字義不可通疑慤字之誤。下同說文曰慤謹也廣雅曰愨與慤同。善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慤質也直慤忠正義竝相近

使是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家大人曰使是使之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訓爲是是亦訓爲之下凡言使是者竝同說見釋詞。

皇於四海

小辨篇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孔曰皇大也家大人曰皇充也謂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横光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桄充也孫炎本作光故孝經曰光於四海祭義曰敷之而横乎四海詳見尚書光被四表下。

何一之彊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孔曰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子曰彊侍。某聞大道不隱某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陳氏觀樓曰何一之彊辟當作何一彊之辟。

何世安起

用兵篇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猶於也此倒句也何世於起猶言起於何世。安焉古字通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墨子非命篇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魏策曰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言於死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所安失之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卽商於。

及利

豈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孔氏補注曰及利猶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引之謹案古無謂求利爲及利者孔說非也及當爲𠬶𠬶取也貪也說文𠬶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沬玉篇𠬶古沒字晉語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

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貝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貝與及字形相似，學者多見及少見貝，故貝字譌而爲及矣。繫辭傳釋文引鄭注亹亹，沒沒也，今本沒譌爲没。

何器之能作

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家大人曰，器本作兵，此後人妄改之也，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兵爲器也，古之所謂兵者，卽指兵器言之，說詳日知錄。後人謂執兵者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太平御覽兵部一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

鄒大無紀

厤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家大人曰，鄒讀爲陬，鄒大無紀，本作孟鄒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無紀，今本脫一孟字，衍一大字，則文不成義，孔以大爲失字之誤，非也。旣言無紀，則無庸更言失。史記厤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厤數失序，文與大戴略同，漢書劉向傳引作厤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今據以訂正。

霜雪大滿

霜雪大滿，甘露不降，家大人曰，滿本作薄，字之誤也，隸書滿或作満，薄或作蒱，二形相似，薄誤爲蒱，因誤而爲滿。廣雅曰，薄，至也，皋陶謨外薄四海。言霜雪大至也，霜雪大至與甘露不降正相對，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是大薄卽大至，今本薄作滿，則非其旨矣，楊愼本正作霜雪大薄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家大人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夭疾，六畜餘胔，胔，卽胔字，今本胔譌作背，依楊本改，盧注胔，𤸫也，今本𤸫譌作瘦。妖傷厥身，失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於六畜餘胔下闌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爲之說非也。

有神

少閉篇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家大人曰，有當爲百，字之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閒，若云昭有神，則文不成義，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

海外

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家大人曰，海下脫之字，下文言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文皆與此無異，則此亦當有之字。

順民天心嗇地

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家大人曰順民天心嗇地本作順天嗇地順天與嗇地對文順天嗇地又與下二句對文今本上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順天之心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注言順天之心者加之心二字以申明其義而正文本無心字

制無

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孔依上文改制無為制典家大人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更制典物即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

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尚賢皆四字為句且民與天賢為韻

許魏

乃退伐崇許魏盧注曰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家大人曰許魏當為誅黎字之誤也誅許字相似魏策秦之欲誅之久矣漢書朝鮮傳天子誅遂今本誅字並誤作許黎字上半亦與魏相似誅黎即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邘伐密伐犬夷伐耆與黎同伐崇所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朝事第七十七

家大人曰朝事下有儀字而今本脫之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覲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引此皆作朝事儀

掌諸侯之儀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家大人曰上掌諸侯之儀五字涉下文而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列

典命諸侯之五儀至為伯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

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為伯家大人曰此文當依周官作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其上公九命為伯六字則下屬為義今本典命下脫掌字五等下脫之字自以定其爵至有差也十八字皆涉上文而衍今依新校本訂正孔欲顛倒其文又以命上公九命為伯連讀皆失之

所以明別義也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家大人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說見後行禮義下別儀即上文所

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自執其圭瑞以下。皆所以別儀。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其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又云所以別親疏外內也。亦無明字。

習立禮樂

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家大人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孔氏補注曰。交歲相問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

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句。引之謹案。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爲句。諸侯交。即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不言世相朝者。案上文既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五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其下即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以上記文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使臣於所聘之君。亦有君臣之義。下文曰。君親醴賓。私覿致饔。既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是也。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尋討上下文義。不當有世相朝三字。顯然明白。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

計辭令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計辭命。引之謹案。計當爲汁。大行

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爲叶。今本汁叶互譌。茲從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攷改正。是周禮故書協作汁。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誥志篇此謂歲虞汁月。高安朱氏本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林。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厤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初學記樂部上引樂汁圖徵。汁譌作計。並與此同。協辭命之通作汁。猶大史協事之或作汁。鄉士汁日之亦作協也。雅雨堂本改爲叶字。未確。

周知天下之政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家大人曰政本作故此涉上文政事而誤也故即上文所謂事故也（經傳通謂事爲故不可枚舉。）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周官小行人正作天下之故。

不行禮義

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修當作循說見曲禮謹脩其法）下不附於德不服於義引之謹案不服於義之義即誼字也不行禮義之義即儀字也二字異訓故竝見而不爲複上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大行人掌諸侯之儀又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禮儀即此禮義也上文又曰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周官義作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曰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即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即古義字（互見後別之以禮義下）

法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家大人曰法本作具此涉上文法度而誤也政與正同

述十三　廿六

此言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脩正者賴有此具也（射義正義曰正謂脩正。）此文兩見於射義聘義中其字皆作具本篇上文兩見其字亦作具此不當獨作法

諸勝者

投壺篇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孔從儀禮經傳通解於諸上增請字家大人曰通解誤也宋本作諸勝者之弟子云云諸即請之譌小戴作請行觴是其證當改諸爲請不當於諸上增請字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即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若云請諸勝者之弟子則諸爲冗字矣禮經文無此例。

矢八分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圓徑也又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補注曰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笴既短圓徑亦殺引之謹案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今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八分當爲八尺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興尺算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

述十三　廿七

人人四矢也故曰矢八个个猶枚也大射儀搢三挾一个注曰个猶枚也个即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爲分周官內宰注敍介次也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竝云介或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齊語鹿皮四个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蓋个者介字隸書之省說見通說个字下分者介字俗體之譌也段氏國語校本從分大誤辯見通說个字下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弧下當有各字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言每弧有矢五个既發三个猶有二个也彼文矢一枚爲之一个正與此同八个爲矢數而非圍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

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大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

御車之旌

射者之聲御車之旌盧改御車爲獲者孔仍作御車釋曰御車巾車也大射儀巾車張侯或亦與唱獲焉家大人曰盧改是也上文云執旌既載旌爲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爲之說非

倨立

無倨立孔曰倨跛倚也家大人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毋偝立鄭注曰偝立不正鄉前也偝與倍同經解曰倍死忘先坊記曰偝死而號無告又曰則民不偝緇衣日則民不倍大學曰上恤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偝亦通作背

靡不息

公冠篇孝昭冠辭六合之內靡不息博物記作靡不蒙德家大人曰息當作悳悳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爲息又脫蒙字

故命者三句

本命篇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家大人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死者

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爲之說非也

辰故

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家大人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辰故本作是故是故二字不須注故盧氏無注若是辰字則盧必辯其誤或曲爲之說矣上言是故而下又言故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經傳中若是者多矣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說苑作故辯物篇今依新校本訂正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家大人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今依外傳說苑家語訂正

五十而室

大古男五十而室。家大人曰室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

及日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家大人曰及日當依新校本作日及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今本作及日則不詞孔曲爲之說非。

獨成之道

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陳氏觀樓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下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道而衍家語無。

多言去

家大人曰多上有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

達道德者

易本命篇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陳氏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執轡篇此言萬物皆生於道故唯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王肅改通道爲達道德則非其旨矣盧注引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云云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地形篇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即用此篇之語

八月化

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孔曰八月字誤說文蟲八日而化家大人曰孔校是也論衡商蟲篇亦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

咀嚾

咀嚾者九竅而胎生孔曰嚾音喚淮南子作嚼咽者家大人曰嚾當作噍字之誤也玉篇嚼疾略切噬嚼也噍同上廣雅曰咀噍也咀噍即咀嚼史記司馬相如傳咀嚼蔆藕是也凡人及獸之食物曰咀噍故曰咀噍者九竅而胎生若嚾即呼喚之喚於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即用大戴之文淮南作嚼咽小變其文耳。

脫文八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家大人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牡至陽生牝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即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皆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作至陰生牡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

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竝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
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
字互誤也。

堅土之人肥　虛土之人大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盧注曰。肥
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家大人曰。此當依淮南
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淮南盧作壚。壚盧古字通。釋名。土黑曰盧。是也。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壚卽壚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淮南家語皆用大戴禮文
堅與弱對。故堅土之
人剛。弱土之人肥。說文壚黑剛土也。與沙土對。故盧土
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下文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文
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
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經義述聞弟十三

經義述聞弟十四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上六十八條

摶節　八十九十日耄　若不得謝　三陽不及車馬
由闈右　書致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載青旌
載飛鴻　朱鳥　效駕　謹脩其法　太古　使者自
稱曰某　有宰食力　臑肥　不饒富　亡則弗之忌
矣　忌日不樂　不誠於伯高　哲人其萎　亡於禮
二夫人相爲服　瓦不成味　從若斧者焉　祛裼
之可也　故以其旗識之　先王之所難言也　反服
之禮　如不及其反而息　無苛政　美哉奐焉　陽
門　幷植　退然　管庫　子臯爲之衰　亦弗故生
也　獺祭魚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圭璧金璋　祭
先脾　駕倉龍　還反　布德和令　宿離不貸　搯
之子參保介之御閒　三公五推　雨水不時　高禖
奮木鐸　妨農之事　毋出九門　乃合累牛騰馬
遊牝于牧　蠶事畢　蝗蟲　養壯佼　百官靜事毋
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穀實鮮落　長短　雷始收聲
毋逆大數　爲來歲受朔日　北面誓之　蟄蟲咸
俯在內　固封疆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荔挺出

擣節

曲禮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曰撙猶趨也釋文趨七俱反就也向也正義曰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段氏若膺校本曰案趨同趣疾也當音促非趨走之趨家大人曰釋文誤解趨字正義并誤解節字段謂趨音促是也（薛瓚注漢書王吉傳曰撙促也義本鄭注）而訓趨爲疾於義尚有未安今案恭敬撙節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義相因撙與節義相因退與讓義相因而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撙猶趨也者趨讀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撙之言損也管子五輔篇曰整齊撙詘以辟刑僇尹知章注撙節也言自節而卑詘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撙衣服是撙與節義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曰恭敬而僔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退也是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五輔篇又曰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亦與撙同恭敬尊讓即曲禮之恭敬撙節退讓也說見前謙尊而光下

八十九十曰耄

錢氏曉徵荅問曰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侍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

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家大人曰曲禮原文本作八十九十曰耄釋文曰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此說甚確錢以有曰耋二字者爲古本非也請列五證以明之射義者耋好禮鄭注但云者耋皆老也而不云八十曰耋下文旄期稱道不亂（旄與耄同）鄭注則云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正與今本曲禮同（王肅注家語觀鄉射篇亦云八十九十曰耄）則鄭所見本作八十九十曰耄無曰耋二字其證一也大雅板篇曰匪我言耄隱四年左傳曰老夫耄矣周語曰爾老耄矣毛傳及韋杜注並云八十曰耄義皆本於曲禮若曲禮古本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則八十尚不得稱耄毛韋杜諸儒何以皆言八十曰耄其證二也秦風車鄰傳八十曰耋正義曰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僖九年左傳注七十曰耋正義曰耋之年齒既

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是曲禮本無八十曰耋之文，故曰無正文，無明文。其證三也。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注及說文、釋名，並以八十爲耋。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並以七十爲耋。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並以六十爲耋。鄭注離九三則云，大耋，謂年踰七十。蓋曲禮本無明文，是以諸家說耋義名不同。其證四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疏曰，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耋，與此異也。以上公羊疏。蓋徐彥所見曲禮本作七十曰耋，與今本作七十曰老者不同，故云與此異。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若徐所見本作八十曰耋，則是八十九十曰老之異文，不得言與此異矣。錢謂疏文本作八十曰耋，轉寫者誤八爲七，非也。後漢書明帝紀，有司其存耆耋。李賢注曰，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耋。此所引七十曰耋之文，正與公羊疏同。豈亦轉寫者誤八爲七乎。射義者耋好禮正義亦云，六十之耆，七十之耋。是徐彥所見本自作七十曰耋，非八十曰耋。其證五也。

若不得謝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鄭注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家大人曰，鄭解謝爲聽，於義未安。齊策曰，靖郭君謝病強辭，三日而聽，則謝非聽也。今案謝，請也，告也。成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晉語作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說見後請季文子下。是謝即請也。襄三年左傳，祁奚請老，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得謝即得請。僖十年左傳曰，余得請於帝矣。請老，即告老，故謝又訓爲告。襄二十六年左傳，使夏謝不敏，即告不敢也。成二年左傳曰，敢告不敏。漢書高帝紀，高祖嘗告歸之田。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張耳陳餘傳，有廝養卒謝其舍。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

三賜不及車馬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鄭注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引之謹案，經言三賜，不言三命。鄭謂三命不受車馬之賜，非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賜乎。今案賜猶予也，謂爲人子者不敢以車馬予人也。爾雅曰，予，賜也。是賜與予同

義言三賜者多子之辭約言之爲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讓也賜子雖多不及車馬不敢自專也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是其明證矣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曰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自至然後行可知也此解三賜不及車馬是謂人子不敢以車馬子人葢禮記舊注有如此解者故晁本之爲說

由闑右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鄭注曰臣統於君闑門橛正義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引之謹案玉藻閒月則闔

門左扉立于其中左扉者在東之扉也吳語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韋注曰閉陽開陰示幽也左闔在東故韋注曰閉陽也東扉曰左扉又曰左闔則門雖向堂仍以東爲左矣況路門之內始有堂雉門庫門之內皆無堂安所得堂而向之以爲正乎夏官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亦以東爲左西爲右何獨至門中之闑而以東爲右西爲左乎下文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謂人之左右非謂門之左右也人之左右無定出則以東爲左西爲右入則以東爲右西爲左門之左右則東爲左西爲右一定不易者也闑之左右當與門同不得以爲右在東也由闑右當爲由闑左字相似而誤耳孔氏所見本已譌作右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鄭不解闑東稱右之義則本作闑左可知左之在東人所共知不煩解釋也

書致

獻田宅者操書致正義曰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引之謹案上文操右袂操量鼓操𦟛齊皆指其所操之物言之

此言獻田宅者操書致則書致亦所操之物若謂以圖書致其田宅則致下必加之字而其義始明且以上諸物皆可言致不獨田宅也今案致讀爲質劑之質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注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今之券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曰質要券契也此謂獻田宅者操書契以呈於尊者之前若上文獻粟者執右契也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卽重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質通作致故又通作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

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質致至三字古竝同聲說見唐韻正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家大人曰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猶以也以與一聲之轉故以可訓與與亦可訓以說見釋詞與字下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此三日以死之明日爲始是生以來日也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此三日以死之日爲始是死以往日也

載青旌

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青雀水鳥釋文載音戴引之謹案鄭志王贊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鄭荅曰皆但舉皮置於首不畫也見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是鄭注舉於旌首謂舉皮置於旌首蓋以下文言載虎皮故竝青與鳶鴻皆謂置皮也其實青旌乃畫青雀於旌鴻與鳴鳶亦然正義皆以爲畫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鳥獸蛇也雖虎與貔貅則以其皮飾旌故青與鳶鴻皆不言皮至虎始言皮也貔貅不言皮者蒙上虎皮而省也經文界畫甚明不得因虎皮之文遂謂青與鳶鴻亦是皮也正義釋載鴻鳶云畫作開口如鳴時此說是也若但置其皮何鳴之有實不當如鄭志所釋載如左傳載其旌以先之載不當讀爲戴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者植此畫青雀之旌於車上非謂置皮於旌首也若置皮於旌首則當言載青於旌不當言載青旌矣下文鴻與鳴鳶之載義與此同載鳴鳶者植鳴鳶之旌也不言旌者亦蒙上青旌而省後放此虎皮貔貅之載則以獸皮所飾之旌植於車上耳二者雖不同而同爲植旌於車上故皆謂之載周官司常曰王建大常大司馬曰王載大常建也載也皆立也以是明之

青水鳥也一名青雀一名青鳥字或作鶄呂氏春秋精

諭篇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數百而列子黃帝篇載此事蜻作漚漚與鷗同亦水鳥也文選江淹雜體詩青鳥海上遊李善注引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又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青者云云然則呂氏春秋之蜻即青鳥也作蜻者俗字耳高注呂氏春秋蓋亦以蜻爲鳥名故李善引海上人好蜻云云以釋青鳥而今本高注乃云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此殆後人誤以蜻爲蜻蜓而輒改注文也蜻蜓隨處皆有何必海上邪太平御覽蟲豸部蜻蛉下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蜻者云云則所見高注已同今本

載飛鴻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引之謹案飛字涉注文而衍注云鴻取飛有行列也此釋載飛鴻之義非經文有飛字也下載虎皮注云虎取其有威勇也亦是釋載虎皮之義經文豈有威勇字邪正義釋載鳴鳶云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此專釋鳴字之義也若鴻上有飛字則正義亦必專釋之而正義云前有車騎則載鴻者今本鴻上有飛字乃後人依已誤之經文增之與下文不符今刪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遥見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為防也但言畫鴻而不言畫飛鴻則所見本無飛字可知左傳宣十二年正義引此有飛字與本疏不合明是後人依俗本禮記增之藝文類聚鳥部上通典禮三十六白帖五十八引此有飛字亦後人所增案郭璞注爾雅錯革鳥曰旟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首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是古本無飛字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作則載鴻戴與載同陳禹謨本增飛字車部上引作則載鴻陳禹謨刪去足證隋唐閒舊本尚不誤唐石經始衍飛字

朱鳥

前朱鳥而後元武家大人曰朱鳥本作朱雀此後人以他書改之也自開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開成以前書引此有作朱鳥者亦是後人所改案正義述經文正作朱雀又朱雀字正義凡三見雀字一見又引崔靈恩說亦作雀又堯典日中星鳥正義引曲禮前朱雀後元武而釋之云雀即鳥也則曲禮自作朱雀明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三三十六武功部五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七引此竝作朱雀衞湜禮記集說作朱雀則宋時本尚有不誤者

效駕

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鄭注效駕曰白已駕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引之謹案入而白已駕又出而為取綏跪乘諸事則經當云入效駕出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節次乃明今不言入又不言出則無入白之事矣唐以前傳注亦無訓效為白者惟楊倞注荀子儒效篇訓效為白即本於鄭注孔疏今案效者考也見廣雅驗也廣雅効驗也効與效通考驗其駕具已完善否然後登車調試之僕入之傎也古人多謂考為效詳見書王其效邦君越御事下

謹脩其法　反本脩古　脩乎軍旅

家大人曰，曲禮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書傳中循字多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史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作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貸者俗用。謹循其法，射義曰，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趙策曰，承成法而動，循法無私。正承如其國之故而言，謂君子謹遵故法，非謂於故法有所損益，亦非謂故法已廢而君子脩之也。禮器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案定本及諸本是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一引此亦作循古。陳禹謨改循爲脩。循古者，遵循古道而不失，正所謂不忘其初也。下文元酒之尚，鸞刀之貴，莞簟之設，皆是循古，非脩古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商子更法篇曰，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史記商君傳同，索隱引商子作脩，非。淮南氾論篇曰，不知法制之原，雖循古終亂。書傳多言循古，則作循者是也。祭義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脩亦當爲循，放，亦至也，循，亦行也。說文，術，順行也。上文曰，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是也。家語正論篇正作循于軍旅。

述十四　十二

大士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鄭注曰，大士，以神仕者。引之謹案，春官序官，凡以神士者無數，與大宰以下官各一人者，多寡不倫，且其職甚微，不足以當大士之稱。今案晏子春秋諫篇，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泰士、泰祝，即大士、大祝也。大士正獄訟，蓋若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矣。又說苑臣術篇，齊成侯卿曰忌舉北郭刀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是大士亦掌親九族富萬民也。

使者自稱曰某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釋文作使自稱，注曰，本或作使者自稱。家大人曰，釋文作使自稱是也。本或作使者自稱者，上文曰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涉彼而誤耳。今本及唐石經皆作使者自稱，即沿或本之誤也。案使字爲一句，自稱曰某爲一句，謂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則自稱其名也。鄭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人字疑衍。則經文使下本無者字明矣。又案正義釋經曰，使者自稱曰某者，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

述十四　十三

君語則稱名也又釋注曰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據此則孔所見本亦作使自稱曰某而前刻經文仍作使者自稱曰某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加之也通典職官十八亦作使自稱曰某

有宰食力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曰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家大人曰邑宰謂之宰家宰亦謂之宰但云有宰無以見其為邑士且大夫之富富於所食之邑非富

於治邑之宰也宰當讀為采謂有采地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何休注襄十五年公羊傳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即采之假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寀也即主宰之宰寀官也即官宰之宰(說見爾雅)寀亦采也

腯肥

豚曰腯肥鄭注曰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桓六年左傳吾牲牷肥腯)腯充貌也釋文釋經云腯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又釋注云作腯徒忽反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鄭既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腯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本作豚亦肥也鄭以此豚肥即春秋傳之肥腯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曰豚曰腯肥者云云釋文亦從腯為正字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腯矣家大人曰古無讀豚為腯者亦無訓豚為肥者臧說非也此豚字本作腞即腯字也正文本作豚曰腞肥注文本作腞亦肥也春秋傳作腯釋文本作腞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此釋正文注文之腞字也下又云作腯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作腯也集韻腯肥也或作腞即本於

釋文而不云腯或作豚則釋文之作腞不作豚可知(龍龕手鑑亦以腞為腯之或作)方言腯賊也(賊與盛同舊本腯賊二字倒轉廣雅腯盛也即本方言今據改)郭璞曰腯腯肥充也亦作腞音突(舊本作音豚亦突譌脫不成文理今正)此皆腯腞同字之明證也盾聲與彖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漢書匈奴傳贊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是其例也若正義本則正文注文皆作腯(此即釋文或作之本)而春秋傳作腯之語遂不可通後人不知而改陳以就孔遂改釋文之腞肥為腯肥本或作腯為本或作腞案釋文云腞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腞字有音而腯字無音故下文又云作腯徒忽反若如後人所改則腯字先已有

音下文何須再出。一音而兩見則妄改之迹顯然矣。豚
豚字形相近世人多見豚少見豚故豚又譌而爲豚。玉篇
圂豚行不舉足。釋文作圂豚云豚本又作豚既與腯音不合又與豚曰之豚
相亂臧氏不知豚爲豚之譌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不饒富　后稷之祀易富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鄭注曰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
於禮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富而不饒也。但經言不
饒富不言富不饒。不得如鄭所說也。饒當讀爲僥。饒僥二字
皆從堯聲。故借饒爲僥。富當讀爲福。富福二字皆從畐聲。古字多借富爲福。說見尚書惟訖于
富下。僥之言要也。求也。莊子在宥篇此以人之國僥倖也

釋文僥古堯反徐古了反字或作徼李善注陳情表引
禮記小人行險以僥倖云僥與徼同。今中庸作徼。呂
氏春秋順民篇高注曰徼求也。僥福者徼福也。僖四年
左傳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文十二年傳寡君願徼
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杜注曰徼要也。釋文要於堯反是也。不
僥福者謂祝辭但求神饗不求降之以福也。春官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則祝辭固有
求福之事。大饗五帝則其神至尊不敢以私意干請故
不求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則四時之祀猶不祈福況大饗
乎。古人字多假借循聲而改之則得。如字以求之則塞
矣。又表記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
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朱氏若耆曰富
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若后稷之祀神之
福之易易也。辭謂祝嘏之辭如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
曰祈福祥求永貞之類后稷之辭則不重此但致其恭
敬而已。蓋其欲儉不願望大福福之易者以此然雖不
求福而其福自及子孫故引詩以證之案朱說是也古
字福與富通祿亦福也爾雅曰祿福也。上云后稷之祀
易福也下云其祿及子孫文義正相應也鄭注以迄于

今曰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已得此經之旨而又曰富之
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則失之矣。又
案其辭恭其欲儉蓋指庶無罪悔言之謂其語不敢自
矜奢其意不敢有奢望但曰庶無罪悔而已則恭儉之
謂矣此據詩以發論非引詩以爲證也。不然則后稷之
祀之恭儉何從而知之乎。

亾則弗之忘矣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亾則弗之忘矣釋文出極亾二字
云。王以極字絕句亾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亾而如王
分句劉氏端臨曰當從王肅忘則弗之忘矣猶曰以云

忘則未嘗忘也引之謹案喪三年以爲極所謂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若謂其服除而忘哀則終身弗忘故曰忘則弗之忘矣上言忘下言弗之忘一句之中自相呼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備則未爲備也文義與此相似鄭本上忘字作亾亾卽忘也上亾是俗字下忘是本字猶曲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上徧是本字下辨是俗字辨卽徧也越語夗生因天地之刑韋注訓刑爲法非辨見國語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上刑是俗字下形是本字刑卽形也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論衡刺孟篇引此仕作士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上仕是俗字下士是本字仕卽士也鄭解喪三年以爲極曰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去已久遠釋三年二字除其喪釋以爲極三字極終也喪服至此而終也而於亾字不加注釋則亾字不屬上句而屬下句可知孫炎之學出於康成而分亾字下屬亦可知鄭君之本以亾則連讀也孔氏正義曰喪三年以爲極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與已同以爲極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可以棄忘正釋亾字下遂云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然則亾則弗之忘矣作一句讀而訓亾爲忘鄭意本自如是故正義述之也自釋文誤以極亾連讀而學者遂移亾字於上句之末又於正義三年以爲極下增亾字於是句讀亂而文不成義矣元陳澔知亾之當屬下句而不知亾爲忘之假借乃云旣葬日亾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案亾則弗之忘矣上承喪三年以爲極之文乃謂三年以後服雖除而哀未忘故每逢忌日則不樂也若三月而葬去服除之時尚遠此正人子悲哀之日何須言弗忘乎陳說非

忌日不樂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注

曰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正義曰唯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釋文不樂如字又音洛引之謹案如字讀是也忌日之哀必有實事以徵之不作樂者哀之徵也唯居喪不聽樂忌日如之故祭義謂之終身之喪古者謂作樂爲樂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注曰明月可以用樂是也下文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又曰子卯不樂注曰不以舉樂爲吉事曲禮歲凶士飲酒不樂注曰不樂去琴瑟又曰齊者不樂不弔祭統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皆謂不作樂爲不樂是其證也下文又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如字注曰哀樂音洛

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謂行弔，樂謂作樂也。歌詩與作樂相等，故引不歌以比不樂。彼釋文雖兼存洛音，而以岳音爲正，正與此同。蓋注家之盧植、王肅，音義家之徐邈、沈重諸人，必有訓爲作樂者，故陸氏承用之也。鄭注不用舉吉事，正指不作樂言之。不舉吉事，則不作樂。下文子弔不樂，注所謂不以舉樂爲吉事也。自正義以不樂爲不爲樂事，而宋以後說此者，皆以洛爲正音，而解爲喜樂，於是不樂之爲不作樂，遂莫有知其義者矣。

不誠於伯高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家大人曰：不誠於伯高，本作不誠禮於伯高。案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句。禮何傅乎。句。釋文：傅，一本作傳。音附。案傅字是。正義云：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又云：孔子聞冉有代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又釋鄭注云：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舊本無下有禮字，乃後人不知句讀而妄加之，今據上下文義刪。句。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遣人更弔，

即爲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合注疏以考經文，則誠下原有禮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禮字，而各本皆沿其誤。聘禮記疏引此無禮字，亦後人依俗本禮記刪之。白帖六十五引作不誠禮於伯高，太平御覽布帛部五引作不得誠其禮於伯高，家語曲禮子貢問篇作不成禮於伯高，此改誠爲成。皆有禮字。又曰：鄭以誠爲忠信，不忠信禮於伯高，頗爲不詞，故正義必加字以明之曰，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也。余謂誠與成同。中庸云：誠者自成也。又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誠成同義而可以互通。經傳誠或作成。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逸周書官人篇非成質者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成作誠。賈子胎教篇素成，大戴記保傅篇成作誠。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之意，若孔子遣人更弔，則嫌爲不可，是使孔子不得成禮於伯高也。故家語改誠爲成。

哲人其萎

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引之謹案：哲人其萎四字，乃後人據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也。上文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鄭注曰：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放，依也。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以上鄭注。正義曰：是哲人其萎兼有無所仰之義，非但無所放也。若如今本以哲人其萎專

屬之吾將安放則鄭必不如此注矣蓋鄭本作泰山其穨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穨則吾將安仰。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仰也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文見於此意通於彼不必更言哲人其萎矣且下文夫子殆將病卽是哲人其萎也王肅作家語乃妄改其文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見終記篇後人據此遂增哲人其萎四字於則吾將安放之上而文義參差甚矣哲人為人所仰放何得但言放邪。孔仲達不能釐正而云子貢意在悤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總云吾將安放此曲說也困學紀聞曰或謂盧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齊氏息園曰余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悤遽不暇別言劉氏所藏古本必好事者為之引之案齊說是也則吾將安仗五字亦據家語增入而增入哲人其萎四字者已為之先導矣。

㠯於禮　㠯其地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㠯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正義曰㠯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引之謹案㠯讀存㠯之㠯。㠯與在義正相反。㠯者不在也。㠯於禮者之禮謂禮之變者。不在於常禮之中也。荀子大略篇禮以順人心為本。故㠯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㠯於禮經謂不在於禮經。卽此所云㠯於禮也。順人心卽此所云其動也中矣。唐風葛生篇予美㠯此謂予美不在此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季子使而㠯。謂季子出使而不在吳也。說苑至公篇作季子時使行不在荀子正論篇然則鬬與不鬬邪。㠯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㠯與在正相反。謂不在於辱與不辱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㠯於情之所欲。堯問篇吾所以得三士者。㠯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聖㠯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㠯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㠯與不在同義。正義以為無文之禮。而連其庶幾乎為一句。失之矣。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㠯其地則不祭。亦謂山林川谷丘陵。在其境內則祭。不在其境內則不祭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是也。正義曰。㠯。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亦於文義未協。如正義說則是其地無非以其地矣互見穀梁傳㠯乎人之辭也下。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鄭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引之謹案正文注文之二夫人皆當作夫二人寫者誤倒耳上文夫夫也爲習於禮者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是夫卽此也故曰夫二人猶言此二人左傳成十六年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晉子大臣篇夫二人者奉君令夫字皆在二字上是其證若作二夫人則文不成義矣注文之此二人若改爲二此人其可乎釋文出二夫人三字則唐初本已誤夫二人相爲服者謂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已兩相爲服也喪服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注曰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曰言丈夫婦人者姊妹之男女各本姊妹上衍母之二字今刪與從母兩相爲服緦麻章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也從服也是從母及舅皆有與已兩相爲服之禮若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已相爲服則禮之所無故君子未之言也

瓜不成味

家大人曰說文沬洒面也漢書律志引顧命曰王乃洮沬水今本沬作頮馬融注曰頮頮面也內則曰面垢燂潘請靧字並與沬同沬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與涎沫之沫異沫從本末之末音亡曷反檀弓瓜不成味鄭注曰味當作沬沬靧也案沬從午未之未與味聲相近故曰味當作沬沬與靧同故曰沬靧也釋文音亡曷反非士喪禮下篇注引此文劉昌宗音妹亦非

從若斧者焉

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家大人曰從上有吾字而今本脫之吾從若斧者焉乃夫子之言鄭注云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此正釋夫子所以從若斧者之故非以此爲子夏之言也下句馬鬣封之謂也方是子夏之言而正義云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燕人則孔所見本已脫吾字故以從若斧者焉爲子夏之言而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案夫子言吾從若斧者焉故子夏曰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若夫子不言所從則子夏何由意揣而知之是從若斧句爲夫子之言而從上當有吾字也本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云殷已愨吾從周並與此吾從文同一例初學記禮部下白帖六十六引此並作吾從若斧者焉則唐時別本尚有吾字家語公西赤問篇亦有吾字

袪裼之可也

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鄭注曰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爲袪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正義曰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横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引之謹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裼非居喪之服也且小祥果裼裘則全裘皆裼非獨袪而已何得但於袪言裼乎陳祥道禮書曰鹿裘袪裼之則裼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吳澄禮記纂言曰練前裘雖有裼但裼衣之正

身而不至袖緣後既有横長袪則裼衣掩至袖口可也案裼表無但裼袪之理陳說非也既用裼衣則表之正身與袖皆在所裼安得有先不至袖而後掩之之事乎吳說亦非也若云既爲之袪又加裼衣於表上則上文衡長袪已言爲袪不須重袪字矣今案裼當讀爲緆緆緣也袪緆之者謂緣此袪也士喪禮記綼緆注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釋文緆他計反劉羊或反是緆者飾裳邊也飾裳之邊曰緆飾袖之邊亦得曰緆袖與裳之邊皆垂而向下者也故飾邊之名得以相同矣裼緆古同聲緆正字也裼俗字也豈表裘之謂乎又案袂口爲袪袪緣之爲緣玉藻曰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是緣與袪爲二事不得即以袪爲緣也注當曰袪袂口也裼讀爲緆謂緣也則明辨晢矣

故以其旗識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家大人曰故以其旗識之本作故以其旗識識之上識是旗識之識今作幟下識是表識之識今本無上識字傳寫遺脫耳釋文出識之二字云式志反是如字則所見本已脫去上識字周官小祝置銘杜子春注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亦無上識字蓋後人據誤本檀弓刪之也釋文出識識二字云並傷志反一讀下識如字則陸氏所見本原有上識字明矣盧氏紹弓釋文攷證曰案注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無識識連文蓋陸氏所見本旗作識故以識識連文盧爲此說蓋未攷士喪禮注也士喪禮爲銘鄭

注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惟此注內識字未經刪去釋文出旗識識之四字云上音試下音式據此則杜鄭所見本皆有上識字明矣古旗幟字通作識說文曰微識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曰屬謂徽識也徽與微同疏曰徽識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又下文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

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外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疏曰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對上大常已下爲旌旗之大者也云此蓋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案禮緯云天子之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外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此蓋其制也若然微識爲旌旗之小者故司常謂之屬外之銘旌卽生之徽識是銘旌之制亦小於旌旗而檀弓謂之旗識者以其爲旌旗之屬故兼旗言之耳謂之旗識則可謂之旗則不可以此知經文必有識字也後人於檀弓脫文不能校補而轉據誤本檀弓以刪周官之注惟賴有士喪禮注及兩處釋文足以證明其失耳

先王之所難言也

喪有外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唐石經初刻所下有以字改刻刪去而各本皆從之家大人曰有以字者是也正義曰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外散之道焉先王之所以難言外散之義今本無以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也若言其外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故字正釋所以二字鄭注云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亦是釋所以二字

反服之禮

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家大人曰此本作又何反服之有孟子離婁篇云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文義與此相似反服下不當有之禮二字蓋涉上文舊君反服之禮而衍自唐石經已然世說新語方正篇注通典禮五十九白帖三十八引此皆無之禮二字

如不及其反而息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爲句而於其反而息不爲解釋方慤曰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于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意吳澄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引之謹案吳氏以如不及其反而息七字連讀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速追而及之何得休息於半塗乎陳澔曰息猶待也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案書傳無訓息爲待者速反而虞豈得且行且止當以或說爲是蓋當迎精而反之時孝子之心有如親已反而息於寢已欲從之而不及者然是以慨然也外者已不能反而息矣而孝子猶若其親能反而息者所謂其反也如疑也上文弗得弗及自爲子者言之此反而息則自親言之變文以見義也解者昧於經之變文而於息字亦

以爲子者言之故義不可通江氏愼脩禮記訓義擇言取吳前一說而棄其後一說疏矣

無苛政　庶民弛政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鄭注不釋政字釋文亦不作音引之謹案政讀曰征謂賦稅及繇役也誅求無已則曰苛征荀子富國篇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楊注曰苛暴也征亦稅也是也古字政與征通互見下文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皆借政爲征也而新序雜事篇載此事乃云其政平其吏不苛則已誤以爲政事之政矣鄭注雜記云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既訓爲給繇役則是讀政爲征而又云從爲政者教令非也從爲政者教令六字蓋後人所增樂記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注曰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釋文苛政本又作苛役史記樂書集解引此注作苛役引之謹案作苛役者是也弛政之政當讀爲征謂徭役也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鄭司農曰弛力息徭役也小司徒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當爲弛謂弛力役之征也蓋紂時之苛役武王釋庶民去之故曰庶民弛征王肅家語辯樂篇庶民弛政注曰解其力役之事即本於鄭注也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鄭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猶此言庶民弛征庶士倍祿也武王之弛征或兼賦稅言之矣乃釋文不爲政字作音正義以政爲紂虐政皆不知政爲征之借字而誤以爲政事也呂氏春秋愼大篇庶士施政去賦施政與弛征同謂免其征役去其賦稅所以優待庶士也若漢高帝詔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矣見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内皆不徭賦也高誘失其讀乃云施之於政事亦非也

美哉奐焉

鄭注曰奐言衆多正義引王肅曰奐言其文章之貌也

釋文㚇本亦作煥引之謹案王說爲長㚇古煥字廣韻㚇文彩明皃王篇煥明也亦作㚇大雅卷阿篇伴㚇爾游矣毛傳曰伴㚇廣大有文章也論語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何注曰煥明也美哉㚇焉者室有文彩㚇然明也大戴禮四代篇㚇然而與民壹始卽煥然也漢冀州刺史王純碑㚇矣王君卽煥矣也後漢書張㚇傳㚇字然明吳志孫㚇傳㚇字季明南史王㚇傳㚇字道明皆用古煥字爲名而字曰明明者煥之正訓也

陽門

陽門之介夫死鄭注曰陽門宋國門名家大人曰昭二十一年左傳公自揚門見之杜注曰睢陽正東門名揚門卽北陽門也水經睢水注亦作陽門揚陽古字通（玉藻盛氣顚實揚休鄭注揚讀爲陽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揚作陽左氏春秋經昭二十五年次于陽州公羊作揚州又左傳僖十五年晉步陽史記晉世家作步陽宣元年晉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

弁植

行弁植於晉國鄭注曰弁猶專也謂剛而專已吳澄禮記纂言曰弁植國語作廉直疑弁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壞多也家大人曰吳說是矣而未盡也廉與弁形聲皆不相近廉字無緣誤爲弁蓋廉字古通作兼（史記淮南衡山傳厲王母弟趙兼漢紀作趙廉淮南詮言篇故廉而能樂道藏本廉作兼）兼弁字相近因誤而爲弁（齊策管子弁三行之過史記魯仲連傳弁作兼秦始皇紀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弁方）直植亦古字通注內剛字正釋直字也

退然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退或爲妥引之謹案退之言隤也繫辭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並曰隤柔貌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正與此同妥古綏字（士相見禮鄭注古文妥爲綏漢書燕剌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注曰妥古綏字）綏亦柔和之意爾雅曰綏柔安也其義相通也柔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正義解爲卑退失之

管庫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注曰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引之謹案管鍵所以啓閉庫也然謂之啓庫閉庫則可謂之管庫則文不成義且守庫者職司出納不獨啓閉已也今案管者典也主也史記范雎傳崔杼淖齒管齊索隱引高誘曰管典也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曰管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

子皐爲之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

子皋爲之衰鄭注曰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正義曰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皋方爲制服是子皋爲之是下脱爲字非爲兄施引之謹案如注意則記當云兄則死而爲子皋衰不當云子皋爲之衰也今案爲猶使也言蠶則績而蟹爲之匡以貯繭范則冠而蟬爲之緌以飾冠兄則死而子皋使之衰以盡禮皆由他物他人助而成之非其所自爲也并九三爲我心惻魯語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王孫韋昭並曰爲猶使也子皋將爲成宰而成人遂爲衰是子皋使之衰也

亦弗故生也

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監本亦作示非今依石經攷文提要改家大人曰故當爲欲謂不欲生之也正義解經曰亦不欲使生是其證自唐石經欲字始誤作故而其義遂不可通呂氏春秋任數篇食潔欲鑽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欲誤作故又案正義解注曰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者解經亦弗欲生也今本欲亦作故此後人據已誤之經改未誤之疏也正義又曰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今並不與是不欲使其生也今本作是不故欲使其生也則文不成義此故字亦後人所加通典刑四引大戴禮曰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正與王制合家語刑政篇曰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亦用王制之文

獺祭魚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正義曰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小雅魚麗正義引作援神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罣羅䍡又云獸長麑䴠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以上正義引之謹案孝經緯獺祭魚爲十月中氣則小雪也易通卦驗曰大雪獺祭魚則又以爲十一月節氣然緯書作於西漢之末皆不足據案夏小正曰正月獺獻祭魚逸周書時訓篇曰驚蟄之日今本驚蟄作雨水從盧氏校本改正獺祭魚並與月令同則漢以前書無謂獺祭魚在冬月者魯語古者大寒降降猶減也退也謂孟春寒氣退也説見國語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廟行諸國今本廟上衍寢字國下衍人字辨見國語助宣氣也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正獺祭魚之時也而云水虞於

是予講罛罶。取名魚正所謂虞人入澤梁也何以知其必非正月乎。魯語又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宋明道本作罝罜麗宋庠本作罝麗並誤辨見國語）韋注曰。謂立夏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也若孟春水蟲未孕。網罟在所不禁。又何爲不得入澤梁乎。正義以爲十月者徒以夏小正十月豺祭獸。而獺祭魚與豺祭獸並舉則以爲皆在十月。不知獺祭魚豺祭獸。事類相近故連言之非以其同月也下文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與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妖夭不覆巢文相連接。而月令蟄蟲墐戶在季秋。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在孟春。豈必同月者而後連文乎。淮南主術篇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高注曰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未祭不得捕也漢書食貨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顏注亦引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皆不以爲十月。較正義爲長周官獻人疏亦沿緯書之誤以此爲十月事。然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則猶不廢正月取魚之說賢於孔氏之專主十月也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鄭注曰羣后。公及諸侯正義曰以經羣后之下。卽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家大人曰羣后。卽諸侯（堯典曰。班瑞于羣后。）而三公不與焉卿大夫元士。卿上當有公字。考本書之例。皆以公侯伯子男爲一類。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爲一類下文云。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其例仍未變也。鄭本已脫公字遂以三公與諸侯爲一類卿大夫士別爲一類似於體例未協且三公之子。禮未有稱爲大子者則三公不在羣后之中明矣白虎通義辟雍類引王制云。羣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班所見本原有公字。本疏上文引書大傳亦云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圭璧金璋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正義曰。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卽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章。（皇本章無玉旁。故以爲印）章。（各本作璋非）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各本作璋非）皇氏之義非也引之謹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有黃金勺。青金外。朱中。而聘女之大璋覜聘之琢璋。起軍旅之牙璋中璋。祀山川之璋邸射。皆無金飾。若云。金飾之璋不粥於市。豈無金飾者。遂可粥於市乎。正義之說理不可通今案金當作宗宗者。琮之假借字也琮從宗聲而借用宗猶璋從章聲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反文内

而俗用音耳篆書隸書宗金二字皆相似（篆書宗作[illegible]金作[illegible]字相似隸書宗作宗金作金亦相似）故宗譌爲金琮亦圭璧之類也圭璧琮璋聘禮所謂四器古人多以四器並言者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以覜聘駔圭璋璧琮以斂尸是也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琮不粥於市琮本字也宗俗字也易林需之井珪璧琮璋執贄見王其次序正與王制相合

祭先脾　祭先肺　祭先心　祭先肝　祭先腎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鄭注曰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注曰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注曰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注曰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注曰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正義曰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主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引之謹案如鄭說以藏之上下爲次則肺最在上心次之脾又次之經何以不言春祭先肺夏祭先心中央祭先脾乎如謂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則脾未嘗在左而當春肝未嘗在右而當秋何以春祭先脾而秋祭先肝乎從腎稍前而當脾亦未嘗不當肝何以春祭不先肝乎從心稍卻而當肝亦未嘗不當脾何以秋祭不先脾乎反復求之鄭說殆未允當以許氏五經異義之說爲長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見正義）蓋自古以五行說五藏者惟腎爲水藏無異詞而脾肺心肝則皆有兩說今古文尚書雖未知孰是而月令之五藏則非古文尚書之說不足以釋之脾木藏故春祭先之肺火藏故夏祭先之心土藏故中央祭先之肝金藏故秋祭先之腎水藏故冬祭先之也說文腎水藏也肺火藏也脾木藏也肝金藏也蓋依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之序（今本火作金木作土金作木後人改之也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四卷二十並引說文肺火藏也是其證）古文尚書之說也又曰心人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則古文尚書以心爲土藏今文尚書博士以爲火藏也高注淮南精神篇

曰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也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也鄭注天官疾醫曰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蓋肺火藏故氣熱心土藏土者火之所生故氣熱次之肝金藏故氣涼脾木藏故氣溫腎水藏故氣寒也許高鄭三家之說皆本於古文尚書而古文尚書之說又本於月令也大元數篇三八爲木爲春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火爲夏藏肺一六爲水爲冬藏腎五五爲土爲中央藏心亦本於月令也然則月令脾肺心肝腎之屬於木火土金水也明甚鄭據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而

定從今文尚書之說見正義於是古尚書說之合於月令者不用之以釋月令而別以五藏之上下次之失其指矣且醫病之法亦有與古文尚書同者鄭注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曰肺石赤石也疏曰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則醫病之法亦非一說何必是此而非彼乎

呂氏春秋十二紀文與此同高注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注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勝當爲生生土者火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所勝故先進肝一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腎曰祭祀之肉先進腎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案自用其藏之說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木火土金水既各有所主之藏何反不用其所主而用其所勝乎春夏秋之祭如用所勝之藏則中央之祭當用土所勝之水而先腎冬之祭當用水所勝之火而先心今中央祭先心冬祭先腎則非用其所勝可知由冬祭先腎推之則木火土金皆自用其藏可知故曰自用其藏之說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白虎通曰春祭所以特先脾

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案此言五藏亦用今文尚書之說故與月令不合而曲爲之說如此土至尊而用藏之尊者水最卑而不得食其所勝而春夏秋之祭則又不論藏之尊卑而食其所勝何乃相懸一至於此乎且水最卑不得食其勝則土至尊宜食其所勝矣何又用非土所勝之心乎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

蒼龍鄭注曰馬八尺以上爲龍高注呂氏春秋孟春篇淮南時則篇竝同引之謹案下文赤騮黃駵白駱鐵驪下一字皆馬色名倉龍不應獨異龍當讀爲駹說卦傳震爲龍虞翻龍作駹云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思元賦尉尨眉而郎潛兮舊注曰尨蒼也尨與駹通史記匈奴傳曰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青駹作青龍青龍猶倉龍耳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青龍卽青駹也高注云七尺以上爲龍失之易林觀之漸曰御騂從龍至于華東龍亦是駹字駹與龍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巾車駹車大人用駹可也故書駹竝作龍

還反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禮記古義曰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家大人曰惠說非也穆天子傳自作還返月令自作還反句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不得援彼以例此也釋文出還乃二字云音旋後放此正義曰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卹孤寡據此則四時皆作還乃明矣今本孟夏孟秋孟冬皆作還反與正義所引不合又孟冬正義云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亦與孟春正義不合且還反二字不釋於孟春而釋於孟冬於理尤不可通明是後人據已誤之經文皆改之也唐刪定月令亦作還乃四時皆同則唐時本無作還反者淮南時則篇亦作還乃與呂氏春秋同後漢書郎顗傳注引月令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光武紀注引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侯太平御覽時序部五立春下引此亦作還乃立夏立冬同立秋下未引二書所引竝與釋文正義唐月令同是其明證矣自宋撫州本始作還反而諸本悉仍其誤

布德和令

命相布德和令引之謹案和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大宰職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亦讀爲宣謂宣布其治于邦國都鄙也詳見大宰職下古聲宣與和相近故宣字通作和亦見大宰職下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謂布陽德和柔之令失之

宿離不貸　無或差貸　其爲物不貳　衣服不貳　其儀不貳

宿離不貸鄭注曰不得過差也釋文不貸吐得反徐音二季夏之月無或差貸釋文差貸音二又他得反引之謹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季夏紀貸竝作忒高誘注曰忒差也正當音吐得反而徐又音二者忒字通作貸豫彖傳四時不忒釋文忒京作貸又通作貳周官馮相氏注引月令作宿離不貳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

家作衍貣貣與貳字形相似故貣字多有譌作貳者（見詩其儀不忒周語成事不貳下）徐音二則所見本作貳貳者貣之譌也若諸本皆作貸字不得有二音矣故音之誤者亦可以攷見古本云。

中庸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鄭注曰言至誠無貳正義曰不有差貳釋文不貳本亦作𠎝音二引之謹案貳當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即忒之假借字貣與測爲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貣測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脂之二部古不相通）注內無貳當作無貣正義差貳當作差貣貣亦差也說文玉篇廣韻俱無𠎝字其本亦作𠎝蓋貸字之譌貸亦音他得反（見上）與忒同音故忒字或作貸陸氏不能釐正而音二失之矣其爲物不貣者言天地之道無有差忒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也又緇衣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注曰貳不壹也釋文不貳本或作𠎝案貳亦貣字之譌𠎝亦貸字之譌當音忒不當音二也爾雅爽忒也孫炎注曰忒變雜不一（見大雅瞻卬正義）忒與貣同故鄭曰貣不壹也詩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貳據箋所解則貳亦當作貣而讀爲忒大雅瞻卬篇鞫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貣（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忒更也謂更改變易也又作怂失常也老子曰常德不忒忒與常正相反是變易無常正忒字之訓故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貣無常謂之貣有常則不貣矣故曰衣服不貣從容有常也詩釋文貳音二亦失之又案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亦貣之譌當曰忒本或作貣貣同音他得反。

搢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天子親載耒耜搢之于參保介之御閒段氏校本據正義改之御爲御之（見校勘記）引之謹案正義與經文云搢之于參保介御之閒此寫者誤倒也仍當作保介之御閒周頌臣工箋曰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搢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彼正義曰盡保介之御閒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藉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搢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則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作保介之御閒明甚不應月令正義又倒其文爲御之也晉書禮志隋書禮儀志鄭風清人正義桓十四年穀梁傳疏李善東京賦注續漢書禮儀志注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一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引此竝作保介之御閒東京賦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馭與御同馭

閒二字即取月令之文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保介之
御閒不得改爲保介御之閒也馬氏元伯曰保介之御
閒之猶與也鄭注曰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與字正
釋之字案馬說是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
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皆謂有司與牧夫也攷工記梓人爲筍虡凡攫閷援
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作其鱗與而
也（說見攷工記）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二子者公
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二子皆死也成十六年
傳潘尪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謂潘尪與

述十四　四十八

黨申鮮虞與傅摯也（說見釋詞）又案于參呂氏春秋作參于
參于保介與御閒文義甚順鄭注以爲勇士參乘非也
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

三公五推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家大人曰三公五推
本作公五推凡月令言三公者皆與九卿對文上文天
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是也其言公者則與卿對
文上文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也賞公卿諸侯大夫
不言三公九卿者蒙上而省也此文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不言三公九卿亦是蒙上而省今作三公五推即涉

上文而誤也（陳祥道禮書引作三公五推則所見本已誤）正義內兩舉經文
皆無三字唐月令亦無又周頌載芟正義穀梁傳桓十
四年疏北堂書鈔設官部二禮儀部十二（鈔本北堂書鈔設官禮儀二部引月令皆無三字陳禹謨本設官部亦無三字禮儀部則據誤本月令加入矣）初學記禮部
下白帖藉田類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資產部二引此
皆無三字惟藝文類聚禮部中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有
三字又呂氏春秋孟春篇周官甸師注亦有三字皆後
人據誤本月令加之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甸師注無三字）

雨水不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家大人曰雨水本作風雨案

述十四　四十九

正義云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
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
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
乘故雨少據此則正文本作風雨不時明矣而正義前
述正文乃作雨水不時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至此段有箕星好風之語則後人不能改矣自唐月令
改風雨爲雨水而各本皆從之（白帖八十二引作雨水不時亦從唐月令）後
漢書張敞傳注開元占經七十二候占引此竝作風雨
不時呂氏春秋淮南同

高禖

仲春之月以大牢祠于高禖鄭注說高禖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蔡邕以為禖神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盧植以為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之謹案鄭蔡盧三家之說皆非也高者郊之借字古聲高與郊同故借高為郊周官載師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故書郊或為蒿杜子春云蒿讀為郊文三年左傳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蒿鄗並從高聲高之為郊猶蒿與鄗之為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曰周禮媒氏

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此說是也大雅生民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其文全出此篇而字正作郊商頌元鳥傳亦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蓋古本月令本作郊禖也說經者當讀高為郊乃得本訓而鄭志焦喬荅問乃強分郊禖高禖為二以為先契之時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祀上帝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豈核實之論哉

奮木鐸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引之謹案地官鄉師賈疏論語里仁篇皇疏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此有木字與今本同而釋文出奮鐸二字云方問反下大各反則無木字案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六奮鐸以令注引月令奮鐸以令兆民（陳禹謨從俗本加木字）太平御覽天部十三亦引作奮鐸呂氏春秋仲春紀作奮鐸以令于兆民淮南時則篇作振鐸以令於兆民鐸上皆無木字蓋木鐸亦

可單稱鐸不須加木字也釋文但為奮鐸二字作音而不云本或作奮木鐸則舊本無作奮木鐸者矣周官論語疏引作奮木鐸者蓋彼正文言木鐸後人遂於疏內加木字非其原本也（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鄭注曰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乃發聲正謂月令仲春之奮鐸與周官四時徵令之以木鐸文有詳略而義則相同非以其有木字而引之也賈疏之引奮鐸亦然又案周官小宰徇以木鐸賈疏引檀弓明堂位之木鐸為證而不引月令以月令原無木字故也故知鄉師疏木字為後人所加）至北堂書鈔政術部已引作奮鐸不應樂部又引作奮木鐸（樂部木鐸令民當作奮鐸令民注內所引奮木鐸以令兆民當作奮鐸以令兆民）其為後人所改無疑蓋校書者習見俗本之為奮木鐸而不知古本之為奮鐸則誤謂

脫木字而增之矣。

妨農之事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家大人曰：下句本作以妨農事。農下衍一之字，則累於詞矣。唐月令及禮記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皆無之字。上文正義曰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云云，亦無之字。齊民要術一、小雅大田正義、後漢書明帝紀、光武十王傳注、白帖三、太平御覽資產部二，引此亦皆無之字。呂氏春秋同。淮南作以妨農功，亦無之字。

毋出九門

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曰：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曰：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生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如與而同，無與毋同。〕引之謹案：路門以外，皋門以內，非野獸所游之處。〔正義曰：自皋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案皋門以內不得有林苑，正義非也。〕本無所用其羅網毒藥，亦何待戒之以毋出乎。且天子三朝三門，與諸侯同，天子路門應門皋門，諸侯路門雉門庫門。〔說見戴氏考工記圖。〕今言天子之門，而及雉門庫門，非也。況近郊遠郊，亦不聞有門。鄭說殊未確。高以為城門，近之矣。而泥於考工記匠人之旁三門，乃於十二門中除東方三門數之，而為九。且為之說曰：東方三門，尚生育，餧獸之藥所不得出，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而言無，如高說，則東方三門尤為羅網毒藥所不宜出。月令及季春紀當并數之，而言毋出十二門。文義方明，何得但言毋出九門，使人致疑於東方三門之尚可出乎。下文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以方位言之，東方者春，春氣所在，無如東方三門。何以欲畢春氣，而反舍東方三門而不磔攘乎。〔高注季春紀仍

以生氣所在解之，義不可通。風俗通義祀典篇：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誤與高注同。〕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仲秋之磔攘亦曰九門，又將舍何方之三門而不數乎。則高說亦不可通。〔吳澄禮記纂言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耳。案是月命國難，九門磔攘，斷無舍南方三門而不磔攘之理。何以但曰九門也。吳說殊謬。至陸佃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則是以匠人經涂之數為城門之數，誤莫甚於此矣。〕今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鄭注曰：旁磔於四方之門。四方之門，即九門也。季春言九門，則其為旁可知；季冬言旁，則其為九門

可知凡言旁者皆徧四方之謂春官男巫旁招以茅杜子春注曰招四方之所祭者聘義孚尹旁達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若使一方則不可謂之旁以是言之九門磔攘謂之旁磔已周城之四方非獨三方而已也則毋出九門亦謂四方之門矣四方而曰九門者蓋南方三門東西北各二匠人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鄭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是其例也閔二年公羊傳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何注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僖二十年左傳正義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定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注曰魯東城之北門是城門固有南面三三面各二者也此與攷工記之旁三門絕不相同攷工記自為十二門月令自為九門不必強此以就彼也古人言城門者多寡或異攷工記則十二門月令則九門齊策言衞之城門則十門齊策曰昔者趙氏襲衞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是十門也參差不一此必不能合者也學者知月令之九門異於攷工記之門數則無所用其遷就矣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引之謹案周官牧師掌牧地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是馬通淫皆在牧不在廄也又圉師春除蓐釁廄始牧鄭注曰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引莊公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曰日中春秋分也是馬自仲春已出廄而通淫於牧季春之月安得尚有在廄者方其通淫則蹄齧奔躍在廄必多毀壞亦非所宜且仲夏之月遊牝引羣若尚有不遊之牝合於廄則仲夏別羣不惟遊牝何以但言遊牝別羣也鄭言累牛騰馬在廄者以既解累騰為乘匹則是兼言牝牡若在牧則不須更云遊牝于牧故不得不以在廄別之其實累牛騰馬但言牡不兼牝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又注淮南時則篇曰累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踉善將羣者也然則累牛騰馬皆牡也與遊牝正相對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十字當作一句讀謂合牛馬之牡者牝者於牧耳皆在牧不在廄也騰馬即騰駒仲夏言遊牝別羣則執騰駒尤見騰馬與累牛皆指牡言之非謂乘匹也謂之遊牝者以時方通淫聽其遊行因以名焉而高誘曰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則與遊牝別羣之文不合疏矣

蠶事畢

孟夏之月蠶事畢。家大人曰：此本作蠶事既畢，與季春之蠶事既登文同一例。各本皆脫既字，而正義述經文亦無既字，則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也（初學記禮部下引此無既字，亦後人所刪）。案上文正義曰：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云云，則此文之有既字甚明。衞風氓正義、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五（陳禹謨本刪既字）、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記中宮部引此皆作蠶事既畢，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引月令章句亦作蠶事既畢，呂氏春秋孟夏篇同。唐月令改爲蠶事既登，亦有既字（今石本登上缺三字，正是蠶事既三字。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時序部六引此竝作蠶事既登，從唐月令也），則月令之有既字又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

蝗蟲

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引之謹案：蝗蟲皆當爲蟲蝗。此言蟲蝗，猶上言蟲螟，亦猶禮言草茅，傳言鳥烏，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蟻耳。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是也。後人不知而改爲蝗蟲，謬矣。注及正義作蝗蟲，釋文出則蝗二字而無蟲字，皆是後人所改，自宋撫州本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仲冬正義曰：蟲蝗爲敗，地災也。唯此一處未改，尚可攷正經文。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月令蝗蟲爲災，亦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案唐月令石本孟夏、仲冬兩處皆作蟲蝗。又桓五年穀梁傳注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又玉篇蝗字注引月令蟲蝗爲災，廣韻蝗字注亦曰蟲蝗爲災，白帖八十一蟲蝗類出蟲螟爲害、蟲蝗爲災八字。又太平御覽天部九、咎徵部一竝引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蟲豸部七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又時序部十二引乙巳占曰：冬時行春令則蟲蝗爲災。即本月令之文。又呂氏春秋孟夏篇作蟲蝗（淮南時則篇作螽蝗，後人所改也。說文：蝗，螽也；螽，蝗也。是蝗一名螽，不得竝稱螽蝗。彼注：行春時啟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螽字亦後人所改。孟夏篇注：行春啟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正與此同，足證淮南之正文及注亦作蟲蝗也。東山經：見則螽蝗爲敗。螽字亦後人所改。彼注：螽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十一字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五引東山經正作蟲蝗而無注，蓋後人見蟲蝗之文而改之，又妄加注文耳），仲冬篇作蟲螟（淮南時則篇同），此皆月令作蟲蝗之證。

養壯佼

仲夏之月養壯佼。正義曰：佼謂形容佼好。家大人曰：孔說非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佼作狡，高誘注曰：壯狡，多力之士。大戴禮千乘篇曰：老疾用財，壯狡用力。廣雅曰：狡

徙也壯狡猶言壯健作佼者假借字耳呂氏春秋禁塞篇曰老幼壯佼是也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鄭解事毋刑曰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為徑解晏陰曰晏安也陰稱安家大人曰鄭意以百官為百僚故謂刑為刑罰不知經文自君子齊戒至以定晏陰之所成皆養身之事非指朝政也百官猶百體也樂記曰耳目鼻口心知百體孟子告子篇以耳目之官為小體心之官為大體呂氏春秋貴生篇以耳目鼻口為四官荀子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為五官刑當從今月令讀為徑徑疾也速也祭義道而不徑鄭注曰徑步邪趨疾也荀子脩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楊倞注曰徑捷速也史記大宛傳從蜀宜徑集解引如淳曰徑疾也呂氏春秋仲夏篇淮南子時則篇並作徑今本呂氏春秋作刑後人以月令改之也與高注不合高注曰事無徑當精詳而後行也此承上節耆欲定心氣為義言非特節其耆欲定其心氣也推而至於百體莫不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寧慎精詳毋或徑疾以陰陽方爭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陰陽也小爾雅曰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曰心若晏陰喜怒無處韓子外儲說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太元崎贊曰凍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與陰相對為文此承上陰陽爭為義言陰陽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為以定陽與陰之所成也下文仲冬之月自君子齊戒以下文與此略同末云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安形性即此所云百官靜也事欲靜即此所云事毋徑也仲冬又曰身欲寧彼言身欲寧而此言身毋躁猶彼言事欲靜而此言事毋徑也徑刑古聲相近故俗刑為徑非謂刑罰也若謂刑罰之事不可以聞則經當言毋用刑矣但言事毋刑則文不成義又徑與靜成為韻陳澔讀百官靜事毋刑六字為句則失其韻矣以待陰陽之所定即此所云以定晏陰之所成也知晏陰非謂安陰者仲夏仲冬並言陰陽爭仲冬待陰陽之所定仲夏不得舍陽而獨言陰也呂氏春秋淮南子注並曰晏陰微陰也望文生義其說亦非

穀實鮮落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也或云以夏召春氣故鮮絜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家大人曰鮮字孔氏前讀上聲而訓為鮮少後讀平聲而訓為鮮絜皆與落字義不相屬失之矣今案鮮之言散也謂穀實散落也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鱻陽鱻與鮮同是鮮落即散落也鮮與斯古亦同聲小雅瓠葉箋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尠沈云古斯字爾雅釋言曰斯離也離與散同義呂氏春秋大樂篇注離散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亦取相離之義也呂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時則篇並作穀

實解落高注訓為散落義亦與鮮落同或據呂覽淮南而改鮮為解蓋未達古訓也逸周書時訓篇亦云腐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

長短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家大人曰長短本作短長與裳異常為韻今作長短則失其韻矣此蓋涉下文視長短而誤正義作長短亦後人依已誤之經文改之唐月令已刪此二句無從考正唯宋撫州本及岳本皆作短長呂氏春秋仲秋篇同足正今本之失

雷始收聲

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引之謹案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及至聖人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徉于外銷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韓策曰韓以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淮南俶眞篇曰乃始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初學記歲時部及周官韗人疏引月令皆作雷乃始收淮南時則篇同是經文始上有乃字而收下無聲字後人以仲春雷乃發聲又以注云雷始收聲在地中遂於正文內加入聲字若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及呂氏春秋並作雷乃始收聲是也案高誘注曰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則正文本無聲字明矣又或嫌其句法之累則刪始字而存乃字唐月令作雷乃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雷始收注引禮記云雷乃收聲案正文曰雷始收則注內引禮記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或刪乃字而存始字宋撫州本以下諸本禮記及今本逸周書並作雷始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曰春分發聲秋分乃收注引周書曰秋分雷乃收聲又歲時部二曰雷始收注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收聲案正文曰秋分乃收又曰雷始收皆本周書則注內引周書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皆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始收雷不收諸侯淫泆是其明證矣易通卦驗秋分雷始收亦無聲字他書引月令或有聲字者皆是後人所改或無者加之有者滅之而原本幾不可見幸賴引者參差不齊改之未盡得以求其

蹤跡耳

毋逆大數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引之謹案大數當從呂氏春秋作天數高注曰天數天道也今作大者涉上句大事而誤季夏之月舉大事則有天殃至秋則可以舉大事矣而亦必順乎天道即前所云毋變天之道也下文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兩其字皆指天而言若作大數則意義不明正義亦作無逆天數今本天下有之大二字乃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疏文也據上文疏云無逆於天有順於時在反受其殃下則此疏本作無逆天數明矣白凡

舉大事以下四句，唐月令已刪去，無從考正。自宋撫州本天字始誤作大，而各本皆從之。今據上文疏及呂氏春秋訂正。

為來歲受朔日

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呂氏春秋季秋紀高誘注曰：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厤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為秦制也。案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當時已用十月為歲首，不始於始皇二十六年矣。引之謹案：秦以十月為歲首，則當以孟冬之月為始。今月令始於孟春者，蓋孟冬為當時歲首所在，而孟春則厤元所起。厤家最重建元，故託始於孟春之月。此用顓頊厤也。大衍厤議引洪範傳曰：厤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即閼逢。攝提格之歲，大歲在甲寅。畢陬之月，甲寅。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厤志。晉書律厤志引蔡邕議亦曰：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厤營室也。正月為陬，而在立春之月，則以孟春為正月也。顓頊厤元始於立春，而謂其月為正月，故為十二月之首也。而歲首則在十月。史記孝文紀：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厤。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方今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張蒼傳：張蒼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大史公曰：張蒼文學律厤，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厤，何哉？是顓頊厤正朔在十月也。然則月令以孟冬為歲首，以孟春為月首，其用顓頊厤明甚。更以淮南子證之：淮南王安封於文帝十六年，誅於武帝元狩元年，其時大初厤未出，猶用顓頊厤，故其書時則篇亦以孟春為始，而於季秋云為來歲受朔日，以著歲首之在孟冬。其天文篇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今本誤作大。說見大歲考。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先冬後春，則十月為歲首也。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則厤元在正月也。此足與月令相發明矣。余恐學者不知其原，而疑於一歲有二首，故具論之。

北面誓之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家大人曰：唐月令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誓上皆有以字。今本無以字者，後人以正義云搢扑北面誓之，無以字，故刪之也。不知正義無以字者，省文耳。下文引熊氏云：大司馬注引此司徒北面以誓

則仍有以字也。陳氏禮書引此無以字。則所見本已誤。周官大司馬注、司服疏、條狼氏疏、白帖五十二、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皆作北面以誓之。正與唐石經同。小司徒疏亦云。司徒北面以誓之。呂氏春秋作北鄉以誓之。淮南作北鄉以贊之。則月令之有以字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

蟄蟲咸俯在内

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戶。家大人曰。内字文義不明。内當為穴。下言皆墐其戶。戶即穴之戶也。正義解墐其戶曰。塗塞其戶穴。大謬。穴者蟲所居。經言墐其戶。不言墐其穴也。又案正義於在穴之下不言穴。至皆墐其戶之下。始言塗塞其戶穴。則所見本。在穴之穴已誤為内明矣。穴内二字。篆隸皆相似。故穴譌作内。大戴禮帝繫篇。付祖氏產穴熊。墨子備城門篇。鑿穴迎之。易乾鑿度。通情無門。藏神無穴。今本穴字並譌作内。考呂氏春秋季秋篇正作在穴。

固封疆

孟冬之月。固封疆。備邊竟。鄭注曰。今月令疆或為璽。家大人曰。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璽。即鄭所謂今月令也。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亦作固封璽。案爾雅曰。疆。邊垂也。昭元年穀梁傳曰。疆之為言猶竟也。成二年左傳注曰。封。竟也。是封疆即邊竟。既言固封疆。又言備邊竟。則複矣。當從今月令、呂覽、淮南作固封璽為是。

高注曰。封璽。印封也。周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鄭彼注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鍵閉管籥封璽事皆關乎收閉。故連類而及之。固封璽以上五句。皆邑中之事。備邊竟以下四句。皆野外之事。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引之謹案。塋當從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作營。高注曰。營。度也。士喪禮曰。筮宅冢人營之。是也。因下丘壟字而誤為塋。自釋文已然矣。大小。正義、唐月令、七經孟子攷文引古本及白帖六十六、呂氏春秋、淮南。並作小大。厚薄。唐月令、呂氏春秋、白帖及惠校宋本並作薄厚。今作大小厚薄者。俗儒多聞厚薄。少聞薄厚。故改薄厚為厚薄。因並改小大為大小。上文量小大。視長短。監本亦改小大為大小。以與高卑厚薄文同一例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上下畫一。禮器曰。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攷工記鳧氏曰。薄厚之所震動。墨子備高臨篇曰。長稱城之薄厚。韓子五蠹篇曰。議多少。論薄厚。是薄厚為古之常語。且上句已曰。審棺椁之薄厚矣。何不察之甚也。陳澔集說則又改上句之薄厚為厚薄。各本皆作薄厚。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俗儒之見。大抵皆同矣。

荔挺出

仲冬之月荔挺出鄭注曰荔挺馬薤也顏氏家訓曰說
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易統通
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
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
荔挺為草名誤矣引之謹案如高氏所說則是荔草挺
然而出也檢月令篇中凡言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芸
始生草名二字者則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足其
文未有狀其生之貌者倘經意專以荔之一字為草名
則但言荔始出可矣何煩又言挺也且據顏氏引易通

卦驗荔挺不出則以荔挺為草名者自西漢時已然逸
周書時訓篇亦曰荔挺不生卿士專權鄭氏注始相承
舊說非臆斷也挺之言莛也說文曰莛莖也荔草抽莖
作華因謂之荔挺矣神農本草謂之蠡實名醫別錄謂
之荔實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謂之劇荔華而月令則
謂之荔挺或以實名或以華名或以莖名義有專屬而
名則通荔也故荔挺始出猶未有挺也而名為荔挺則
曰荔挺出猶王瓜始生猶未有瓜也而名為王瓜則曰
王瓜生正月令自言荔挺他書自言荔兩不相妨也

經義述聞弟十四終

經義述聞弟十五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中七十四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五官　不祔於皇姑　孝
以此若義也　葬引　不以人之親痁患　父師
弟睦友子愛　貴宮　公素服不舉　愛之以敬　選
賢與能　燔黍捭豚　橧巢　未有麻絲　辟於其義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　故功有藝也　天不
愛其道　設於地財　與年之上下　天子之豆二十
有六　父黨無容　眾之紀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其餘無常貨　旦明　朝覲大夫之私覿　貳君　大

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天子樹瓜華　以
移民也　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婦盥饋　羶薌
擇於諸母與可者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魚須文
竹　立主人之北南面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
遬　蕃鬣　夏后氏之鼓足　齊衰惡笄　別之以禮
義　問道藝　不窮狎　乘車服馬不齒　枕几穎杖
呻其佔畢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隱
其學　有遺音者矣　物至知知　樂由中出故靜
莊敬恭順　測淺厚　其移風易俗　志微　狄成
以繩德厚　律小大之稱　感條暢之氣　五色成文

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　樂氣　變雜子女　唯其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名之曰建橐　繁瘠　族長　天地之命　得其儕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曰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引之謹案社稷二字疑因上文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而衍下文諸侯相見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注意謂上文適天子但云告山川不言所過則所不過者亦告也　適天子告于山川而此云

告于所過山川其文小異鄭猶解釋其義如適天子告于社稷而此不告則其文迴殊鄭安得無注今但云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而不云不告社稷貶於適天子則適天子時所告亦無社稷可知正義釋注臨行又徧告宗廟二句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舉經文無社稷二字是其明證又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正義曰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但云告廟告山川而不及社稷則所據本無此二字矣唐石經始誤衍

五官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正義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引之謹案五官謂司徒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魯季孫爲司徒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命五官則卿

大夫咸受命矣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篇宰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逸周書大明武篇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管子大匡篇乃令五官行事晏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韓子五蠹篇其帶劒者衆徒屬立節操而犯五官之禁齊策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賈子耳痺篇五官公而不私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

水也司農者木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楚語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管子五行篇昔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事類並相近矣

不祔於皇姑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正義曰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引之謹案此皇姑與士昏禮之皇姑異士昏禮之皇姑謂既没之姑此皇姑則謂祖姑也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士虞禮記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是也此未成為婦不得用婦祔於祖姑之禮故不祔於祖姑也知非既没之姑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婦與姑昭穆不同義不當祔故必祔於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襄二年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杜注曰夫人喪禮卒哭而祔於祖姑然則祖姑亦可單稱姑故謂皇祖姑為皇姑也正義失考

以此若義也

家大人曰孔子答曾子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代祭之禮下文云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為一句若義也為一句注曰若順也正義曰謂順於古義今案以此若義也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言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謂子游之徒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古人自有複語耳荀子儒效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楊倞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非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若亦此也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墨子尚賢篇又曰夫若言之謂也夫亦此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

葬引

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家大人曰葬引至于堩本作葬既引句至于堩上文云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之

窆，如之何與此葬既引文同一例。若無既字，則文義不完。然據正義，曾子以葬引至塗云云，則所見本已脫既字，不始於唐石經矣。士喪禮記注引此正作葬既引至于堩。

不以人之親痁患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鄭注曰：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引之謹案：痁讀為阽。阽，臨也，近也。王逸注離騷曰：阽，近也。漢書文帝紀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文選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舊注曰：阽，臨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臨危曰阽。阽與痁通。廣韻痁音失廉都念二切，集韻痁阽並都念切。然則痁患者，臨於患害也。此言見星而行，則有寇盜之患。日食則或至於見星，若日食而務速葬，則是以人之親臨於患害，故君子不為也。鄭訓痁為病，於義未確。

父師

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鄭發注於上文大司成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引之謹案：古字父與甫通。爾雅曰：甫，大也。父師，大師也。

大後大或作太，音泰。古但作大。白虎通義：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大亦大也。微子父師少師，傳曰：父師，大師也。父與少相對為文，少者小也，父者大也，故史記宋世家作大師少師。洛誥正義引尚書大傳：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父師亦大師也，故亦與少師對文。禮書卷四十九引尚書大傳：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小師，少師也；大師，父師也。大師主大學之事，故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父師司成。

孝弟睦友子愛　子庶民也　子民如父母

子以愛之　子愛百姓

引之謹案：慈愛也，字通作子。晏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是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子以愛之，與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相對為文，則子當為慈，明甚。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中庸：子庶民也。謂慈庶民也。正義謂愛民如子，失之。表記：子民如父母。謂慈民如父母也。乃鄭注於子字皆無訓釋，釋文亦不作音，蓋失其讀久矣。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朱子讀子諒為慈良，是也。喪服四制曰：繼世即位而慈良於

喪慈良與子諒同。

貴宮

諸父守貴宮貴室。鄭注曰。謂守路寢。釋文作諸父守貴室。一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曰。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此貴宮貴室。摠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引之謹案。無貴宮者是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正義曰除大廟之外。唯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是宮謂廟。室謂寢。意義各殊。如貴室上有貴宮二字。則鄭必分別釋之。當言貴宮爲何廟。及或言宮或言

廟之通異語。幷當注於此節矣。乃注但曰。謂守路寢。路寢二字。專指貴室言之。猶下注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而無一語及貴宮。言宮言廟之注。又不繫於此節。至下節之下宮。始加訓釋。然則此節經文無貴宮二字矣。再以經文考之。上文正室守大廟。注曰。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然則大廟對下宮言之。卽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除大廟及四親廟之外。別無他廟也。下文之下宮卽四親廟。後人不知而妄增貴宮二字。孔氏不能釐正。乃曰貴宮貴室。摠據路寢。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曰。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誤與孔同。如其說。則下宮下室亦可謂之摠據燕寢乎。當以釋文爲是。後儒不知貴宮二字爲經文所無。於是或以貴宮爲尊廟。或以爲昭廟。或以爲若魯公廟。或以爲羣公四親之廟。皆不考鄭注釋文而臆爲之說也。

公素服不舉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下文釋之曰。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朱子曰。公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引之謹案。襄二十六年左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盛饌則亦不聽樂。二者相

因。但言不舉而不聽樂已在其中。且不舉下尚有爲之變三字。則所包者衆矣。居外亦在其中。莊二十年左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上言歌舞而不言盛饌。下言不舉而不言徹樂。互文也。此文上言不舉。下言不聽樂。亦互文也。然則公素服下本無脫文明矣。

愛之以敬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鄭注愛之以敬曰。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正義曰。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

愛而又敬之也引之謹案如孔說則愛之謂愛所養之老矣桒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之不應此一之字獨指人言之也且愛敬義殊不得合爲一事若謂愛而又敬則經文當云愛而敬之何得云愛之以敬乎愛疑當作受字相似而誤也管子明法解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今本受誤作愛魏策且夫嬙韓不愛安陵氏可也今本愛誤作受是二字常相亂受者承也見喪服及楚語注繼也見廣雅謂已慮之以大又繼之以敬也

選賢與能

禮運選賢與能正義曰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引之謹案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注曰與謂舉也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

燔黍捭豚

燔黍捭豚鄭讀捭爲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家大人曰燔與捭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廣雅曰焷謂之炰大雅韓奕正義引通俗文曰燥煮曰炰古無焷字借捭爲之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焷豚以相饗

郎用禮運之文

橧巢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山井鼎禮記考文曰古本橧作櫓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櫓句解本音魯或曰橧巢太平御覽五十五地部二十引作櫓巢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爲櫓孔氏正義引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家大人曰說文櫓大盾也無澤中守草樓之訓櫓本作樐說文樐澤中守草樓正義引此者證巢爲樓之別名也若樐爲樓之別名則人所共知不煩引書爲證矣今本正義作櫓者涉下句巢與櫓而誤今本作橧傳寫之誤陽城張氏古餘撫本禮記鄭注考異曰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正義云謂橧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可知橧巢者橧之而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爲窟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橧但王肅注分橧巢爲兩事與鄭立異而已初非改橧爲櫓也山井鼎蓋未識此若據太平御覽引作櫓而以作橧者爲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橧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苟云傳寫誤豈鄭傳寫經已誤邪將孔陸傳寫鄭

而誤也何御覽獨不得有傳寫誤乎斯不然矣唐石本及各本作橧亦並不誤家大人曰張說是也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王注家語云有柴爲橧在樹曰巢雖橧巢分訓而橧字之義則同若改橧爲樐而云有柴爲樐則義不可通矣蜼無此謬也釋文橧又作曾橧之言曾也楚辭招魂曾臺累榭王注云曾重也重聚薪柴以爲巢故謂之橧巢其鳥巢亦謂之曾巢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云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是也爾雅豕所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爲橧義亦相近廣雅云橧巢也晏子春秋諫篇云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舊本脫而王天下者五字今據上文及初學記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此皆橧巢二字之明證若改橧爲樐則與巢字義不相屬諸書豈有言樐巢者乎且樐者樓也先王未有宮室而已有樓此理之不可通者也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引作增巢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改增爲橧今本誤作樐地部一引作曾巢亦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本曾作冒非鈔本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亦引作曾巢廣韻及晉書地理志文選東征賦注初學記帝王部鈔本御覽地部二十皇王部三並引作橧巢其作樐巢者刻本之誤耳橧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樐少見橧故橧誤作樐山井鼎所引家語及或說所引太平御覽皆誤本也

未有麻絲　治其麻絲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家大人曰麻絲當爲絲麻麻與皮爲韻皮古讀若婆說見唐韻正自及其以也至是謂大祥皆用韻之文無此二句獨不用韻之理白帖五十七引作無絲麻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引作未有絲麻皆其證下文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亦當作絲麻小雅采菽正義儀禮喪服疏喪服內凡兩引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布帛部五並引作治其絲麻又郊特牲正義曰禮運云後世有絲麻大雅卷阿正義曰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民之職也皆其證自唐石經始作麻絲而各本遂沿其誤諸書所引亦有作麻絲者皆後人以誤本禮記改之也家語問禮篇云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又云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用禮運之文

辟於其義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鄭注曰辟開也引之謹案曰知曰辟曰明曰達義並相近辟亦明也謂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見下文鄭注王制祭統及鴻範五行傳並曰辟明也此訓爲開者開與明義亦相近謂開通於十者之義也大戴禮保傅篇曰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正義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失其指矣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正義曰則法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引之謹案此用家語注也家語禮運篇全襲此篇之文王肅讀聖人作則爲句注曰作爲法則是正義所本也然上文曰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則此亦當以故聖人作爲句作起也興也起而在位也易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文義與此同則字屬下讀言有聖人起則其爲政必以天地爲本也鄭注不解則字則屬下讀可知

故功有藝也　協於分藝　義者藝之分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鄭注曰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陸佃曰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胡銓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賦當作之見昭十三年左傳正義引服注曰藝極也一曰常也杜注曰藝法制）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功猶藝矣與有字之義不合（陳澔曰事功滋長如樹藝然尤迂曲不可通）當以陸氏胡氏之說爲是藝之言臬臬極也（小爾雅法也廣雅臬準也說文臬射準的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臬作蓺）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是也（杜注藝準也）上文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注曰事以日星爲候興作有次第此功亦謂興作如農功土功之類是也月以爲量則興功之蚤莫有準終始有法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及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類皆有常期故功有藝也有藝對無藝言之昭十六年左傳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注藝法也）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魯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韋注並曰藝極也）越語用人無藝（謂用眾之道無常也說見越語）皆謂無常法無定制也有常法有定制則謂之有藝矣下文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謂合於分月而行之法制也下文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謂義本因時之宜乃法制之有分別者也鄭注並以藝爲才亦失之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注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引之謹案不愛謂不隱藏也廣韻寶字注引此作地不藏其寶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字或作薆爾雅曰薆隱也天不隱其道地不隱其寶即下文所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也人不隱其情即上文所云人情不失也（失當讀爲佚鄭注曰失猶法也）愛之爲隱古人常訓故鄭注從略

設於地財　理萬物者也

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正義曰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

地之物也。家大人曰：正義訓設爲所設，則與上下文之言合言順言理，文義參差。且所設之物，是其土地之物，則當云設以地財，不當云設於地財矣。今案：設亦合也。廣雅曰：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下文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又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爲其不合於地財也。鄭注：不知禮曰不順其鄉之所有也。順其鄉之所有，則合於地財矣。司馬法仁本篇：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亦謂合地之宜也。正義又曰：理萬物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引之謹案：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亦順也。考工記匠人曰：凡溝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理孫，皆順也。理萬物者，順於萬物也。（鄭注周官土均引此作理於萬物。）與上文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四句文勢相埒。下文物曲有利，亦與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人官有能三句相埒。正義以理萬物爲上四者之效，非是。

與年之上下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鄭注曰：用年之豐凶也。引之謹案：上言以，下言與，與即以也。言禮之大倫則以地之廣狹定之，禮之厚薄則以年之上下定之。變以言與，其實一也。與訓爲以，故鄭注以用字釋之。用亦以也。古人多謂以爲與。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言必以公士爲擯也。（義見上文。）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孔傳、皇疏皆誤以爲與共之與。辯見釋詞。）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漢書與作以。）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揚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文選羽獵賦與下誤加之字。辯見釋詞。）與亦以也，互文耳。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引之謹案：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非其實也。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之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

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而得一十六。故諸公十有六也。三四而得一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也。二四而得八。故上大夫八也。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為六也。若二十有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為降殺之本乎。桓四年公羊傳注說豆曰。天子二十有六。亦當作天子二十。句末有六二字。葢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公羊注又云。士二。則由下大夫而降殺以四也。本或作士三非。鄭注以此豆數為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秋官掌客。其東西夾各十有二。堂上之豆十有六。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

各十。堂上之豆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堂上之豆十有二。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或四十。或三十有二。或二十有四。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四十而登之。天子之豆當為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皇氏謂天子之豆六十。堂上二十六。東西夾各十七。十而餘七。亦非偶數。與公之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東西夾各十。子男之東西夾各六者。奇偶不倫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案醢人注謂朝事為薦血腥之祭。饋食為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何得以祭祀之豆當之乎。陸說似是而非。

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正義曰。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指讓之容。家大人曰。黨所也。鄉射禮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言父所不敢

為容也。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是其明證矣。

眾之紀也

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鄭注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正義不釋紀字。引之謹案。紀猶綱也。統也。說文。統。紀也。樂記。中和之紀。鄭注曰。紀。總要之名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是紀與綱義相近。禮所以連收天下之民。若絲縷之有統紀。禮散則眾亂。猶紀散而絲亂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曰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引之謹案注言詩所謂頖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頖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頖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頖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郊之學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頖宮蓋郊宮卽頖宮故本亦有作頖宮者後人多聞頖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之郊爲頖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頖宮一語遂以頖宮釋頖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頖宮依注音判正義曰云頖宮郊之學也者魯以小學爲頖宮頖宮在郊則所見經文注文已經改竄成十七年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

其餘無常貨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注曰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正義曰如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餘四海之國引之謹案上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四海九州謂美味所出之地非謂四海九州之諸侯也不得承以爲義又不得指以上所陳爲貢自九州以內之諸侯而以其餘無常貨爲九州以外四海之國所貢之貨也其餘二字對上文帛璧諸物言之言以上所陳之貨皆有常而其餘則無常也無常故不能舉其貨之名而但以其餘目之其餘指貨言非指國言也國之所有非必貴寶凡職方九州所出皆其國之所有也所謂遠物亦非必荒服之物凡不產於畿內者皆是遠物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亦非謂荒服也郊特牲說朝聘旅幣亦多與此同其曰旅幣無方無方者無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鄭注並曰方猶常也猶此言其餘無常貨也又曰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猶此言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文非指九州之外則此亦當然鄭君偶未省耳郊特牲正義解旅幣無方謂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則又未考此篇無常貨之文而誤以方爲四方之方也

旦明

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曰旦當爲神篆字之誤引之謹案汗簡曰古尚書神作𥛱左畔之𥘅古示字說文示古文示是也右畔之𦥑蓋古申字說文𦥑籀文申史部𡚁籀文虹從申皆與右畔相似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𥛱集韻神古作𥛱脫去上半而爲旦

矣。

朝覲大夫之私覿　不敢私覿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引之謹案。執圭而使。謂聘。非謂朝覲也，不當屬之朝覲。朝覲二字下。蓋有言朝覲之禮者。而今脫去矣。大夫之私覿以下。則以聘禮言之。不蒙朝覲爲義。鄭注系於朝覲之文。乃謂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非也。朝覲乃諸侯見天子之禮。諸侯相朝。無稱朝覲者。不得強爲遷就也。不敢私覿。即承執圭而使言之。亦謂聘。非謂朝覲也。正義謂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非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四句相屬爲義。豈得以上二句爲聘。下二句爲朝乎。且經意謂聘禮不敢私覿。以明人臣無外交之道。若云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外交。豈其君不來。遂敢於外交乎。失經意遠矣。聘禮有賓覿而此以私覿爲非禮者。議禮之家。取舍各異。聘禮不廢賓覿以展歡敬。此則不取私覿以杜外交。義各有當也。士喪禮下篇有讀賵。而檀弓曰。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則以讀賵爲非。喪服小記。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所以明本在緦小功者之不稅也。而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則以不稅爲非。是其例矣。

貳君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義曰。不敢貳心於他君。引之謹案。如正義說。則經文但云不敢貳足矣。何須言貳君邪。今案君謂已之君。貳者。竝也。耦也。玉篇。貳。竝也。（哀七年左傳杜注曰。貳。敵也。敵與竝同義。）閔二年左傳。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二政韓子說疑篇作貳政。貳政。謂竝於正卿。（說見左傳兩政下。）貳君。亦謂與君竝也。其君與諸侯交。而臣亦與之交。則竝於已之君。故曰貳君。上文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鄭注曰。非其與君無別。是其義也。隱元年穀梁傳說祭伯來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亦謂天子之臣外交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竝。比竝之謂貳君。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鄭注曰。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弒也。引之謹案。上文言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下文言

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皆因變古而譏之。若臣強而君殺之本爲合義之事。則無須著其所始以示譏矣。且慶父叔牙之奸。由於季友之大義滅親。魯君未嘗殺之也。如曰季友以君命酖叔牙。因以爲君殺之。則當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魯莊公之酖叔牙始也。文義方明。何得不言殺臣之君。又不言所殺者之名。而但云由三桓始乎。況季友即三桓之一。而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是季友亦爲君所殺矣。其可通乎。三復經文。由三桓始也句。與上文意義絕不相因。蓋涉下文由三桓始也而衍。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乃縱言其理。非必有人以實之也。而唐顏師古匡謬正俗乃云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於大夫者耳。案如顏說讀殺爲降殺之殺。而以大夫強而君殺六字連讀。則之義也三字。絕不可通。必改之義爲之故而後可矣。宋陸佃又謂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案此篇凡言由某始者。皆直言此事始於此人。今以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爲若三桓者有以啓之。則是三桓以後乃有君殺強臣而以爲義之事。不得謂之由三桓始矣。蓋皆不知由三桓始也。之涉下文而衍。故強爲之說。而卒不可通。

天子樹瓜華

天子樹瓜華。鄭注曰。華。果蓏也。天子樹瓜蓏而已。引之謹案。華爲果蓏。經無明據。鄭注周官甸師曰。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是瓜爲專名而蓏爲總名也。瓜爲專名。蓏爲總名。則不可以瓜蓏竝稱。猶之桃爲專名。果爲總名。則不可以桃果竝稱也。華當讀爲瓠。月令曰。瓜瓠不成。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鄭注曰。蓏。瓜瓠之屬。是也。華字古聲如八月斷壺之壺。故與瓠通。廣韻瓠。又音壺。

以移民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正義曰。蜡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羨也。家大人曰。羨者。寬衍之意（大雅板篇及爾游衍。釋文衍作羨。漢書董仲舒傳富者奢侈羨溢。顏師古注羨讀與衍同）與上謹民財相對。蜡祭豐饒。醉酒飽食。此先王所以羨民。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使民歆羨之謂也。表記。衣服以移之。彼注曰。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大戴記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阮氏雲

臺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為寬衍之義，羨、移一聲之轉。玉篇𨓜，徐戳切，移也。是其例矣。

君子不興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正義曰：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莊二十九年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引之謹案：冬非務農之時，君子雖欲興農功而不可得，何須言君子不興功乎？尋繹文義，仍謂不興土功也。蓋蜡在十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僖五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襲虞，滅之。而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祭在後，是月上旬虞已為晉所滅，故不及臘也。杜注曰：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則當在十月下旬。蜡與臘同日，亦在十月下旬明矣。火見而致用，在十月之初。正義曰：心為大火，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周語：火之初見，期於司里。韋注曰：謂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注曰：謂建亥之初也。是土功興於十月之初，祭蜡之前。若既蜡以後，則至十一月，不得更起土功也。左傳云日至而畢者，謂蜡前所興之土功，至蜡後日至而畢，非謂日至始興土功也。言其始則曰興，言其終則曰畢。土功畢於既蜡之後，而非興於既蜡之後。然則傳云日至而畢，正以見既蜡之不興功也。月令孟冬之月，先言坏城郭，土功也；後言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與蜡同日，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玉篇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而次於坏城郭之後，是土功之興在蜡前也。至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毋作。土事即土功也，作即興也。則十一月不興土功，在既蜡以後矣。故曰：既蜡，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引之謹案：齊當讀為醮，聲近而假借也。古聲脂幽二部相出入，醮之為齊，猶九侯之為鬼侯，見史記殷本紀集解。譙呵之為誰何，見史記衞綰傳。雕琢之為追琢。見荀子富國篇。醮與醻同，五經文字曰：醻、醮，經典通用。說文：醻，飲酒盡也。又云：𪍿，盡酒也。醮、醻、𪍿，並子肖切。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注云：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奈奠于筵前也。大戴禮禮三本篇醮作卒。史記禮書作啐，啐當為卒，謂卒爵也。索隱乃云：不啐入口。案少牢饋食禮：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利爵未嘗不啐酒，但不卒爵耳。索隱說非。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酳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酳如初。三酳用卺，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醮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

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於此篇。是古本正作醮也。

婦盥饋

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釋文曰一本無婦盥饋三字家大人曰無此三字者是也其有此三字者後人據士昏禮加之耳案昏義云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此自婦言之也此文舅姑卒食三句則自舅姑言之非自婦言之故正義云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是私之也何以導承舅姑卒食婦餕餘而言與婦盥饋無涉唐石經有婦盥饋乃誤從釋文也據正義云禮本亦有云婦盥饋者則正義本無此三字甚明今從正義本。

羶薌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注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匡謬正俗曰此言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為馨亦為迂曲矣家大人曰鄭讀是顏讀非也馨羶聲相近故或以羶為馨焫蕭合馨薌者謂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使馨薌上達於牆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也若脂則用之以焫蕭耳非取其臭也故正文但言蕭而不言脂若讀羶為腥羶之羶而以羶為脂氣薌為黍稷氣則是脂合黍稷非蕭合黍稷矣薦孰之時合蕭與黍稷燒之者欲使薌氣上達以歆神耳無取於羶氣也且六牲之脂又未必皆羶也凡禮記馨薌字多作羶祭義云燔燎羶薌又云亭孰羶薌凡平聲耕清青部中之字多與元寒桓刪山仙相通上去二聲亦然亭孰羶薌之羶大戴曾子大孝篇作鮮鮮字亦在仙韻也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尚同篇靈作練鄭風東門之墠篇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靖齊風還篇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大雅大明篇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考工記梓人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為鬜頭無髮之鬜幽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左氏春秋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襄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羊穀梁牼並作瞯若斯之類不可悉數師古既不知古聲之相近又不知古字之相通膠柱之調固多拘閡矣。又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正義以此為鄭箋非也今依集注及定本大雅生民傳云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毛公兩言合馨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馨則羶為馨之借字甚明乃師古曾不之考反以鄭為迂曲而讀羶為腥羶之羶其失甚矣。

擇於諸母與可者

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鄭注曰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

也引之謹案鄭蓋讀可為阿李賢注後漢書順沖質帝紀贊曰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其說即本於鄭注列女傳節義傳曰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是其證也又案說文妿女師也讀若阿史記范睢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則喪服注以為傅姆之屬是也釋文可字無音賈孔亦無訓釋蓋唐人已不知其為阿字矣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玉藻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注曰引御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家大人曰黨所也謂君所坐之處鄭君謂黨為旁側已得之矣而又以為君之親黨非也襄二十年左傳公享季武子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注曰去所辟席也彼稱所指臣所坐之席此稱黨指君所坐之席黨亦所也古人多謂所為黨見前父黨無容下

述十五

魚須文竹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曰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釋文曰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曰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家大人曰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譌頒與班古字通故釋文音班故崔氏曰用文竹及魚班也隸書分字或作夕故頒字或作頒形與須相似因譌為須耳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郭璞注中山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為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聞有文采不得言以魚須文竹矣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曰今以為簪司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注曰以魚須為旃柄皆非飾笏所用自唐石經始誤頒為須而集韻二十七刪內遂收入須字音逋還切引禮記大夫以魚須文竹羣經音辨須魚須也音班禮大夫以魚須文竹又如字誤與集韻同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矣應麟吳澄陳澔須字皆如字讀謂大夫以魚須飾竹皆由不知頒之誤為須故不得其解而妄為之辭

述十五

立主人之北南面

童子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唐石經同正義曰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鄭注論語憲問引此立主人之北南面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見士喪禮下篇疏周官內豎疏所引與鄭同家大

人曰童子聽使不當南面而立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者是也特牲饋食禮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文義與此相似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鄭注齊遬曰謙愨貌也遬猶蹙蹙也正義曰舒遲者閑雅也齊謂齊齊也上文廟中齊齊注曰恭愨貌也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愨貌也引之謹案舒亦遲也齊亦遬也遬籀文速字疾也言君子平日之容舒遲不迫見所尊者則疾速以承之唯恐或後也爾雅曰舒緩也齊疾也舒遲與齊遬相對爲文楚語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齊肅皆疾也韋注肅疾也案齊亦疾也與此齊遬同義非謙愨自斂持之謂也

蕃鬣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正義曰蕃赤也周尚赤熊氏以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引之謹案魯頌駉篇傳云騂黃曰黃是黃馬色在騂黃之閒已兼赤色足以明周之所尚矣若蕃字則古無訓黑訓赤者蕃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皤字古讀若煩說文皤從白番聲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爲韻鄭陸本作蹯音煩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目腹爲韻白蒿謂之蘩白鼠謂之䶄馬之白鬣謂之蕃鬣其義一也字又作繁爾雅釋畜云青驪繁鬣騥是也郭璞不得其解而以兩被髦釋之非是辯見爾雅

夏后氏之鼓足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或曰此釋文正義無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輒改家大人曰足鼓鼓名也與楹鼓縣鼓文同一例若云夏后氏之鼓足則文不成義下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亦與此文同一例若云垂之鍾和其可乎據唐石經又不如據本書之通例也自通典樂四引此已誤作鼓足不始於唐石經矣案廣雅鼓名有足鼓隋書音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皆本明堂位之文商頌那篇置我鞉鼓毛傳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正義曰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周頌有瞽正義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詩正義兩引明堂位皆作足鼓與毛傳廣雅同則孔本禮記之作足鼓甚明若謂石本未可輒改則豈唐初人所據之本反不如後出之石本乎斯不然矣

齊衰惡笄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惡笄上皆有帶字段氏若膺曰案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先釋笄後釋帶正義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則經文帶字當在惡笄下儀禮喪服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帶字在惡笄上是各本不同也家大人曰笄在首帶在要故注及正義皆先笄而後帶若經文則不然故正義述之云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要經即帶也不云笄及要經而云要經及笄則經文之先帶後笄明矣喪服及士虞禮疏兩引此文皆作帶惡笄以終喪是孔氏所見本帶字皆在惡笄上與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同自唐石經始脫帶字而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帶字迺典禮四十五亦無帶字則皆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也

別之以禮義　禮義立　制之禮義　義不壹

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正義曰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引之謹案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皆旁治昆弟之事人道竭矣乃總承上三事言之別之以禮義義讀爲禮儀三百之儀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古禮儀字本作義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皆所謂別之以禮儀也若空言禮義則與上文意不相屬矣又樂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正義曰義宜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引之謹案義亦讀爲儀禮儀與樂文正相對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管子禁藏篇禮儀足以別貴賤即此所謂禮儀立則貴賤等也又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爲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禮儀各眂其命之數皆是也知非仁義之義者下文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若此句先言義則下文不須言義以正之矣又下文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正義曰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引之謹案義亦讀爲儀禮儀與度數義相因也考漢書禮樂志正作制之禮儀（荀悅漢紀同）又緇衣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義亦讀爲儀義不壹謂威儀不齊一也下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正以爲儀壹之證正義以爲義事不能齊一未達經意也

問道藝

少儀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鄭注曰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引之謹案地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且三行之孝友本於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曾習否乎今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杜預左傳定五年注道猶法術道藝即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

是術故以道藝連文道即藝也天官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鄭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禮樂射御書數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爲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彼注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道藝同訓之明證道藝同訓故言道可以兼藝言藝亦可以兼道大司徒職事十有二十日學藝鄭司農云學藝謂學道藝故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注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有道藝者謂之能則道

爲技術可知矣嫻於道藝謂之習工於道藝謂之善皆指一事而言正義謂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強爲分別非也

不旁狎

鄭注曰妄相服習終或爭訟正義曰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旁爲妄者旁疑當讀爲謗古字假借也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曰崔本旁作謗人與己不相習則其過失無由而知而相狎者其人之善惡皆己所素知易生謗訕但既謂之狎則與己親近論語鄉黨篇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注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謗加於親近之人非所以

全恩也故戒之曰不謗狎所謂隱惡而揚善也竊疑謗狎道舊故舊故與故舊不同舊故舊事也廣雅曰故事也宋子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皆發人之惡故並言之襄十六年左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是謗狎之明證

乘馬服車不齒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鄭注乘馬服車不齒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正義曰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有貴賤引之謹案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僖二年公羊傳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齒者年數也馬有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司農校

入注八歲曰齠之分說文齠馬入歲也故可計其年齒若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則無由而齒之矣衣服亦有新舊易嘗有年齒之可計乎服車二字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明他車可粥於市也論語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注曰顏路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車可賣則有賈矣但尊者之車不可論其賈之貴賤故曰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服車弗賈也自傳寫者誤置服車於不齒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鄭所見本蓋已誤

枕几穎杖

芻書篋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鄭注曰穎警枕也正義曰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為警枕引之謹案穎字當在枕下枕穎相連故知穎為枕屬正義謂經枕外別言穎則所見本穎在枕下可知若如今本穎在几下則是几外別言穎非枕外別言穎矣正義述經曰枕也几也穎警枕也杖也當作枕也穎警枕也几也杖也今本穎警枕也在几也之下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釋文穎作穎盧氏參校宋本作穎與集韻合通志堂本作穎非也玉篇廣韻竝曰穎篋也古迥切與鄭異義蓋出盧王二家注文內則曰衹衾篋枕是枕有篋以貯之也穎與枕相連故或以為警枕或以為枕篋耳唐石經始誤倒穎字於几下

呻其佔畢

學記呻其佔畢鄭注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言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引之謹案佔讀為笘說文曰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廣雅曰笘籥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占竝與笘同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鄭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殆失之迂矣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鄭讀多其

訊為句言及于數為句云訊猶問也多其問難也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禮記纂言讀多其訊言為句及于數進為句云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引之謹案吳之句讀是也而義尚未安今案多其訊言者釋文曰訊字又作誶爾雅曰誶告也誶本又作訊陳風墓門篇歌以訊止毛傳曰訊告也訊本又作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鄭箋曰訊告也是訊與誶通而同訓為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繁語之非謂多其問難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者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

一第ㄨㄟㄟ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版　文内

爾雅曰數疾也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

隱其學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注曰隱不稱揚也家大人曰莊子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曰隱病患也後漢書張衡傳勤恤民隱李賢注曰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則隱非不稱揚之謂

有遺音者矣　有遺味者矣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引之謹案遺字有二說或訓爲餘鄭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質素之聲有遺餘之音質素之食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人愛之不忘也此一說也或訓爲忘爲棄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有遺音者矣曰未盡音之極謂於音有所遺忘未至乎其極也然則有遺味者矣亦謂於味有所遺忘未盡味之極正義引一說曰所重在德本不在音故遺音今本作是有遺餘音念之不忘也蓋後人以樂記正義改之與下文所引一說不合又於有遺味者矣引一說曰禮本在德不在甘味故用水魚而遺味也此又一說也案後說是也

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下文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則至音不存乎音至味不存乎味呂氏春秋適音篇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高注曰貴其樂和故曰有進乎音上質貴本故曰有進乎味言進乎音則所貴者不在音故其樂之質素有遺忘乎音者矣言進乎味則所貴者不在味故其禮之質素有遺忘乎味者矣此謂不尚音與味非謂其有餘音餘味也不當如鄭注所云

物至知知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鄭注曰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王肅上知字讀爲智云事至能以智知之見史記樂書集解家大人曰二說均有未安于謂上知字卽下文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當訓爲接言物至而知與之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知者接也淮南原道篇曰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是其明證矣古者謂相交接曰知因而與人相交接亦謂之知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一見鬷蔑遂

如故知言如故交也。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知與交同義。故又有知交之語。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也。因而相匹偶亦謂之知。檜風隰有萇楚篇樂子之無知。鄭箋曰。知匹也。首章言無知。二章三章言無家無室。其義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依聲託事之義。瞭如指掌矣。

樂由中出故靜　文而靜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注曰。文猶動也。引之謹案。鄭以靜爲動靜之靜。故云。文猶動也。今案樂者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不得謂之靜。靜當讀爲情。情者誠也。淮南繆稱篇情繫於中行形於外。高注曰。情誠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謂民之誠僞也。實也。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鄭孔注並曰。情實也。宣十四年公羊傳是何子之情也。樂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謂不誠實也。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說見大戴禮。誠情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案情正字也。靜借字也。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爲義。正與此同。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荀子禮論篇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又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又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此云。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皆以情文相對爲義也。而表記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

莊敬恭順

引之謹案。順當爲慎。正義曰。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

之節制也。則沖遠所據本作慎不作順。可知史記樂書文與此同。張守節正義曰。謂容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則張氏所據史記本亦作慎。今本史記作順。蓋後人據誤本樂記改之也。唐石經始誤作順。

測深厚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正義曰。測知也。家大人曰。測盡也。謂盡其深厚。非謂測知其深厚也。窮極測皆盡也。言禮樂之大無所不至。窮乎高極乎遠而盡乎深厚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生物無窮也

又曰及其無窮及其不測不測亦無窮也莊子在宥篇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無測亦無窮也管子九守篇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可測亦不可極也說文測深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闊大淵深不可測也高注曰測盡極也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淮南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注並曰測盡也皆其證矣

其移風易俗

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荀子樂論篇說苑脩文篇並同

史記樂書其移風易俗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作其移風易俗易下易字顏師古音弋豉反家大人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蓋樂之感人既深則其移風易俗必易二句相對為文若下句末無易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正與此易字同義祇以易易同字後人誤以為重複故或改移風為風移而刪去上易字則為風移俗易矣或刪去下易字則為移風易俗矣荀子說苑無下易字即後人依禮記刪之而漢書易字獨未刪則以師古音弋豉反故也齊文易字無音正義釋移風易俗而不及下易字則唐初本已無此字不始於石經矣淮南主術篇操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今本無下易字亦後人誤以為複而刪之也下文曰操權勢之柄其於以化民易矣句法與上文同則上文亦有易字可知蓋讀書未審而率意刪改者大類如此

志微噍殺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鄭注曰志微意細也引之謹案志微噍殺四字平列不當上下異訓志亦微也志與職古字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故趨步微小謂之志趨聘禮記賓將授志趨是也詳見志趨條下

素問謂小心為志心義亦同也亦見志趨下陳皓欲改志為急急與微意不相貫何其謬耶史記樂書作志微焦衰漢書禮樂志作纖微癄瘁纖與微亦同義也錢氏漢書攷異以志為纖之譌失之

狄成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引之謹案狄讀為逖成者戉之譌戉與越通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慆濫即滌濫也誂越即狄戉也楚辭九思聲噭誂兮清和誂字亦作咷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服虔曰咷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故誂通作狄鄭

云狄往來疾貌方言曰俙疾也廣雅曰越疾也俙與詭同聲越與戉同聲是詭越狄戉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隸書戉字或作戊戌字或作戍形極相似故戉字譌而為戌史記樂書亦作戌則此字之譌已久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索隱曰任侯張戌漢表作張越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張越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又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宅敬侯劉越水經河水注作劉戌說苑正諫篇左伏揚娥右擁越姬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越姬作戌姬其作戌者皆戉之譌也鄭以狄為往來疾貌而不解戌字蓋闕之也王肅解狄成謂成而似夷狄之音見史記集解孔穎達謂速疾而成望文生義胥失之矣

以繩德厚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鄭注曰繩猶度也正義曰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引之謹案德厚猶言仁厚德厚二字平列下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事行二字亦平列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管子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孝文紀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貴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德厚二字皆平列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於義稍疏而王注乃謂法其德之厚薄於厚下加薄字以解之其失甚矣

律小大之稱

爾雅律銓也邵氏二雲正義曰樂記云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律訓為銓度猶比訓為比次也褚先生補史記樂書作類小大之稱按大史公易經傳之字俱本雅訓易律為類於雅訓無徵少孫覩史遷為疏矣鄭注以律為六律亦於雅訓偶有不檢也引之謹案鄭注以為六律文義未安邵氏規正之是也而謂褚少孫易律為類則非類律古同聲故律通作類猶廉直勁正少孫勁作經管乎人情少孫管作貫石聲磬少孫磬作硜禮主其減少孫減作謙皆所見本如是非以同義之字代之也此與史遷易經傳之字不同何得援以相校乎漢書律歷志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律之言類呂之言旅也集韻入聲六術類似也音律是律與類同聲何疑於律之作類乎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

而使之類之言律謂銓度其才能而使之也杜注云隨所能失之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同義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其義一也

感條暢之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鄭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家大人曰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姦聲也故下文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平和之德謂順德也故下文

曰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姦聲正聲各以類相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考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並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淮南泰族篇樹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文子自然篇作條暢上文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呂氏春秋音初篇曰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慆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慆濫即滌濫也慆蕩即滌蕩也滌蕩條暢慆蕩聲相近故字相通說文滌從水條聲周官條狼氏杜子春云條當爲滌郊特牲滌蕩其聲滌條同形反聲與條慆並相近鄭曰動人條暢之善氣則是善氣與姦聲相應非其類矣

五色成文而不亂

鄭注曰五色五行也正義引崔氏曰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引之謹案五行與樂無涉其說疏矣崔以爲五音五音不得謂之五色亦非也今案五色當以所用之器言之若帗舞之列五采繒見地官鼓人注皇舞之析五采羽見舞師注璧翣之垂五采羽見明堂位注皆五色也他若瑟有朱弦舞有朱干鍾有青赤黃景黑景白也見管子五行篇其餘樂器髹畫者亦具五色若簴有兩空髹畫雅有兩紐疏畫並見春官笙師注是也樂器備五色而皆秩然有序故曰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鄭注曰八風從律應節至也正義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天地之氣感於樂而順應也案下文樂行而倫清云云方言作樂之效此則但論樂之情狀不應遽及於八風之順應也且八方之風分應八節無一時並至之理作樂之時縱有風來亦止一方何得有八方之風雜沓俱來乎八風非謂八方之風也古者八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左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平也五聲八

風相劑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使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者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故知八風謂八音也杜注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說詳左傳八風下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卽堯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曰倫序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盧注曰倫理次也律銓也次也爾雅曰律銓也王篇廣韻並曰銓次也姦讀曰奸奸犯也說文奸犯淫也宣十二年左傳事不奸矣杜注曰奸犯也八音各從其次而不相陵犯故曰八音從律而不姦此之所謂律猶書之所

謂倫而非十二律之謂也此之所謂姦猶書之所謂奪而非姦慝之謂也鄭君旣誤以八風爲八方之風遂並以上文之五色爲五行下文之百度爲百刻以作樂之情狀而解爲天地陰陽之事蓋失其指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曰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陳祥道曰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十二律長短有度多寡有數引之謹案陳氏之說長於舊說矣而以度爲十二律之度則非也下文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始以十二律之長短言之正義曰黃鍾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鍾爲清短者清也此則謂樂之節奏也左傳節有度正義曰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是樂之節奏謂之度後世之曲度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李賢注曰曲度謂曲之節度也句度晉書樂志巴渝舞曲四篇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度其遺法也節奏非一故曰百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是也其小者若三步以見方以三爲度夾

振之而駟伐駟與四通以四爲度壹倡而三歎以三人爲度之屬是也多寡得宜故曰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

樂氣

然後樂氣從之校勘記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氣衞氏集說同史記樂書亦作氣說苑修文篇同石經氣字剜闕閩監毛本作器引之謹案氣卽器之假借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氣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氣息向本作諰器云器氣也是器與氣通上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故此云樂器從之猶上文言從以簫管也史記正義乃云樂氣詩歌舞也則以

知氣之爲器也朱輔廣又謂樂氣爲和氣方愨至讀樂爲憂樂之樂謂樂以樂爲主故特云樂氣皆於文義未安不如讀氣爲器之爲得也然徑改其字爲器則非。

獿雜子女

及優侏儒獿雜子女不知父子。鄭注曰獿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家大人曰獿當爲擾字之誤也擾與猱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糅史記歷書作雜擾是其證（史記夏本紀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擾之通作柔猶猱之通作擾矣猱說文本作獶狃之通作擾猶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矣。）此言俳優侏儒之人猱雜於男女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也鄭注鄉射禮記曰猱者雜也

述十五　二十三

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注不釋唯字釋文唯字無音正義唯作惟曰惟某之聞諸萇宏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荅故云聞諸萇宏家大人曰唯讀曰雖古字唯惟與雖通言不但吾子之言如是雖我之所聞於萇宏者亦如是也雖與亦文義相應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楊雄傳解謿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皆雖之借字也字又作惟史記淮陰侯傳曰信問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漢書惟作唯唯字竝與雖同（顏師古斷唯字爲句而以爲應辭非是）且皆與亦字相應是其例也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爲雖則此亦當然而注未之及蓋闕略也而釋文正義遂不知爲雖之假借矣近世讀者乃以唯字絕句而讀唯諾之唯大誤。

述十五　二十四

名之曰建櫜

鄭注曰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正義曰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之謹案鍵所以持門戶與櫜不倫無由竝舉且凡府庫之藏皆有鍵閉無以見其爲藏兵革也（王肅注家語辨樂篇以建櫜之建爲建諸侯與櫜字文義不屬尤誤）今案建當讀爲鞬方言曰所以藏弓謂之鞬說文曰鞬所以戢弓矢也釋名曰鞬建也弓矢竝建立於其中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鞬杜注曰櫜

以弓箭韔以弢弓是韔櫜皆所以載弓矢也名之曰韔櫜者卽詩載櫜弓矢之義言藏弓矢而干戈之載可知矣馬融旣成須正作韔櫜

繁瘠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九經古義曰荀子瘠作省案省與眚通眚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省爲長家大人曰惠以繁省爲長是也謂省通作眚眚又作瘠則非也經傳中省眚二字無通作瘠者當是省譌爲脊又譌爲瘠耳曲與直對繁與省對廉與肉對繁省猶多少也廉肉猶肥瘠也若作繁

瘠則文不成義矣鄭注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繁瘠亦當作繁省鄭言聲之鴻殺殺字正釋省字僖二十二年公羊傳注殺省也今本注文亦作繁瘠則因正文而誤也釋文瘠在亦反則陸本已誤作繁瘠而唐石經及各本皆沿其誤若正義則本作繁省而後人改之也案正義釋經曰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則下句亦當云省謂省約今本作瘠謂省約則後人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也正義又釋注曰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宏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案上既云殺謂細小則下不當更云殺謂聲音細小且與宏大而多句不對則是後人所改此當作言樂聲或須宏大而多或須二字見下文則肉與繁聲是也或須細小而少少字亦見下文則省與廉聲是也宏大釋肉多釋繁故曰則肉與繁聲是也細小釋廉少釋省爾雅省少也故曰則省與廉聲是也後人改省爲瘠則與少字之義不合因并改上句之或須細小而少爲殺謂聲音細小甚矣其謬也正義又曰言聲音之宏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瘠少亦當作省少多卽繁也滿卽肉也少卽省也瘦卽廉也後人改省少爲瘠少則文不成義且瘠與瘦複矣合正義前後文觀之則後人妄改之迹自

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並作繁省樂書集解引鄭注亦作繁省今據以訂正

族長

在族長鄉里之中注及正義不釋族長二字引之謹案族長皆鄉黨之屬地官大司徒之職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百家爲族二百五十家爲長也故與鄉里並言或曰舜典正義引作族黨長蓋黨之譌案釋文族長丁丈反正義釋下文附親萬民也句曰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

不和順之屬。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亦作族長。無作黨者。舜典正義所引蓋亦作長。校書者誤改為黨耳。學者多聞族黨、少聞族長。則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矣。

天地之命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鄭注曰。命。教也。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篇作天下之大齊。家大人曰。作齊者是也。齊。同也。（楚辭九歌注曰。齊。同也。襄二十二年左傳及楚語注並同。）上文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樂為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天下之大齊。亦謂天下之大同也。鄭注中和之紀曰。紀。總要之名也。天地之齊。中和之紀。紀與齊皆是統同之義。故上文又曰。樂統同也。命字篆文作命。齊字篆文作齊。（見汗簡。）二形相似。故齊譌為命矣。

得其儕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鄭注曰。儕。猶輩類。引之謹案。儕當讀為齊。爾雅曰。齊。中也。小雅小宛傳曰。齊。正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得其中正矣。故曰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管子正世篇。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亦謂得其中正也。齊。正字也。儕。借字也。鄭據借字解為輩類。失之。當喜而喜。當怒而怒。何儕輩之有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正作齊。（白虎通義禮樂篇同。）

經義述聞第十五

經義述聞弟十六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下六十條

朋友虞附而退　父小功之末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
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其名者成　士與其執事
先入門右　二披用纁　曰祖考廟　享嘗乃止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文王之詩也　其立之也敬
以詘　歲既單矣、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横乎
四海　忿言不反於身　存諸長老　建陰陽天地之
情　脩於廟中　皆以齒　則民弗敢草也　倍死忘
生　好實　則愾乎天下矣　貴不慊於上　文考
從命不忿　勞而不怨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陽
侯　承子以授壻　言其上下察也　慥慥　所以行
之者一也　來百工也　久則徵徵則悠遠　文理密
察　詩曰衣錦尚絅　寛身之仁　則民言不危行而
行不危言矣　爲下可述而志也　口費而煩　毋越
厥命以自覆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患邪淫　然而
從之　閒以二矢半　一指案寸　居處齊難　不程
勇者　鎦銖　上恤孤而民不倍　尚亦有利哉　教
成祭之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求反諸已

縝密以栗　犧尊象尊　闕

朋友虞附而退

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鄭注曰此弔者
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附皆當作祔引之謹案附衍字
也上文言雖虞附亦然下文言非虞附練祥無沐浴因
朾涉而衍附字又涉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之文而
誤案出宮也哀次也既封也反哭也虞也皆於一日之
中分遲速耳反哭在既封之後虞祭又在反哭之後檀
弓曰葬日虞又曰日中而虞則是日日中朋友月退也
若附則越始虞之日歷再虞三虞卒哭而後有之事在
數日之後與本日之晝莫絶不相涉何得以爲退之節
乎且朋友之退既以虞爲節則俟主人虞祭而遂退何
待附乎虞附並言乃義之必不可通者鄭云附當作祔
則所見本已衍此字

父小功之末　已雖小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引
之謹案卒哭在弟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五月已之小
功自已之子視之則爲父之小功而其身服緦已之小

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是已之小功。三月而舉吉事。不待在末之弟五月也。而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緦者則必待在末之弟五月而後舉吉事。已之小功既卒哭而可以自冠自取妻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緦者雖至在末之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爾雅曰子之妻爲婦而不可以自冠自取妻是薄於已之小功。而厚於已之緦麻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統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後已可自冠自取妻已於父之小功卒哭後。反不可以舉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取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已之視父小功也反重豈統於其父之謂乎揆之於

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也。鄭注曰。父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則所見本已誤爲小。云父大功者所以別於已之大功也上大功之末爲已之大功。故此別之曰父大功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言已於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弟九月。乃可冠已之子嫁已之子及爲已之子取婦也。已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之末則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於已之大功也。已雖小功。雖字不辭凡抑揚其語則言雖以明之小功親殺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故已之傷之也輕而舉吉事也蚤

理直辭順無所用其抑揚不得言雖也雖當讀唯古字多借雖爲唯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詳見釋詞。已唯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言以已之服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既卒哭而舉吉事不但可以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又可以自冠自取妻也言已者別於上文之言父也言唯小功者別於上文之大功也已之大功不如是而小功如是故言唯以別之不言父小功者父之小功輕於已之小功已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則已於父之小功既卒哭亦可

以冠取妻不待言矣冠取妻猶可則其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更不待言矣經有譌文借字而學者不察故多方解釋而終致抵牾此亟當辨正者也又案已之大功父爲之小功。若已爲女子子適人者大功於父則爲女孫適人者小功。則當以已之大功論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若父之大功。已爲之小功。若父爲從父昆弟大功於已則爲從祖父從祖祖父小功則以父之大功論亦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取婦惟無父之大功而但有已之小功。若已爲外祖父母小功於父則爲妻之父母妻之父母緦則如小功之禮行之。至卒哭之後。卽可以冠取妻矣經文之意可推

也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正義曰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經謂不可冠取妻非謂不可冠子嫁子也此誤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經謂可以冠子非謂身自冠也此誤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引之謹案庾氏之說差為近之但不當以卒哭之後為大功之末耳卒哭在弟三月大功之末在弟九月大功之末非謂既卒哭也陳澔已辯之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則不可是長殤中殤大功之末與尋常大功同也所以然者服之九月七月長殤九月中殤七月其情稍伸故也但冠子嫁子則可為子取婦則不可自冠自取妻則尤不可知者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可以取婦可以冠取妻也冠取妻與取婦必俟除喪乃得為之也

更以前殤小功言之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謂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以冠取妻也所不可者惟在冠取妻則冠子嫁子及為子取婦未嘗不可也下殤小功既卒哭尚未至於其末也已可以冠子嫁子取婦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已至於其末矣何不可以冠子嫁子乎賀氏不知卒哭之非末又不知冠子嫁子輕於冠取妻乃欲以下殤小功既卒哭之不可冠取妻斷長殤中殤大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子失之遠矣何沖遠反是賀而非庾邪曰長殤中殤有父大功而已否者子曰無父為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於己則為昆弟姊妹之長殤中殤姑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亦大功也已與父同大功則以己之大功論而不得謂之父之大功其末之月可以冠子嫁子而不可以取婦不可以冠取妻者也若父之叔父與姑於己為從祖祖父父之姑假令為長殤中殤父當為之大功已為從祖祖父小功父之姑緦則於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當更有降殺然其行輩與祖同當己子將冠嫁之時年皆已長無復有殀而為殤者矣是以喪服有叔父及姑之長殤中殤下殤而無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也然則長殤中殤無父為叔父及姑之大功亦無

父大功之末。已可冠子嫁子。取婦之禮矣。此可以推求而得者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注曰。言五者相次同時。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宜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含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卽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己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引之謹案。上其次二字蓋衍。次於弔者惟含而已。襚賵臨則由含而遞相次。非皆次於弔也。不得竝以爲弔之次。

若以爲次序之次。則與下其次相複。上已云其次。下不須更言其次如此矣。當作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使人二字直貫下五事。言諸侯之使人弔也。含也。襚也。賵也。臨也。其事皆同日而畢也。其序則弔爲先。含次之。襚次之。賵次之。臨次之。故又曰其次如此也。次者序也。鄭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所見本已衍上其次二字。又案此一節當在上文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錯簡在此耳。上文自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以下。歷言弔含襚賵臨之禮。至此又總論其事曰。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謂上文也。上文弔含襚賵畢。皆言降出反位。至既臨乃云客出送于門外。是同日而畢也。其次如此也。此。此上文也。言其先後之序。有如上文之由弔而含而襚而賵而臨也。自錯亂在此。遂與上文隔絕。而如此二字遂不知所指矣。吳澄禮記纂言。每篇皆依類編次。而於此一節不列於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乃列於弔者卽位于門西之前。則不知經文爲承上之辭故也。

其名者成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注曰。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正義曰。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家大人曰。名。大也。謂器之大者也。故鄭云尊彝

之屬。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中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莊子天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是名山名川卽大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源。襄十一年左傳言名山名川。其義一也。晉語。取名魚。韋昭注曰。名魚。大魚也。秦策。略之一名都。高誘注曰。名。大也。魏策曰。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莊子人閒世篇。楸柏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司馬彪曰。麗。小船。又屋棟也。謂求高大之麗者用此木也。此皆古人謂大爲名之證。記言器之名者釁之。對小者不釁而言。是名亦爲大也。

士與其執事

喪大記士與其執事則斂鄭注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
者不欲使褻人褻之也釋文士與音預注同正義曰士
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
亾者其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引之謹案與其執事
文義不明其蓋共之譌也平生曾與亾者共執事則謂
之與共執事矣與當如字讀注云所與執事亦如字讀
也陸氏孔氏所見本共字已譌作其故釋文與音預正
義增其字以釋與字文言與喪所以足與字之義而不
知經文之其本是共字與共二字通讀爲義非謂預其
事亦非謂與喪所也

先入門右

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無門字
引之謹案鄭注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則經文無門
字可知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鄭注曰先入門而西面
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先入注曰先入入門右西面經但
言入而注增門字以釋之正與此同正義先入門右者
右門內東邊也亦當作先入右者右門內東邊也入下
門字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增之耳唐石經始衍門字

二披用纁

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正義曰二披用纁者據一邊
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君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引
之謹案上文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
如之則披當與戴同色今云二披前後各一披皆用纁
則結於前纁之戴者與戴同色結於後緇之戴者又與
戴異色無是理也且纁披六者合左右各三而言之則
此亦當合計左右何得但據一邊乎今案二披用纁者
降於大夫也大夫四披左右各二前二披纁後二披玄
士則二披左右各一其色但用纁也士戴前纁後緇而
云二披用纁則二披結於前纁之戴可知披與戴同色
前戴用纁故披之結於前戴者亦纁也其後緇之戴蓋

不結之以披者結之以披則其色亦當用緇披之在前
者左右各一而用纁在後者又左右各一而用緇則披
之色與戴皆與戴等經當云士戴前纁後緇披亦如之
不得但云二披用纁矣今後緇之戴無披故但有前二
披也以是明之

曰祖考廟　遠廟爲祧　去祧爲壇　去壇爲
墠　去墠曰鬼

引之謹案祭法之祖考廟與王制大祖之廟不同王制
大祖之廟謂始祖若周之后稷是也廟之不祧者也祭
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廟之親盡則祧者也其曰王立

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遠者。其爲顯考之父之廟無疑。至二祧則當一爲祖考之考。一爲祖考之王考。去祧爲壇。則當爲祖考之皇考。去壇爲墠。則當爲祖考之顯考。去墠曰鬼。則當爲祖考之祖考矣。以諸侯五廟一壇一墠例之。去祖爲壇。謂祖考親盡則爲壇也。則天子七廟。亦當去祖爲祧。祖考親盡則祧矣。鄭注以祖考爲始祖。正義以二祧爲文武二廟。始祖在文武前而不謂之遠廟。轉謂始祖以後之文武二廟爲遠廟。無是理也。去祧爲壇爲高祖之父。高祖即顯考。去壇爲墠爲高祖之

祖。皆與記文次序不合。記明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則廟祧壇墠。皆依世之親疏爲序。鬼疏於墠。墠疏於壇。壇疏於祧。祧疏於廟。較然甚明。豈得彊引他書之義。以亂本義乎。大抵議禮之家。各記所聞。不能盡合。故祭法與王制不同。學者依文解之。而闕所疑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王肅家語廟制篇合王制祭法爲一。而以祖考爲大祖。郎沿鄭注之誤。至謂二祧爲高祖及父毋祖即皇考。則以顯考皇考廟爲二祧。與祭法之文相刺繆矣。遠廟爲祧。顯考皇考廟乃廟之近者。而以爲祧可乎。

享嘗乃止

享嘗乃止。鄭注曰。享嘗謂四時之祭。引之謹案。享嘗約舉春秋言之。如云禘嘗耳。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大戴禮千乘篇。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此句享字當作禘。說見大戴禮。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方冬三月。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鄭注曰。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

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家大人曰。上文法施於民則祀之。正義曰。若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契之屬是也。若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則是聖人之必得其壽。而非法施於民之事矣。案此篇自聖王之制祭祀以下。皆魯語文也。彼文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皆韋注。謂堯能盡平刑法以善其民也。此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賞當爲亶。字之誤也。隸書賞字作賞。形與亶相似。亶與單通。盤庚誕告用亶。釋文亶馬本作單。爾雅亶厚也。大雅桑柔正義引某氏注曰。詩云俾爾亶厚。今詩亶作單。鄭箋曰。單。盡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單厥心。周語單作亶。史記厤書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又呂氏春秋重己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亶。而牛不可

行高注寘讀曰䦕䦕盡也淮南道應篇厚葬久喪以寘其家寘亦與單同音也義與儀通爾雅儀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餘見前別之以禮義下終與衆通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雜卦傳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士相見禮衆皆若是今文衆爲終漢書楊王孫傳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漢紀終作衆漢桂陽大守周憬功勳銘往古來今變甚終矣終即衆字衆亦民也
即魯語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也鄭語曰夏禹能單
平水土以品處庶類韋注單盡也文義與此相似帝嚳能序
星辰以著衆堯能單均刑法以儀衆二句文同一例皆
法施於民之事也鄭未審寘爲寘字之誤義終爲儀衆
之通故因文生訓而失其本指周官大司樂注曰堯能
殫均刑灋以儀民從魯語而不從祭法較此注爲長而
賈疏復引此注以釋之斯爲謬矣

文王之詩也

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正義曰此
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
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
詩也家大人曰詩當作謂此因上文詩字而誤也表記
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
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文義與此略同鄭於此句無注則
所見本必作文王之謂若作文王之詩則與詩義不合
不得無注家語哀公問政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則文王之謂與王肅注曰假此詩以喻文王王肅作家
語多取禮記之文則肅所見本尚不誤也

其立之也敬以詘　立而不詘固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鄭注曰詘充詘形
容喜貌也下文立而不詘固也注曰固猶質陋也引之
謹案詘卑詘也下文曰其奠之也身必詘又曰宿者皆
出其立卑靜以正皆其證也固猶倨也立而不詘是倨
傲也下文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亦指立言之大戴禮
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謂倨傲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荀子脩身篇曰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
固猶夷倨也楊倞注固陋也誤與鄭同夷固僻違猶言倨傲僻違不
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曰體倨固
而心執詐是固與倨同義鄭說皆失之

歲既單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注曰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
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引之謹案注說似失
之迂歲既單者春既盡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越
四時謂之歲越一時亦可謂之歲故四時之祭皆曰薦
歲事見特牲少牢二禮歲事即時事也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

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謂之歲也

置之而塞乎天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正義曰置謂措置也引之謹案置讀爲植植立也以上下言之也下文敷之而橫乎四海俗本敷誤作溥辨見下條敷布也以四旁言之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盧注曰置猶立也衡猶橫也淮南原道篇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高注曰植立也古字植與置通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曰置讀曰植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釋文曰植立也本亦作置

溥之而橫乎四海

引之謹案溥之而橫乎四海溥本作敷敷布也本或作傳傳與敷古字通皋陶謨敷內以言漢書成帝紀作傳納以言禹貢禹敷土荀子成相篇作禹傳土顏師古楊倞竝曰傳讀爲敷商頌長發篇傳奏其勇釋文傳音敷本亦作敷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孔宙碑祇傳五教即本堯典之敷奏以言敬敷五教孔穎達從作敷之本而兼刻作傳者正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者敷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敷字定本作傳傳古敷字傳者之名義俱通是也陸德明從作傳之本而兼刻作敷者釋文曰傳之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是也自唐石經誤刻作溥而後人從之遂改經文之敷爲溥并正義

四敷字亦改爲溥不知孔訓敷爲布若作溥字不得訓爲布矣經傳無訓溥爲布者又改釋文之傳爲溥不知傳音芳于反若作溥字不得音芳于反矣玉篇廣韻溥字竝無敷音集韻溥芳無切布也則所見釋文正義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三竝引祭義敷之而橫乎四海是舊本作敷之明證

忿言不反於身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鄭注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正義曰定本反作及引之謹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二

十五引此竝作及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曾子大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則當以作及爲是鹽鐵論毀學篇曰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文與此小異而字亦作及此謂人之忿言非己之忿言也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則亦不以忿言加人矣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繫辭傳原始反終反鄭虞本作及樂記武王克殷反商反當爲及

存諸長老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家大人曰存字於義無取存亦當爲薦鄭注曰薦進也士庶人有

善進於長老亦猶卿大夫有善進於諸侯耳薦或作荐因譌而為存自唐后經已然管子君臣篇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薦之於天子今本薦譌作慶下薦之於長老同尹知章注曰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則所見本已譌作慶薦慶二字書傳轉寫多譌今改正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薦之於長老今據以訂正

建陰陽天地之情　建諸天地而不悖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正義曰與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引之謹案陰陽天地之情非人所能建立也建字義不可通建當為達字形相近而誤大戴記朝事儀篇達瑞節今本誤作建瑞節呂氏春秋古樂篇達帝功李善上林賦注誤引作建帝功達者通也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正謂徧通陰陽天地之情也樂記曰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文義亦與此相似又中庸建諸天地而不悖建亦當為達正義曰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又曰達諸天地而不悖者言已所行之道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則孔氏所見本作達明甚達諸天地而不悖猶樂記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也若如今本作建則與不悖二字義不貫通矣後人不知據正義以正經文之誤反據已誤之經文改不誤之正義於正義達諸天地而不悖者則

改達為建於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則加建字於達字之上建達二字文義不倫其妄增之跡顯然雖須本於身達諸天地未改且建訓為立經文若果作建則正義當云建立於天地之閒必不以為達於天地矣唐后經始誤作建

脩於廟中

祭統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釋文云一本脩作偏家大人曰作偏者是也偏於廟中謂神惠偏及於廟中也若云脩於廟中則與上文施惠之義無涉唐后經依釋文作脩而各本皆從之誤矣案鄭注云鬼神之惠偏廟中如國君之惠偏竟內則經文本作偏於廟中甚明故正義云是故以四簋黍見其偏於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皆偏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餕者欲見其恩惠偏於廟中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簋而偏廟中如君之恩惠偏於竟內也此其釋經釋注皆明白易曉後人既從釋文作脩遂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既改疏之偏於廟中為脩於廟中又改四簋之黍皆偏為四簋之黍脩整皆偏又改恩惠偏於廟中為恩惠脩整偏於廟中不知加入脩整二字則語意不倫而妄改之迹顯然矣玉藻疏引此經正作偏於廟中故知此疏為後人所改士虞

禮疏引作脩於廟中亦是後人所改鄭注特牲饋食引祭統餕者祭之末也云云疏云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國君之惠徧竟內以是明之

皆以齒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正義曰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引之謹案此言尊卑之等非言長幼之序也不得云皆以齒皆以齒三字蓋涉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而誤衍正義不能釐正而云爵同則長者在先者然則序爵又以序齒而弟四倫之尊卑與弟九倫之長幼遂雜糅而無別矣且上云皆以齒下云明尊卑之等也文義不大相刺謬邪鄭注不釋皆以齒之義蓋所見本無此三字

則民弗敢草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引之謹案弗敢下脫艾字承上文草艾而言也艾草但曰草則文不成義月令令民毋艾藍如去艾字而曰令民毋藍其可通乎正義釋經曰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者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然則經文本作

艾草寫者脫去艾字耳唐石經已然

倍死忘生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家大人曰喪祭非所以事生則喪祭之禮廢亦不得言忘生正義曰喪祭之禮所以敦勸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恒相存念此曲為之說也生當為先字之誤也大戴禮禮察篇亦作生蓋後人據小戴記誤字改之喪禮廢則民倍死忘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顏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論衡薄葬篇曰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先二書皆用經解文也

好實

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文十八年左傳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楚語令尹問蓄聚積實韋杜注竝曰實財也皆與此實字同義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

則愾乎天下矣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鄭注曰愾猶至也家語大

婚篇與此同王肅注曰慎滿也家大人曰慎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慎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也鄭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慎滿也

貴不慊於上

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亾鄭注曰慊恨不滿之貌慊或爲嫌正義曰貴謂卿士之屬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已者也引之謹案卿士之屬位尊祿厚何所不滿而恨君乎隱三年左傳曰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謂貴寵之人不甘廢黜也若保其爵祿則固無憾矣何待聖人使之而始然乎鄭注未爲得也今案慊亦嫌字也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媮得避慊之便顏師古曰慊亦嫌字是慊與嫌同故本或作嫌也貴臣位與君近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若與君相侶則上擬於君是嫌於君也嫌於君則肎上無等而亂由此生矣故穀梁春秋隱四年衞祝吁弑其君完傳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呂氏春秋慎勢篇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隆殺有別則臣節箸明不嫌於上故曰貴不嫌於上也上下辨而民志定故禍亂益無也下文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民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又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其義一也燕義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鄭注曰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亦聖人制禮不使貴嫌於上之一端矣慊爲古嫌字而學者曾莫之察慊之音嫌僅見於說文注下小徐音賢兼反大徐音戶兼切並與嫌同蓋說文舊音也而玉篇廣韻皆無此音蓋失其讀久矣

文考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鄭注曰文考文王也引之謹案注當曰文考文德之考謂文王也古人稱王稱公稱侯及稱伯仲多以謚冠之如文王文公文侯文伯文仲之類是也其稱祖稱考則無冠以謚者古寶龢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癘鼎曰用作皇祖

文考盉鼎師艅尊曰用作乃文考寶彝師淮父卣曰用作文考伯乙寶尊彝單癸卣曰作父癸旅車文考曰癸乃方截敦曰用作朕文考寶敦𡚸辟父敦曰用作文考寶敦師𣪘敦曰用作朕文考乙仲𩰫敦牧敦曰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九器之銘皆言文考謚文者未必如是之多其他鼎彝之屬多稱皇考無稱謚者不應文考獨爲謚又不應於謚法之中獨稱文也以此求之文考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且皇祖與文考對舉皇文考以皇文竝列皇既非謚則文亦非謚可知皇文考猶言烈考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文德之文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文德之祖文王是文祖文考之文皆非謚也古人贊美祖考多謂之文互見前亦右文母下

從命不忿

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陳澔集說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一說忿當作怠家大人曰一說是也怠與倦義相近從命不怠微諫不倦皆謂久而不衰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語意正與此同蓋從親之命而不怠斯可謂之孝故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從命而不忿戾則未得爲孝也

勞而不怨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引之謹案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心慱慱素冠傳慱慱憂勞也勞人草草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皆謂憂也鄭注微諫不倦曰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以上鄭注案勞而不怨卽承上微諫不倦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心憂之而不怨其親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也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矣祭義曰父母愛之嘉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其一證也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鄭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引之謹案說文曰畬二歲治田也无妄釋文曰畬馬云田三歲也說文云二歲治田也是說文以畬爲二歲治田與馬注不同今本說文作三歲治田則後人以爾雅改之也虞注无妄亦曰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三歲曰畬叔重仲翔說畬字之義並與此注同則此注必別有所本非誤記爾雅也

陽侯　繆侯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鄭注曰同姓也其國未聞正義曰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引之謹案陽繆非謚也繆當讀爲蓼聲相近而假借也繆蓼皆以翏爲聲淮南氾論篇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案漢始有陽陵侯傅寬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古無陽陵國侯也閔二年春秋齊人遷陽杜注曰陽國名則古有陽國凡稱諸侯必以其國豈有舍其國而但舉其謚者乎

承子以授壻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正義曰婦之

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家大人曰孔以承爲承奉非也承者引也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即引也說苑脩文篇載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引亦承也故曰承子以授壻

言其上下察也　察乎天地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鄭注曰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家大人曰廣雅察至也御覽引書大傳曰察者至也此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管子內業篇曰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故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鄭謂聖人之德至於天至於地已得察字之解而又訓以爲著則轉失之矣

慥慥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鄭注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錢氏荅問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

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慥慥猶蹙蹙當與不自足之意鄭以爲守實恐未必然引之謹案蹙蹙亦非自謙之貌不得云不自足也慥之言蹙也急也廣雅曰蹙急也迫也慥慥者黽勉不敢緩之意猶言汲汲耳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何事不汲汲然自勉乎廣韵慥言行急也正指此篇言行慥慥而言蓋出盧植王肅諸家所注較鄭義爲長

所以行之者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正義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家大人曰一字衍文也五道是所行者三德是所以行五道者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卽所謂天下之達道五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卽所謂所以行之者三也文義上下相應不當有一字此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而誤衍耳史記平津侯傳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漢書公孫傳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則經文本無一字鄭於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注曰一謂當豫也而於此不釋一字則鄭本無一字可知

述十六　三七

家語哀公問政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

來百工也

來百工也引之謹案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也來字本作勑說文勑勞勑也經典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勑字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今本譌作重敕之蓋力來二字合譌爲勑字後人又改勑爲敕耳今從齊民要術所引及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訂正力來義見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釋文來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皆失之

久則徵徵則悠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鄭注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旣著於四方徵或爲徹引之謹案作徹者爲長徹達也見周語韋注久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徹徹則悠遠若但云效驗則效於目前而不效於將來者有之矣何以必其悠久無疆乎蓋徹與徵字形相似因譌爲徵耳

文理密察

注及正義皆不釋密字引之謹案考工記廬人傳人則

述十六　三八

密鄭注曰密審也正也爾雅抑抑密也郭注曰威儀審
諦密有審正之義故與察述文密之言覆也爾雅覆察
審也古音密覆相近小雅楚茨篇苾芬孝祀傳詩苾作
馥見文選蘇子卿詩注是其例矣

詩曰衣錦尚絅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正義曰此詩衛風碩人
之篇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
引之謹案衣錦尚絅詩無此語竊謂詩曰下本有衣錦
絅衣四字衣錦尚絅則釋詩之詞也沖遠作正義時已
脫衣錦絅衣四字於是衣錦尚絅遂承詩曰之下故誤

以為引詩作衣錦尚絅而謂之斷截詩文也碩人箋曰
褧襌也尚之以襌衣為其文之大著鄭風丰篇衣錦褧
衣裳錦褧裳箋曰褧襌也蓋以襌縠為之中衣裳用錦
而加襌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蓋中庸衣錦尚絅二句
正釋詩之衣錦褧衣故鄭箋詩而用其義則所據中庸
本有衣錦絅衣四字可知否則中庸所引與詩本文有
異鄭不應不置一詞也

寬身之仁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
也鄭注曰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引之謹案仁與人古字
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論語雍也篇井有仁焉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仁亦並與人同人亦民也不必改為民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緇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
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鄭注曰危猶高
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引之謹案危
讀為詭詭者違也反也言君子言行相顧則民言不違
行行不違言矣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
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淮南
主術篇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董仲舒傳有所

詭於天之理高誘顏籀注並曰詭違也古字詭與危通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曹大
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史記李斯傳曰今高有邪佚之
志危反之行危反即詭反賈子傳職篇天子燕業反其
學述本淳本反謁作及今從積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或作恭府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
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詭亦反也
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高注曰詭不同也文子
上德篇詭作危

為下可述而志也

緇衣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鄭注曰志猶知也正義曰為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引之謹案述之言循也志之言識也循其言貌察之而其人可識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飾貌者不情可述而志則非飾貌者矣述而志猶言望而知以其外著者言之也賈子等齊篇引此作可類而志謂據其衣服號令比類而知亦以外著者言之也正義說此未了

口費而煩

鄭注曰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為哱或為悖正義曰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引之謹案此以口惠而實不至說之也然書傳無訓費為惠者不得以口費為口惠也費當讀為悖或本作悖者正字也作哱者別體也說文誖亂也或作悖哱即誖字從口從言其義一也作費者字之假借也費從弗聲悖從孛聲古弗聲孛聲之字往往相通若孛星之孛又作茀大索之綍又作紼勃然變色之勃又作艴是也墨子魯問篇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即悖也悖逆也煩擾也亂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於義理則是非擾亂而禍患隨之所謂一言僨事也故曰口悖而煩易出難悔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鄭注曰越之言蹷也言毋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家大人曰越輕易也言毋輕發女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於道而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曰在其所褻曰易以溺人曰不可不慎皆戒其輕易也說文娍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謂輕勁也說文曰輕勁有材力是也楊倞注以越為過人失之

苟有衣必見其敝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家大人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為喻則為不倫且與引詩之意不合鄭謂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其失也迂矣今案敝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袂被也曹憲音布蔑反古無袂字借敝為之齊風敝笱釋文敝徐扶滅反敝袂聲

相近故字亦相通有車則必見其軾有衣則必見其袂有言則必聞其聲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故引詩以明之或曰敝古通作蔽字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韍亦作紱鄭注玉藻云韍之言蔽也白虎通紱冕篇紱者蔽也案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韍之言蔽也紱者蔽也皆釋其命名之義如此非謂韍一名蔽也經也者實也不可謂經為實猶之為言傢也又豈可謂猶為傢乎

患邪淫

三年問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鄭注孔疏皆不解患字陳澔集說曰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病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吳澄纂言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家大人曰如陳說則經文當作為邪淫所患之人如吳說則又當作有邪淫之患之人皆與患邪淫之文不合今案患邪淫之人當作愚陋邪淫之人愚陋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患見說文故愚誤為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篇正作愚陋淫邪之人

然而從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釋文從字無音家大人曰從讀為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死夕忘之心則是鳥獸之不若也下文曰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縱與遂義相近也荀子正作然而縱之

閒以二矢半

投壺司射進度壺句閒以二矢半反位釋文出以二矢半四字云二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家大人曰據鄭注壺去坐二矢半云云則鄭本實有此四字案此一節但記度壺設筭之事若筭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二矢半下文又言壺去席二矢半則重出矣且不言壺去席二矢半而言度壺以二矢半則文義不明以二矢半四字疑衍然陸孔二本祇有此四字而無閒字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是陸本無閒字正義云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但釋度壺以二矢半六字而不釋閒字是孔本亦無閒字而正義前述經文又有閒字則後人依俗本之經文加之也至唐石經則又衍閒字矣夫有壺有席而後有閒今但言壺不言席則亦不得言閒矣閒字蓋涉上文兩楹閒而衍大戴禮記作司射進度壺反位無閒以二矢半之文

一指案寸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注曰鋪四指曰扶

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家大人曰。案下亦當有曰字。寫者脫之耳。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故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曰寸。說文膚一指按也。陳氏禮書引此已脫曰字。

居處齊難

儒行。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鄭注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引之謹案。難讀爲戁。說文。戁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熯。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曰。熯敬也。爾雅同。熯戁難聲相近。故字相通。齊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鄭曰齊莊可畏難。殆失之迂矣。

不程勇者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家大人曰。不程勇者當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其勇謂己之勇也。今本作不程勇者。少一其字。多一者字。者字蓋涉下文諸者字而衍則義不可通。自唐石經已然。案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孔疏云。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今本無其字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刪之案疏內者字乃起下之詞非正文所有也下文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者字亦起下之詞後人不知而刪其字存者字以就已誤之正文謬矣今據下文及文選注補其字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與否。合注疏觀之。則正文本作不程其勇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鷙蟲攫搏不程其勇。今本勇下有者字亦後人所加而其字尚未刪。

錙銖

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鄭注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引之謹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矣。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爲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重注也說文亦曰。錙六

銖也。錘八銖也。眾經音義卷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記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解。荀子富國篇。割國之錙銖以賂之。亦當訓錙爲六銖。而楊倞注曰。八兩爲錙。失之。

上恤孤而民不倍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鄭注曰。民不倍。不相倍棄也。倍或作偝。正義曰。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愛恤孤弱。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引之謹案。倍謂偝死者也。偝死者則不恤其孤矣。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

者則民不偝先亾者而後矜者則民可以託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鄭彼注曰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無理也是其證

尚亦有利哉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鄭注曰尚庶幾也家大人曰尚亦當爲亦尚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今書作亦職有利哉傳曰亦主有利職亦主也亦尚與亦職同寫者誤倒其文耳秦誓又曰亦尚一人之慶是其證也尚亦主也說見前亦尚一人之慶下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尚有利哉此尤爲確證又案禮記所引尚書有與伏生今文同者若無逸之言乃雍今文雍作讙而檀弓坊記引書並作讙是也大學引書亦尚有利哉蓋亦與今文同論衡所引皆今文尚書以是明之

教成祭之

昏義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家大人曰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故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也若倒之祭爲祭之則教成當別爲一句而祭之二字文不成義矣自唐石經始作祭之而各本皆沿其誤鄭注本作祭祭其所出之祖也采蘋箋亦云此祭祭女所出祖也正義釋經本作教成之祭者云云釋注本作云祭祭其所出之祖也者云云今本注文作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正義述經文注文亦作祭之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改未誤之注疏也據正義下文云故知此告成之祭唯此之祭二字未改亦使有司也則經文本作之祭甚明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又采蘩采蘋正義言教成之祭者凡二十有五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亦作教成之祭又采蘋正義云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之祭此尤其明證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五引昏義亦作教成之祭陳禹謨本又改爲祭之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鄉飲酒義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爲句注曰道謂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家大人曰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閒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鄉人士君子五字與尊於房

戶之閒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制之謂制此禮射義曰。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道讀如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耳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再迺上文讀云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別釋經文不與上屬鄉人一鄉之人也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說見儀禮先生君子下。鄭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卿大夫士。又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此文不見經傳於是鄉飲酒禮。自賓賢能及蜡祭書射而外。又增其一而爲四矣

求反諸己

射義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唐石經反求作求反。案大人曰。求反諸己文義不順盖涉上文求正諸己而誤也。據正義云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則正文本作反求諸己甚明中庸云。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公孫丑篇亦云。反求諸己而已矣。小雅賓之初筵正義曰帖八十五引射義皆作反求諸己

縝密以栗

聘義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曰栗堅貌正義曰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引之謹案堅剛非知也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貌說文璱玉英華羅列秩秩璪與栗同栗之爲言猶秩也周頌良耜篇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積之秩秩哀二年公羊傳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栗秩古字通。爾雅曰條條秩秩知也玉體密緻而條理秩然有如知者處事密緻而秩然不紊故曰縝密以栗知也。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法行篇夫玉者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俗本栗上有縝字後人據聘義增之也辨見荀子。說苑雜言篇玉有六美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鄰栗一聲之轉皆清徹之貌也唐風揚之水傳曰。鄰鄰清徹也。鄰與粼通尹知章訓鄰爲近非爾雅曰秩秩清也秩與栗通玉之符采清徹而有條理亦如知者之不惑故曰鄰以理者知也又曰栗而理。知也又曰近之栗理者君子比知焉

犧尊象尊

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

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鄭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正義引鄭志曰犧讀如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聲之誤耳魯頌閟宮篇犧尊將將毛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云犧尊有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

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家大人曰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俶眞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亞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之貌管子形勢解曰將將鴻鵠貌之美者是也毛傳曰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曰飾以翡翠後鄭曰刻畫

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鏤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王阮輩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名謂之犧何以知其必爲牛也記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若犧牛可稱爲犧則肥牛亦可稱爲肥索牛亦可稱爲索乎然諶之說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於是後人皆信其言而斥毛鄭諸儒爲臆說此尤不可

以不辯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蜼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且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南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則古人以木爲犧尊明矣今魯郡所得犧尊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以木爲之乎抑以金爲之乎以木爲之則不能經七百年而不壞以金爲之則又與莊子破木爲尊之說不合無一可者也然則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卽援以爲證耳宋宣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則又襲肅說而僞

為之者不足深辯也。若象尊之制。司農謂以象骨飾尊。阮諶謂畫象以為飾。經傳既無明文。不敢臆斷。王肅謂尊為象形而背上負尊。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

闑　中門

孔穎達玉藻正義謂闑扗門之中央。賈公彥聘禮疏謂闑有二。東西各一。家大人曰。孔說是。賈說非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闑。鄭注曰。上介夾闑。賈以為上介於西闑之外拂闑。案如賈說。介所拂者為西闑。則經當云君入門介拂西闑。注亦當云上介夾西闑。乃與東闑有別。今經與注皆但云闑。不云西闑。則門惟一闑扗中。而非東西二闑矣。其證一。玉藻又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一而已。故闑之左曰闑東。闑之右曰闑西。若有東西二闑。則所謂自闑西者。東闑之西乎。西闑之西乎。所謂自闑東者。東闑之東乎。西闑之東乎。經與注不應全無分別也。其證二。賈云。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案聘禮擯者出請事。鄭注曰。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扗闑東閾外西面。若有東西二闑。則注當云賓出次。直西闑西北面。上擯扗東闑東閾外西面矣。今注不言東闑西闑而但云闑。則非二闑可知。其證三。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曰。闑。門橛。正義曰。從闑東也。如闑有二。則經當云由東闑右。縱經不言東。注亦當增成其義云闑東闑也。乃與西闑有別。何以經但言闑。注亦但言闑門橛而不云東闑乎。豈非門橛但處中央。而無東西之可言乎。其證四。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云。闑。門橛。如闑有二。則經當曰布席于門中東闑西閾外。或云西闑西。乃有定所。注亦當曰闑西東闑西也。或云西闑西也。經義乃明。今經但云闑西而不云東闑西。注亦但云闑門橛而不云有東西二闑。則闑扗中央而非東西並列矣。士之門與諸侯之門。大小雖殊而制則一也。其證五。昭八年穀梁傳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范注曰。槷。門中臬。（槷臬並與闑通）轅門之闑亦放宮室之門制也。而闑扗門之中央。曷嘗有二闑乎。其證六。合經注觀之。闑當兩門之閒。而非分列東西。較然明白。不得如賈所去也。（賈於秋官司儀疏云。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則又以闑為一。與聘禮疏兩闑之說自相違異）賈又云。中門謂兩闑之閒。案門有兩扉。一扉之中亦謂之中。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闑西者。右扉所扗也。門中者右扉之中也。若謂門中是兩闑之閒。則經當云。布席于門中闑閒。不得云闑西矣。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鄭注曰。中門謂棖闑之閒。論語鄉黨篇立

不中門。鄭注曰。不當棖闑之中央。見士相見禮疏棖闑之中央正當一扉之中也。其非兩闑之閒明甚。皇侃論語疏曰中門謂棖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闑東是君行之道。闑西是賓行之道也。長於賈氏遠矣。或難孔氏正義曰。棖闑之閒。大夫所行。卿則近闑是近闑處尊於棖闑之閒矣。謂棖闑之閒爲中門可乎且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閒。豈大夫轉中門邪。以偏爲中。斷無此理。且鄭氏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言君與介夾闑之左右。若止一闑。是介與君並行矣。孔氏非也。以上或說案中門者。一門之中。非兩門之中也。一門之中。則棖闑之閒也。棖闑之閒爲中門。鄭注禮記論語皆明箸之。不得以爲非中門也。大門時君特行。不與介連類大夫但與上介末介雁行爲次序。不敢與君爲次序也君與大夫。雖同扗棖闑之閒而行。列絕異。不得以大夫擬于君之中門爲嫌。若聘賓入不中門。其三介隨人雁行與否。經無明文。又不得以賓不中門而介中門爲嫌矣。棖闑之間正當一扉之中。故鄭注聘禮云門中。門之正也。謂一門之正中。非偏也。不得云以偏爲中。若謂中門爲兩闑之閒。則主賓出入共由於此。秋官司儀諸公相爲賓。主君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鄭注曰。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若依賈說。則出入當扗兩闑之閒

主國之君扗東。來朝之君扗西。皆不當兩扉交處。則反扗旁而不扗中矣。不與君入必中門之說相刺謬乎。廣雅云。夾。近也。上介近闑。故注謂之夾闑。非謂與君夾闑之左右也。故注但云上介夾闑。而不云上介與君夾闑則非取左右相夾之義可知。若謂上介與君夾闑而行則是君亦拂闑矣。司儀疏云。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與鄭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棖闑之閒。未嘗拂闑也。君與介尚何尊卑之別乎。或說非

經義述聞弟十六

經義述聞弟十七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上七十條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宋衛實難　從自及也　惡之易也　發幣于公卿　宋公不王　辱在寡人　不能共億　日失其序　隰郕　登降有數　淑德立違　王亦能軍　始殺而嘗　日虔四邑之至　天之不假易　兩政　徒人費　伯父無裏言　命之宥　馬三匹　正班爵之義　東關嬖五　尨涼　五侯九伯　潢水以爲池　離衆　輔車相依　神必據我　藐諸孤　不可以貳　應乃懿德　受下卿之禮　感憂以重我　其十貳囿也　宗邱　姪其從姑　懷公命無從亡人　波及晉國　臣之罪甚多矣　丁未朝于武宮　弔二叔之不咸　以狄師攻王　予臧之服　商密　錯簡二十八字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三百　以亢其讎　請與君之士戲　韅靷鞅靽　以相及也　昌歜　必親其共　必死是閒　具囿　其爲死君乎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呼　殺女而立職　卿出並聘　秦穆公　表儀　秣馬蓐食　以門賞耏班　郕郜　無能爲故也　克減侯宣多　謂之饕餮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隱五年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釋文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此以鳥獸二字絕句。其字下屬爲義。言鳥獸固畋獵時所射。若其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鳥獸也。文義甚明。

宋衛實難　求而無之實難　人儀實難

六年傳。宋衛實難。鄭何能爲。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二十二年傳。人儀實難。已儀何害。周語同。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宋衛實難者言唯宋衛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是患也。人儀實難者。言唯他人爲儀是患也。人謂子猛。儀謂見儀。夫戮出於身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同。杜注宋衛實難云。可畏難也。尚與憂患之義相近。其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更言難卒得乎。注人儀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賓起言子猛見寵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儀謂犧也。爲人作儀實難。言將見殺也。亦未達賓起語意。韋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

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
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臆爲之說而卒無一當也古人
多謂患爲難詳見非無賄之難下。

從自及也　荀伯不復從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謹案隨自及
也殊爲不詞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
書而已隸書從字作従形與徒相似故徒譌作從齊風載驅篸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従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從釋文從本或作徒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徒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竝作從又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曰荀林父奔走
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家大人曰杜言
不復故道故徐讀從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
詞若從讀如字則不復從下須加故道二字而其義始
明且林父兵敗而歸求必不由故道也從蓋亦徒字之
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衆之不反者多矣故云
不復徒不振旅不反命不復徒三者相對爲文晉語作
邲之役三軍不振旅亦指徒衆而言。

惡之易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
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讀易爲難易
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謂
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
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
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決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謂延患於後也晉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韋注疾疫癘也
謂禍之相延亦如疫癘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
自及也鄭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
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
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
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

發幣于公卿

七年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
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
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
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晉語賓
發幣於大夫義竝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九年傳宋公不王杜注曰不共王職莊二十二年傳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爲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猶言宋公不朝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 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

四王一相朝也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曹風下泉篇四國有王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衆注曰入王朝于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十一年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君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同此義

不能共億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

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尚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已有乎

日失其序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予小子篇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魯頌閟宮傳曰緒業也

隰郕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杜注隰郕曰在懷縣西南釋文郕何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

隰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鄔隰城（取當為與）杜預曰在縣西南停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引之謹案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城圉侯蟲達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𨜶峻陴城作成文高成續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溫原絺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為二邑名遂於成旁加土不知成為城之借字隰成猶言京城鼍城成非邑名也誦誤之中可以想見古體若使原文徑作城字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為郕矣

登降有數

桓二年傳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廣雅降減也降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登下猶言登降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采三采二采旒有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

滅德立違

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鼓鍾篇其德不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為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正息則以杜言違命而遷就其說耳）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

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王亦能軍

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為之不聞王侯身自為殿也亦當為不字形相

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郔。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衞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閡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胥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閡矣。

始殺而嘗

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正義曰。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過建酉之月。引之謹案。賈服二家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管子輕重已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孰。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孰。告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

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為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為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為建巳之月。下文閉蟄而烝。為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為孟秋建申之月明甚。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宜起於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則曲徇杜氏之失也。正義又曰。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為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建戌不建酉。豈酉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殆不足據。當從古注以為孟秋。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十一年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方言曰。虞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已法。案虞亦望也。言始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天之不假易

十三年傳。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

縱之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衆容易之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假敡也敡與易古字通。

兩政

十八年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杜注並后曰妾如后注匹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耦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

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晉先大夫莊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卒注並曰升為正卿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並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詞閔二年傳曰內寵並后即此所云並后也曰嬖子配適即此所云匹嫡也曰大都耦國即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並於正卿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義與韓子同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為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

徒人費

莊八年傳誅屨於徒人費引之謹案徒當為侍字之誤也侍人即寺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侍僖二十四年左傳寺人披釋文寺本

又作侍昭十年傳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二十五年傳侍人僚柤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十九年穀梁傳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又襄二十五年左傳侍人賈舉昭二十一年傳宋公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哀二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並與寺人同顏師古匡謬正俗辨為別非也下文鞭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賈舉相類又曰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明是侍人給事宮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證也下文石之紛如孟陽皆侍人也不言侍人者蒙侍人費之文而省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承之理不見矣偏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陽並注曰小臣而徒人費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內奄官成十七年寺人孟張注

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見本已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注漢書寺人也曰。卽徒人費也。廣韻人字注曰。亦複姓。齊有徒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後人據左傳改之

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解無裏言曰。無納我之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衞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卽所謂無裏言。

命之宥　命晉侯宥

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曰。飮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正義曰。命之宥者。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引之謹案杜謂以幣物助歡者。蓋據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也。侑與宥通。然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侑幣用於食禮。非饗禮所用也。且如杜說。命以幣物以助歡。則傳當云命宥之。不當云命之宥也。尋文究理。殆有未安。今案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其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酢。有施報之義。故謂之侑。命之侑者。所以親之也。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其爲命晉侯與王相酬酢。較然甚明。若謂助以幣帛。則傳但云王享醴宥之可矣。何須云命晉侯宥乎。杜注曰。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失之。又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晉語作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卽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而韋注乃以胙爲賜祭肉。時當饗醴。安得有祭肉之賜乎。韋又云。命。加命服也。侑。侑幣。皆失之。傳所言者饗禮也。而解者乃當以食禮之侑幣。雜以吉禮之賜胙。失傳意矣

馬三匹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亖。亖古四字。脫去一畫耳。文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菽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士以下降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玉十瑴馬八匹（今本八譌作七從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改）然則賜玉五瑴者馬當四匹矣

正班爵之義

二十三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釋文義字無音家大人曰義讀爲儀正義曰朝以正班爵之等義等義即等儀孔讀得之周官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是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二引此正作儀（陳禹謨從今本改儀爲義）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述十七　十五

東關嬖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注曰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引之謹案外嬖對內嬖而言（僖十七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驪姬內嬖也二五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字梁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則東關爲姓矣既以東關爲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爲姓而謂之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本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尨涼

家大人曰閔二年傳尨涼冬殺金寒玦離上字與下字義並相因尨既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說文牻白黑雜毛牛也㹁牻牛也春秋傳曰牻㹁又曰䣼雜味也牻與尨同義㹁䣼與涼同義是尨涼皆雜也

述十七　十六

五侯九伯

引之謹案僖四年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大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此一說也邶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

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案下文女賁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鄭君之說。則正義以爲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爲公侯伯子男。九伯爲九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荅曰。畿內之州不置伯。見王制正義。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即九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

漢水以爲池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經義雜記曰。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不言山也。家大人曰。臧說是也。他書所引。多作漢水以爲池。蓋後人依已衍之傳文加之也。商頌殷武正義引服注云。方城山也。漢水名。若傳文本作漢水。則服注爲贅語矣。自唐石經依或本加水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雖衆

雖衆無所用之。家大人曰。雖衆。本作雖君之衆。此對上文以此衆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唐石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竝作雖君之衆。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服注曰。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見衞風碩人篇正義 杜注曰。輔。頰輔。車。牙車。家大人曰。釋名曰。輔車。其骨强。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䶗車。䶗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然則牙車或謂之頷車。或謂之輔車。輔車是一物。不得分以爲二也。杜以輔爲頰。車爲牙車。若不可通。服謂頷

車與牙相依，亦與傳不合。傳云輔車相依，不云輔車與牙相依也。此皆因下句言脣齒，遂致以輔車爲頷車耳。余謂脣亡齒寒，取諸身以爲喻也；輔車相依，則取諸車以爲喻也。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則車之有輔甚明。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爲載物之車，而非牙車矣。說文車部輔字列於轙軜二字之間，云春秋傳曰輔車相依（繫傳如是。大徐本刪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八字，而移人頰車也四字於前以代之。又退輔字於部末轟字上。）從車甫聲。又列一說云人頰車也（人上脫一曰二字。）許引春秋傳輔車相依，以爲從車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則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之取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較然無疑。服杜二家何不考於小雅呂覽之文，而輒以爲牙車乎。（虞翻注艮六五亦誤以頰車爲輔車相依之車。見集解。）又案高誘注呂覽云：車，牙車也。（各本脫下車字。）輔，頰也。全與杜氏注同，蓋後人以杜注改之也。彼文既言若車之有輔云云，下乃云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之不同類可知，高氏不應不察，而以車之有輔爲齒頰之屬也。

神必據我

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引之謹案：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藐諸孤

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今本作幼賤，乃後人所改。時奚齊已立爲大子，不得言賤。正義曰：言年既幼稚，縣藐於諸子之孤。則注本作幼稚明矣。文選寡婦賦注引注亦作幼稚，今改正。）與諸子縣藐。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小也。惠氏定宇補注曰：案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訓藐爲小，亦未當。引之謹案：杜以藐爲縣藐，謂爲諸子以是縣藐諸子，孤斯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是小兒笑乃釋孩字（出說文。）非釋藐字。俗本文選注脫孩字，而惠遂以藐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爲小，是也。（藐之言杪也，眇也。方言：杪、眇，小也。廣雅：杪、眇、藐，小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即者字也。者與諸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

而觀諸體者。亦諸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句果。後弇諸。句獵。諸亦者也。蒴者孤。猶言贏者陽耳。周語此贏者陽也。韋注。贏弱也。又詩言彼茁者葭。彼姝者子。彼蒼者天。有頍者弁。有菀者柳。有芃者狐。有卷者阿。文義竝與此相似。

不可以貳　不能苟貳　臣不敢貳　好學而不貳　不貳其命

皆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引之謹案。貳當為貣。貣者忒之借字。詳見詩士貣其行下。大雅瞻卬傳曰。忒變也。言不濟則以死繼之。吾已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變改也。襄二十六年

傳。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貳亦當為貣。言受納君之命於先人。不可以變改也。昭二十年傳。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貳亦當為貣。言奉初命以周旋。不能變改也。又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貳亦當為貣。言奉寡君之命。不敢變改也。又昭十三年傳。好學而不貳。貳亦當為貣。言好學好終不變也。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是也。二十六年傳。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貳亦當為貣。廣雅。忒差也。不貣其命者。言其命不差也。說苑權謀篇引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是也。古貣字多誤為貳。互見詩士貳其行

禮記宿離不忒下。

應乃懿德

十二年傳。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正義曰。應當也。言我當女美德。引之謹案。訓應為當。於義無取。廣雅曰。應受也。言我受女美德而不忘也。古訓應為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

受下卿之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家大人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

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注。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即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感憂以重我

十五年傳。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引之謹案。重字義不可通。重疑當作動。謂晉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動我也。杜注不釋重字。釋文重字無音。至下句重其怒也。始云重其直用反。則此句作動不作重可知。動字易曉。故杜不加訓釋。若是重字。則文義難解。不得無注矣。動惟徒孔切

一首人所共知。故不須作音。若是重字。則有直龍直隴直用三切之異。不得無音矣。左傳動字。釋文皆不作音如莊五年。條動而故文十二年。使者目動而言肆。宣十一年。謂陳人無動。釋文皆無音。其他亦然。以是知其為動也。唐石經始誤為重。

其卜貳圉也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杜注曰。貳。代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為代者。貳當為貣。貣與代古同聲。廣韻。貣。他得切。古音轉去聲。則他代切。五經文字。貣。他代反。相承或借為貳字。說文。貣。從人求物也。即今俗貸字。貸從代聲。貳代故從弋聲。晉語曰。其改置以代圉也。此傳曰。其卜貣圉也。貣即代之借字也。貣貳字相似。學者多見貳少見貣。故貣譌為貳矣。鄭注坊記引此作貳。而解為君之貳。坊記。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屬。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彼正義曰。卜副貳之子圉令為君。則卜貳圉下。必增為君二字而其意始明。其失也迂矣。且晉語之文。正謂代立。非謂副貳也。蓋鄭所見本已譌作貳。故說之未確。惠氏左傳補注。反以鄭說為是。失之。史記晉世家。晉侯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則史公所見傳文已譌作貳。故直以貳圉為立子圉。而改其文云。卜曰立子圉。不知傳文本作其卜貣圉。故晉語作其改置以代圉。韋昭注曰。欲令更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

遜位以謝羣下。其說是也。段氏說文貣字注云。因代用謂用世次當立之圉。大誤。定八年傳。衞靈公謂大夫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語意正與此同。是此傳之意亦謂卜他公子以代子圉。非謂卜立子圉也。史公之改誤矣。杜以晉語之代釋此傳之貳。亦未知貳為貣之譌。貣為代之借也。書傳貣字多有譌作貳者。詳見爾雅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貣下。

宗邱

敗于宗邱。杜注曰。邱。猶邑也。敗不出國。近在宗邑。引之謹案。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與此同名。杜彼注曰。宗邱。楚地。則此宗邱亦晉地。蓋即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春秋土地名曰。韓。韓原。宗邱。三名。故韓國。此說得之。釋名釋邱曰。宗邱。邑中所宗也。則宗邱乃邱名。蓋韓原之地有邱曰宗邱。故韓原又名宗邱也。

姪其從姑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杜注。兌下震上歸妹。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之睽。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杜注曰。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引之謹案。火即離

也不得已爲姑而又爲姪杜說非也今案震以陽爻爲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爲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爻高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爲姪離以女而爲姑是伯姬與子圉爲姑姪之象也此以爻之高下爲其行輩與說卦傳所謂震爲長子離爲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兄離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杜注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杜注曰坎下兌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而爲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注曰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是變而之他則曰從也然則姪其從姑亦取震變爲離之義所從之卦當爲離從之之卦當爲震離爲姑而震爲姪明矣

懷公命無從亡人

二十三年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家大人曰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史記晉世家云九月惠公卒大子圉立是爲懷公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其文皆出於左傳史記之大子圉立即左傳之懷公立也則傳文原有立字明矣

波及晉國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波字杜無注家大人曰波讀爲播鄭注禹貢云播散也言散及晉國者也波與播古字通禹貢熒波既豬馬鄭王本竝作熒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管子君臣篇夫水句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言水搖蕩而上盡其動搖而復下也莊子人閒世篇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與實喪對文言風播則易以動實喪則易以危也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即播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即波盪波盪猶播蕩耳此皆古人借波爲播之證學者失其讀久矣

臣之罪甚多矣　行者甚衆　懼者甚衆矣

家大人曰僖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

之罪甚多矣。甚當作其，臣之罪其多矣。詞意已足，不必言甚多也。晉語作臣從君還，彰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是其證。又行者甚衆，豈唯刑臣。甚亦當作其，言君若念舊惡，則行者其衆矣。其者，將然之詞。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衆也。釋文曰一本甚作其，是其證。又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甚亦當作其。釋文曰懼者其衆矣。本或作甚衆矣。晉語作懼者衆矣，則作其衆者是也。

丁未朝于武宮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引之謹案，丁未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即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始爲晉侯而徙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故於絳立武宮也。宣二年傳，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立之者，即位於絳也。成十八年傳，晉欒書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盟而入者，入于絳也。則其朝于武宮非絳宗廟而何。韋昭不悟，僖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

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辯見晉語燕于武宮下。）

弔二叔之不咸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注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爲三代之末，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引之謹案，叔世二字相連爲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周語曰：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曰：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如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亡，則文義不明。以是推之，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爲二叔明矣。而云二叔，二代之末世，其不可通一也。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則當云弔二叔世之親戚不咸，其義

乃著。今不明言親戚而但曰不咸。則所不咸者何人何事乎。二十二年傳。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如去兄弟二字而但云吾之不協。其可曉乎。其不可通二也。馬杜二家之說。未爲允當。當以鄭賈之義爲長。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咸。和也。（咸與諴同。說文。諴。和也。）言周公閔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曹植求通親親表亦云。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是也。二叔即管蔡。而下文封建又

有管蔡者。二叔雖誅而其國不除。仍封建其後嗣。（正義謂管蔡是武王封。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故歸之周公。非也。）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是也。管叔之後復封。雖無明文。而管蔡並在周公封建之列。則不除其國可知。史記管蔡世家曰。管叔誅死無後。非也。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爲二代之叔世乎。

以狄師攻王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引之謹案。下文始以狄師伐周。則此攻王者非狄師也。狄師二字。蓋因下文而衍。當作遂奉大叔以攻王。蓋穨叔桃子先奉大叔以攻王。欲以大叔代王也。因國人納王而弗克。故是年之秋。又以狄師伐周。立大叔耳。（遂奉大叔以攻王。猶莊十九年傳。五大夫奉子穨以伐王也。）

子臧之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云。一本作服。家大人曰。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桓十八年傳。周公弗從。故及。杜注。及於難也。凡傳言及者皆放此。）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不稱也夫。是推原其所以獲禍之故。昭元年傳書。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語意與此相似。）但言不稱而不

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子臧之及。承上身之災也而言。下文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又承子臧之及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

商密

二十五年傳。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曰。商密。今南鄉丹水縣。引之謹案。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即商密也。古字商與章通。采菽。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是也。志言有章密鄉。正以其爲春秋地名

也。而劉昭無注。蓋不知商與章之通借。是以失引左傳耳。

鉏彌二十八字

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引之謹案。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趙衰爲原大夫之由也。鉏彌在下耳。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杜讀至徑字句絕。云徑猶行也。釋文。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巫。非杜意。正義曰。杜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武進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産碑。雖直徑。營徑。營即經營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徑堂入奧。經。一作徑。蓋古通用。當從劉光伯讀作經。下屬爲句。家大人曰。臧說是也。史記甘茂傳。今之燕必經趙。秦策經作徑。大宛傳。經匈奴。索隱本經作徑。是古字多以徑爲經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云箕鄭挈壺餐而從。亦以從字絕句。下云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始言迷而失道。繼言飢而道泣。終言寢餓而不敢食。則爲時已久矣。故傳約言之曰經餒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輿人之誦曰而誤也。家大人曰。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典兵十五。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

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之謹案。百陌古字通。陌者。横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絎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横陌而前也。廣韻。超。莫白切。超越也。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超漲截洞。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爲勵。正義謂方跳皆勉力。兹失之。

以亢其讎

肯惠會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也讎謂楚也家大人曰杜訓亢爲當故以讎爲楚其實非也周官馬質綱惡馬鄭司農曰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誤解此言亢者扞蔽之意亢其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爲之扞蔽也晉語曰宋報楚惠而抗宋是其明證矣韋注抗救也說文抗扞也抗與亢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抗或作亢凡扞禦人謂之亢爲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之義也

請與君之士戲

惠氏補注曰朱國楨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引之謹案林固失之而朱亦未爲得也說文戲兵也從戈䖒聲則戲乃兵器之名請與君之士兵豈復成文義乎若以爲戲下之戲則愈不可通漢書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漢書通以戲爲麾字是戲乃旌旗之名請與君之士旗文義尚可通乎今案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曰戲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夷吾能鬭不過是戲卽鬭鬭卽角力也

韅靷鞅靽

韅靷鞅靽杜注曰在胸曰靷釋文靷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爲解也家大人曰靷當爲靳說文靳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墨子魯問篇曰鼓鞭於馬靳是也靳靷草書相似易以譌溷故靳誤作靷詩小戎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本又作靷沈重曰舊本皆作靳靳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於靷也是亦靳誤爲靷者

以相及也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注曰以惡相及引之謹案及字之義不明故杜增成其義曰以惡相及然傳文但言相及不言以惡也今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已篇反其天年高義篇必宏內反於心淮南詮言篇貢作反宗今本反字並誤作及史記蔡澤傳乘至盛而不反道理秦策反譌作及相反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僖五年傳曰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哀二十七年傳曰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晉語曰成而反之不信趙策曰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反之淮南詮言篇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曰反背叛也義並與此同

昌歜

三十年傳饗有昌歜杜注曰昌歜昌蒲菹釋文歜在感反正義同杜解補正曰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案敢當為感釋文正義俱音在感反廣韻歜字收於上聲四十八感不收於四十九敢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為歜廣韻亦誤以上杜解補正段氏說文注曰歜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為菹其氣觸鼻故名昌歜歜之讀在感反者語之轉也歜與歜皆可讀屋沃木韻之音非必定當在感反也引之謹案廣韻入聲一屋歜說文本才六切歜歜也才六之音轉為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歜音才六反然古音屬幽部又音在感反然古音屬侵部二部古或相通頤六四虎視眈眈與逐為韻洪範女則念之與守咎受為韻楚詞橘頌類可任兮與醜為韻說文風古文作凬從凡聲又作凬從囟聲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竊若沾窊從穴火求省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皆其證也歜從竉聲廣韻竉七倫切而音在感切猶歜從𢀖聲竹切於古音屬幽部少牢饋食禮下篇古文歜作蓐則屬侵部幽侵二部相通故歜以蓐為聲不𥫗改為歜省聲大

徐又側聲字皆非也而音徐鹽切竈壺皆以去為聲也若從蜀聲之字編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竈不當從蜀也特以歜字或省作歜說文竈從穴竈省聲或作竈不省則從竈聲之字亦可省而為黽黽字隸書作黽與蜀相似故傳寫者誤作歜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脅氣有時間濁心脈濁四濁字徐廣並云一作黽可知黽與蜀字常相亂也歜為歜之誤歜為歜之省依字正當作歜為左傳音者有服虔嵇康高貴鄉公諸家玉篇作歜音徂感反蓋師承有自矣廣韻雖誤作歜而亦音徂感切孔氏正義亦云此昌歜之音相傳為在感反段氏乃欲改為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歜我未之前聞也

必親其共

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先字隸書作先形與共字相似言諸侯之使眾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不得

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其

必死是閒

三十二年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杜解必死是閒云以其深險故引之謹案杜意謂蹇叔以二殽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閒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閒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吾將尸爾焉（穀梁傳略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女於是事亦與此相類

具囿

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七經孟子考文曰宋板囿作圃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濟水下所引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囿名若是具囿杜必不如是下注即注亦止云原圃亦囿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為是校勘記曰考文所謂宋板即此本也（謂宋慶元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案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及諸刻本皆作囿家大人曰作具圃者是也作具囿者涉注文囿名而誤耳注本云原圃具圃皆囿名正義釋注本云原圃地名以其地為囿知與具圃皆囿名也（下文囿者所以養禽獸云云是釋注中囿字非釋經文）今本正文既誤作具囿後人遂幷注疏之具圃而改之矣據校勘記云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則初本作圃正與考文所引宋板合後又依唐石經及諸本改圃為囿耳案淮南地形篇鄭之圃田高注引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道藏本茅本如是劉績本改具圃為具囿而各本從之）又上文秦之陽紆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此圃字尚未改）此秦有具圃之明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四引作原囿具囿則兩圃字皆誤作囿其資產部四所引正作原圃具圃亦與水經注初學記合後人習於俗本左傳之具囿故見有引作具圃者輒依俗本改之而其改之未盡者猶可考見原文若鍾山札記及予所引者是也又案囿字之見於經文者若成十八年之築鹿囿昭九年之築郎囿定十三年之築蛇淵囿釋文竝音又其見於傳文者若莊十九年取蔿國之圃以為囿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襄十四年射鴻於囿釋文亦音又此文若本作具囿則釋文亦必有音乃釋文但云圃布古反而不云囿音

又則傳文之有圍無圉明矣

其爲從君乎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從君乎杜注曰言以君從故忘秦施顧氏杜解補正曰從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從吾父也此蘇祁語非范鞅語見襄二十一年惠氏補注曰其爲從君乎猶言不爲從君乎君在殯故稱從君顧以從其君爲解案成十三年絕秦書曰穆爲不弔蔑我從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家大人曰顧說是惠說非也晉語荀息曰從吾君而殺其孤吕氏春秋悔過篇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從吾君而弱其孤也竝與此從字同義若

成十三年蔑我從君則與此從字異義不得以彼釋此也傳明言其爲從君乎何得以其爲爲不爲若云君在殯故稱從君則下文可謂從君乎又作何解弗思之甚矣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家大人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四字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鄉師而哭既罪已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云

云大夫二字專指孟明而言與上文統言二三子者不同若如今本作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則不替孟明亦是穆公語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爲己過則孟明不可復用矣下文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然則不替孟明曰五字乃記者之詞而大夫何罪云云則穆公自言其所以不替孟明之故也自唐石經始脫曰字而各本遂沿其誤秦誓正義引此無曰字亦後人依誤本左傳刪之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此引傳文改替爲廢取其易曉而過字作罪則涉上文孤之罪也而誤白帖五十九出一眚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

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誤

或曰文元年傳云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彼文復使爲政是記者之詞若此文不替孟明亦是記者之詞則複矣曰左傳之文固有前後相複者桓六年傳云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傳齊衞

鄭來戰于郎下又云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衞師助之僖五年傳云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遂出奔狄二十三年傳又云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文十三年傳云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宣三年傳又云宋

述十七　四十

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呼

文元年傳呼役夫杜注曰呼發聲也釋文呼好賀反引之謹案呼即吁字說文吁驚也堯典帝曰吁傳曰吁疑怪之辭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令大雩帝鄭注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巫疏引鄭荅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是吁呼古字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爲虛憊之聲亦非

殺女而立職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陳氏芳林攷正曰韓非子作廢女內儲說上云羋商臣似作廢字爲允然江羋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又曰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引作廢女引之謹案韓子及史通竝作廢是也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子職乎列女傳節義傳載此事曰大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圍王宮亦其一證也廢字不須訓釋故杜氏無注若是殺字則與上下文不合杜必當有注矣自唐石經始從誤本作殺而史記楚世

述十七　四十一

家亦作殺則後人依左傳改之耳若謂江羋怒而甚其詞則曲爲之說也古字多以發爲廢傳文蓋本作發發殺形相近因誤而爲殺矣說苑說叢篇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卿出竝聘　竝建聖哲　民竝用之　竝有爭心
竝有亂心　竝走羣望　竝走其望　乃竝徵會
竝建母弟　怨讟竝作

引之謹案竝之言普也徧也文元年傳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言徧聘也六年傳竝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二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傳民竝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竝

有亂心義亦同也七年傳寡君寢疾並走羣望言徧走羣望也（晉語作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二十六年傳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義亦同也八年傳怨讟並作言徧作也十四年傳乃並徵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並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建母弟也並普徧一聲之轉井九三曰王明並受其福立政曰以並受此丕丕基小雅賓之初筵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以上三條俱詳見本條下）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皆普徧之義也

秦穆公

二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校勘記曰石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涉衍文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三治道部十一引此皆無公字

表儀

六年傳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家大人曰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慎小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曰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榦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杜注曰表儀猶威儀正義曰表章儀飾故猶威儀皆失之

秣馬蓐食

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中食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食並與此同

以門賞耏班

十一年傳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杜注曰門

關門征稅也。正義曰禮惟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會其征稅故知關稅也引之謹案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會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曰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疏曰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傳言以門賞彤班而不及關下文又言謂之彤門則爲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爲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辨矣

鄅邽

十二年傳鄅大子以夫鍾與鄅邽來奔杜注曰鄅邽亦邑杜春秋地名說成地曰成與鄅同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或曰玉關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鄅圭邑名也一曰鄅邦之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引之謹案寶圭之說是也鄅大子以鄅圭來奔猶莒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見十八年鄅爲伯爵當執躬圭圭爲鄅國之寶故謂之曰鄅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也見昭二十四年若以圭爲鄅之邑名則夫鍾亦是鄅邑何獨於圭而曰鄅乎且鄅大子所挾之邑則爲鄅邑可知又何須加鄅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之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爲邾漆邾濫莒牟婁也以是言之鄅圭必非邑名說文邽隴西上邽也而不云鄅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鄅邽者左傳舊解亦無訓爲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者遂加邑作邽釋文邽音圭則所見本已誤於是鄅圭之爲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無能爲故也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家大人曰故字涉下文王故也而衍云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者不書晉侯宋公云云而總之曰諸侯言其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與此同則無能爲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故字而各本皆從之僖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克減侯宣多　咸黜不端

十七年傳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注曰

2062327
S
Z121·5
15
21101000483757

減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文云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難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減謂滅絶也管子宙合篇曰減盡也說文曰𠞮滅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滅二卿是減爲滅絶也甫減侯宣多而卽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減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爲皆非是說見前咸劉厥敵下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咸黜亦滅絶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也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減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咸作減滅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滅人亦謂之滅王肅注訓咸爲皆亦非是

謂之饕餮

十八年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賈逵服虔杜預竝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家大人曰案傳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饕餮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饕餮耳

經義述聞弟十七